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四七四冊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册主編　張繼禹

華夏出版社

目録

001 長春真人西遊記 …… 一
002 玄風慶會録 …… 二五
003 金蓮正宗記 …… 二九
004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 五四
005 七真年譜 …… 六九
006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 …… 七七
007 體玄真人顯異録 …… 一〇七
008 甘水仙源録 …… 一一三
009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 一二三
010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 …… 五七九
011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 …… 六一七

001 長春真人西遊記

經名：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霑。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

曰：兵革以來彼疆此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禄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禄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吴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尔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禄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接纓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駙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禄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師與之偕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宫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禄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禄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閻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别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絶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虚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宫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禄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禄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閻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别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絶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虚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宫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禄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禄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閻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别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絶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

真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玄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溏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靈楂，南北東西自有家。碧落雲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嘉。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涯。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陳師謂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鋭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覲逢辰、王直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契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曲。其二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松塔倒縣秋雨露，石樓斜鑑初圓。大光明，弘照亘流沙，外直過照晚雲霞。郤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山不見涯。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朗❶，開悟心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三百餘里。觀師往來其間，有詩云：午清冷可愛。師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後迎風背日行，遥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皐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弘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群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齋醮，漸陟南宮火煉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剌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詮。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朗❶，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絶纖毫。唯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剌公因師欲北行，創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

且迴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温和如春，絶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季秋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鴈翅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剌進表迴，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勑真人丘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遥。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勑劉仲禄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别，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别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沉沉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虚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别話應長。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嘆非玄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别，今無發軫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沉沉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庶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岍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絶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北行中一端因緣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丘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陁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迴還。地無木植唯荒草，天産丘陵没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顔。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陁。其蹟有矮榆，

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絶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陁，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陁三月尚凝冰。更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

尋若士爲黄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唯黄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芽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内首領，皆載馬湩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遺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

尋若士爲黄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唯黄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芽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内首領，皆載馬湩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遺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

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

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凉而暮熱。草多黄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

其地朝凉而暮熱。草多黄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

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横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泠可愛，聲如鳴玉。峭壁

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峰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俠先往奏禀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没軸，絶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百，日以醍醐湩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行宫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跡。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峰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於水之陽，韮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記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軫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迴風坐，道法有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郤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黄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丘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黄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嶽都遊徧，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携門人虚静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父師既有法旨，仲禄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勑，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厨西廡，左右雲

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絶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槩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脚牢。橫截大山心腹樹，干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此地最難行處，相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我知之久公如何則可。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矣。同往咨師，公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陁，北邊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大沙陁百餘里，東西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驚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凉。其西三百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

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遶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能滋稼穡軋，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洎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荅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記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奇。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此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攧，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絶，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荅剌速没輦，没輦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

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邇，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箄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薄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箄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箄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没鞏。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絶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箄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户。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箄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遥以度歲

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薄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磚刻鏤玲瓏，外無層經，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筭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曰：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

師一日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二首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唯獨步，不空不有誰能睹，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迴，絶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加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强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剌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

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絶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巡。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禄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佗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户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説，留數日方迴。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三人于館，以侍行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乎？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户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毋没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横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禄、阿里鮮記之，内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鷄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迴。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豆石横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

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絶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迴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横度，俯視危崖栢倒縣。五月嚴風吹面冷，三朡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絶無雨，郤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凉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領，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即館於故宫。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絶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迴。劉仲禄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其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粗指而

❶『朗』原作『暗』，據文義改。

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庶人則以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麽斯布屬，六尺許，盤於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皁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綿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搆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趍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弃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麽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記其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届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峰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届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峰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届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田鎮海來迎。及行

宮，上遣復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湩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唯好静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唯閣利必鎮海、宣差仲禄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禄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説，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温顔以聽，令左右録之，仍勑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説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不可戒其衆。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勑左右紀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有年矣，常樂静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脉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没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十八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迴。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荅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

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荅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秖得駉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甚衆。神仙弟子多少。對曰：南方因緣已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干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荅剌汗已下，皆攜蒲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弃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多有異事，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若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所乘馬突無佗事，即當往焉。翌日，師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蔭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月，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塚，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塚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絶。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鰕隨之，或漂没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

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妬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静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消。又毉者羅生横生非毁，一日墮馬觀前，折其脛，即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别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故云，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户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别，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脩、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諗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絶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倕，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凉風入坐。俞公以璽紙求書，師書之云：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鷄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炁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鷄鴈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念善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冲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即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

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横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即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專使持書至雲中，以取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潰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迴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迴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群方帥首，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出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尹千億醮于德興之龍陽觀，濟度孤魂。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駉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户，得來否。朕常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剌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容陽觀後碧巖深，萬頃煙霞插翠岑。一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

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入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恒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説日寢。歸慕，若户曉家諭，教門四闢，百倍往昔。乃建八會於天長，曰明真，曰平安，曰平等，曰長生，曰長春，曰靈寶，曰萬蓮。師既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横。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游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牓，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脩葺。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栢罩清煙。亭臺萬事都歸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緑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迴，陳公秀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時節杏花開，萬户千門日往來。島外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煙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暖風迴。遊人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共嘆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生閑活計，脩真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四月，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吉，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于其第。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勝，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已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觀也。思之如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真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巔，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緑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迴，陳公秀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閑活計，脩真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此竹殊秀。兵火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已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

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所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闋，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黄金嫩，照天地清虚。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閑居。繼而有奉道者，持璽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遥，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虚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歌歡，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于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愧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黄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悦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峰争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黄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賫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荅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吴大卿德明者，以四絶句來上。師復次韻荅之，其一云：燕國蟾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丘。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閑人作等閑，閑人無欲近仙班。不於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圖》云：得道真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閲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絶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已下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圮，至於窗户階砌，毁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預火備也。十月下寶玄，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

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於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衆云：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灾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慇懃。遂約以五月一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胤者，諸師遊西山，再四過勤，師赴之。習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以絶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間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

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户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游至，何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兹，雷師爲之持大宫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勑賜名額又當住況教門中勾當人，内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于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長閉。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登葆光堂歸真焉。異香滿

日，人報巳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余云，吾没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勑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宫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户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游至，何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兹，雷師爲之持大宫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師既示疾于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長閉。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登葆光堂歸真焉。異香滿

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攄等遽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禄聞之愕然歎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清和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昔。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粮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思已，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遺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衆，又復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齋，黄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兹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内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于書傳者，略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没，雖嘗口傳其槩，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蜕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

哉。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附録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勑真人丘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寔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遥。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税賦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按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付照用者，

右付　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税賦，准此。

癸未羊兒年三月　御寶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曉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麽，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麽，你

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麽，下頭百姓得來麽，你身起心裏好麽。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

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群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寔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迴，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

敦請

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

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摶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内。一旦迴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寔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見嘗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燕京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丘神仙久住天長觀

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恒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讒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或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

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虛靜先生趙道堅，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貧道人夏志誠，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道真大師鞠志圓，

通玄大師李志常，頤真大師鄭志修，

玄真大師張志遠，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綦志清，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玄大師楊志靜，沖和大師潘德沖。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喝剌·八海，宣差阿里鮮，宣差便宜使劉仲禄。

（王書獻點校）

002 玄風慶會録

經名：玄風慶會録。一卷。元移剌楚才（即耶律楚才）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録類。

玄風慶會録序

國師長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後起，遂別中土，過流沙，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厭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後，寥寥千百載，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跡載於《西遊記》中詳矣，唯餘對上傳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録而秘之。歲乃踰旬，傳之及外，將以刊行於世，願與天下共知玄風慶會一段奇事云。壬辰長至日序。

玄風慶會録

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移剌楚才奉勅編録

欽奉皇帝聖議，宣請高道長春真人。歲在己卯正元後一日，勅朝官劉仲禄齎詔尋訪，直至東萊，適符聖意禮迎仙馭，不辭遠遠而來。逮乎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陽，是夕御行在設庭燎，虚前席延長春真人以問長生之道，真人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棄親出家，唯學此耳。道生天地，開闢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飛。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時尚未火食，其菌皆香，且鼻嗅其香，口嗜其味，漸致身重，神光尋滅，以愛欲之深故也。學道之人以此之故，世人愛處不愛，世人住處地爲鬼，如水之流下也。夫學修真者如轉石上乎高山，愈高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也，舉世莫之乎色，耳聽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譬如氣鞠氣實則健，氣散則否。人以氣爲主，逐物動念則元氣散，若氣鞠之類爲植，植而無識，兩露霑濡，草木之類爲植，植而無識，因得生榮。人物之屬爲動，動而有情，無衣無食，何以卒歲，必當經營耳，旦夕云爲，身口爲累故也。夫男陽也，屬火，女陰也，屬水。唯陰能消陽，水能剋火，故學道之人首戒乎色。夫經營衣食則勞乎思慮，雖散其氣而散少，貪婪色欲則耗乎精神，亦散其氣而散多。道産二儀，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鍊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鍊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迷之徒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其情，逐其欲，耗其精，損其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爲鬼，如水之流下也。夫學修真者如轉石上乎高山，愈高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也，舉世莫之

爲也。背道逐欲者如擲石下乎峻坡，愈卑而愈易，斯須隕墜，一去無迴。以其易爲也，故舉世從之，莫或悟也。余前所謂修鍊之道，皆常人之事耳，天子之説又異於是。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殘去暴，爲元元父母，恭行天罰，如代大匠斲，克艱克難，功成限畢，即昇天復位。左在世之間，切宜減聲色，省耆慾，得聖體康寧，睿筭遐遠耳。庶人一妻尚且損身，況乎天子多畜嬪御，寧不深損。座，前聞劉仲禄中都等揀選處女以備後宮。竊聞道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見之，戒之則難，願留意焉。陛下宮姬滿人認身爲己，此乃假物，從父母而得之者，能思者，神爲真己，從道中而得之者，能思慮寤寐者是也。行善進道則昇天爲之仙，作惡背道則入地爲之鬼。夫道産衆生，如金爲衆器，銷其像則返成乎金，人行乎善則返乎道。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爲娱樂，此非真樂，本爲苦耳。世人以妄爲真，以苦爲樂，不亦悲哉，殊不知上天至樂乃真樂耳。余儕以學道之故，棄父母而棲巖穴，同時學道四人，曰丘，曰劉，曰譚，曰馬，彼三人功滿道成，今已昇化。余辛苦之限未終，日一食一味一壺，恬然自適，以待乎時。其富者貴者濟民拯世，積行累功，更爲異耳。但能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爲仙乎。中國承平日久，上天屢降經教，勸人爲善。太江左悉有之。東漢時于吉受《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國之方，中國道人誦之行之，可獲福成道。又恒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降蜀臨邛，授天師張道陵《南斗北斗經》及《二十四階法籙》諸經籍千餘卷。晋王纂遇太上道君法駕乘空，賜經數十卷。元魏時天師寇謙之居嵩山，於太上等處受道經六十餘卷。皆治心修道，祈福禳灾，掃除魑魅，拯疾疫之術。其餘經教，不可盡言。降經之意，欲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經旨太多，請舉其要。人間聲色衣食，人見以爲娱樂，此非真樂，本爲苦耳。世人以妄爲真，以苦爲樂，不亦悲哉，殊不知上天至樂乃真樂耳。余儕妙道。上至帝王降及民庶。尊卑雖異，性命各同耳。帝王悉天人謫降人間，若行善修福，則昇天之時位踰前職，不行善修福則反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濟民方得高位。昔軒轅氏天命降世，一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世安民，累功積德，數盡昇天而位尊於昔。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衆，使天下懷安則爲外行，省欲保神爲乎内行。人以飲食爲本，其清者爲之精氣，濁者爲之便溺。貪慾好色則喪精耗氣，乃成衰憊。陛下宜加珍嗇，一宵一爲已爲深損，而況恣慾者乎。雖不能全戒，但能節慾則幾於道矣。夫神爲子，氣爲母，氣經目爲泪，經鼻爲衄，經舌爲津，經外爲汗，經内爲血，經骨爲髓，經腎爲精。氣全則生，氣亡則死，氣盛則壯，氣衰則老。常使氣不散，則如子之有母，氣散則如子喪父母，何恃何怙。夫神氣同體，精髓一源，陛下試一月静寢，必覺精神清爽，之角，萬物紛然如牛之毛。既獲難得之身，宜趣修真之路，作善修福，漸臻筋骨强健。古人云：服藥千朝，不如

獨卧一宵。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有何益哉。譬如囊中貯之金，旋去金而添鐵，久之金盡，囊雖滿，空遺鐵耳。服藥之理，夫何異乎。古人以繼嗣之故，娶婦而立家。先聖周公、孔子、孟子各有子，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人生四十已上，氣血已衰，故戒之在色也。陛下聖子神孫枝蔓多廣，宜保養戒欲，爲自計耳。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靈素者，挈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題其額曰神霄，不飢不渴，不寒不暑，逍遥無事，快樂自在，欲久居之，無復往人間之意，林靈素勸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畢，豈得居此。遂下人間。自後女真國興，太祖皇帝之將婁失虜上皇北歸，久而老終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樂何啻萬倍人間，又知因緣未終，豈能遽然而歸也。余昔年出家，同道四人，彼三子先已昇化如蟬蜕，然委此凡骨而去，能化身千百，無不可者。余辛苦萬端，未能去世，亦因緣之故也。夫人之未生，在乎道中，不寒不暑，不飢不渴，心無所思，真爲快樂。既生而受形，眼觀乎色，耳聽乎聲，舌了乎味，意慮乎事，萬事生矣。古人以心意莫能禦也，故喻心爲猿，意爲馬，其難制可知也。古人有言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乃成道昇天之捷徑耳。昔十七十爲之上壽。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出家學道人修真鍊心，一物不思量，如太虚止水。水之風息也静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哉。本來真性静如止水，眼見乎色，耳悦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續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耳，治心猶天祐，況全戒者邪。昔軒轅皇帝造弧矢、創兵革以威天下，功成之際，請教于仙人廣成子，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曰：汝無使思慮營營，一言足矣。余謂修身之道，貴乎中和，太怒則傷乎身，太喜則傷乎神，太思慮則傷乎氣，此三者於道甚損，宜戒之也。陛下既知神爲真已，身是幻軀，凡見色起心，當自思身假神真，自能止念也。人生壽命難得，且如鳥獸歲歲産子，旋踵夭亡，壯老者鮮，嬰童亦如之。是故二十三十爲之下壽，四十五十爲之中壽，六十七十爲之上壽。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出家學道人惡衣惡食，不積財，恐害身損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過差也。四海之外，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屢有奇人成道昇天耳。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蠶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爲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唯争此地耳。今已爲民有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細事務者能幹官，規措勾當，與免三年税賦，使軍國足絲帛之用，黔黎獲蘇息之安，一舉而兩得之，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余萬里之外，一召不遠而來，修身養命之方既已先言，

治國保民之術何爲惜口。余前所謂安集山東、河北之事，如差清幹官前去，依上措畫，必當天心。苟授以非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經略八年，然後取之，此亦開創良策也，願加意焉。修身養命要妙之道傳之盡矣，其治國保民之術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在宸衷之斷耳。昔金國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過節，不勝衰憊，每朝會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訪高道，求保養之方，亦嘗請余問修真之道，余如前説，自後身體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昇遐。余生平學道心以無思無慮，夢中天意若曰：功行未滿，當待時昇化耳。幻身假物，若逆旅蜕居耳，何足戀也。真身飛昇，可化千百，無施不可。上天千歲或萬萬，遇有事，奉天命降世，投胎就舍而已。傳道畢，上諭之曰：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傳道之語已命近臣録之簡册，朕將親覽，其有玄旨未明者，繼當請益焉。

玄風慶會録

（盧國龍點校）

經名：金蓮正宗記。五卷。元樗櫟道人秦志安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録類。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目録❶

序
卷一
東華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
純陽吕真人　海蟾劉真人
卷二
重陽王真人　玉蟾和真人
靈陽李真人
卷三
丹陽馬真人
卷四
長真譚真人　長生劉真人
長春丘真人
卷五
玉陽王真人　廣寧郝真人
清静散人

❶此目録原缺，係整理者擬補。

金蓮正宗記序

道無終始，教有後先。或曰：道與教不同乎。曰：不同。湛寂真常道也，傳法度人教也。道之爲體，雖經無數劫，未嘗少變。教之爲用，有時而廢，有時而興。或曰：教之興也，自何而始。曰：軒轅黄帝鑄鼎之後，乘火龍而飛升太虚，然後知有長生久視之説。雖有其説，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現於瀨陽，東臨魏闕，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乃跨白鹿，昇蒼檜，超碧落，遊玉京。雖有如此顯異，而人猶顢頇而未知信向也。及漢天師張静應之出世也，親受正一法籙，戰鬼獄而爲福庭，度道士而爲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繼之以寇、吴、杜、葉，祛妖祲崇，集福禳灾，佐國救民，代天行化，歷數十世，宫觀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後，林天師屢出神變，天子信向，法教方興，而性命之説猶爲沉滯而未之

究也。及炎宋之訖録，挺生重陽，再弘法教，專爲性命之説，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以金蓮居其首，東遊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謙下爲表，以清静虚無爲内，以九還七返爲實，以千變萬化爲權，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衲甲。逮我長春子丘神仙受皇帝之宣，應陰山之聘，勸之以減酒色，戒之以少殺戮，一言愷切，萬國生春，救億兆於鼎鑊刀鋸之間，人心歸向者，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禦也，牧豎堯童咸知稽首，東夷西戎皆詠步虚，家家談道德之風，處處講希夷之説，懶衣髽髻雲連乎道路之間，琳宇瑶壇星布乎山澤之下，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源於東華，流於重陽，派於長春，而今有紫府洞天，而後滔滔溢溢，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壺天述。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氏，字玄甫，道號東華子。生有奇表，幼慕真風，白雲上真見而愛之曰：天上謫仙人也。乃引之入山，授之以青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侯青龍劍法。先生得之，拳拳服膺，三年精心，盡得其妙。遂退居於崑崙山煙霞洞，頤神養浩。久之結草庵以自居，篆其額曰東華觀，韜光晦迹百有餘年，而人未之知也。後徙居代州五臺之陽山中，今有紫府洞天，山下有道人縣。在人間數百歲，殊無衰老之容，開闡玄宗，發揮妙蘊，陰功濟物，玄德動天，故天真賜號曰東華帝君，又曰紫府少陽君。授度門人正陽真人鍾離雲房，嗣弘法教。所有聖遠不能具❶述，全真之道，由此濫❷觴，故立之以爲全真第一祖也。

賢曰：帝君之仙名如此其赫煥，道價如此其高大，何故不見犯於《漢史》，鄉里世族、年代行藏如此其黮暗也。僕應之曰：仙道多隱，非垂世立教之急務，故史官滅裂逸漏而不書，兼儒家之所惡言者也，年歲深遠，碑刻泯滅，由是不得而詳焉。且兩漢四百年間，幽人隱士不可勝計，豈數千帙故紙能盡録之乎。且全真之道醞釀久矣，自太上傳之於金母，金母傳之於白雲，白雲傳之於帝君，天其意者，將以此一枝大教付於若人，豈草草學者之所能負荷哉，必自紅霞丹景中精選其可以為群仙領袖者，然後挺於下方。其初降也，豈無奇蹤異跡，輝天晃地者哉，蓋隱而不録，史官之忌也，故於傳尾諄諄而明言之，庶幾學者讀之有所歸過焉。詩云：隱隱龍樓靄瑞霞，風流紫府少陽家。崑崙高聳光千丈，初放全真第一花。

正陽鍾離真人

謹按《廬山金泉觀記》云：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源，當後漢末年，皆據要津，有功於國，世濟其美。先生諱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少工文學，尤喜草聖，身長八尺七寸，髯過臍下，目有神光。仕至左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邊事不當，謫爲南康知軍。漢滅之後，復仕於晋。及武帝時，與偏將周處同領兵事，屢出征討，已而失利，逃於亂山，不知所往。偶見老氏者流，問而不語，但舉手而指東南，公遽往焉。行六七里，峰巒峭拔，松栢參差，中有樓閣金碧炫耀，二青衣應門而立，揖而問曰：此何方也。對曰：紫府少陽君之所居，東華帝君之別業也，吾師侯君久矣。遂延入館中，拜見帝君。方談笑間，童子報云：客仙至矣。帝君出門迎三仙客，鍾離自牖窺之，見一仙人身長八尺，青衣練帶，草履雲冠，神目如電，堂堂乎哉。次一人素袍大袖，結於頸後，橫握鐵笛。次一人容貌魁梧，挂絳紅袍，頂華陽巾，跨蒼毛虎，橫按笴枝。遂邀三仙入於別館，進酒果肴饌，語笑諠譁，聞於館外。青衣曰：多少紅塵客，何由到此來，洞門無鎖鑰，今日爲誰開。衆仙皆笑曰：昔爲鐵衣子，今逢達道人。又云：奈何壯士侵莊上耶。鐵笛仙曰：紫府少陽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又有頌云：家，龍樓靄瑞霞，滿斟千日酒，常翫四時花。跨虎仙曰：親指蓬萊路，何須更問津。神仙知有分，幸矣拜高真。帝君答曰：偉矣青雲器，相逢一解顏。丹臺元有籍，聊謫在人間。衆仙皆醉，命駕言歸，帝君遂回，復與鍾離談玄入於雲中。帝君送之，各跨鸞鳳冉冉而終日，情愛深密，甚於素交。遂授之以鏡。此後復歷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赤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侯、青龍劍法，公服膺受教，一聞千悟。既盡其妙，辭而下山，椎髻布衣，積行救人，調神鍊氣，變化無常。至唐文宗開成年間，因遊廬山，遇吕公洞賓，授以天遁劍法，自稱天下都散漢。後隱居於晋之羊角山，天真賜號曰太極左宮保生真人。曾於邢州開元寺觀音殿後題詩二絶，筆勢飄逸，有龍飛之狀，其詩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居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又云：莫厭追歡語笑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宋朝劉從廣於皇祐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又有頌云：見錢如患真仙子，遇色如讎大丈夫。養氣氣如龜喘息，煉形形似鶴肌膚。生我之門死我户，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又撰《真仙傳道集》洎《靈寶畢法》，授於吕公，言天地造化陰陽交泰内丹養命之道，秘於玄都寶藏，以爲萬世龜鏡。此後復歷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而昇空矣，乃五月二十日。

贊曰：道不可以虚妄得，仙不可以詐偽成，惟貴夫真功實行也。觀正陽子之未遇，但鐵衣武夫耳，及其拜東華帝君之後，分玉篆以通天，按金科而動地，鑄劍而青龍入匣，燒丹而紫鳳朝元，養氣而喘息如龜，煉形而

肌膚似鶴，自漢歷唐五百餘歲，止度一純陽老仙而已，甚矣哉，人之難化也。乃遊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然飛上太虛。自爾以來，全真教法漸有綸緒，故可以為金蓮正宗第二祖也。詩云：鐵笛曾聞跨虎仙，金丹親向帝君傳。臨行付與純陽子，三級紅樓上碧天。

純陽呂真人

謹按《岳州青羊觀石壁記》云：曾祖諱景，仕至翰林學士、金紫光禄大夫，祖諱獻，位至河南府尹，父諱渭，禮部尚書。先生諱巖字洞賓，蒲州蒲坂永樂人也。唐德宗興元十四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禽樹下，至唐文宗開成元年丁酉歲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二歲也。龍姿鳳目，鬢眉疏秀，美鬚髯，金水之相，頂華陽巾，服逍遥衣，狀貌類張子房、太史公之爲人。後任五峰廬山縣令，因暇日遊廬山之勝跡，偶與正陽先生相遇，一話一言之間，心與心契密，受大道天遁劍法、龍虎金丹秘文，賜號純陽子。由是之後，休官棄爵，專心向道，師資膠漆，未嘗暫離。俄而之間，仙人數輩特邀先生東赴蓬萊之會。呂公泣下，拜啓師真：雲車東邁，何日言歸。遂以詩禱之曰：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正陽答云：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向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攢四季中央合，藥運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君成九轉，一丸入腹鬼神驚。詩畢遂去。自是之後，呂公隱於市廛，或貨丹而救疾苦，或賣墨以惠貧窮，積功累行，以至成真，神化無方，或隱或顯，多遊蒼梧、南越之間，嘗有詩云：朝遊南越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又宋政和間，洛陽上清宮題詩二絶曰：吾來兩次謁三清，四大蒼生眼不明。今日却歸塵外去，五雲深處指神京。又云：五雲深處是吾鄉，四大皆非不可常。今日不知身是客，來朝只在這邊傍。又於戊子歲中秋西京察判宅有道者來謁，閽人阻難之間，已在堂上巍然而坐，曰：願乞斗酒。察判賜之，一飲而竭。仍索素絹三尺，以酒噀之，摶入瓶中，不辭而去。急令追之，已失所在。探瓶中展絹而視之，上有畫像，與先生狀貌無別，神清骨秀，耳出三毫。後有二絶云：飲酒須當百十杯，養壽河清千萬迴。至道日新通事塞，玄開早放地中雷。又云：千古閻浮自在身，唯然上善可開陳。幾多念念承予教，隔在閻浮寄下真。後題曰純陽子。宋宣和間，泰山岱嶽觀石壁間題一聯云：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夷徧九垓。後因雷雨大作，蛟龍戰鬬，山勢崩，唯先生墨跡儼然無損。後九十年再遊於此，復題一聯云：無奈蛟龍知我意，故留蹤跡不沉埋。又題一絶云：昔日曾遊此，經今九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予人。後書云回公作。隨方顯跡，不能備録，

平生述作數百篇，目之曰《傳劍集》。後遊歷飛騰變化，接引者不知其數。後遊歷鄂州，昇黃鶴樓冉冉飛昇，日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市廛中人瞻仰企慕，但見隱隱入于雲中矣。

贊曰：自古得道神仙數甚多矣，然而鍾呂之名獨顯於世，雖樵童牧豎婦人女子皆知之者，何也，蓋慈悲之心，接物利生，無所不至，感人之最深耳。老松之精，無情之物也，猶且區區訓誨，使成無上神仙，況於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乎。三入岳陽，佩丹篆千年之術，重遊岱觀，誦《黃庭》兩卷之經，採南方赤鳳之精，奪北海黑龜之髓，一粒定超於物外，九還普散於人間，點石餅而作黃金，折柳枝而成白骨，餌之者回顏換質，遇之者起死回骸。百怪形潛，袖有青蛇之劍，九天詔下，身飛黃鶴之樓。故曰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多得，其信然乎。詩云：三尺青蛇照膽寒，乾坤移向掌中看。一從黃鶴樓頭去，留與人間換骨丹。

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諱操，字宗成，號海蟾公，燕山人也。年一十六歲，以明經擢甲科，累遷至上相。平昔好談性命之說，然終不得其妙。一旦有道者來謁，邀坐堂上，以賓禮待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稱正陽子，願乞鷄卵十枚，金錢一文，安金錢於桉上，而高累十卵，危而不墜。海蟾歎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於此。海蟾於是催設夜宴，佯托沉醉，以杯盤寶器俱擲於地而碎之，夫人洎❸兒女輩莫不怒責。比及朝退，猶未解顏，輒解印而辭官，佯狂歌舞。自述歌曰：余緣太歲生燕地，卯角圓明霜雪心，紆朱懷紫金章貴，而今位極掌絲綸，憶昔三光分秀氣。十六早登科甲第。各各綺羅輕挂體。倏忽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並待婢，被予佯醉撥杯盤，擊碎珊瑚珍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食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省悟，前有輪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遂易衣而道處於卑賤，以辱其形。又述一聯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厥後遠泛秦川，陶真於太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頤精煉氣，以至成真。忽一旦於代州壽寧觀以墨水潑成龜鶴齊壽四字，納一丈餘，並自寫真於壁間，繼有西蜀成都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代州鳳凰山來儀觀潑成壽山福海四字，三處相隔不啻數千里，皆同日而書之，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云：醉騎白驢來，倒提銅尾揀。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瓌。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崑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間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毫影。隨代所顯靈跡甚多，

不能具述，聊記其大槩云。

贊曰：甚矣，富貴之難捨也，眷屬之難離也，苟有能捨而離之者，未有不登大羅而遊玉京者也。自古迄今，吾於海蟾先生見之矣。由進士科登燕國相，懷金章而恩霑九族，曳紫綬而名滿四方，一旦遇正陽子悟金錢之決破，歎累卵之終危，碎七寶而為塵埃，抵萬金而如糞壤，拋火宅者三千口，屏門兵者百萬家，辭官而狂舞市廛，納印而棲遲山野，煉氣於終南之下，陶真於太華之前，故能蹈水火以無傷，貫金石而罔礙，間騎紫鳳，手携霹靂之琴，醉走白驢，脚踏崑崙之頂，潑墨而書成四字，化形而地隔千山，有以見道不負人也。信矣，詩云：擊碎珊瑚不相燕，歸來高卧白雲邊。携琴直上崑崙頂，冷笑浮生盡小年。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❶『具』字原作『其』，據《重刊道藏輯要》本（下簡稱《輯要》本）改。

❷『濫』字原作『温』，據《輯要》本改。

❸『洎』字原作『泊』，據《輯要》本改。

金蓮正宗記卷之二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

重陽王真人

先生諱中孚，字久卿。家世咸陽，最爲右族，當劉蔣水竹煙霞爽塏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計。其爲人也，骨木雄壯，氣象渾厚，眼大於口，髯過於腹，聲如鐘，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鬱，有湖海之相焉。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經史，晚習弓刀。當廢齊阜昌間，獻賦春官，迕意而黜。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乎四十有七歲也，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辭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時正隆己卯四十有八歲也，甘河橋上過屠門，嗜氈根而大嚼焉，有二道者各披白氈，忽從南方翛然而來，煙霞態度，霄漢精神，觀厥眉宇，大抵

相類。先生不覺驚起趨進，俛首前揖，相與語言皆出世語，滌塵滓垢，蠲膏剔毫楮書秘語五篇，使之詳讀。先生讀之數過，方悟妙理，戒之曰：天機不可輕泄。即令投之火中。道者曰：速往東海，丘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言畢不知所在。其一篇曰：驀臨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盡是挂靈牌。他日，又携酒一壺立於路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與之一飲而竭。却遣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真仙酎也。道人告曰：吾海蟾公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以因此通玄妙。白麻衲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真箇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遥達彼岸頭人。忽一日自焚其庵，鄰家爭來救火，先生但婆娑而舞，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別有人修。乃題詩曰：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人却要修。便做惺惺成猛烈，怎生學得死人墓，又以紙牌立於墓上曰王害風靈位，自作詩曰：活死人兮王嘉乖，水雲別是一般諧，道名喚作重陽子，謔號稱爲没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殯須是挂靈牌。他日，又携酒一壺立於路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與之一飲而竭。却遣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真仙酎也。道人告曰：吾海蟾公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以來，不復飲酒，但飲水而已，常有醉容，因述《虞美人》也：害風飲水知多少，我風流。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迤邐東邁，經過咸陽，自畫一幅，作三髻道者，青松鬱棲，白雲繚繞，仙鶴婆娑，

有出塵之格。見史風仙，欣然贈之曰：待我他日擒得馬來以爲勘同。又過洛陽，謁上清宮，題詩於壁間曰：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東海衛州見蕭真人，頗有仙風道骨，深欲提挈，盤桓數日，話不相投，贈之驀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爲有聲聞，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憐仙骨，落入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豈知玄妙，剛把身心傲。度日若聾盲，誚不識丹砂爐竈。好將二物，鼎内結成丹，服餌了，得長生，携手歸蓬島。真人讀之，終不能悟其妙旨，但點頭而已。祖師遂東歸海邊，徜徉數載，接誘訓化。既得丘、劉、譚、馬、郝、孫、王以足滿七朵金蓮之數，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一曰平等，二曰金蓮，三曰玉華，四曰三光，五曰七寶，其牓曰：竊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浄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群生，遍超庶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黄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丘、劉、譚、馬南赴汴京，薨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矣虚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摇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托。昨宵夢裏見諸虬，内有四虬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灼。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門人惶恐，乞遺世語，吾今將赴其約。問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竊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浄之源，乃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丘、劉、譚、馬南赴汴京，薨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矣虚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摇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托。昨宵夢裏見諸虬，内有四虬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灼。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門人惶恐，乞遺世語，吾今將赴其約。問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窮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浄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群生，遍超庶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黄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丘、劉、譚、馬南赴汴京，薨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矣虚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摇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托。昨宵夢裏見諸虬，内有四虬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灼。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門人惶恐，乞遺世語，吾今將赴其約。問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

窮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浄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群生，遍超庶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黄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丘、劉、譚、馬南赴汴京，薨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矣虚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摇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托。昨宵夢裏見諸虬，内有四虬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灼。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門人惶恐，乞遺世語，吾今將赴其約。問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

其不死者也。丘、劉、譚、馬四子相携西入長安，見史風先生，獻以松鶴圖，史風笑曰：當時留下勘同，正與此圖相合。兩相比較，毫髮無差。於是歷終南，訪劉蔣，住持祖庵。修葺稍完，却返梁園，共移仙骨，發棺視之，形神尚有生意。四人交代，負以西行。程途所到，將酬館穀之資，逆旅主人必曰：先有道者償價已訖。竭力追之，終不能見。問其狀貌，乃祖師之化身也。既至終南，遂卜地而葬焉。初遊登州望仙門外，見畫橋太險，遂言曰：此橋異日逢何必壞。衆皆莫曉其意。後經一紀，太守何公惡其險極，遂毀其嶮而平甃之，今改遇仙橋者是也。繼有文登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白龜甚大，背有蓮花，祖師端坐於蓮蘂之上，須臾側卧而歸。縣宰尼龐窟親見其事，拈香恭禮，命畫師對寫真容，三州之人皆仰觀焉。丹陽聞之，作《滿庭芳》以讚之曰：古郡登州，望仙門外，畫橋車馬難通。重陽聖跡，對衆顯家風。預説逢何必壞，經一紀，太守何公嫌巇險，令人拆毀，命匠別興工。文登重出現，白龜蓮上，端坐空中。宰公緣底事，得遇真容。忽睹回身側卧，祥雲動，復返仙宫。分明見，丹青邈出，何處不欽崇。可謂死而不亡者矣，宜乎其爲七真之祖也。所有神變無窮，不能備録，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短詠殆千餘首，目之曰《全真前後集》並《雲中録》，明鉛汞坎離之説，盛行于世。又答登州道衆書詩及十九枝圖。

書

嘉稽首：四時運轉，能般年少之容，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諸公存想一悟齊修，九轉成指日，登仙八門開，長春作伴。敢希搜妙，更乞投玄，便作鄙章，録于圖後。

詩曰

盡知常與道爲鄰，搜得玄玄便結親。
悟理莫忘三教語，全真搜取四時春。
養成元氣當充滿，結作靈神没漏津。
十九光明如我願，敢邀相伴樂天真。

贊曰

祖師出世，四遇真仙，飲甘河之一味，授秘辭之五篇。十九葉相承於桂樹，一萬枝不絶於金蓮。寶鏡高提，照譚馬壺中之景，神珠獨耀，見丘劉劫外之緣。誰知太古家風，憑衲衣而暗度，却羨玉陽名字，仗傘竹以偷傳。錯上鈎竿，大士出默然之海，晚歸船舫，散人遊清静之淵。作大教權輿之主，開全真户牖之先。逮功成而名遂，然後跨鸞鶴而飛上青天也。張神童詩曰：占斷一輪明月吐光輝，桂樹香傳十九枝，正到中更分子午，放開靈彩射瑶池。

終南一洞天，曾來東海領諸仙。只憑入聖超凡手，種出黃金七朵蓮。

玉蟾和真人

先生諱德瑾，秦州甘泉人也。才能超拔，器識高遠，玄資霞映，妙質雲停。及其壯也，尤攻翰墨。初隱身於刀筆吏，然清懷淡泊，以道爲心，未嘗取非義之財。幽人逸客，靡不叅訪。偶因暇日，遇一道者酌酒談玄，終夕不倦，定爲莫逆之交。他日道者至，貨羹主臯，自外而入，謂和公曰：此禽怪哉，眼目許大，不能識人。公亦不悟，但唯唯應對而已。後經月，不意道者身染惡疾，百醫無效，數日告殂，於是備棺槨而葬之。比及數旬，忽有老嫗叩門相謁曰：昔有道者於此告亡，乃吾之嫡子也。奈何老矣，隻身飄然，無所依倚，衣餐不給，將何告也。和公憫之，贈以金帛，老嫗曰：我欲發墓啓棺，一面吾子，終身無憾矣。懇求再四，義莫能已。遽令發棺，不見骸骨，但有所贈金帛而已。復求老嫗，亦失所在。和公歎曰：神通變化如此奇異，若非仙聖，能如是乎。由茲感激，屏棄俗緣，退居林下，精心修煉，與道合真。聞終南重陽祖師深得九還鍛煉之術，乃往其説，疾果頓瘳，足見先生之神迹有不死者在焉。

贊曰：甚矣哉，人之難化也，道之難明也，以玉蟾子之慕希夷、耽玄妙心地開通，有先見之明。預知丘、劉、譚、馬將至，乃與李公靈陽子同往餅店留錢四分，告貨羹主人曰：今日當有四客仙至，曰丘、劉、譚、馬，以此待之。既言而歸，良久果有四道者至，貨羹主人曰：汝非丘、劉、譚、馬乎。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和、李二老已留羹錢在此矣。四人歎息知其聖賢之感應也，乃洒然而醒矣，棄妻子而歸隱林泉，受簪冠而精研性命，拜重陽而分明指訣，得九轉而鍛煉成功。先知四客之來，明留餅金以爲報，汝若將來有大患難，但請焚香密誦吾名，即當救汝。是日天氣清爽，霞彩輝映，東鄰西舍皆聞異香，就草堂中枕肱而卧，寂然遺物而返真矣。乃預表歸期在庚寅年也。升遐之後，臨潼張叟久患痼疾，衆醫無功，殆將屬纊。一夕夢中偶遇先生，詳説藥餌治療之法，問其姓氏，乃和公也。覺而用其説，疾果頓瘳，足見先生之神迹有不死者在焉。

靈陽李真人

先生之名誤忘之矣，道號曰靈陽子，京兆終南人也。沉默寡言，聰敏超世，學問該博，識量弘深，道德留心，利名絶念，諒由宿契得遇重陽，密泄真風，頓消俗念，坎倒離顛，朝磨夕煉。常與玉蟾子和公共結因緣，愛人濟物，損己利他，多積陰功，密符大造。重陽有詩云：傳與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乎大定戊申歲春二月，世宗皇帝遣使召長春子丘公赴闕，臨別謂先生曰：劉蔣因緣，祖師所建，不可輕視，善自住持。先生曰：來歲春光早回鶴馭，山野及期專待主喪。衆人莫曉其理。比及來年己酉二月，先生無恙，輒自清齋，門人勉之曰：我師肌體素羸，加以不穀，將如之何。先生曰：汝等無疑，吾專俟喪主而已。當是時也，長春子得中旨還故山，過秦渡鎮，盤桓不進。先生遣門人往迎之，長春遽往。纔抵庵中，先生怡然化爲周蝶栩栩而歸矣，祥雲拂地，瑞氣凝空，青鸞容與，白鶴翱翔，士庶官寮靡不欽歎。於是長春子率門人具棺槨而瘞之，時己酉之三月初一日也。

贊曰：天下不二道，聖人無兩心。故王公、和公、李公共傳秘訣，同鍊還砂，終南之丹桂齊芳，海上之金蓮並秀。遂使全真門下列以為三祖而尊祀之，又何慊乎哉。詩云：兩手雙携日月輪，輝輝照破萬華新。臨行未肯輕分付，直待長春作主人。

金蓮正宗記卷之三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

丹陽馬真人

先生寧海人也，號曰丹陽子。祖諱覺，字華叟，通五經，爲人信義，言無宿諾。嘗販繒於鄰境，暮憩邸中，見一貧婦擗踊哭泣，聞人説云：此貞婦也，良人少亡，誓不復嫁，孝養舅姑。不幸併亡，無資以葬，方欲質身以爲棺槨之費。公正色言曰：鄉鄰疾病尚且扶持，里有死亡不爲助給，非孝義之坊也，解縑二束而贈之，不通姓氏，趨走是夕公之財物爲暴客所劫，遂前邸。見不告人，怡然而歸。其妻問之，託言賒貸。後經半載，盜者分贓不均，經公首露，公曰：贓物紛紜展轉，相關連坐非一，枉遭推勘，贓滿百疋，犯至極刑，非好善之所爲也。可持銀二兩，補爾不平之怒。其人遂感謝而去。時方歲饑，曝米於庭，鄰婦竊之，公出潛見，復

隱身而避之，任彼將去。父諱師揚，字希賢，姿貌魁秀，沉靜有度量。生子五人，取仁義禮智信爲名，號曰五常。馬氏之坊甚富於貲，故號曰馬半州。弟姪三人，皆擢進士，故有餘慶堂，今改爲降仙坊者是也。至辛亥歲，饑饉荐臻，八月清旦，有客倉皇擲紬複於案上，輒過門，而不知所往。公欲收入巾箱間，舉之甚重，解而觀之，金色射目，以權衡稱之，其重兩鎰。旬日客來，即奉與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家在幽谷村，陶採爲業，得金兩鎰，欲貨於市。税監逼逐，幾陷於刑，賴公以免。願兩分之，聊以酬恩。公曰：横來之金，慮招其禍。辭而不受。呂仙曰：自後公向之風，異日子孫當出神仙。屢訪幽谷人問呂仙安否，僉云：素無呂氏之家，疑其神人也。先生之母所有寶翠爲家婢竊而去之，衆人皆言急逐可得，公一無所問，由是資財益廣，享年六十有四。先生第二子也，諱從義，字宜甫，癸卯歲五月二十日子時生。母唐氏，夢謁麻姑，賜丹一粒，吞而分瑞，體如火色，七日方消，手握雙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斂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閣院，施皮五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斂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閣院，施皮五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斂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見矣。

隱身而避之，任彼將去。父諱師揚，字希賢，姿貌魁秀，沉靜有度量。生子五人，取仁義禮智信爲名，號曰五常。馬氏之坊甚富於貲，故號曰馬半州。弟姪三人，皆擢進士，故有餘慶堂，今改爲降仙坊者是也。至辛亥歲，饑饉荐臻，八月清旦，有客倉皇擲紬複於案上，輒過門，而不知所往。公欲收入巾箱間，舉之甚重，解而觀之，金色射目，以權衡稱之，其重兩鎰。旬日客來，即奉與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家在幽谷村，陶採爲業，得金兩鎰，欲貨於市。税監逼逐，幾陷於刑，賴公以免。願兩分之，聊以酬恩。公曰：横來之金，慮招其禍。辭而不受。呂仙曰：自後公向之風，異日子孫當出神仙。屢訪幽谷人問呂仙安否，僉云：素無呂氏之家，疑其神人也。先生之母所有寶翠爲家婢竊而去之，衆人皆言急逐可得，公一無所問，由是資財益廣，享年六十有四。先生第二子也，諱從義，字宜甫，癸卯歲五月二十日子時生。母唐氏，夢謁麻姑，賜丹一粒，吞

而分瑞，體如火色，七日方消，手握雙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斂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閣院，施皮五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斂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見矣。

陽真人自終南抵東牟，徑入遇仙亭，先生問曰：從何方而來。曰：路遠數千，特來扶醉人耳。衆皆異其言。又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相與談玄，不覺席上生風。遂禮請真人還居家庭，其妻富春氏開簾視之，謂先生曰：我觀王公面如芙蕖紅，目勝瑠璃碧，聲若巨鐘，語如湧泉，堂堂然有正陽之風采，當可傾心禮敬。由是待以師禮。真人謂先生曰：我欲鎖庵百日不食。先生從之，闢爲環堵，風雪四入，硯水不冰。窗外求詩者往來如織，揮毫拂紙，立賦立成。屢出陽神來坐閣中，先生遣人瞻之，則庵中儼然默坐。自孟冬初吉示詩詞各一首，令先生繼和，仍賜梨一枚，與先生啖之。每五日芋栗各六枚，十一日爲梨爲二，令夫婦共食之。自後凡經旬日加一分，三旬分三，四旬分四，至於十旬分爲五十五塊，合天地奇耦之數。先生漸悟真理，遂捨妻子，受簪冠，乞食降心，真人乃喜。一日真人言曰：馬公破道人。曰：師何以知之。曰：昨宵夢飲酒，使人詢之，先生曰：得藥用酒，因而飲多，真人先期而知之矣。乃登崑崙煙霞洞，先生忽患頭痛，急如擘裂，人言曰：馬公將不保朝夕矣。真人曰：吾三千里外特化其人，令死且隨緣下山，州中官民同狀保申，復上山而居之。先生自出關，所到鄉邑垂髫戴白，歌舞於道路，出境迎迓如鳳凰景星，爭先睹之爲快也。既還九年秋，真人引先生輩四人西邁，登州太守紇石烈待以師禮，問曰：後會何期。曰：當在梁園。後真人羽化於夷門，訖石烈改除南京副留守，遂爲喪主。真人羽飛之後，先生引徒入京兆，公壽八十有三，族廣家豪，理當止❶殺。乞自然錢，得數十千，復相約東行，取之，日宰三猪，十萬之數亦已足矣，況外焚之。是日往金蓮堂，見其六味鹹真人金骨改葬於終南。頭梳三髻者，有三吉苦，不堪供給，先生臨井呪之，甘若醴喪六年，默坐環堵。夫三髻者，有三吉泉，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傳於四字，乃真人之諱也，故尊而戴之。先生方。壬寅年五月，東牟大旱，嘉苗槁志如鐵石，行若冰霜，縱橫闡化十有三矣，徧禱山川，一無所應，州縣官長禮年，服不衣絹，手不拈錢，夜則露宿，人請先生，庶獲霑足，名香一爇，膏雨沛憐其寒，答曰：莫訝三冬不蓋被，曾留然。逮秋七月，郡人設大醮於朝元觀，一點在丹田。一日謂門人來靈玉曰：連日陰雨，道俗惶恐，疑將敗其壇墠，關中人謂衣裳破碎重修理者云何。對到符文，遣發道人各還本鄉，先生遂出曰：無憂，今日必晴。果如其言。先生曰：東方教門年深殘破，吾當拆洗。未及半月，上司降至中元焚詞之際，五雲繚繞，鸞鶴徘徊，其感應之速也如此。仲冬行過登關。長春丘先生方在隴山，一旦謂李大乘曰：吾道東矣，余雖在牒發中，不能出關，余若出關，則秦中教風掃地無餘矣。且隨緣下山，州中官民同狀保

州，信士韓公焚香致禱曰：家有苦井，願少垂法力，庶回其味。先生即往咒之，其味頓變，甘如飴蜜。日晚雨作，遂留宿於韓宅，戲書云：門外雨颼颼，天留人不留。主公猶自可，打破道人頭。衆皆莫曉其意，須臾有康禪問道於先生，忽見簷瓦墮空，正中其首，衆方駭然悟末後一句也。重陽日醮畢，天門啓於東南，祥雲集於月際，郡人莫不瞻拜。二月八日，先生勸東牟瑯琊村人悉焚船網，風回雪霽，忽見重樓翠阜，異事駭人，乃海市現於南陽也。癸卯年四月十三日，主行芝陽醮事，而風雨大作，衆人哀禱，庶獲晴霽。先生叩齒冥目，似有所祝，須臾雲斂日出。十五日申未間，龍尾現於東南，移時不滅。至夜，彩雲貫月。四日至午。先生行詣芝陽，海市乃見，自旦至午。先生至回光庵，馬從仕喜自願焚貸糧券千有餘斛，繼有鞠斌聚魚網而焚之，海市復現，依稀若龍車鶴馭之狀。又有郭亨、欒周者，聚魚網而焚之，忽見桑島之間，雲陣横斜，煙光縹緲，若甲馬神兵之勢。先生居華亭之環堵，林檎一株，枝枯心槁，將伐爲薪。四月初九日，沃之以水，俄有門人姚鉉持純陽真之，其味頓變，甘如飴蜜。日晚雨作，遂留宿於韓宅，戲書云：六月庵前種六天留人不留。主公猶自可，打破道人頭。衆皆莫曉其意，須臾有康禪問道於先生，忽見簷瓦墮空，正中其首，衆方駭然悟末後一句也。重陽日醮畢，天門啓於東南，祥雲集於月際，郡人莫不瞻拜。二月八日，先生勸東牟瑯琊村人悉焚船網，風回雪霽，忽見重樓翠阜，異事駭人，乃海市現於南陽也。癸卯年四月十三日，主行芝陽醮事，而風雨大作，衆人哀禱，庶獲晴霽。先生叩齒冥目，似有所祝，須臾雲斂日出。十五日申未間，龍尾現於東南，移時不滅。至夜，彩雲貫月。四日至午。先生行詣芝陽，海市乃見，自旦至午。先生至回光庵，馬從仕喜自願焚貸糧券千有餘斛，繼有鞠斌聚魚網而焚之，海市復現，依稀若龍車鶴馭之狀。又有郭亨、欒周者，聚魚網而焚之，忽見桑島之間，雲陣横斜，煙光縹緲，若甲馬神兵之勢。先生居華亭之環堵，林檎一株，枝枯心槁，將伐爲薪。四月初九日，沃之以水，俄有門人姚鉉持純陽真

首曰：全真庵之松竹得復榮旺，金玉庵之小松獨何憔瘁。先生乃以真氣三時布之，作詩三絶云：六月庵前種六松，故然返到馬風風，三番布氣無多力，六願還生有大功。又云：當時數伏故栽松，道友閒閒試馬風，我説六株及此時決生芽葉。乃作頌云：天上三無自活，人傳三髻有真功。六月初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種小松，六株變色遇扶風。祈榮我借二候足。李公稽首請釋其頌，先生笑曰：此隱語也，他日自當知之。五月重陽氣，應效人傳三髻功。其松更不十七日，李公夜夢林檎南北各生一葉，改柯易葉，青翠可愛，邑人遂刊詩於旦而視之，芽果生矣。至先生慶誕之石。昔吕純陽以藥一丸，詩一絶活萊州龍興寺枯槐，於今尚在，其詩曰：長拖布袖出河東，夜宿祇堂古廟中。不十六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日，氣候充足，變枯爲榮，何有難乎。全真庵移竹夜城中留聖跡，且教槐老度千冬。今兩叢、松一株，時四月間也，枝葉萎黄，先生以詩三絶活芝陽六松，前聖後聖道友崔公告先生曰：此松竹還得再榮其歸一揆。芝陽貧士兩足俱廢，哀聲乎。先生欣然作詩二篇云：道家門户甚切，先生呪水與之，飲訖其行如飛。號長生，意要乾坤改舊形。常使數竿欒武功者，久患風痺，百藥無功，先生常緑緑，不教一葉不青青。又曰：我呪果服之，一日頓愈。先生忽一旦歌通生法斡旋生，布氣形骸轉換形。窗舞自娱，有非常之喜，門人忽報曰：壬外不惟君子緑，庵前又喜大夫青。遂寅年十二月晦日，孫仙姑枕肱棄世於以滌面水沃之，不旬日抽心展葉。金河南矣，享年六十四歲。先生曰：昨晚乘綵雲，奏仙樂東歸海上，吾親見玉庵六月初三日植小松六株，衆人稽

之。吾之歌舞者蓋爲此也，已預知之矣。是歲九月，在崑崙契遇庵主持孤魂醮事，瑞霞晃耀，鸞鶴往來，不可勝數。東遊文山，建七寶庵，掘井九尺而不及泉，大石阻之，先生題云：穿鑿須當二九深，甘泉自可應清吟。遂命匠者再鑿至一丈八尺，而寒泉湧出。七寶庵牛車載巨棟，路經險峻，駕車人僵蹶於轍間，輪轉胸臆，其人念丹陽名號，並無所損。壬寅年三月，趙府舜廟，老幼竟欲瞻禮，爭門而入者幾千人矣，門脫其扇。卓然而立，一無所傷。仲冬移栢二株，高可數尋，植於七寶庵中，漸成枯槁，先生以真氣吁之，以水沃之，旬日之間翠色如初。下元日，文山加持醮事，連日陰雨，衆人憂之，先生聞空中語云：重陽真人至。姚來二公在傍，亦聞之。十六日晡時，縣令尼厖古武節仰視天表，乃見一仙人青巾白袍，坐白黿碧蓮葉上，龜則動搖其尾，家人百壽曰：乃圖畫中王公也。急備香火，莫不禮敬。忽見真人回身側卧，東南去矣。先生作《滿庭芳》以記之，邑人模於石上。萊陽請先生赴遊仙觀議行醮事，十二月中旬，先生報云：後三相見。至二十二日重陽降世之辰，先生令于知一舞《歸朝歡》，仰首而視，乃見重陽師真與和公師叔遊仙觀。初，東華庵有松數十株，枝葉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爲我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爲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於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己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衆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爲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即先生也。天。後題先生諱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旃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中辰年正月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爲我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爲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於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己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衆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爲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即先生也。天。後題先生諱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旃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中辰年正月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爲我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爲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於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己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衆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爲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即先生也。天。後題先生諱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旃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中辰年正月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爲我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爲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於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己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衆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爲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即先生也。

罪，悟之則入聖超凡，豈小補哉。

贊曰：首遇重陽，先明九轉，十度分梨，暗傳消息，六回賜芋，別有機關，通一氣未生之前，指五行不到之處，斡開玉户，透入金門，燦日月於壺中，聚雲霞于鼎内。屭脱半州之産，頂分三髻之髮，數十年卧雪眠霜，幾萬里遊山涉水，七朵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秘語獨自傳來。霹靂一聲，不負紅霞之約，因緣萬劫，還歸碧落之遊。啓迪全真，發揮玄教者也。張神童詩云：海上文章第一儒，重陽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真者，應比先生一箇無。

金蓮正宗記卷之三

金蓮正宗記卷之四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

長真譚真人

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爲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爲鄉里所重。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瘓，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效。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爲之争，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爲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百家，但蓄二字者皆免。一旦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爲異人也。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回還。清虚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内顔。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絶思慮，戴青巾，穿紙布，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别鄉黨，從祖師左右，南遊汴梁，朝叅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禮。厥後遁跡於伊洛之間，調神鍊氣，雖託宿紅衢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黄金，未嘗爲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宫，以爲朗然子鍊丹之地，故愛而不捨。自後門衆大集，尚駸駸然乞食不已。曾過招提，就禪師不退，乃賜之法名曰處端，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焉。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回還。清虚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内顔。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絶思慮，戴青巾，穿紙布，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面南，枕肱而蜕骨焉，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沂流之道，大行於世。

❶『止』字原作『上』，據《輯要》本改。

贊曰：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挂百衲以甘貧。鍊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煙霞為蓬閬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胸心鐵石腸，正豪强裏便回光。洛陽春暖神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

長生劉真人

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含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惸，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剎，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劉、譚、馬聞，誓不婚宦❶，憎華醜榮，清静自守，於掖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之名充塞乎九野與八紘，遊汴梁，寓夷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歡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携丘、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蹙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采之不群，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意，濯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與八紘，遊汴梁，寓夷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歡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携丘、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蹙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采之不群，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

虛之祖堂，手植檜栢，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猛犴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囹，就枷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紲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絶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于昌陽，綵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泠泠，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鍧，乃遣使者徵之，以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字，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絡繹相仍，户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中春初六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閭苑之行，曲眠左肱，翛然返真，祥光氤氲，瑞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黄庭》，奥涉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

贊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簧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搆靈盧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遊宴八表，乞食於磻溪太公垂釣之所，西遊鳳翔，乞食於磻溪太公垂釣之所，戰睡魔，除雜念，前後七載脇不占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也，人呼爲簑衣去後，靈虛閑鎖碧堂春。

長春丘真人

真人諱處機，字通密，號曰長春子。家世棲霞，最爲名族。敏而强記，博而高才。眉宇閑曠，舉措詳雅，善相者言足下有龜文，必爲帝王師。年未弱冠，酷慕玄風，非長生久視之説不道也，非驂鸞跨鳳之語不詠也。大定丁亥春，聞重陽在崑崙山煙霞洞，竭蹙而往，摳衣請教。重陽見而愛之，與語終夕，玄機契合，故贈之詩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先生拜而受之，旦夕親侍左右，甘洒掃之役，迤邐從師東別海山，南遊汴梁，歲月既久，志氣彌堅，師資之道過於膠漆，玄關妙捷多所啓明。一旦祖師赴蓬壺之約，遺物離人而入於天矣。大葬禮畢，

曰：寶運龍飛，當四海群仙降跡時。萬機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槍旗。玉樓金殿廣間，月臺風榭臨池。靜無爲，泛綵舟，鳴棹涼簟枰碁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遇，道難期會。逢天祐，遐荒入貢，玄教開迷。坐朝垂聽，暇伴赤松，談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上覽之大悦，薄暮言歸。翌日遣中使賜桃一盤，先生不食茶果已十有餘年，以其聖恩過厚，强餐一枚。至中秋得旨還山，仍賜錢十萬，表而辭之。逮己酉歲二月，鶴駕出燕臺，抵關陜間，忽聞哀詔下，先生歎曰：嗚呼，生死之大，貴爲萬乘，富有四海，不能終於百年，若之何哉。遂浩然有西歸之志。度函谷，歷終南，隨方闡化，玄風爲之或然。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勑賜爲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以爲常住。居無何，兵革滿河朔間，宋使洎金使各持詔來宣，同日北方爲師當南行，蓋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則殺戮大過，況復言語不通。而我師不言，但選門人之可與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宣差劉仲禄西行。過薊，至德與府，寓於龍陽觀，以詩寄燕京諸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索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過白骨甸，陰風積雪，寒入骨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乃作長篇古調以記行色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叅天松如筆管直，森萬株相倚鬱蒼蒼，一森動有百餘尺。羊腸孟門壓太行，比鳥不鳴空寂寂。雙車上下苦敦擷，百斯大略猶尋常。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懸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絶，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西行數萬里，凡所見山形水勢，奇人怪物，不與中國同者甚多。是時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國未下，宣差劉仲禄乃以師見，帝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命，遠逾萬里而來此間，朕甚嘉之。對曰：山野奉詔而起者天也，非人力之所爲也。上賜之食，食畢問曰：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但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愛其誠實，由是每日召見即勸之少殺戮，滅嗜慾，前後數千言，耶律晉卿方爲侍郎，録其言以爲《玄風慶會録》，皇帝皆信而用之。問曰：真人當以何爲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父師者，有曰真人者，有曰神仙者。上曰從今已往，可以神仙號之。至癸未春首奉旨以甲騎數千送還燕京，勑改天長觀爲長春宮，更修白雲觀，合而爲一，以北宮萬歲山太液

池並賜之，改爲萬安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仍賜之以金虎符，便宜行事，前後所受詔勅甚多。師既住持長春宮而教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而興，主持醮壇，祈風禱雨，刻期不差，如影響焉，千門萬户莫不歸向。師方逍遥自得，凡午齋之餘，必以數騎往遊萬安宮，翫山溪之富盛，樂禽魚之暮息，日凡一往，將暮則歸。歲在丁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因疾不出，人報巳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竭，北口山壁自摧。師聞之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没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住持大宮觀，皆勅賜名額，仍有使者佩符乘傳，此時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既示疾，九日午後一刻昇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長閑。微光現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虚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歸葆光堂，翛翛然蝶化矣。是時有青鸞白鶴徘徊上下，瑞氣瀰漫，仙音繚繞，乘空而去，官寮士庶靡不瞻拜，殯於白雲觀之處順堂焉。三年之後，啓棺更衣，手足如綿，顔采如生，所有歌詩、雜説、書簡、論議、直言、語録，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

雪峰贊曰：乾坤作堂屋，日月為燈燭。樓霞一老仙，俯仰於中宿。對衆口談天，語句噴冰玉。開啓玄微機，潜享高穹禄。煅煉神何清，神光炫二目。起立身何輕，清風生健足。大道興不興，到處人心服。金丹成未成，白雲滿巖谷。

贊曰：僕嘗遊燕臺，見三人相與論丘仙翁之功德，其一人曰：非也，我磻水溪邊七年苦志，寶玄堂上數載流光，鍊金丹太藥之基，種火棗交梨之樹，出神入夢，斡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我以為修宮立觀，傳教度人，開全真七朵之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者匝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霑於至化，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以為當蒙古之鋭兵南來也，飲馬則黄河欲竭，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尸山積而若雷，無赦如虎。幸我長春丘仙翁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髣髴彌天，赫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顔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所謂展臂拒摧峰之嶽，横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乎百千萬億，將逾於秭穰京垓。如此陰功，上通天意，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飛昇，又何用於九轉丹砂、七還玉液者也。張神童詩云：磻溪鍊就九還砂，道德文

金蓮正宗記卷之四

玉陽王真人

先生諱處一，號曰玉陽子，王其姓也，家居寧海之東牟。幼喪其父，事母至孝。體貌魁梧，爲兒童時不雜嬉戲，好誦雲霞方外之語。七歲遇東華教主，授以長生久視之訣。年一十有四歲也，偶步山間，見一老翁坐於盤石之上，呼之使來，摩其頂而謂之曰：汝他日必揚名於帝闕，當與玄門作大宗師。言畢乃起，曳杖而行。先生從而不捨，啓曰：公何人也。答曰：我乃玄庭宮主也。回首不知所在。自兹之後，語言放曠，不與世合，行止顛狂。適大定春二月中，因暇日遊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乃見終南山重陽祖師在焉。祖師觀其骨格非凡，乃曰：汝肯從吾否乎。先生曰：僕所願也，敢不唯命。遂侍左右，與丘、劉、譚、馬定爲莫逆之交，修真秘訣，靡不窮討。祖師呼而告之曰：文登縣鐵查山雲光洞，是汝登真之所，可以往居，幸無怠懈。汝之名號，他日吾與汝送去。先生於是拜辭而歸，隱於洞中。至四月間，祖師將遊龍泉，借范明叔傘以蔽日，丘、劉、譚、馬先行，祖師在後可半里許，忽擲傘於空中，飄飄然起西北而飛不知所往。丘、劉輩驚，反走而問其所由，曰：摶扶搖而上，不知所以然也。自辰至晡，傘乃墮於雲光洞前，擊破其柄，中有道人，表金蓮七朵之數。大約擲傘處與雲光洞相去二百餘里。先生得之，他日來謝，祖師贈之詩云：修行事理記丁寧，只要心中靜裏明。眼界不生龍自住，鼻門無閉虎常停。舌根退味心神爽，耳内除聲腎水清。南北混融歸一處，東西交媾滅三彭。木金斲杈盤桓住，嬰姹相隨自在行。結作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先生拜而受之。從此之後，往來於登、寧之間，夜

---

❶『宦』字原作『官』，據《輯要》本改。

則歸於雲光洞口，偏翹一足獨立者九年，東臨大海，未嘗昏睡，人呼爲鐵脚先生。丘真人贊之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如此鍊形九年而入於大妙，順行逆行，或歌或舞，出神入夢，接物利生。適大定戊申歲，世宗聞其道價甚高，仍遣使以幣聘之，遂赴闕。僧徒懷嫉妬心，多輸金於中使，以爲先生非真仙也，鴆酒可以驗之。上以爲然，乃賜之三杯。先生飲訖，殊不煩躁，終莫能害。上乃驚謝，賜之金冠法服，駟馬安車，勅建全真堂以居之，仍御書額。己酉歲清明後五日，得中旨還故山，復賜之金帛鉅萬，表而辭之。逮承安三年秋八月，章宗詔求隱逸，召至闕下，朝於便殿，應對如流，天子大悦，勅賜體玄大師，創修真觀以居之。泰和壬戌歲，勅赴亳州太清宮，主行普天醮事，萬鶴翱翔，太上現於雲中，面赭於日，先生有詩云：聖感傳宣出洞天，金門演教慶無邊。東方雲海玉陽子，特受皇恩第四宣。自此之後，還歸雲光洞，度道士者千餘衆。東牟有遲金者，豪家也，待師甚厚，一旦忽冒風邪，百醫不能療，遂不起。先生憫之，即令煮青魚五十尾，以餅捲而餐之。既飽而起行步如飛，一方駭然，望風從化。師乞食至登州福山縣，見潘山人身殁將葬，以手撫兩耳，喝言地府不得收，須臾即起，飲啖自若。其子多以財貨謝之，先生微笑，拂袖而去。方在寧海村，誘化船户盡焚魚網，遂感海市現於東南，重樓翠阜，貝闕珠宮，驚駭數郡。因借東坡韻書一篇，文多不載。以至禱龍即雨，烹雞復還，漏瓶注酒，枯橛生枝，不可備録。逮真祐丁丑歲四月二十三日，有五色雲自東南來，二青衣捧詔而下，旌幢蔽天，衆皆瞻禮。先生告門人曰：三日已前，衆聖皆至。言訖焚香朝禮十方，索筆書頌云：躍出乾坤造化權，神光晃朗遍諸天。飄飄鶴馭超三界，喜受金書玉帝宣。落筆而卧，奄然返真，祥光溢於山谷，瑞氣覆於川原，數日不散。平生所集歌詩近千餘首，目之曰《清真集》、《雲光集》，盛行於世。

贊曰：鍊精玉陽，韜光聖水，竹傘柄中，暗傳名號，鐵查山下，多做工夫。三冬抱雪以安眠，九夏迎陽而竚立，故能混南北而歸一處，媾東西而滅三彭。累遭仙聖之傳言，四感帝王之降詔，飲鴆酒而容光不改，焚魚網而海市横空。潘公已死，聽三喝以重甦，遲老久攤，賜一餐而再起。童

子出從於鑪內，老君高顯於雲端。手舉鐵錘，巨石已聞於落澗，口傳玉訣，群山竟見於搖峰。無根橛上枝葉重生，沒底壺中酒醪不漏。鶴降而壇前屢舞，雞烹而架上重鳴。盜者執兵而反逋，兇徒舉杖而自毆。躍出乾坤之造化，斡回日月之機關。席下門徒，親度者數千百衆，平生手段，共傳者三十六端。故能受玉帝之宣，赴金蓮之會也。張神童詩云：名高曾受帝王宣，感得金書賜體玄。道德已成神已化，鐵查山下水依然。

廣寧郝真人

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資質豐美，不慕榮仕，深窮卜筮之數，黃老莊列未嘗釋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則徘徊而終日忘返。大定丁亥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拜而受之。自是之後，重陽南歸汴梁，先生往來河北。乙未歲，乞食於沃州，方悟重陽密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饑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爲不語先生。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是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爲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捶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道者奄然正坐，間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矣。州民聞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乃忻然而起，杖屨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請益者不知其數。大興宮觀，昇堂誘化，玄風爲之熾盛。以《悟南柯》示衆云：地肺重陽子，崑崙太古仙，二人結約未生前。托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闡玄元教，行藏度有緣，奈何不悟似流泉。別後相逢，再約一千年。自明昌後，復歸東州別建琳宇，多度門衆。預於三年以前，命匠者鑿爲地宮，甃之以甓，日凡一往，偃息其中，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如是三年，法體康健。語門人曰：師真有蓬萊之約，吾將歸矣。言訖，卧而返真，正當臘月三十日也，

享春秋者八十有四。平生歌頌，深明龍虎顛倒之説，牽引卦爻升降之數，目之曰《太古集》，大行於世。

贊曰：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頓拋妻子，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席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華，吸盡全真之骨髓。按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盤旋。寧海市中暗得傳衣之妙，沃州橋下堅持鍊氣之功。身外觀身，口中安口，三彭滅而水火顛倒，四氣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成，三華果結。卒赴蓬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盡期。若非跡寄人間，心通象外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任自然，靜中叅透易中玄。而今醉卧蓬萊上，萬古人傳太古仙。

清靜散人

仙姑者，孫忠翊之幼女也，家世寧海。初，母夢七鶴毬毬翫舞於庭中，良久六鶴飛去，獨一鶴入于懷中，覺而有娠，乃生是女。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善翰墨，尤工吟詠。既笄，適馬氏生三子，皆教之以義方。適大定丁亥冬，重陽先生來自終南，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純信，乃鎖先生於庵中百有餘日，不與飲食，開關視之，而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一旦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萬道霞光海底生，一種變現，懼之以地獄，誘之以天堂，十度分梨，六番賜芋，宜甫遂從師入道，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之，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脱免三塗鍊氣莫教麤，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引動，得赴仙都。仙姑謝而受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瑶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卓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顔色如生，香風滿室，瑞氣繚繞，低覆原野，終日不散，時以天符雲篆秘訣而已。重陽乃南歸汴梁而委蜕焉，丘、劉、譚、馬負其仙骨，歸葬終南，仙姑聞之，迤邐西邁，穿雲度月，卧雪眠霜，毁敗容色而不以爲苦。逮壬辰之春首，亦抵京兆趙蓬萊宅中，與丹陽相見，叅同妙旨，轉涉理窟。丹陽乃贈之以《鍊丹砂》曰：奉報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脱免三塗鍊氣莫教麤，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引動，得赴仙都。仙姑謝而受之，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

贊曰：不二名高，守一功大。降自

富春之族，生從忠翊之家，配丹陽超世之才，殖寧海半州之産。割愛頓拋於三子，投玄往拜於重陽。毀光容而西度終南，冒風霜而東離海上。七年環堵，鍊成九轉丹砂，一句真詮，撞透三關正路。六回賜芋，十化分梨，栽培劫外之因緣，反復壺中之造化。養胎仙而心遊汗漫，委蛻殼而身到蓬萊。大矣哉，懋矣哉，獨分一朵之金蓮，得預七真之仙列者也。張神童詩云：洗盡胭脂兩臉霞，十年辛苦種黃芽。功成穩跨青鸞背，開到金蓮第七華。

金蓮正宗記卷之五

❶『袍』疑爲『袍』。

（盧國龍點校）

004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經名：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一卷。元劉志玄等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序

李全正携至劉天素與謝西蟾所作《全真正宗仙源像傳》一帙，余讀而善之，稽首爲之贊：天啓玄風，青牛西度，微言五千，無極道祖。傳之東華，爰及鍾吕。既投一錢，復遇二士。奇哉七蓮，景星甘露。禮重雪山，化被中土。世遠言存，道無今古。像而傳之，若聞若睹。黄鶴悠悠，白雲何許，素書一編，沈煙一縷。天上人間，桃花流水。時泰定丁卯春嗣天師太玄子書于玄德堂。

大道之妙，有非文字可傳者，有非文字不傳者，此《仙源像傳》所以作也。惟我全真，自玄元而下，五祖七真，道高德厚，化被九有。長春丘祖師萬里雪山，玄風大闡，此固不待文字而後傳。然其事蹟之祥，未易推究，余每欲緝一全書紀之。一日以此意爲西蟾先生言之，西蟾欣然稱善，乃相與博搜傳記，旁及碑碣，編録數年，始得詳悉。乃圖像於前，附傳於後，名曰《全真正宗仙源像傳》。同志之士覽之者，因其所可傳求其所不可傳，則是書不爲無補，若其猶有未備，幸有以教之。時泰定丙寅陽至日廬山清溪道士劉志玄謹序。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丘神仙手詔

制曰：天眷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弟兄，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内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今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炎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問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師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經，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禄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蹔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叙惟先生將咳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

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小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

元世祖皇帝褒封制詞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届。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册，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

長真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先生丘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先生王處一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静散人孫不二可贈清静淵貞順德真人。

武宗皇帝加封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玄教由天開全真，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元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世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玄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鎮以無名之樸，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驂星馭龍，飛遊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故載傳於後裔，猗葉贊于元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真。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恃，絳格琅虬之上下，龜圖麟策之周旋，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劫，後之承者迭出于高真。惟古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渥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温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加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聞太上教敬執行。准此。至大三年二月日。

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可加贈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運隆昌，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真仙應現於東隅，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淵源而天下之書靡不究。所急者拯民于溝阱，所先者鋤道之榛荊。律身之戒雖嚴，及物之功則溥。逮芝綸之疊降，躡雲舄以來從，率英賢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成，辭簡義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長春，其以肖以續者得其真，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翊我延洪之祚，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彼此皆一。時也爰頒鴻渥，後先豈二理哉。宜進號以追崇，尚傳規于不朽。其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于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行也，如辰樞之運元造，如璣衡之契靈儀，誰之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跡于塵區，或棲身于環堵。迨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眷知，嘉猷敷陳允矣濟時之具，玄機冲寂超乎與天爲徒，莫不窮師友之淵源，咸已詣霄晨之閫域，闡乃宗規之舊，緊予藩邸之賓，弘才偉學以相承，景貺靈祺之荐格，其加顯級以賁真風。除主教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長生輔化明德真人劉處玄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大通可加贈廣寧通玄太古真君。

清靜淵貞順德真人孫不二可加贈清靜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于君，致孝于親，歸誠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于人，秩可列于仙階，道可弘于當世。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志平，襟神洞廓，丰格高嚴，褐衣爲山澤癯非謂之悴，裘服爲廟堂相非謂之通，泛然應物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入長春之室教仍主于長春，全靈極之真象宛符於靈極，示真規于四遠，膺禮眷于三朝。粤有嗣師，載恢玄躅，其頒異數，以進嘉稱。於

戲，弱水蓬萊歸渡不煩於舟楫，吉雲飆景方羊或駐于旌麾。可加贈清和妙用廣化崇教大真人，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裔，儒玄最學間出于熙宸。況教典長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膺睿眷，綱維寧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輸誠于景嚮。真常上德宣教真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行絶人，摛述作之華于禮禳之表，廓神明之應于視聽之間，璞不雕鎪，行不厓異，幹以淳粹，含以虛無，繩繩兮其可名哉，皜皜乎不可尚已。號其顯畀，制則特頒，以爲全真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累章之請。於戲，科盛揚於寶笈，千劫而繼太晨君，實燦結于春華，再傳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真常妙應顯文弘濟大真人，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無爲之宗是謂之道，至公之器莫重于名。蓋景範清彝爲人所慕，而華軒驚冕匪樂之全，跡已著于生平，禮盍頒于眷渥。通玄弘教披雲真人宋德方，玄機蚤悟，秘學窮探，澡雪其心，不以纖私自涴，濛鴻其化，不以小善自矜，德全而才不形，量廓而物無礙，侶仙居而馭真伯，咸稱席上之珍，乘飆忽而歷崑崙，動應環中之數，勉從所請，庸會其元。於戲，歲計而功有餘，疇繼庚桑之偉躅，神凝而物不癘，尚徽姑射之豐年。可加贈玄都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唐虞至治，有開奕世之規，箕潁外臣，允契登瀛之選，蓋天之生材不虛其用，而道之傳叙在得其人。粤昔長春，遭逢聖祖，芝綍遠頒于東土，飆輪旋扈于西征，或後或先，在左在右，確然其志，凌冰霜而游太清，炳乎爲文，挺圭璋而弘正紀，玄功叶立，師業益光，崇兹緑字之章，敦我朱藩之舊。於戲，祥麟儀鳳升乎能，幾見之絳境叢霄，殊渥不一，書止靈旂，可駐顯號。其承除尹清和、宋披雲、李真常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趙道堅可贈中貞翊教主應真人。

宋道安可贈元明普照崇德真人。

夏志誠可贈無爲抱道素德真人。

王志明可贈熙神資道葆光真人。

孫志堅可贈明誠體妙虛寂真人。

于志可可贈誠純復樸冲寂真人。

張志遠可贈保真素朴静應真人。

張志素可贈應緣扶教崇道真人。

鄭志修可贈通微復静冲應真人。

鞠志圓可贈重玄廣德冲用真人。

孟志穩可贈體元抱德冲悟真人。

綦志遠可贈悟真凝化純素真人。

何志清可贈虛明淵静守一真人。

楊志静可贈洞虛得一玄通真人。

潘德冲可贈通玄妙道冲和真人。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日。

維昔祖師長春丘真君，抱道懷德，深隱東萊，太祖皇帝聞風聘召，遠至雪山，禮遇優隆，玄風大振。迨世祖皇帝混一宇内，尤加崇敬，五祖七真，咸錫徽號。武宗皇帝褒以帝君、真君之封，

十八大師普贈真人，可謂千古盛事矣。雖崆峒問道，河上談經，豈能專美於往昔哉。臣志玄生逢盛世，濫忝冠裳，頃年侍教主開玄大宗師孫真人於京師之大長春宮，得睹列聖詔書，謹録鋟梓以示四方，使見聞之有悉知聖朝重道之美意云。

泰定元年正月望日，賜紫教門高士澄虛湛寂洞照法師臣劉志玄稽首頓首拜書卷末。

混元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母孕八十一年，生於殷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生而鬚髮皓白，故世稱爲老子，指李樹爲姓。歷殷至周，文王聘爲守藏史，武王克殷，遷爲柱下史，昭王時西入流沙，至幽王時復還中國。孔子嘗問禮焉，老子告孔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遂去之。至函谷關，關令尹喜善望氣，見紫氣浮關，知有聖人至，乃守關候之。遇老子駕青牛車將西度，關令尹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授令尹而去，世莫知所終。今亳州太清宮即其故宅降生之地，京兆盩厔終南山宗聖宮即古樓觀授經處也。老子者，即太清太上老君之化也，唐高宗皇帝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皇帝上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玄元皇帝，宋真宗皇帝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贊曰：維昔洞神，經傳十二。白鹿東來，青牛西逝。道法自然，玄之又玄。無象之象，先地先天。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不知其名，世代地理皆莫詳。得太上之道，隱崑崙山，號東華帝君。復居五臺山紫府洞天，或稱紫府少陽君，後示現於終南山凝陽洞，以道授鍾離子。又按《仙傳拾遺》云：帝君蓋青陽之元氣，萬神之先也，居太晨之宮，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僚萬億，校録仙籍，以稟命於老君。所謂王姓者，乃尊高貴上之稱，非其氏族也。斯言蓋得之歟。元世祖皇帝封號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武宗皇帝加封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

贊曰：道繼玄元，教行率土。天近崑崙，雲橫紫府。神中之神，真中之真。長生有道，貽我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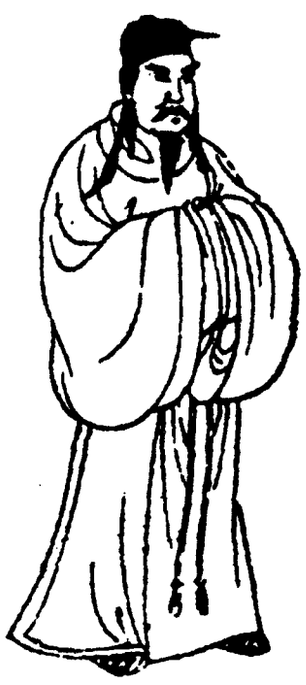
正陽子



師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容貌雄偉，學通文武，身長八尺七寸，髯過於腹，目有神光。仕漢爲將軍，兵失利，遁入終南山，遇東華帝君授以至道。後隱晋州羊角山，不與世俗接，束髮爲雙髻，採槲葉爲衣，自稱天下都散漢。道成，天真錫號太極左宮真人。翱遊人間，示現無常，世人往往遇之。嘗有頌云：生我之門死我户，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嘗於邯鄲逆旅以枕授盧生，又於東鄰沈氏家作詩，有詩文行於世。今終南山凝陽洞傳道觀，即遇東華帝君處，咸陽周曲灣正陽宮，即其故居也。元世祖皇帝封號正陽開悟傳道真君，武宗皇帝加封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

贊曰：早遇東華，以道相接。日月雙髻，乾坤槲葉。花生玉蒂，樹長鉛枝。悠悠澧水，只似當時。

純陽子



師姓吕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蒲州蒲坂縣永樂鎮招賢里人也，生於唐德宗貞元丙子四月十四日。年弱冠登進士第，未調，因暮春遊澧水之上，遇正陽子授神仙之道。後隱廬山修鍊成道，周遊人間，每稱回道士，或隱或顯，世莫能測。有詩云：捉得金精作命基，日魂東畔月華西。於中煉就長生藥，服了還同天地齊。嘗於邯鄲逆旅以枕授盧生，又於東鄰沈氏家作詩，名《渾成集》，行於世。今永樂鎮大純陽萬壽宮，即其故居也。元世祖皇帝封號純陽演正警化真君，武宗皇帝加封號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贊曰：一劍橫秋，清風兩袖。道在亟三，丹成轉九。蒼梧北海，白雲帝鄉。甘河一滴，源遠流長。

海蟾子



師姓劉名操，字宗成，號海蟾子，燕山人也。年十六登遼之甲科，仕至上相。嗜性命之學，未究玄蘊，忽有道人來謁，師以賓禮延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惟索鷄卵十，金錢一，以金錢置桉上，纍纍疊十卵不墜。師歎曰：公身命俱危，更甚於危哉。道人曰：如何是不危底。道人乃斂鷄卵，金錢擲之於地，長笑而去。師於是頓悟，因夜宴，盡碎寶器，明日解相印，易道衣，佯狂歌舞，遠遊秦川。復遇前次道人授以丹訣，方知是正陽



重陽子

子也。師嘗有句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十萬家。又有長歌云：醉騎白驢來，倒提銅尾棟。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瓌。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崑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釀白醪，便是神仙境。醉卧古松陰，閒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師後以道妙授董凝陽、張紫陽，乃遁跡於終南、太華之間，不知所終。有詩文行於世。元世祖皇帝加封號海蟾明悟弘道真君，武宗皇帝加封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

贊曰：勇脱金貂，力辭相印。秦川異遇，終南高隱。烏飛兔走，虎伏龍降。一巵仙酎，留待重陽。

師姓王名嚞，字知明，號重陽子，咸陽大魏村人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生於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始名中孚，字允卿，易名世雄，字德威，後入道改今名字。師美鬚髯，目大於口，身長六尺餘，氣豪言辯，膂力過人。通經史，善騎射。會中原多事，秦隴紛擾，師每有出塵之志，乃遷終南縣劉蔣村，創別業棲隱，置家事俱不問，放曠自適，常云：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金正隆四年己卯六月望日，於終南縣甘河鎮酒肆中遇二人，皆蓬首披氈衣，年貌如一。師見而異之，即時懇禮，其人徐曰：此子可教。遂密授以道妙。師方辭相印。秦川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玉華峰上顯殷紅。其所遇者，蓋呂純陽也。明年庚辰中秋日，於醴泉道中再遇前次二仙，師趨而拜之，欣然共飲酒肆。酒家叩問二仙鄉貫年姓，答曰：濮人也，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復以秘訣五篇授師，俄失所在。大定元年辛巳，師於終南縣南時村作穴居，名活死人墓，四隅各植海棠一株，人問其故，答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癸未秋，棄活死人墓，與和玉蟾、李靈陽結庵於劉蔣。甲申秋，復遇劉海蟾於甘河鎮，飲以仙酎，故師有詞云：正陽的祖，又純陽師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島。師自是不復飲酒，但飲水而有醉容，口中作酒香，有詩云：醒來不飲塵中酒，達後惟傳世外杯。從此白雲隨地有，自然舉步到蓬萊。乙酉春，題詩於終南山太平宮壁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時有史處厚、劉通微、嚴處常相繼受學爲弟子。丁亥四月二十六日，忽自焚其庵，人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仁人却要修。便做惺惺誠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流。乃辭衆曰：我東方丘劉譚中尋馬去也。遂東出關，至閏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馬宜甫問答契合，乃築室於馬氏南薗，題曰全真，書一長歌云：堂名名號號全真，寂靜逍遥子細陳。豈用草茅遮

雨露，亦非瓦屋度秋春。一間閒舍應難得，四假凡軀是此因。常蓋常修安在地，任眠任宿不離身。有時覺後尤寬大，每到醒來愈憂親。氣血轉流渾不漏，精神交給永無津。慧燈內照通三耀，福注長生出六塵。自哂堂中心火滅，何妨諸寇積柴薪。全真之名蓋始於此。九月，丘長春自崑崙山來受學，譚長真抱疾而至，爲弟子。十月，於庵鎖環百日，日以分梨十化警悟宜甫夫婦。分梨十化者，師初鎖環之一日，以梨一枚與宜甫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枚，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爲二塊，令宜甫夫婦共食之，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數，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十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應天地生成之數，每與必以詩頌警悟之。次年戊子正月十一日啓環，二月宜甫棄家入道，王玉陽自牛仙山來禮師。晦日，師携馬、譚、丘、王四師遊崑崙山，開煙霞洞居之。三月，郝廣寧受業於洞中。八月，師同弟子遷文登姜實庵，立七寶會。九年春，師同馬、譚、丘、郝四師回寧海，周伯通築庵請師居，名曰金蓮堂。重午日，宜甫妻孫氏詣金蓮堂出家。八月，就本堂立金蓮會。州人或欲寫師真師，左目右轉，右目左轉，老少肥瘠形色無定，竟不能狀。九月，至福山縣，立三光會。遂遊登州，登蓬萊閣，與衆觀海市。忽颶風起，人見師隨風吹入海中，久之復出，冠服皆如故，觀者異之，乃立玉華會，遂同馬、譚、丘三師至萊州，劉長生棄家從道。十月，達橋高峻而毀之。其未出關時，嘗自畫一三髻道者與松鶴共爲一圖，付史風仙曰：留此待我他日擒得馬來以爲勘同。後丹陽入關，風仙以畫像驗之，毫髮無異。其神妙若此者甚多。有《全真前後集》、《韜光集》、《雲中録》、《分梨十化説》行於世。今甘河遇仙宮即遇披氈仙處，南時成道宮即活死人墓，大重陽萬壽宮即劉蔣故庵，汴梁大朝元萬壽宮即王氏旅邸，師登真處也。元世祖皇帝封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武宗皇帝加封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

贊曰：天挺異人，英邁蓋世。二士規益。遂書偈云：一姪二子一山侶，連余五箇一心雄。六明齊伴天邊月，七爽俱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妙，晴空面上躡虛空。東西南北皆圓轉，到此方知處處通。書畢而化。初，師

既逢，五篇斯秘。海棠四影，金蓮七花。水雲為伴，稽首東華。

丹陽子



師姓馬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初名從義，字宜甫，寧海州人也，生於金大宗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昆弟五人，師其次也，家饒於財，號馬半州。娶州人孫忠顯女，生三子。大定七年閏七月，宴於州人范明叔家怡老亭，酒酣賦詩，有醉中人扶之句。忽重陽布袍竹笠，冒暑而來，徑造其席，師問曰：奚自。重陽曰：終南特來扶醉人。師異之，取瓜與重陽食，重陽從蒂食起，師怪詢其故，重陽曰：甜向苦中來。又問姓名，曰：王害風。師復叩云：何名曰道。重陽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師於言下有悟，談論甚相契合，請重陽還家而師之。於前時夢南園鶴飛處築庵以居重陽，重陽扁之曰全真。十月朔，重陽於庵鎖環百日，日示師以分梨十化，夜與師密談道妙。次年戊子正月十一日，重陽出環。二月初八日，師悉以家事付三子，出家學道，重陽爲易今名字。九年己丑十月，師從重陽遊汴梁，寓王氏旅邸。庚寅正月初四日，重陽以五篇秘訣授師而逝，師遂頂分三髻以象師名。師與譚、劉、丘三師舉重陽仙蛻葬之於北之三教堂，時門弟子咸集，忽鄜州王道師抱琴至，師乃援筆作《歸山操》示衆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鴈南歸，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飛，青山曉兮明月微。蓋示其歸真之意也。遂至萊陽，其家同居環百日出，師活環外枯林檎樹一株。二十年春至京兆，趙蓬萊施宅爲庵，師復居環百日出，復歸祖庭。二十二年四月，東回寧海，道經濟南，有韓淘字清甫者，禮師請益，師曰：夫道以見性爲體，養命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自然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至州居金蓮堂，堂有醎苦井不可食，師呪之，變爲甘泉，嘗有聯句云：水中焰迸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修真烈士没人情。如此語甚多。二十四年癸卯，下元文登人請師主醮，衆睹重陽現於空際白龜之上。晦日，遊城

誕，師致醮畢，與諸弟子夜話，至二一鼓，忽風雨大作，迅雷一聲，謂弟子曰：吾今赴仙會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汝等欲作神仙，須要勵修功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言訖端坐而逝。是夜神游郭復中、劉錫家，各留一頌，次日方知師仙化矣。有《金玉》、《行化》、《成道》、《圓成》、《精微》、《漸悟》、《六》、《語録》一，行於世。今萊陽縣遊仙宮，即師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丹陽抱一無爲真人，武宗皇帝加封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

贊曰：夢鶴投機，食瓜有省。十化入心，三髻在頂。春回枯木，井化甘泉。雷轟風動，白雲青天。

長真子



師姓譚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寧海人也，初名玉，字伯玉，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三月朔。幼墮井，坐水上無驚，復遇火不怖，人皆異之。年十五有志於學，作《蒲萄篇》已膾炙人口。嘗因醉卧途中，遇雪感風痺之疾，太定七年秋，聞馬宜甫師事重陽，師遂棄妻詣全真庵禮重陽，願爲弟子。時夜寒甚，爐竈清冷，殆不可忍，重陽遂展足令師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卧甑中。旦起，重陽以盥洗餘水，令師盥面，於是宿疾頓除，鬚眉儼然。師乃拜謝之，師不顧。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純陽洞，示衆：六年滅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復遊洛陽，於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乙巳四月朔，令門人預營葬事，遂書《行香子》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脱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瑶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現，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有《水雲集》行於世。今寧海棲霞觀即故居，洛南朝元宮乃師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武爾從何來。未及應。遽以拳擊師口，齒折血流，而容色愈和，吐齒握手中，歌舞而去。市人見者皆怒，使訟於官，師但云：彼醉耳。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十六年，上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一道者與之紅藥服之，覺而疾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即夢中賜藥之師也。欲謝之，師不顧。二十一年，復西遊，寓華陰純陽洞，示衆：

宗皇帝加封長真凝神玄静蘊德真君。

贊曰：抱疾求師，雪寒無寐。春生兩足，道光四秘。夜焚榾柮，曉卧衛州。驂鸞跨鶴，掉臂瀛洲。

長生子



師姓劉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之武官莊人也，生於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七月十二日。事母以孝聞，誓不婚宦，視外物恬不介意，屢欲出家，母未之許。大定九年二月，忽睹鄰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書二頌，墨跡尚新，不留名姓，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師見其筆力遒勁，疑異未能決。九月，重陽與馬、譚、丘三師至東萊，師往迎拜之，重陽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師於是傾誠乞爲弟子。重陽見其神采不羣，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黄塵。乃贈以詩，爲立今名字，時弱冠之年也，從重陽遊汴。明年春，重陽仙去，師與馬、譚、丘三師藏仙蜕於劉蔣，廬於墓側三年。甲午秋，乃溷跡京洛，心灰益寒，形木不春，人餽則食，人問則答。十八年秋，遷居洛城東北雲溪洞門人爲鑿洞室，忽得石井，衆方駭異，師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此乃我三生前修鍊處。鑿之果然。二十一年秋，東歸萊州，明年就武官故居建庵。明昌二年，附馬都尉僕散出鎮萊州，惑於讒毁，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常日，鄭押衙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出，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以所見白都尉，都尉方悟師爲有道者，亟令出之，承安二年丁巳，章宗皇帝聞風聘召，問以至道，師對曰：至道之要，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上曰：先生廣成子之言乎。勅近侍館師於天長觀。明年三月，得旨還山，賜賷，固辭不受，勅賜故居庵額曰靈虚觀。泰和三年癸亥正月，東京留守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來禮師問道，師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復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争如拂袖歸。我今二月初六日，鳴鼓集衆，告以去期，謂弟子曰：各善護持，毋生懈怠。乃曲肱而逝。有《仙樂》、《太虚》、《盤陽》、《同塵》、《安閒》、《修真》文集六，及《道德註》、《陰符演》、《黄庭述》行於世。今洛陽長生萬壽宫即雲溪三井洞，武官靈虚觀即其故居，師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贊曰：雪竹月松，迥出塵境。既悟三生，再得二井。紫烟横洞，白雲繞溪。桓桓道武，前席謙之。



長春子

師姓丘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也，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聰敏，日記千餘言。未弱冠即學道，隱崑崙山。大定七年，聞重陽道化，九月乃拜於寧海之全真庵。重陽贈以金鱗，遂爲弟子，重陽爲訓今名字。九年冬，從重陽遊汴梁，寓王氏旅邸。明年正月初四日，重陽仙化，師與馬、譚、劉三師舉仙蛻葬於劉蔣，廬墓二年。歲甲午秋，乃入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一簑，人謂之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復隱隴州龍門山，苦行如碻溪時，遠方學者咸依之。大定二十八年二月，世宗皇帝召赴闕，問答稱旨，賜以巾冠，館于天長觀。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問以延生之理，師對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無爲，治天下之本。富貴驕婬，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耳。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誕詭幻怪，非所聞也。上善其言。七月再召見於便殿，師剖析至理，上大悅。翼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取一枚啖之。應制進《瑤台第一層》詞。八月，得旨還祖庭，賜賾，禮辭不受。明昌二年辛亥，東歸棲霞，以故居爲觀，勅賜額曰太虛。泰和七年丁卯春，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太虛觀。貞祐二年甲戌冬，山東亂，帥府請師牒諭，所至皆投戈拜命，寧海、登二州遂安。四年春，金宣宗皇帝命東平監軍王庭玉召師，不赴。興定三年己卯，師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宋。八月，宋寧宗皇帝命大帥彭義斌召師，亦不赴。是歲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柰蠻國命侍臣劉仲祿捧詔聘師，十二月仲祿至萊州，師慨然應命。明年庚辰正月，師遂起行，十八大師從者居之。往迴事跡，見《西遊記》。行館于玉虛觀。二月入燕城行省，三月，進表陳情。四月，省請師住天長觀，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兵刃神仙安否，還必有宣諭語行道出居庸關，忽遇群盜，皆稽首而退。省。又施瓊華島爲觀，師命工葺之。十月，師至武川，進表使回曷剌捧詔促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與玄寧居士張召。辛巳春，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去華曰：此男子之祥也。去華以瓶養罕山，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立棲霞觀，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果生一子，即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壬午三月，上明誠也。延祥觀有枯槐一株，師以杖遣太師阿里鮮來迎，詔諭仲祿鎮海護擊之曰：枯槐再活。後槐復榮茂。九從師來，勅萬户播魯只以甲士衛師過月，熒惑犯尾宿，宣撫王揖請師禳之，鐵門，四月方達印土，見皇帝於大雪山上設二帳於御幄之前居師，以便訪問。十月望，上設庭燎，虛前席延師，問以王道。時太師阿海阿里鮮侍，師對以節慾乃修身之要，愛民爲永國之方，及陳天道好生惡殺之意。上悅，命侍臣書之簡册，其詳見于《慶會録》。癸未二月辭歸，上勉留，三月復辭，制可，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與諸弟子俱還，詔太師阿里鮮護師東歸，至阿不罕山棲霞觀，率棲霞弟子皆歸。甲申三月至京師，是月上遣曷剌傳旨：丘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往迴事跡，見《西遊記》。行帝必問兵刃神仙安否，還必有宣諭語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師命工葺之。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與玄寧居士張去華曰：此男子之祥也。去華以瓶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果生一子，即明誠也。延祥觀有枯槐一株，師以杖擊之曰：枯槐再活。後槐復榮茂。九月，熒惑犯尾宿，宣撫王揖請師禳之，

是夕熒惑退數舍。丙戌五月，大旱，行省請師祈禱，大雨三日。丁亥五月，詔以瓊華島爲萬安宮，改天長觀爲長春宮，賜師金金虎符，主領天下道教事，特旨蠲免道門差稅。六月二十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南岸崩，北口山摧，師聞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九日，師陞寶玄堂示衆以生死事，復曰：教門用力，大地塵勞，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各宜精進，毋使虛度。時光正法難遇道教事，尹志平、李志常相繼主之，遂書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長閒。微光現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閒。畢，歸葆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光堂端坐而逝。有《磻溪》、《鳴道》文集，《西遊記》行於世。今棲霞縣太虛觀即其故居，磻溪長春成道宮即修真之處，京師大長春宮即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長春演道主教真人，武宗皇帝加封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

贊曰：巍巍長春，一簑煙雨。磻溪六年，雪山萬里。洪範丹書，為王者師。玉符金虎，演道明時。

玉陽子



師姓王名處一，字玉陽，號玄陽子，寧海東牟人也，生於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夢丹霞被體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甦，由是知死生之事。嘗山行，遇一老翁坐石上與之語，又聞空中人自稱玄庭宮主，自是若有所得，人不能知。弊衣赤脚，歌舞於市，人以爲病。或謂非病，强加以巾冠而妻之，師不可。大定戊子二月，聞重陽至州，師往迎拜，請爲弟子，重陽爲訓今名字，從居崑崙山煙霞洞。其母周氏亦願出家，重陽訓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是秋，侍重陽回文登，居姜實庵。明年春，師辭居查山，重陽與馬、譚、丘、郝四師自文登歸寧海，道經龍泉，去查山二百餘里，時炎暑，重陽持傘，忽傘自手中飛去，未晡墜查山，師於傘柄中得詩一首，并熒陽子三字，因以爲號。後居雲光洞九年，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以一足跂立，人稱爲鐵脚仙。遨遊齊魯，大著神異，度人逐鬼，踣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摇峰，烹雞降鶴，起死噓枯，一方千里，聳動嚮化。金世宗皇帝聞其名，二十七年丁未召赴闕，問以衛生爲治，師對曰：含精以養神，端拱以無爲。凡所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久之，有嫉惡師者，召師飲而鴆之，師預戒其徒鑿池灌水以俟。師至彼，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嘗從人丐食，今幸見招，願罄餘酒，又盡飲。歸，浴池中水皆沸涸，惟鬚髮盡脱，不能受冠。上聞之，即遣使窮治其事，問至再三，師終不告，惟曰：某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使者以師言回奏，上益嘉歎。明年戊申春，詔建修真觀居，師即求還山侍親，上從之，所賜賮悉委去。

是歲上不豫，十二月再召，師對使者曰：吾恐不及再睹天顏矣。己酉正月初三日至京師，世宗崩已二日矣，嗣君留師爲先帝主醮而歸。承安二年丁巳七月，章宗皇帝召至便殿，問答稱旨，眷遇至渥。翼日詔賜金冠紫衣，號體玄天師，館之崇福觀。戊午夏，奏母玄靖年九十，乞侍養，上允，厚賚之，師乃東歸。泰和元年辛酉、三年癸亥，兩奉詔設醮于亳州太清宮，度道士千餘人。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師母玄靖逝。七年春，師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驛送道經一藏。泰安元年己巳七月，孛水魯參政請居北京華陽觀。庚午，居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劍楯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新，生齒必有罹其毒者。是歲天兵果南牧。貞祐四年，文登人請居天寶。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二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方畢，端坐留頌而逝。有《雲光集》、《顯異録》行於世。今寧海聖水玉虛觀即其故居，文登天寶觀乃師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玉陽體玄廣度真人，武宗皇帝加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贊曰：奇哉玉陽，顯異具載。石上談玄，空中飛蓋。星輝帝座，水沸春池。金冠既錫，拂劍東歸。

廣寧子



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也，生於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家財甲一州，事母孝，脩然有出塵志。好讀《易》，洞曉陰陽術數之學。慕季主、君平，隱於卜筮。大定七年丁亥秋，重陽至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思有以感發之。一日至卜肆，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重陽曰：君何不回頭耶。師悚然驚異。重陽去，師即閉卜肆，至馬氏南園全真庵中謁重陽請教，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母老，未即入道。明年戊子，母捐館。三月，師乃棄家入崑崙山煙霞洞受業爲弟子，重陽納之，訓名璘，號恬然子。乃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師自携瓦罐乞食，未幾辭重陽，去與玉陽子俱隱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重陽墓，普禮終，師欲與同處，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即東還，至岐山遇神人，爲改今名及今號。十三年癸巳，度大慶關，遊趙、魏間。十五年乙未，坐沃州橋下，不語不動，河水泛溢，亦不少移，人饋則食，不饋則已，雖祁寒酷暑，兀然無變，如此者六年。其族屬親戚來視之，師皆不答，有所贈亦皆不受。二十二年，師至真定，升堂演道，聽者常數百人。復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以《大易》秘義。明昌元年庚戌秋，還寧海，一日遽索紙筆，揮染疾若風雨，成《易圖》三十三，皆天人之蘊，昔賢所未發者。師嘗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以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言人事之悔吝吉凶，無不驗者。大定元年乙巳，戒門人

營冢，預告去期，至崇慶元年壬申臘月晦日，無疾端坐留頌而逝，有《太古集》、《心經解》、《救苦經解》及《示教直言》行於世。今寧海先天觀即師登真之所也。元世祖皇帝封號廣寧通玄太古真人，武宗皇帝加封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真君。

贊曰：賣卜人間，回頭已早。瓦甑衲衣，語默皆道。雲迷查洞，水繞石橋。《易圖》一卷，千古寥寥。

清淨散人



仙姑姓孫名不二，號清淨散人，寧海人也，生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正月初五日。父曰忠顯，母夢六鶴飛舞於庭，一鶴飛入懷中，覺而有娠，乃生仙姑。性聰慧，嚴禮法，長適州之馬宜甫，即丹陽先生也，生三子，曰庭珍、庭瑞、庭珪。大定七年閏七月，重陽抵寧海，築全真庵於南園。十月朔，重陽於庵鑽環。明年正月十一日出環，仙姑夫婦悟分梨十化之教。二月初八日，宜甫棄家從道。九年重五日，仙姑詣金蓮堂，師重陽出家。重陽乃贈以詩，爲立今名號，遂授以道要。其冬，重陽携馬、譚、劉、丘四師遊汴梁。明年春，聞重陽仙化，四師舉仙蛻歸終南之劉蔣，仙姑就金蓮堂居環。大定十五年夏，仙姑西入關，致醮祖庭，未幾即出關，遊洛陽，居風仙姑洞，接引弟子甚衆。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冠，問弟子天氣早晚，對曰：卓午矣。遂援筆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來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謂弟子云：吾今歸矣，各善護持。乃趺坐而化。時丹陽在文登七寶庵，忽拂衣起舞，歌《醉仙令》，謂門人曰：今日有非常之喜。衆叩其故，丹陽曰：孫仙姑今日已仙去。明年春，報者至，云仙姑於是日返真於洛陽矣。有詩詞行於世。元世祖皇帝封號清淨淵貞順德真人，武宗皇帝加封清淨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贊曰：離俗超塵，探玄究妙。鐵板尋真，笊籬靈照。九還功就，幾載坐忘。蓬萊歸路，笑倒丹陽。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盧國龍點校）

005 七真年譜

門下夷山李道謙編

經名：七真年譜。一卷。元李道謙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録類。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重陽祖師二歲。

政和三年癸巳，重陽祖師三歲。

政和四年甲午，重陽祖師四歲。

政和五年乙未，重陽祖師五歲。

政和六年丙申，重陽祖師六歲。

政和七年丁酉，重陽祖師七歲。

重和元年戊戌，重陽祖師八歲。

宣和元年己亥，重陽祖師九歲。

此年正月初五日，清淨孫仙姑生於寧海州。

宣和二年庚子，重陽祖師十歲。

宣和三年辛丑，重陽祖師十一歲。

宣和四年壬寅，重陽祖師十二歲。

宣和五年癸卯，重陽祖師十三歲。

是年三月初一日，長真譚真人生於寧海州，始名玉，字伯玉。五月二十日，丹陽馬真人生於寧海今之降仙坊。按傳，初名從義，字宜甫，本關中扶風人，五代兵亂，遷海上。

宣和六年甲辰，重陽祖師十三歲。

宣和七年乙巳，重陽祖師年十四。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重陽祖師年十五。

金太宗天會五年丁未，重陽祖師年十六。

天會六年戊申，重陽祖師年十七。

其年長真真人六歲。按密國公撰真人碑云：六歲因戲墮於井，人急下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

天會七年己酉，重陽祖師年十八。

天會八年庚戌，重陽祖師年十九。

天會九年辛亥，重陽祖師年二十。

天會十年壬子，重陽祖師年二十一。

天會十一年癸丑，重陽祖師年二十二。

天會十二年甲寅，重陽祖師年二十三。

天會十三年乙卯，重陽祖師年二十四。

天會十四年丙辰，重陽祖師年二十五。

天會十五年丁巳，重陽祖師年二十六。此年長真人碑云：公十有五歲而志于學，作真人碑云：公十有五歲而志于學，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

天眷元年戊午，重陽祖師年二十七。

七。按傳：天眷初應試武舉，易名世雄，字德威。

天眷二年己未，重陽祖師年二十八。

天眷三年庚申，重陽祖師年二十九。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真人生於寧海州，初名昇，字則未聞也。

皇統元年辛酉，重陽祖師年三十。

皇統二年壬戌，重陽祖師年三十一。其年三月十八日，玉陽王真人生於寧海州。

皇統三年癸亥，重陽祖師年三十二。

皇統四年甲子，重陽祖師年三十三。

皇統五年乙丑，重陽祖師年三十四。

皇統六年丙寅，重陽祖師年三十五。

皇統七年丁卯，重陽祖師年三十六。七月十二日，長生劉真人生於東萊之武官莊。

皇統八年戊辰，重陽祖師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十九日，長春丘真人生於登州棲霞縣之濱都。玉陽真人年七歲，按真人《雲光集》自序云：余七歲遇東華帝君於空中，警覺不令昏昧。因授以口訣。故師《遇真》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純陽呂真君也。

正隆五年庚辰，重陽祖師年四十。

天德三年辛未，重陽祖師年四十一。中秋日，師於醴泉縣再遇真仙傳祕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真仙忽失所在。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重陽祖師年四十二。於終南南時村鑿壙丈餘，封高數尺，以活死人目之，坐於墓中。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人問其故，答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

大定二年壬午，重陽祖師年五十一。是年坐活死人墓中。

大定三年癸未，重陽祖師年五十二。秋，填活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即今之祖庭重陽萬壽宮也。

大定四年甲申，重陽祖師年五十三。

三。師《全真集》自序云：余嘗從甘河携酒一葫欲歸庵，道逢一先生叫云：害風肯與我酒喫否。余與之，先生一引而盡，却令余以葫取河水。余取得水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令余飲之，乃仙酎也。又曰：子識劉海蟾否。余曰：但嘗見畫像耳。先生笑之而去。

大定五年乙酉，重陽祖師年五十四。是年於終南上清太平宮壁上書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來，一靈真性成搜刷。

大定六年丙戌，重陽祖師年五十五。是歲於長安灤村呂道人庵壁書云：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此年長春真人年一十九，棄俗入道，居崑崙山。

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年五十六。於四月二十六日將劉蔣村茅庵自焚之，婆娑舞於火邊。人問，答：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人却要修。是日宿甘河鎮，辭衆曰：余東海捉馬去。五月過北邙山上清宮，題其壁云：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般在寰海内，贏得三千八百籌。至今石刻猶在。閏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丹陽真人泊高巨才，邀師於范明叔怡老亭。九月，長春真人自崑崙山來謁祖師于全真庵，請爲弟子，祖師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仍贈之以詩。祖師又於廣寧真人卦肆前背坐感發之，廣寧從至朝元觀，祖師授以口訣及以二詞付之。祖師於十月一日就丹陽宅内，鎖門居環，百日爲期，約五日一食，化丹陽夫婦。是冬，長真人自牛仙山來，願爲門弟子，祖師訓名處一，時年二十七。二月初八，丹陽真人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鉞，字玄寶，號丹陽子，時年二十三。十月，於掖縣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祖師訓名璘，號恬然子，時二十九歲。八月，祖師挈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

大定九年己丑，重陽祖師年五十八。春，玉陽真人泊四月，祖師引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至龍泉，以所執傘柄内盛爻陽子號，乘風而起，至查山玉陽公前墮地，蓋賜公之號也。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堂出家，祖師訓名不二，號清淨散人，時年五十一。六月，廣寧真人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易、長真、長春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出家，訓名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時年二十三。十月，於掖縣立平等會。是月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氏旅邸中。

大定十年庚寅，重陽祖師於正月初四日召丹陽、長真、長春立於榻下，

時長生遁去，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吾今赴師真之約耳。丹陽請留頌，師曰：吾已書於長安灤村呂仙庵矣，今口授汝。言訖而逝。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是止五十八歲矣。四子盡禮，權瘞于孟宗獻之花圃。既而丹陽真人率三友入關，謁和、李二真人于終南太平宮。會史處厚于京兆，劉通微、嚴處常于終南。二真人乃祖師之友，三子亦祖師之弟子也。

大定十一年辛卯，丹陽真人年四十九。是年與三友居劉蔣祖庵，修治葬所。十月，廣寧真人入關，乞食于京兆府。

大定十二年壬辰，丹陽真人年五十。春，於長安化自然錢，率三友復往汴梁，遷祖師仙柩西歸，葬于劉蔣村祖庵。九月，廣寧真人西遊岐山，偶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

大定十三年癸巳，丹陽真人年五十一。是年四師劉蔣居喪守墳。六月，廣寧真人度大慶關東歸。

大定十四年甲午，丹陽真人年五十二。二月，慶寧真人至真定，默坐于朝天門外。八月，丹陽、長真、長生、長春於鄠縣秦渡鎮真武廟月夜共坐，各言其志，丹陽鬬貧，長真鬬是，長生鬬志，長春鬬閒，翼旦乃別。丹陽劉蔣居環，長真居洛陽朝元宮，長生居洛陽市土地廟，長春西入磻溪。事見《金玉集》。

大定十五年乙未，丹陽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真真人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歐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明於官，真人吐之而去。二月，廣寧真人坐沃州石橋下。夏，清淨散人入關，致祭祖庭，既而出關，居洛陽風仙姑洞。

大定十六年丙申，丹陽真人年五十四。長真真人此歲游歷洛州，居白家灘。六月中，廣寧真人西游同州，居西里庵。長春真人自磻溪遷居隴州龍門山。

大定十七年丁酉，丹陽真人五十五。長真真人行化於高唐縣，與茶肆吳六書龜蛇字，曰：可置之壁間，以鎮火灾。是年縣城大火，唯茶肆乃免。

大定十八年戊戌，丹陽真人年五十六。於八月一日劉蔣出環，西游隴山華亭行化。長生真人是年遷洛城東北雲溪洞居之，門徒日集，鑿三井洞。

大定十九年己亥，丹陽真人年五十七。二月十五日，於華亭縣挈李大乘同居環百日，至八月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日出環，宿勾兜堡，化解元李子和出家。長真真人游歷衛州，獲嘉縣府君廟居之。

大定二十年庚子，丹陽真人年五十八。是年春，京兆章臺街趙蓬萊施宅爲庵，請真人居環。八月二十四日，長安僚庶請祈雨，真人作詩，期以二十五日，雨足，至期果應。見《金玉集》。長春真人西游同州，居西里庵。長春真人自磻溪遷居隴州龍門山。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丹陽真人年五十九。四月初，於鄠縣劉蔣村張朝散竹園庵內居環，中元日作黃録醮罷，

復歸祖庵。長真真人居華陰縣純陽洞，長生真人東歸萊州。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丹陽真人年六十。此年四月東歸寧海，十二月行化文登，漁户焚網者甚衆。初八日，海市見于南海之上，士人以詩慶之。長生真人居武官建庵，注《道德》、《黄庭》等經。秋，玉陽真人來寧海謁丹陽真人，同宿於金蓮堂。廣寧真人居真定府，陞堂演道，聽衆常數百人。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净孫仙姑升仙于洛陽，年六十四矣。

大定二十三年癸卯，丹陽真人年六十一。四月行化芝陽，下元日文登作醮，祖師現於空際白龜之上。丹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升仙於萊陽縣遊仙宮，長生、玉陽二真人同主葬事，守墳百日，各歸其隱所。

大定二十四年甲辰，長真真人年六十二。是年正月十八日，長生真人於昌陽縣姜守净家作醮，巳午間重陽祖師雲冠絳服，丹陽真人三髻，現於空際綵雲之上。五月旱，登郡太守請長生真人祈雨，海市現於竹島。明日，丹陽真人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長真真人年六十三。是歲四月初一日升仙於洛陽朝元宮，其暢道接物詩詞，目曰《水雲集》，行于世。

大定二十六年丙午，長生真人年四十。冬，長春真人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大定二十七年丁未，長生真人年四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玉陽真人奉詔至燕，帝問延生之理，師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無爲，治天下之本。上待以方外之禮。

大定二十八年戊申，長生真人年四十二。此年二月，長春真人奉詔至闕下，十一日聖旨令主萬春節醮，蒙賜巾袍。四月，勅居宮庵。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七月，應制進詞五首，中秋得旨還終南山，是月，玉陽真人亦得旨還山。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復召玉陽真人，真人謂使者曰：恐不及再睹天顔矣。

大定二十九年己酉，長生真人年四十三。正月初三日，玉陽真人至都，嗣君命真人爲先帝主醮而歸。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長生真人年四十四。重午日，萊陽縣劉植請玉陽真人齋，且以無嗣告於師，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絶也。爲寫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四而生子，來乞名，師曰：吾已與名應真矣，今日純陽真君降世辰也。

明昌二年辛亥，長生真人年四十五。是歲十月，長春真人東歸棲霞，住太虚觀。

明昌三年壬子，長生真人年四十六。冬十月，長春真人芝陽洞作醮。

明昌四年癸丑，長生真人年四十七。

明昌五年甲寅，長生真人年四十八。秋九月，長春真人福山縣醮，天門開，瑞鶴現，有詩見《磻溪集》。

明昌六年乙卯，長生真人年四十九。

承安元年丙辰，長生真人年五十。

承安二年丁巳，長生真人年五十一。六月，玉陽真人被召，七月初三日見於便殿賜坐，帝問以養生之道，抵暮方歸。翼日，賜體玄大師號及紫衣，勅賜燕都修真、崇福二觀，俾真人任便居之，月給齋錢二百鏹。冬，長生真人奉召赴闕，帝問以至道，師曰：至道之要，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帝曰：先生廣成子之言乎。勅近侍館穀于天長觀。

承安三年戊午，長生真人年五十二。應對悉合上意，三月得旨還山，勅賜觀額五道，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令立觀度人。玉陽真人猶居都下。春，終南吕庵主至都，師爲請祖庵爲靈虛觀，以勅牒付吕，俾知觀事，仍以詩送行。夏，師得旨東歸侍親。

承安四年己未，長生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春真人芝陽作醮。

承安五年庚申，長生真人年五十四。

泰和元年辛酉，長生真人年五十五。是年遊廣陵，著《天道罪福論》。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有詩見《雲光集》。

泰和二年壬戌，長生真人年五十六。濱州作醮，有瓊葩玉樹之瑞，有詩見《盤陽集》。長春真人芝陽作醮。

泰和三年癸亥，長生真人年五十七。此年二月初六日升仙於武官靈虛觀。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臨壇度道士千餘人。

泰和四年甲子，長生真人年五十八。

泰和五年乙丑，長生真人年六十五。是年東海召至燕都，及游德興琅山，俱有詩，見《鳴道集》。

壬申，長春真人年六十四。是年夏，玉陽真人薊州玉田縣醮畢，謂衆曰：北方道氣將回，空中有神明往來，刀劍擊觸之象，莫非生靈將受苦耶。

大元庚午，長春真人年六十三。

大元辛未，長春真人年六十四。

大元壬申，長春真人年六十五。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廣寧真人升仙于寧海州先天觀，春秋七十三矣。

癸酉，長春真人年六十六。

甲戌，長春真人年六十七。此年游崑崙煙霞洞，有詩。

乙亥長春真人年六十八。

丙子，長春真人年六十九。時居登州，金主命東平監軍王庭玉賫詔召師歸汴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也。乃不起。

丁丑，長春真人年七十。玉陽真人四月二十三日升仙於聖水玉虛觀，時七十六歲矣。

戊寅，長春真人年七十一。居萊州昊天觀。是時齊魯陷宋，八月，宋主遣使召師，不起，州牧謝曰：師居此，我輩誠有所依。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可知也，他日恐不能留居此耳。是年五月，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近侍劉仲禄持詔召師，十二月仲禄至萊州。

庚辰，長春真人年七十三。正月自萊州北行，二月至燕都，四月官僚請作醮於太極宮，五月至德興府，寓龍陽觀，八月至宣德州，寓朝元觀。

辛巳，長春真人年七十四。是年五月朔抵陸局河，七月至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立棲霞觀，中秋日抵金山，遇白骨甸，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俱有詩，見《鳴道集》。

壬午，長春真人年七十五。春三月過鐵門，達于行在，上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時問以至道，師大略對以節欲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爲清靜之理。上悦，乃命左史書諸策。其詳見《慶會録》、《西游記》。

癸未，長春真人年七十六。是歲三月七日得旨東還，賜號神仙，俾掌管天下道門，大小事務一聽神仙處置，他人無得干預，宮觀差役盡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衛護。六月抵豐州，八月至宣德州。

甲申，長春真人年七十七。春二月居繙山秋陽觀，三月燕京官僚請住太極宮，是月仙仗入燕都。

乙酉，長春真人年七十八。秋九月，熒惑犯尾宿，主燕地灾，宣撫王楫請師作醮禳之，醮竟熒惑乃退數舍矣。

丙戌，長春真人年七十九。夏五月，燕境大旱，僚庶請師作醮，雨隨時霑足，在都名儒皆有詩賀之。

丁亥，長春真人年八十。夏大旱，祈雨，三日爲賀雨醮。後皆如師言。是月得旨，改太極宮爲長春宮。六月，太液池涸，北口山摧，人告於師，師笑曰：山摧水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勑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汝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今丹陽師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憾焉。九日登寶玄堂，留頌而逝。

後序

古人之有年譜，尚矣，所以著出處之實，使後世得以考觀者焉。我玄門七真，身雖游乎方外，道實滿于人間。當國朝革命之際，其救世及物之功不爲不腆，故封龍李翰長敬齋云：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爲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同始共終哉。觀此自可見矣。僕因焚誦之暇，不揆狂斐，徧考師真文集及諸家所撰

傳記，起重陽祖師降世之歲，訖長春真人升仙之秋，一百一十六年之間出處事跡，詳節編次，通爲一譜。其或一二傳記所載與各師真文集不相同者，捨傳記而取文集也，蓋文集紀録之真，傳記有所未詳也。嗚呼，七真始終之大槩具矣，若夫師真之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之妙，固不得以盡筆舌形容之，今之紀者，但取其修真立教之迹，姑此啓諸童蒙，俾於向上諸師知所宗本，非敢以瀆我同志者也。至元辛未歲中元日天樂道人李道謙書于終南祖庭之筠溪道院。

七真年譜

（盧國龍點校）

006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

經名：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三卷。元李道謙編。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目録❶

序　薛知微
卷上
玉蟾真人　靈陽真人　陳知命　宋明一
史處厚　嚴處常　呂道安　畢知常
曹瑱　來靈玉
劉真一　李大乘　卷下
蘇鉉　于通清　清和真人　真常真人
段明源　趙九淵　披雲真人　白雲真人
卷中　趙悟玄　圓明真人　無欲真人
柳開悟　任守一　楊明真
周全道　喬潛道　李冲道
趙九古　陶彦明　王志達

❶目録原缺，係整理者擬。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序

子綦之隱几坐忘，非南華之稱贊，則人莫知其爲有道。太白之仙丰道骨，非司馬子微之裁鑒，則世莫識其爲異人。學道之人，隱遯巖谷，詮守蘧廬，被褐懷玉。負抱經綸之才，不爲世用，獨善其身而恬然，委鮫千載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卒於湮没無聞，與草木俱腐，惜哉。幸而有好事者紀録爲傳，則又過神其事，反使後世不能盡信。吾恐隱士之心必不汲汲於索隱，行怪以駭人之觀聽也。夫世之所貴乎修仙者，亦在乎守道不變，陰功濟人，正容悟物，處順安時而已。豈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舄，拔宅昇，舉坐脱立亡，而後爲得道之證耶。嘗觀舊所謂列仙、總仙、高道等傳，未有不涉此議者，今已不存。天樂真人李君復，於暇日編述嘗居祖庭者已往師真道行，别爲一傳，使後人知所宗本。其辭直其事的，坦然

明白，略無詭侈。信可以發潛德之幽光，示後學之楷式，其用心豈淺淺哉。昔劉翰林碑祖師仙跡，以謂師之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没之事。皆其權智，非師本教噫。後之學者，有能體祖師之苦志，鍊行闡化度人，以達於成己成物。則將來秉筆者自有定論，固無但私於我祖庭焉。至元甲申歲二月初吉，知常盛德大師提點，終南甘河鎮遇仙宮事王道明序。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卷上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玉蟾真人

師姓和氏，名德瑾，秦州甘泉縣人。天姿整秀，志學之歲，攻事翰墨及道存心，未嘗取非義財。遇高人勝士，靡不參請。天德間以部椽出身，方將冠隱。身爲刀筆吏，然處事中正。以遊仕宦途。忽一道者過門，師延至家，酌酒談玄，大適其意，少焉而去。他日道者復至，臂擎一鳥，謂師曰：此物雖許大眼，了不識人。師乃悟爲異人，因問其鄉里姓字，不告而往。後月餘道者復來，身染厲疾，止於其家。膿血汗穢，殆不可近。師爲召醫，百療不效。經歲乃殂，師備禮葬之。又數月一老媪詣門，泣且告曰：老身有兒，性嗜雲水，不事家業。近知遊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媪慟哭不已，曰：老身與兒，止是二口。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請以母禮事之，一日媪曰：吾欲啓壙，一睹兒面，雖死無憾。懇告再四，師爲發塚，但空棺而已。中有祕旨一幅，老媪亦失所在。師嘆曰：吾今遇真仙，尚汨没塵坌中，果何爲也。由是黜妻棄子，易衣入道。時聞重陽祖師亦遇真，居終南，乃往參同。大定三年，於劉蔣村結茅，與靈陽李公三人同處。既而心地圓通，大得其妙。七年丁亥，重陽東遊海上，師與靈陽共居暢道。十年庚寅春，馬譚劉丘四真將至，師及李靈陽時寓終南太平宮。留錢於貨羹之家，謂曰：今日當有丘劉譚馬四仙客至，可善待之。良久四人果至，貨羹人邀之曰：公輩豈非丘劉譚馬邪。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由知之。曰：和李二師已留羹錢矣。四子嘆異，食畢往見，忻然相得。師嘗命畫工寫真，凭虎而睡，衆莫能曉。秋九月初師忽覺道體違和，丹陽命長春侍。疾至十四日，翛然順化。四子葬于劉蔣水，不事家業。近知遊居貴宅，特來相尋。師告以病殂，媪慟哭不已，曰：老菴側。畫凭虎睡者，乃預表歸期在寅年也。兒今既死，何所託身。師升仙之後，有臨潼張公久患風

疾。衆醫莫效，將屬纊之際，夢師至門，告以治療之方。問其姓名，曰：吾終南和玉蟾也。覺而其疾少愈。用其所告之劑，疾果頓差。張就菴設齋建亭，以酬其惠。謚曰：玉蟾普明澄寂真人。今祖庭石刻尚在。

靈陽真人

師姓李氏，京兆終南縣人。聰明特達，學問淹該。天德間遇異人點化，自是落魄，不問家事。視富貴若浮雲，以道自樂。遠名利如桎梏。徜徉泉石，以韜光晦迹，素厭人知。故終身不告人名字，里人但以李真人呼之。至大定三年，與重陽祖師洎玉蟾和公同結茅于劉蔣居之。其於鉛汞龍虎之學，多賴重陽指授。七年丁亥夏重陽東遊海上，師與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其爲交契可知矣。迨十年春重陽升仙于汴梁，丘劉譚馬四真入關，待二師以叔禮。是年秋玉蟾亦假化，師與衆真同處。二十八年春正月長春丘君奉詔赴闕，拜別之際，師囑曰：重陽謂汝必能大開玄教，今其時矣。萬一善自保愛，來春鶴馭早還，吾專俟汝爲喪主。秋八月長春得旨還終南，是冬盤桓山陽淮洛之間。吟風嘯月，枕石漱流，放懷塵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請留數日。先旬日前師無恙，絶粒不食，衆問之，曰：汝輩無慮吾，惟待喪主而已。即遣人促長春亟歸。既至，拜於榻前，即賜之墨。長春悟其旨，命匠造棺。未及成，師已順化，時三月初一日也。長春以禮葬于菴側之仙塋，敬謚曰：靈陽輝耀演化真人。

劉通微

先生姓劉氏，諱通微，字悅道，默然子道號也。東萊掖城人。世爲鄉里右族，倜儻不羈。在弱冠間，飛鷹走犬，博奕鬬雞，迷於花酒之場。一旦染奇疾，幾至不救。夢入仙家之境，已而平復。遂悟幻化之理，以道存心。大定丁亥夏，重陽祖師將遊海上。道過掖城，見先生神情爽邁，有飛舉雲霄之態。與之同話，機緣契合，授以修真祕旨及今名號。先生既得印，可即棄家世之外。庚寅春丘劉譚馬四師西來，先生相得甚歡，同葺劉蔣菴居之。既而四師復詣汴梁，負祖師仙蛻歸葬於菴側。先生廬墓三年，北遊嵐管。內全道妙，外應世緣，摳衣請教者日不虛席。於是立觀度人，玄風大振於西山之位，四海生民之主，不必留意於此。但對以黃老清靜無爲修身治國之要。上悅，敕館于天長觀尋遷永壽道院，開堂演道，三教九流請益問話者户外屨滿。未幾得旨還山，賜御書以寵其行。翱翔於齊魯間，至埭州商河縣聶家莊，謂門人曰：此吾歸休之所也。因葺治廬舍居之。一日焚香禮聖，集衆囑以

修真之語。曰：師真有閻風之召，吾當歸矣。奄然假化。即承安元年二月十五日，貞元節也。平生所作詩詞目曰《全道集》行于世，仙化之所，今大建朝元宮矣。

史處厚

先生家世乾州醴泉，姓史氏，名公密。初自垂髫，心慕至道。大定壬午歲，聞重陽祖師遇仙受祕訣，養道於終南。時走而請盟，遂蒙允納。教以全真性命之學。仍訓名處厚，號洞陽子。自是乞食鍊心，往來於終南鄠社間。七年丁亥春，重陽將游東海，欲令侍行。先生辭以母老，不敢遠游。重陽遂畫三髻道者立於雲中，傍有一松一鶴，付之曰：謹祕藏之，此爲他日參同之符。及庚寅春重陽仙化於汴梁，丹陽宗師率三友入關，至長安孔仙菴。先生徑往參謁，時丹陽初頂三髻。先生出示重陽向日所留畫圖，大爲讚異。四師告以海上開化、汴梁升仙之事，遞相印可相得。甚歡，即與四師同葬劉蔣菴居之。丹陽屢以詩詞訓告，次第誘掖。不數載間，克臻大妙。後復還醴泉，和光玩世，不拘禮法。時人以史風子呼之。忽歌舞於市，唯云歸去蓬莊，衆俗莫曉。如是者三日，徑來菴中，奄然蟬蛻。時甲午六月十五日也。官僚士庶，靡不瞻拜。初葬醴泉，明年丹陽移葬於劉蔣之仙塋。開棺視之，顏采如生。丹陽以四言讚之云：史公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得遇，得遇重陽。重陽傳授，傳授玄黃。玄黃至理，至理不忘。內持修鍊，外絶炎涼。水火既濟，日月交光。龍吟離位，虎嘯坎房。木金間隔，姹女圓方。刀圭爛飲，知味聞香。神丹結正，晃耀晶陽。風仙來度，顯出嘉祥。歌舞三日，辭別街坊。惟云歸去，趨赴蓬莊。復入菴內，奄然坐亡。觀者雲集，事理匪常。一靈真性，班列仙行。先生道業，讀此讚文自可見矣。享年七十有三。中統癸亥，再遷仙塋。開壙視之，僅及百年，骨雖散亂，其色如金，其堅若石。余所親見者也異哉。

嚴處常

先生姓嚴氏，名處常，號長清子。京兆櫟陽縣人，即重陽祖師之外戚。幼習儒，志尚清虛。以父母在堂，未能高蹈物表。爲縣法司，臨事慈愍。一日向暮還家，路拾遺書一卷，題曰：玉靈聖書，得之者仙。于是焚香祝曰：我今二十有九，誓於不惑之年潔身入道。祝畢，酹酒於醮盆中，有聲隱隱若雷，家人咸以爲異。後踰一紀二親俱喪，忽患目疾，治之愈甚。默自責曰：昔得聖書，誓以四十出家，今過期矣。此疾稍痊，即當從道。無何目明如故。遂往終南劉蔣，參重陽祖師，願受教爲門弟子。時大定癸未歲也。先生既蒙允納，克志于道，數年祖師授以微旨。七年丁亥夏，祖師東遊。先生遨遊終南泉石，住處頤神毓浩。十年春丘劉譚馬四師入關，蒙丹陽宗師復爲印可，仍贈之楊柳枝詞云：一虎一龍一處眠，打盤旋。一呼一吸一周天，徧三

田。一麥一麻通一線，裊祥煙。一來一往一還元，産胎仙。先生拜受，自是了無疑障。居祖庭又逾十載，道契真常。以二十三年癸卯夏四月八日焚香辭衆，無疾而逝，春秋七十三矣。

姚玄

先生姓姚氏，諱玄，號雲陽子。終南蔣夏村人，世爲鄉里巨族。父祖俱好賑贍貧乏，多積陰德，乃生先生。丰神灑落，超然挺出塵之姿。性甚仁慈，聞人有急，必往援救。與重陽祖師有緦麻之親。大定丁亥四月，重陽詣門告別。先生問將安往，重陽告欲遊海上，丘劉譚中捉馬之行。先生素以害風相待，笑而別。無何重陽自汴京爲先生寄藏頭拆字詩一章，云：前相識，二官人。你真靈，看好因。抵芝苗，公未識。成道果，次須屯。蒙卦聚，神來祐。左源通，氣轉新。斧若磨，交利快。頭一點，遇長春。不數年丹陽輩來居劉蔣菴，先生所居相去數里。聞之，往詢其始末。見丘劉譚馬四師皆凌雲仙客，愕然歎曰：向重陽告別之語今果驗矣。我輩常以害風待，何愚之甚邪。由斯頓悟，乃棄家捐累。乞受道于丹陽宗師，丹陽教以修真奧旨及賜今名號，仍贈之詩云：灰心忘富貴，槁體樂清貧。甘作逍遥客，長爲自在人。氣中須養氣，神内更頤神。不著纖毫假，方能得至真。恭侍左右多所傳授。先生得法之後，目不交睫，脅不占席。十有餘年，深入大妙。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遊歷磁相間，愛滏陽風俗淳厚。築白雲菴居之，隨機接物，演化度人。一日謂衆言曰：師真有命，吾其歸乎。於是沐浴更衣，跏趺而坐日方。卓午寂爾返真，異香芬馥，移時而散，享年七十二。平生所述詩詞號《破迷集》行於世。

曹瑱

先生姓曹，諱瑱，道號朝虚子。陝右坊州人，家世鉅富，猶子徽美叔早登甲第。先生少讀書，鄉里以孝悌稱。爲人忠厚謙和，襟懷蕭爽壯歲。遊場屋間，屢中高選。大定甲午暇日，因覽仙經道典，掩卷歎曰：人生浮世，光陰電回，倏然而已。不究生前，妙本出世，高標果何爲哉。雖有學仙之志，罔知所適。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庭居環堵，先生徑往。參謁一見，神合氣協，若有夙習之契。丹陽納諸門下，教以道要。先生既蒙接引，心知至人不易遇也。遂捐進取心以永依歸。丹陽知先生逸氣超邁，妙識高明。一日因先生静室澄坐，思造乎静。丹陽詣之曰：學進歟。先生稽首而跪乎前曰：學欲進，而未之能也。丹陽曰：夫静也者，天命之原，仙聖之本。習而進之，猶假翰以登天。反思而究，則如坐堂上而睹階前也。不曰静乎，攖而不煩。不曰真乎，作而不妄。先生拜而謝曰：瑱得之矣，自信而不疑，自明而不昧。自古自今繩繩而不絶者，其斯之謂歟。丹陽乃首肯，瑱再拜而退。

後得玄門十解元者，自先生始也。凡初入道者，丹陽以先生爲兄。壬寅丹陽東歸寧海，先生侍行。明年丹陽羽化，先生代師行化海上。明昌中與雲中蘇公、無染柳公奉長春師叔命，同飛舄燕薊，演化度人，應緣接物。十有餘年，玄化大行。於泰和丁卯夏四月，先生時寓燕都城東永壽觀，忽告衆曰：吾當歸矣。不數日示微疾而逝，道衆具禮葬之觀東兵後。乙巳冬改葬于五華山。庚戌歲十二月奉朝命追贈翊玄惠正朝虛真人號，蓋掌教真常真人請之也。

來靈玉

先生世爲京兆右族。姓來氏，諱靈玉，道號真陽子。幼習儒業，鄉里以解元呼之。大定十年間，禮丹陽宗師出家。迨丹陽東歸海上，先生侍行。嗣後事跡無所可考，姑略紀其大槩，他日得之，當爲詳録。

雷大通

先生姓雷氏，名大通，道號洪陽子。世爲延安敷政之巨族。身長六尺，情懷雅淡，不事小節。眉疏目秀，耳大準直。脣如渥丹，鬚髯美細。幼業儒素，嘗以詞賦魁鄉選，故時人以解元稱之。當大定乙未春，方夜讀書，燈下月朗風風清。欲竟三鼓，忽聞窗外以杖畫地聲，既而言曰：可歎愚迷謾用功，浮華一夢轉頭空。何如立志修仙舉，永住三山最上宮。先生劇啓户出觀，了無所見。秉燭視之，見以杖畫向詩四句，後畫嵒翁二字。先生自是了悟空華，頓悱學仙之志。是歲秋因赴試長安，聞終南祖庭有丹陽宗師闡全真教法，即往謁之，一見若有夙契。乃作詩二絶，寫懷以呈。宗師即繼韻答之云：饒君聲價勝蘇秦，不似韜光更匿名。物外逍遥真坦蕩，亘初一點自然明。静清便是長生訣，捨棄妻男没口傳。悟後知空寧著有，自然獲得好因緣。先生焚香拜請，願執弟子禮。宗師留於座下，訓以今之名號。朝叩夕請於道，大有所得。壬寅夏丹陽東歸，先生留居祖庭，日進道業。甲辰春聞丹陽上仙杖屨游海上，奠祭墳壠。迨明昌初迤邐西來，道過滕郡，愛嶧山巖壑幽邃，築修真菴於響石澗。棲真養浩，演化度人。厥後詣門，受教爲門弟子者數百人。惟靈真子馬了道清明子王志專爲入室，今各建方所，引接後進。至大安辛未秋，先生謂門人曰：百六數窮，劫灾斯至生靈魚肉，吾不忍處世也。無幾何示微疾而逝，門人葬于修真菴側。未幾兵甲擾攘，烽煙澒洞。後至大元撫定，人煙稍集。歲庚戌先生之高弟清虛真人張志洞至自武川睹先生宅兆，卑隘封樹草略。即會四方法屬備衣衾石槨大行，改葬於雪山仙塋靈都宮。以弟子馬靈真王清明祔于左右，仍構堂設像以事香火。

劉真一

先生姓劉氏，諱真一，道號朗然子。世爲登州黄縣之巨室，父祖以儒學起家，積德奉道，鄉里所稱。先生幼喪其父，讀書日記數千言，辭源浩瀚。弱冠間試藝春官，得占高甲，時人以解元呼之。然每以世事爲不足玩，常有凌雲邁往之志。忽得泄瀉之疾，纏滯彌年。已及膏肓，百療不效。大定己丑秋，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真過其門，母氏設齋供養之。且以子疾告，祖師視之曰：此吾門大士，非汝家子也。許之入道，則可矣。母氏焚香跪於前曰：此疾果愈，俾侍几杖以從。祖師以餘飲與之，既飲汗出如洗，厥疾漸瘳。迨明年祖師已升仙於汴梁，先生入關詣終南劉蔣村，禮丹陽宗師。出家奉侍，既久得付玄旨。丹陽東歸。癸卯冬丹陽將羽化，召先生囑之曰：汝等要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墮。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又曰：汝緣在北方，可往矣。先生拜而謝。丹陽既升仙，迤邐北游平灤之境，所至請益者户外屨滿。一日至撫寧縣，愛其山水佳勝，築重陽觀居之。厥後度門衆數千餘輩，創宫觀大小僅三百區。北方道風洪暢，先生闡揚之力居多。至泰和丙寅歲二月初六日，召入室弟子邸道明等曰：吾其歸矣，昔丹陽將升仙囑予進道之語，汝輩當無忘。《金玉集》，凡入道者不可不觀，爲我鏤梓散于多方可也。須臾翛然假化。平昔所作歌詩目曰《應緣集》行于世矣。

李大乘

先生姓李氏，世爲平凉府華亭縣之大族。幼習儒業，長於辭翰。早年嘗中鄉選，迨中歲至御廉下第。慨然有煙霞之志。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行化西來，先生邀于私第事之，丹陽日談道妙。於是黜妻棄累改衣，執弟子禮。丹陽訓名大乘，號靈陽子。日受真教，曲盡妙蘊。己亥二月十五日，丹陽就先生花圃築環，與先生同居，約百日爲期。仍贈之詩云：西北亭川環堵居，此中堪可隱吾軀。眼前碧竹數君子，面對青松二大夫。流水假山兒戲爾，清風明月汝知乎。若能悟解予栽韭，時宗師環中栽韭以寓意也，有分靈光赴玉都。丹陽又見花圃中，林檎一株久已枯死，於四月十四日命移於環内栽之。仍作詩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後至五月二十日青芽徧吐，枯榦復榮。丹陽謂大乘曰：四月十四乃純陽降世辰也，至此日吾之生辰也。相去三十六日，天地晝夜相合爲七十二候足矣。先生作異木記以紀其神，刻諸貞石。無何丹陽挈先生來終南祖庭，居數載之間屢蒙印可。壬寅丹陽將東歸，長春謂先生曰：吾道東矣。時館陶劉武節得官鄠邑，雅與先生相善。官既滿，請先生東遊。至家，築菴奉之。劉亦入道，爲

門弟子。厥後道緣日盛，門徒雲集。又數年，先生示微疾順化。其體若蟬蛻而輕，遠近觀者大加歎異。門人具禮葬於菴側。關中兵後，道衆即先生華亭環圃大行興建爲太清觀矣。

趙九淵

先生姓趙氏，諱九淵，字幾道，湛然子其號也。世爲隴州隴安縣之右族。先生自幼不同兒輩戲狎，既長賦性謹愿，平居寡言。體貌魁偉，襟度灑落。習儒業，嘗中鄉試之甲科，故隴人以解元呼之。不事功名，每有高蹈遠引之志。年逾三十，未嘗婚娶。大定戊戌秋，丹陽宗師演化隴川，一時歸嚮者靈集。先生見之而心醉，曰：此吾歸休之地。於是設齋炷香，請預弟子列，丹陽納之。明年丹陽還祖庭，先生從居之。朝叩夕參於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迨壬寅丹陽仙仗東歸，先生往來終南鳳隴之間，徜徉自若也。河内張邦直尹扶風日，常延致其家，與之談道。每留數月，爲方外忘形之交。先生作文尚平淡，詩句雅健，得陶謝體。每誦老莊黄庭爲日課，非法之言，略不出口。聞人談及他人之短，輒瞑目不與之相接。但云：置論徒敗德招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人之遺訓也。故所至人皆敬慕之。正大末鳳隴兵亂，先生負笈深入隴山，莫知所終。

蘇鉉

先生姓蘇氏，名鉉，號雲中子。華州蒲城人。賦性寬慈，謙而好禮。遇煙霞勝槩，終日忘返。大定辛卯春，詣終南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丹陽置諸左右，教以入道儀範。服勞既久，未嘗少懈。丹陽付授道妙，及屢以詩詞接引，使進真功。以至心源明了，道體冲融。一時羽屬皆以小丹陽目之，其造道之深可見矣。後辭師游海上，和光同塵，扶宗翊教。壬寅夏丹陽東歸，復侍几杖，迨丹陽之上仙也。盤桓登萊之間。明昌初長春宗師命先生演教燕薊，住崇福觀。道緣日興，從游者衆。一日謂門人曰：世緣塵務何時了絶，吾其歸矣。言訖，綵雲繚繞空際，枕肱而逝。至大元乙巳冬，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仙塋，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贈體元輔教雲中真人號云。

于通清

先生河東隰州人，姓于氏，諱通清，字泰寧，道號真光子。初母夢神人授丹一粒，服之有娠洎。分瑞之日，紅光照室，半日方散。夙喪其父，所居與州蒲城人。賦性寬慈之歲，母氏携煙霞勝槩，終日忘返。先生髫齔之歲，母氏携終南祖庭丹陽宗師，席下乞垂開度。手指道像而問母曰：此聖丹陽置諸左右，教以入道儀範。服勞真者，人可得而爲乎。母曰：唯志於

道者，可得而近之。先生心諾其言，自是時詣宮嬉游。每見黃冠師誦經，必澄坐其側諦聽筵終而去。既長，爲人端直，不事家産。恒有高蹈物表之志，但未知所適。年幾冠母氏終天，葬祭盡禮。大定己亥歲，忽一道者詣門乞食，先生飯之。因問將安往，道者告以將詣終南參師。先生乃從其行，謁見丹陽宗師於祖庭。丹陽問其行止，先生具實以告。丹陽留居座下，執巾瓶之役數年。一日手書立身法，付之曰：遵是而行，仙階可至。又屢授真訣，乃得心性圓通。後丹陽東歸，留先生居祖庭。迨明昌辛亥長春亦東還海上，先生從，居棲霞之太虛觀。又數載長春進而前曰：聖賢教門，方欲開闡，汝可分適北京等處弘揚吾道。遂授以親翰，付畀教法。先生承命，至霽都環居三載。其神光屢見，僚庶敦請出環。參玄問道者不可勝計，莫不虛往而實歸。厥後道緣日興，度門弟子踰千人，唯盧柔和丁至一爲入室僚庶。選京城東北隅爽塏之地，築華陽觀奉之。先生亦自號塗陽隱士。大安己巳玉陽真人仙仗北來，館于觀下。無何挈先生至燕都，保賜紫衣師號。自是道價益高，門徒愈集。貞祐甲戌歲蒙長春書召，還棲霞之太虛觀，俾主觀事。興定改元，土寇擾攘，遷居福山縣杏山村之修真菴。忽然先生集衆告曰：今日天氣清朗，北兵寢息，吾其歸矣。遂沐浴，書頌曰：今朝推倒無根樹，頃刻扳翻鍊藥鑪。我獨去時無滯礙，杖藜倒曳赴蓬壺。擲筆瞑目而逝，春秋五十有六。時五雲繚繞，籠罩菴所，竟日不散。兵後住持彰德府天慶宮門下法孫李志方，遷先生遺蛻葬于府城西北王裕村之仙塋，構堂以奉香火矣。

趙悟玄

先生姓趙，名悟玄，字子深，道號了真子。京兆臨潼人，家世業農。寄母胎十有二月，生於天德元年五月初二日。分瑞之際，神光滿室。親屬相傳，莫不爲異。既長，志尚清虛，不樂世味。大定庚寅春，丹陽宗師率丘劉譚三友入關，道經零口鎮，先生見之，識其非凡。遂邀至家，設齋延待。既而與母魏氏並姊弟妻姪六人，俱詣終南祖菴，投丹陽出家。丹陽方急於度人立教，俱蒙允納。各付以修真微旨，及嗣後屢以法言誘掖，皆能爲玄門之達者。惟先生侍丹陽最久，既得法之後，於劉蔣居環者數年。庚子歲京兆趙恩，舍宅修蓬萊菴。請先生居環，忻然就請，兀坐逾十年。爾後邠州淳化縣秦莊道友李氏築環，來請先生，又往居一紀之歲，遂得心符至道。因折柏四枝插於環中，乞今榮茂。泰和中咸寧縣樊川雒希瑄聞先生爲有道者，築環請居之。一日房弟雒都巡於京兆茶肆内，見一道者來乞錢，遂手付一文與之而去。後月餘還家謁先生於環堵，見而驚曰：此向日茶肆乞錢道者也。問兄先生亦嘗出乎，曰無。都巡乃焚香拜禮，以朱陽村世業柏坡與先生修全道菴，永爲棲真福田。先生嘗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太白廟，道祖玄元

示迹之地，向者丹陽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爲崇福道場，汝可居之。先生亦時往來其中，今果爲名觀矣。居數載，先生復往淳化。以大安三年三月十有七日，無疾而逝，享年六十有三。生平暢道詩詞號曰《仙梯集》行于世。度弟子數百人，惟王德遇然逸期爲入室。後移葬先生於樊川全道菴之柏坡，訪平涼同知楊庭秀爲作墓碑以紀其道行。天興兵後，就全道故址大行興建爲翠微宮矣。壬子歲真常真人炷香祖庭，贈以弘玄真人號。

段明源

先生世居平水，法諱光普，字明源，道號真陽子。幼而聰慧，長而豪俠。因酒誤傷人肢體，避罪入關中。偶至終南祖庭，聞丹陽宗師談道，大有開悟。於是焚香拜禮，懇祈出家。丹陽見許，恭執勞役以事左右。數年之間，漸有得於心。一日跪告師前，丹陽教以寡欲澄心、摧强挫鋭。先生既蒙印可，行其所受之學。不數載乃得，心字瞻明，臻於妙道。遂杖笈還河東，於稷山縣城之北築了真菴居環堵，自此依歸者衆。歲壬寅夏忽謂門人曰：丹陽宗師將東歸，可備香信，汝等隨吾往答之。丹陽嘆曰：關中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先生拜辭而回，道價益高。三原楊明真記，能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以才名推爲州學録。大定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菴踰十年，於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無拘束，逍遥出是非。默然無一事，鶴馭綵雲歸。書畢，曲肱而逝。目光炯然，數日不落。備禮葬于了真菴側，平生歌詩號曰《明源集》行于世矣。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卷上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卷中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柳開悟

先生陝右坊州人，姓柳氏，諱開悟，字巨濟，道號無染子。性聰敏少言，家富不喜華飾。業進士，博識强記，能屬文。再赴廷試而還鄉中，以才名推爲州學録。大定壬辰春，因游長安遇丹陽宗師，與之語，及贈以詞。先生有所開悟，遂捨家從之游。居劉蔣祖菴踰十年，於道大有所進。與曹瑱、來靈玉、劉真一、李大乘、雷大通、李大莖、趙九淵輩俱在丹陽門下，時人稱之曰：玄門十解元。丹陽東歸，先生與諸公亦從行。迨丹陽上仙，先生於明昌間奉長春宗師命，演化燕薊。既而遷固安之棲玄菴，以崇慶改元壽終。兵後乙巳冬十月，清和真人移葬于五華山。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贈明玄崇德無染真人號，仍作暮碣銘。

任守一

先生姓任氏，諱守一，道號自然子。世爲京兆鄠縣之農家。體榦魁梧，胸襟開朗，不拘小節，性喜射獵。一夕夢鬼使攝入陰府，歷見罪囚校對拷掠之事。覺而有悟，因毀弓折矢，對天自盟，願改前非。以新厥德徑，詣劉蔣祖菴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丹陽斥逐。至於數日，其心益堅。乃納之，俾就環堵供事。飲膳三載，之間服勞益謹，未嘗須臾少懈。丹陽憐之，指授真訣，教以忍辱降心，調鍊神氣。久之心地虛明，漸有所得。一日跪前告曰：庸鄙凡愚，蒙師開悟，顧無以報，願垂慈憫，不棄陋拙，更執汲爨三年。丹陽却之曰：汝向時未悟，須當服勤效役，今既有所得，當進汝真功，接引後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遊道山。沐浴更衣，

楊明真

先生姓楊氏，世爲耀州三原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羣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胸襟開朗，嘆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號碧虛子。授以還丹泝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髯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佯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爲飲器，隱迹丐徒中，數歲不語。志後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遊道山。沐浴更衣，

翛然順化，即明昌改元四月十四日也。兵後門人移葬于登州蓬萊縣百澗村重陽觀，構堂設像矣。

先生姓楊氏，世爲耀州三原縣人。父蕃母劉氏，以天德庚午歲十一月十八日先生乃生。分瑞之際，青氣盈室。幼而孤梗，不與羣兒戲狎。既長，每發浮生如電之嘆，志慕仙道。當大定十四年聞丹陽宗師弘全真大教於終南祖庭，即棄家特詣門下，乞垂開度。丹陽見其體貌魁梧，胸襟開朗，嘆曰：此真仙材也。因訓名明真，號碧虛子。授以還丹泝流之訣。先生既得受記，頭髯面垢，乞食度日，或歌或舞，佯狂玩世，人皆以楊害風呼之。常持一馬杓以爲飲器，隱迹丐徒中，數歲不語。志後進。於是先生拜辭，乞食河朔間，道緣日盛。至大定癸卯冬，聞丹陽返真，先生廬墓三載。未幾忽召門人曰：昨夕師真有命，令從遊道山。沐浴更衣，

道河東，灶香參拜，段君密授道要，又以物外人詞贈之。先生辭而還秦，自是了無疑障。徑入京兆省前宣詔廳，忘言危坐，雖紛華滿前，未嘗一盼而已。心灰體槁，如在山林一紀之歲，入於大妙。承安己未轉運使高德卿忽患心痛，百醫不效。屬纊之際，夢先生以水噀之，偏身汗出，倏然而甦。不數日四肢康豫，親詣宣詔廳，焚香拜謝，多贈金帛。先生不受，復作詩十絶謝之。重午日先生在清真菴畫地爲鑪，撮土代香，翠煙靄出，盤結丈餘，旋爲華蓋，移時不散。時有數鶴飛鳴其上，萬目仰瞻，靡不讚異。由是統軍完顏公助貲興建即今之丹霞觀也。蒲城老蘇兩膝拘攣，不能步履。先生以水噀之，奔走如故。厥後里人之疾者，竟來求水。先生厭其紛冗，呪水一杯注之井中，有聲如雷。自此疾者汲而飲之，無不痊差。迄今號曰：法水井。無何還祖庭閉居，召門人修齋集衆。嗣法於無欲子李公，及請知觀畢知常，囑以藏身之地。留頌云：八十年來如電拂，一堆

臭腐棄荒田。予今去後全無礙，撒手歸空合自然。福山宋昭然者，與先生素不相協，先生窗外與之告別，宋遽出户迎待，適人來報先生羽化。時正大戊子六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度門人數百輩，平生著述目曰《長安集》行于世。葬于劉蔣之仙蜕園。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朝命追謚曰碧虚毅烈真人。

周全道

先生姓周，名全道。世爲古豳之巨室。生於皇統乙丑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先生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先生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哭泣過哀，幾於滅性。歎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庭，演全真教法。先生遂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親歷。先生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日召入環室，授以真誥，及賜全陽子號。先生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豳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先生受教而往卜菴玉峰山下，頤神毓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癃殘疾嬛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菴中。由是鄉里士庶日益敬仰，豳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東歸，先生每至清明，必躬詣祖庭奠祭，歲以爲常。貞祐間羌人陷豳，先生亦在虜中。雖被俘縶，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爲異人，遂釋之。四方來受教者，不可勝計。俱令各立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豳郡，素忌先生之名，徑來玉峰叩其所修。先生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先生亦常往來，寓居長安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豳，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囑之曰：終南南時村，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修建以彰仙迹，奈世態如此，不可强爲也。他日升平之後，汝輩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令侍者焚香，命衆誦《清静經》，先生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峰菴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先生爲莫逆，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先生飄然而來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先生入夢告別之日即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虚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爲不參師學道，以免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俄見一道者，麻

衣草履，軀榦魁偉，自西而來，就張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路左教以修真密旨，及以麻絛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人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結大緣矣。張請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創白雲觀度弟子數百人，悉立菴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謁，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先生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以圓明爲道兄焉。乙未關中撫定，圓明追念先生遺命，率法屬百衆西歸，於南時創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庠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命門人捧先生遺蛻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

喬潛道

先生家世平陽，族喬氏，名潛道，號冲虛子。賦性沈靜，素嗜玄虛。大定壬辰歲時年三十有六，與里人李冲道同游終南，拜禮丹陽宗師，求受全真教法。居劉蔣祖庭，採薪汲水，供事道衆。艱辛備歷，略不敢怠。一日丹陽授以玄旨，仍付詩二絶云：樂天知命不愁窮，懷玉身心衆莫同。烹鍊神丹憑匠手，須教鼎内雪霜紅。道中玄妙與誰窮，撞著知音語話同。守黑不教心上黑，丹紅勝似面顔紅。先生既得道訓，與同志李君相爲切偲，克勤道業逾十載，故能各造玄奥。壬寅丹陽東歸，先生與李君共游，郃音閤水乞食度日。既而劉户部好謙語人曰：昔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不知其有道。蓋懷道抱德之士，如良賈之深藏其貨，惟恐人知。吾觀喬李二仙，其斯人之流乎。縣人聞之，日加敬仰。擇故城之東北隅，築太清觀事之。丙午長春宗師演教祖庭，二公徑來席下，日親教語。長春察其所安，忽謂衆曰：喬李二公克勤于道，真吾門之達者。自是道價日益高。明昌辛亥，承長春命同弘化河東，於臨汾築冲虛觀居之。泰和壬戌復來郃水，棲真接物。貞祐丁丑春三月，因與士人王可大坐間忽曰：吾敢少煩於君，願助一袍以贐吾行。不數日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可大來弔方知索袍謂棺也。時門人李道隱居於他所，一旦先生突然踵門，密有規誨，臨別又曰：明日可一來，吾別有所屬。翌日道隱行至中途，逢人來報先生昨日已羽化矣，方知來者身外之化身也。

李冲道

先生姓李，名冲道，清虛子別號也。家世平陽。性剛毅，善辭翰，事父母孝。於大定壬辰間年幾不惑，遂與同里喬潛道結爲林下莫逆友。偕詣陝右終南丹陽宗師門下，求受道業。宗師視其可教，留與弟子列，春爨灑掃，

勤事數年，愈久愈敬宗師。一日授以祕旨，仍贈之詩云：逍遥物外興無窮，且恁和光混俗同。堪嘆浮云虚幻夢，恰如敗葉舞秋紅。任人閑笑道家窮，一志修仙俗匪同。三伏洞天霜雪降，靈苗慧草轉添紅。先生既得印可，篤志於道，脅不占牀者僅十霜，故得心宇。泰定忽夜見神光照室，朗如白晝。遂與喬君同往郃陽，丐食鍊行，弘演真教。丙午長春自隴山來祖庭，復詣座下，參進上道。迨明昌辛亥長春東歸，命先生與喬君弘化河東，於臨汾縣西築冲虚觀居之，度門弟子數百人，造菴觀數十區。長歌短詠，稍露玄旨，喬君責之曰：道人貴韜光晦迹，目今向上真師在世，止可各進真道。先生謝而焚之，一旦命衆具湯沐且曰：吾世緣已盡，今當歸矣。囑門人以志道之語，翛然順化。非煙非霧，徧覆庭宇，三日而修。士庶瞻拜，靡不歎異。葬于冲虚觀，構堂造像以奉香火。

趙九古

先生姓趙氏，諱九古，道號虚静子。家世檀州，祖宗簪纓相繼，咸有政聲。父淄州太守改同知平涼府，事因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初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生。未幾長生令先生歸棲霞，長春喜其來也，命充文侍掌經籍典教。凡僚庶道流來謁，必先參先生，然後入拜丈室。其爲文清古，筆法類《瘞鶴銘》。迨己卯歲長春赴詔適西域，選侍行者先生爲之首，至賽藍城，先生謂清和尹公曰：我至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介懷，何所不可，公等善事師真。言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葬之郭東原上，迄今土人祀之。聞府中崔羊頭者爲有道，往師焉。崔命執厨爨之役，每夜令造食五七，度及所進亦不多食，亦不令多造，使通宵不寐。如此三載，其心益恭，亦無分毫驕氣，人以内奉先生呼之。先生謝而崔知其可教，十九年己亥俾先生詣華亭丹陽，席下請益，丹陽納之。庚子丹陽還終南，命先生往龍門供侍長春，而親訓炙，長春易名道堅，時往來於平涼。丙午長春挈居終南祖庭，長春起戊申之詔也，留先生事靈陽李君。明昌辛亥長春東歸海上，携過掖城，命謁

還，何不遠迎。其神異之迹，不能備紀，姑録一二以表死而不亡者也。庚戌歲真常真人奉命褒美道門師德，贈先生中貞翊教玄應真人號，葬冠履於五華山，以奉歲祀焉。

陶彦明

先生平陽襄陵縣人，幼而好道，事父母以孝聞。年逾三十，怙恃俱失。先生哀毀，過禮服闋。慨然置家累，渡河而南寓居靈寶縣，欲投師學道，罔知所適。大定癸巳歲河間許子静來爲縣宰，見先生氣質淳正，且告之曰：公果欲慕道修仙，非得師匠，徒費世祀。吾聞丹陽馬君弘全真之教，今居終南，汝可依歸。仍作詩送行，先生徑詣劉蔣。丹陽見之，如有夙契，留居座下，與之名曰彦明，字明甫。親炙日久，教以性命之理。朝夕訓誨，以至心地開通，了無凝滯。使之游歷詣方，究取父母未生前去。先生卜居渭南，簞食瓢飲。行其所受於師者，若將終身焉。不數歲丹陽召還祖庭，問以日用，且嘆曰：純而不雜者，其惟陶明甫乎。賜之號曰無名子。既而丹陽東歸，先生亦出關，棲止于洛西抱犢山，尋遷桃花山隱居。逾二十年忽告其徒曰：吾昨於定中偶憶先世嘗居靈光洞，今失其所在。後因遊女几山，見石壁間有刻靈光洞三字，中有石牀鐵臼尚在，遂葺居之。隱餘十載，俄遷衆驗其言，益加信敬。不數日北兵掠居長淵，人莫測其意。女几，民多被禍，獨長淵無一騎之來，人益服先生有預見之高，而步履康健，精神悦懌，可見平日錬養之功也。正大丙戌秋，雲溪菴門人狄抱元、王抱真請先生就菴過冬，先生辭曰：此中已備結冬之計，待來春當往，彼作歸休之所。丁亥三月六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徑往，求爲度脱。丹陽初不納，至於責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錬心。居數年其勤儉謙睡狀。殯於所居静室，明年離峰于君葬諸鳳翼山之西。啓棺形質不變，香風滿谷，萬人瞻拜，莫不讃異。故左丞姚樞爲作墓銘，以紀靈異焉。

王志達

先生延安之大簇，姓王氏，名志達，道號玄通子。生於天德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夙喪其父，妙齡雅負清鑒，每歎世緣虚幻，有超然拔俗之心。既長以户殷充里正，徵斂廉平，鄉人敬之。以大定丁酉歲，因友人得疾，數日身化爲大蛇，惟頭面未變。先生視之，友曰：公輩可備筐器，送我於山，不然恐頭面隨化，傷及生人。先生揭衾一視，其項已下果爲蟒矣。遂與家人送至山麓間，即附草而去。先生驚駭，從此長往不歸。路逢異人，授以玄旨，且曰：今丹陽師演化于終南，可往師焉。俄失所在，先生徑往，求爲度脱。丹陽初不納，至於責辱數日，求教益堅。憫其誠至，留居席下，俾隨衆執役，教以忍辱錬心。居數年其勤儉謙退，愈久愈篤。未幾丹陽以道德性命之要付之，先生既得法，卜雲陽縣環

堵。默坐一十三年，乃得心光内發，吐爲辭章，脗合玄理。度門弟子數百人，後復還延安。五月大旱，官民問先生雨期，曰：今日小雨，未能霑足，過此三日，澤大足矣。至期，果如其言。泰和間羌人入寇，人心駭懼，先生徐曰：請無慮，昨吾定中見三千無首人，驅五百大獸至。後數日捷書至，果梟首三千級，獲駝五百餘頭。四方聞之，益加敬奉。一日於市肆中小酌，出門仰瞻天表，還入坐，索紙筆書頌云：一輪紅日耀中天，五色祥雲頂上旋。珍重一聲歸去也，倒騎玄鶴海東邊。擲筆曲肱而逝，時大安庚午十二月初二日午時也，享年六十一。平生著述號《玄通集》行于世，葬于府城之東南。天興兵後門人就先生葬所建玄通觀，以奉香火焉。

薛知微

先生世居河東河津縣，乃唐征遼將軍薛仁貴之遠孫也。法諱知微，字道淵，號碧霄子。以天德庚午歲生，幼不嬉戲，長慕清閑，性沈默寡言。年踰弱冠，酷好養生性命之學。大定辛卯歲丹陽宗師演教終南，聲揚遠邇，先生乃黜妻子，敬謁席下，操紼簦以侍門庭，前後三霜，始終一節。丹陽識爲受道器，乃付以修真祕旨。先生既得其傳，復還鄉里，築菴守靜，調氣養神。如此六載，故得心宇泰定，性天疏明。辛丑再至祖庭，奉師進道。忽一夕天澄月朗，輒起取薪置諸屋下，衆皆訝其誕，比明雪已盈尺，共服先生有靜定之功，洞見未然。癸卯二三道侶拉同遊天壇，先生曰：王屋洞天，素欲一往，既至主人迎居，安樂窩中可以託宿。一室軒扉雅敞，榜曰：安樂窩。同行者相視歎曰：先生誠有道者也。時丹陽東歸海上，冬法弟王志一欲遊寧海參師。與之相別，先生慟哭，衆莫測其所以，及王抵寧海，丹陽已羽化二旬矣。未幾復還鄉中，王汝霖來見，先生曰：胡不早求良醫膠治厥疾。王時無恙，聞先生之言不以爲事。未及月忽中風而卒。崇慶間儒士吴世傑、薛國寶問先生秋試題目，對曰：三王以賞刑致康。至期，果然二人皆第。又一日杜仲敏者來菴閑話，先生笑曰：公可速歸，落井之婦猶可救也。杜蒼忙至家，果如所告。先生預見，未然皆類。此後南渡遨游嵩少間，尋遷内鄉，愛其人淳景秀，即結茅隱居，多所接引。至正大壬辰冬十月三日無疾而逝，享春秋八十三。所作詩詞號《清虚集》，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爲入室，皆立觀度人於河東雲應間，爲當代之高道。兵後遷先生遺蜕葬於終南山下鄠縣遊仙宫之集真堂，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謚先生曰昇玄真人云。

陳知命

先生姓陳，名知命，道號朝真子。終南縣袁村人，與劉蔣爲鄰疃。重陽祖師累會化度，先生以家産殷富，未能遽拋塵累。後因丹陽等四真來居祖

菴，先生頗有入道之心。一日丹陽宗師以青包巾一頂作詩贈之云：青雲翦破作雲包，熟視陳公有分消。顧我共君同宿契，願君同我樂逍遥。長生路上尋金鑛，不夜鄉中採玉苗。何啻一身超達去，九玄七祖上丹霄。先生既蒙點化，嘆曰：向日重陽累會化度，我已愚昧不能從師高蹈，儻一朝大限臨頭，寧得以此薄業少延一日之生耶。丹陽以即日禮丹陽爲師，改衣入道。丹陽以先生有幹濟才，俾充祖庭菴主，積行立功。十載之問，每以醫藥救人，多種陰德，其道衆多賴芘蔭。丹陽每作詩詞，教戒先生修真處静，大造其妙。無何退職閑居，丹陽以吕道安代主菴事。先生專以修進爲業。至承安丁巳，忽以手撫吕背，曰：公緣法甚大，將來此菴爲觀之日，度道士數百人爲門弟子。是時吾道大弘，公適當其時，善自保愛，吾其歸矣。言訖偏辭道侶，怡然順化，享壽八十有一。停柩三日，肌體輕軟，目光炯然。明年玉陽宗師買祖菴爲靈虚觀，保賜吕道安冲虚大師號，俾掌敕牒，主領觀事。後果度道士僅三百人，皆符先生之言矣。

宋明一

先生姓宋，諱明一，號昭然子。登州福山縣人。乃祖及父世爲縣吏，以廉平積德，見稱于鄉里。先生幼習儒業，長於詞翰。每以此世爲不足玩，發出塵學道之志。年踰三旬，辭親長，往徑入關中。禮丹陽宗師出家，千磨百鍊，志如金石。服勤之暇，其於修真習静之業，與日俱進。丹陽付之口訣，仍以青華陽巾賜之。先生拜受，以其師之所賜，終身收掌，每到旦望頂之，朝拜真聖。迨大定壬寅春，丹陽鶴馭東歸，先生侍行至海上，日以其母兄姊姪凛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葬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譚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閈，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衆。時靈陽李君在世，川民庶驚擾，避地南山。道衆俱入澗谷，先生獨不肯往。衆勸之行，先生曰：吾之宿債，安所逃乎，汝輩可行，吾獨於此守之。不數日邏兵卒至，靈虚殿宇悉爲灰燼，先生亦被害。翌日三日也，享壽八十四。至大元壬子春正月，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無憂真人號云。

呂道安

先生姓吕氏，諱道安，世爲寧海巨族。幼年穎悟，志慕玄風。仙姿道骨，禀於天然。事父母孝，聞於鄉里。年僅三十二，親俱喪盡。葬祭禮，慨然捐俗入道。是時馬譚丘劉四師於終南守墳，先生隻身西來。納拜於丹陽宗師，丹陽與先生同里閈，素知門第清潔，遂令服勤左右。既薰陶日久，乃能了悟道妙。大定庚子歲，丹陽俾先生充祖庭菴主，撫育道衆。時靈陽李君在世，

亦多蒙啓發。丙午長春宗師自龍門來居祖庭，數載之間，日親玄訓於道，了無疑障。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歸，先生修身以敬莅衆，以寬道風，不減師真在日。乙卯朝省罷無敕額，菴院悉没於官，祖庭亦在其數。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承安丁巳時玉陽真人被召闕下，遣人來召先生。明年春至燕都玉陽買祖庭爲靈虚觀。仍保授先生冲虚大師號，使掌敕牒主，領觀事，且曰：重陽祖師徒步數千里來化我輩，端爲教門後事，我雖不能親往來，嘗敢忘汝於祖庭夙緣甚厚，善爲主持。及以詩贈之云：大悟威光朗太空，先天真瑞信忽忽。虚無清静全今古，至道流傳正祖宗。三界十方通一致，千經萬論了無窮。忘情自現天元主，透出陰陽造化中。先生西歸祖庭，因緣復振。不數載買度爲道者，皆以先生爲師，僅三百人買額，爲觀在陝右者數十區。至興定辛巳二月十三日，囑門人以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脩然順化，享年八十。葬于仙塋諸師之側。大元壬子春掌教真常真人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以凝虚真人號。

畢知常

先生姓畢，諱知常。世爲乾州醴泉之巨室，昆季四人，俱好清虚無爲之學。大定壬辰歲聞丹陽宗師於終南祖菴弘演真教，偕來席下出家。丹陽各付祕訣，節次授以詩詞誘進，以至俱能深造道妙，翹翹爲人天師，惟先生最幼，置之左右，執巾櫛餅之役。日夕訓誨，歲月既久，故偏得修身性命之要。迨壬寅夏丹陽東歸，囑先生西入隴山，侍長春丘君，採薪汲水凡五年。每進饋之暇，危然澄坐，通夕不寐，以修静定之功。明昌辛亥長春仙仗亦東游，留先生與吕道安同主祖菴事。先生於吕雖爲昆仲，待以師禮。六年乙卯朝省新法以祖菴無敕，額例没於官。承安丁巳先生往海上謁諸宗師，長春以人以修進之語，以法弟畢知常嗣主觀事，脩然順化，享年八十。葬于仙塋諸

上燕都，玉陽時應命闕下，召吕道安至燕，買祖庭爲靈虚觀。仍保賜先生通真大師號，令副知觀事。與吕偕西歸祖庭，道風爲之再新。先生尤善醫藥，聞人之疾，不擇貧富必往救之。至興定辛巳吕道安上仙，先生嗣主靈虚香火。其殿堂廊廡創造增葺者甚多，道緣日弘，不數歲度門人踰百衆。無幾何謝觀事閑居，退隱岐山縣五姓之洞真觀，和光同塵，頤真養浩。時亦一至定之民俱被禍。大元庚子冬洞真真人于君，奉朝命來住祖庭。念及先生同出丹陽之門，又爲平昔莫逆友，爲衆言曰：畢通真昔居此踰五十年，恢弘祖教，實吾門之大士也。遂命門人遷先生遺蜕葬於劉蔣之仙塋。壬子春掌教

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先生曰廣容真人。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卷中

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

清和真人

師姓尹氏，諱志平，字大和。遠祖居滄州，前宋時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七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五人。大父公直考弘誼，皆隱德不耀。於大定九年己丑正月二十日生師，是夕其母方寐，夢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往救之，至則光照庭宇，知生子矣。咸曰：是家陰德動天，他日必爲異人。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小學，日誦千餘言，於理即玄解。在髫齔日，舉止異凡兒。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十四歲遇丹陽宗師，遽欲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錮始從之。詣武官靈虛之竟逃出再三，於觀長生宗師席下，執弟子禮。尋住昌邑縣之西菴，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靜中見長生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菴福山縣，惠濟貧困者數年，衆德之。明昌初聞長春宗師還棲霞，往侍左右。長春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玉陽王宗師屢握手談道，授以口訣。又受《易》於太古郝宗師，皆世所未嘗聞。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時濰州龍虎完顏氏素豪侈，慕師道德，施囿地創玉清觀事之。數載之間，姬侍供奉者未嘗識其面目，亦未嘗知其姓字，其所守如此。興定己卯歲冬，大元太祖聖武皇帝自西域遣便宜劉仲禄徵長春宗師，仲禄及益都會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居東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長春與師議決計北上，時從行者十有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

爲之冠。自庚辰春啓途，至癸未秋回轅。四載跋涉，備嘗艱阻。既見上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長春聞山東亂，天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縣砧鼎，非汝莫能救。因遣師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甲申歲敕令長春住太極宮，即今之長春宮也。秋中宮遣使勞問，師在席下最爲入室，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屢承長春手澤，示以託重意，及蒙賜清和子號。迨長春上仙，師方隱上谷之煙霞觀。又欲絶迹遠遁，爲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玄教。輻輳輦幣樂貢者，日充塞庭户。壬辰春太宗英文皇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中宮代祀香於長春宮，賜賚優渥。癸巳夏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虚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爲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其演化白霤之間，道緣真蹟備見《北游録》。至甲午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爲數日留。日已晡，遽促駕兼夜行五六十里，舍豐草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十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返。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夏聞朝廷遣官撫綏關輔，適無欲李公自衛來燕，師以道德罪福之報撫慰衆艱於得食，師命入關招集道侶，興復致祭處順堂，師命入關招集道侶，興復終南劉蔣之祖庭。秋中宮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沁州牧杜德康請師主黄籙醮事，師由雲應南下，所至原野道路，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願納受教，悉爲良民。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會四方耆宿，嗣法於真常李公，俾主教席。遂於長春西院及五華大房，增葺道院以爲佚老之所。庚子冬京兆太傅移剌寶儉，總管田德燦請師主重陽祖師葬事，師欣然而往，雖冒寒跋涉不憚也。常曰：吾以報祖師恩耳。當時秦地大旱，師下車而雪，大闡葬禮。以明年辛丑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盛行興造，及經理會葬者，多方道俗常數千人，物議有後人復修語。先大定間丹陽、長春二宗師已嘗建立，值天興劫火焚毁殆盡。至是師廣之，亦有繼祖來修之什。於是翦蕪平丘，築垣架屋，而草創之。又若樓觀宗聖宮，終南之太平，炭谷之太一，驪山之華清，太華之雲臺諸宮遺址，悉擇四方緣重耆德付之，俾任興復之責。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未安業，道士就禾林住持，爲國祈福。秋中書楊惟中召還燕，道經太行山間，羣盜羅拜受教，悉爲良民。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會四方耆宿，嗣法於真常李公，俾主教席。遂於長春西院及五華大房，增葺道院以爲佚老之所。庚子冬京兆太傅移剌寶儉，總管田德燦請師主重陽祖師葬事，師欣然而往，雖冒寒跋涉不憚也。常曰：吾以報祖師恩耳。當時秦地大旱，師下車而雪，大闡葬禮。以明年辛丑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盛行興造，及經理會葬者，多方道俗常數千人，物議有後人復修語。先大定間丹陽、長春二宗師已嘗建立，值天興劫火焚毁殆盡。至是師廣之，亦有繼祖來修之什。

歲冬十月仙仗還燕山，居玉華大房之間，遠近達官士庶，仰之如景星丹鳳。乙巳春命潘沖和主領河東永樂純陽宮之法席，以事建立。無何中宮遣近侍賜黃金冠服，仍敕有司衛護。又令門人增飾濰陽之玉清，不數載奐然一新矣。至辛亥二月五日謂侍者曰：我常便房山之幽邃，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殿宇，以備長生昇仙之齋。翌日焚香禮聖畢，謂衆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嘿不應，惟戒葬事無豐。遂不食，但飲水歠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如平日。是夜正衣冠，曲肱而逝，享春秋八十有三。門衆毀哭若喪考妣，時馨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賵，絡繹如市。初師遺言葬大房，嗣教真常李君以大房去京師稍遠，艱於登涉輦柩，葬于五華，構堂曰復真，以事香火。師平日著述目曰《葆光集》行于世，中統二年秋九月璽書追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號。

真常真人

師族李氏，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藉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爲鄉里所重。母聶氏夜夢異人，授之玉兒，覺而生師，即明昌四年癸丑正月二十日也。師生六歲，考妣俱喪。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游。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歉如也。愛師穎悟不羣，意用作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爲給養，至於康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師不喜文飾，雅好恬淡，常默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議婚，師聞之歎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聖賢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游。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往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曰：湯陰李先生有藻鑒。見師儀觀魁偉，固已知其不凡。因冬夜談道，言及日用，乃大加賞異。退謂其徒曰：余在道三十年，老師宿德與之談論者，能如此子精當，曾不一二見。迨辭，始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菴荒僻非君久淹之地，海上昔祖師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日成就，未可量也。師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冠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師後拒而不納，俄爲寇所獲。問窟所在，箠楚慘毒，絶而復甦，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宗師自登居萊，師促裝以往，拜謁席下。長春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師聞之歎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聖賢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游。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往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曰：湯陰李先生有藻鑒。見師儀觀魁偉，固已知其不凡。因冬夜談道，言及日用，乃大加賞

二月太祖聖武皇帝遣便宜劉仲禄齎詔備禮，起長春宗師於東萊。師睹此事機，知張林新以其地入宋，叛股靡常，密念若不先入白則必見阻滯。乃往説林曰：長春師天人也，今三使徵聘，毅然北行。舍近道而即遠途，救世之心於斯可見。相君能爲推轂，則非惟一方受賜，實四海生靈無涯之福也。林悦移檄所經，俾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長春命駕，從行者一十八人，師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僅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塵羅拜以爲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長春坐上指師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爲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號真常子，仍預書其觀曰棲霞。長春既西邁，師率衆興作，刻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長春至自行在，憩於其觀。一日齋客四集，長春亦不言而手持弓弘一，不言以授師，師受，圈而佩之，作詩爲謝，長春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之留弓弘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囑之意。秋七月至下水，時殘暑尚熾，長春納凉於官舍之門樓宇，呼師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逢，得道者不易遇，遇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饑渴而常寧，至静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而常寧，至静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師拜謝，已乘間因問，向者避地山東爲寇箠撻，俄墮窈冥，赫日方中，而目無所見，幽明路隔。其歸根復命之理，果何如哉。長春曰：人之生死，猶晝夜乃幻相，相因之道，叩其道之，至則無有也。當汝疑念未起時，體取死生，晝夜了無干涉。則天光湛澄，若太虚之無際。名言象教不可得而喻，斯汝疑心静盡之地。師復再拜受之。長春自入漢地，人事益繁，四方道俗來覲謁者，皆託於師。師陰蓄歸隱之念而未有以發，雖心交不知也。長春忽語之曰：昔有一道人趙其姓，初在門下，一日遽辭欲往他所，我因戒之曰，不應去而去，不爲退道即爲慢道。師愕然，知斯言爲己設，其念遂絶。師以長春西域見上演道之語編爲《西遊記》行于世。丁亥秋七月長春仙去，清和嗣教，以師爲都道録，兼領長春宫事。當時朝廷在禾林，師歲一往，以扶宗翊教爲己任，雖龍沙風雪寒裂肌膚弗憚也。庚寅秋七月太宗英文皇帝始即大寶，師見於乾樓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儲君，師乃進《詩》、《書》、《道德》、《孝經》，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辛卯冬有誣告處中堂繪壁有不應者，清和被執，衆皆駭散。師獨請代之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從之特免杻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師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與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長春相，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師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觀於禾林，委師選高道住持。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宿，手自爲書付師，嗣

主教席，師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改稱重陽宮，敕洞真于君住持，主領陝右教事。以白雲綦公、無欲李公輔翼之，大行營建。乙巳奏請河東永樂純陽祠宇，及師真堂下並賜宮額，以彰玄化。丙午定宗皇帝即位，詔師以戊申上元日就長春宮，設普天大醮，仍降璽書，凡名山大川諸大宮觀，及玄門有道之士，委師就給師德名號。歲舍辛亥憲宗皇帝嗣登寶位，欲遵祀典，徧祭嶽瀆。秋八月遣中使詔師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禱於祀，所賜師金符寶誥，及内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師奉旨驛車南下，徧詣嶽瀆，以行祀事。越明年春正月初吉，來終南祖庭，敬展精衷，恭行祀禮，規度營建，整治玄綱。凡山下仙宮道觀皆爲一到建功，師德賜賚各有差，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至四月既望仙仗東歸，由中條之純陽宮，亦如終南故事。秋九月還燕，癸丑冬十月聖天子在藩邸開府上都，命師修金籙大齋，作大宗師，普度隨路道士女冠，給授戒牒。甲寅春正月上遣使就宮，會集諸路高道作普天醮，敕師濟度海内亡魂，賜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璧環鈕鎮信之物、焚獻香燈，並從官給，自啓事至滿散。鸞鶴五雲之瑞，不可殫紀。秋聞亳社戍兵，師遣道人石志堅輩興復太清宮。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敕師預焉。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師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得其人，何如？師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上嘉納之，自午刻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六月庚申朔師倦於應接，謝絶人事，隱几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領後事，向已奏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葬于五華山之存存堂。平昔著述有《又玄集》二十卷行于世，中統辛酉秋九月制書超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

洞真真人

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漢廷尉高門于公之後，祖彦升，嘗主好時縣薄。考珍，韜光不仕。師以大定六年丙戌十二月初八日生，幼不茹葷，長通經、史，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宗師同里，閑二十二年壬寅夏五月，丹陽自陝右還鄉中，演道於金蓮堂，老稚雲集。師與焉，時年十七，丰神整秀，丹陽見而問之，知爲彦升之孫，歎曰：吾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彦升輔贊之功居多，使是兒入道以報乃祖之德，可乎。翌日師與衆再至，丹陽神出一熟芋與之，師拜而食。其父母聽，執几杖以侍左右，乃蒙授以今之名字，既而父珍與其室王氏謀曰：吾止是兒蒸嘗所系，今丹陽化度入道，殆夙契乎。丹陽嘗業儒，必不妄

絶吾于氏之祀。其修真之門，量有超出世法之外者。我輩區區，尚何所戀。遂與女子洎家人輩，俱受業于丹陽之門。丹陽訓珍法諱曰道濟，王氏曰道清及號玉谿散人，女曰妙静，即師之姊也。後俱爲玄門之宿德。再年癸卯冬，師從丹陽赴萊陽遊仙觀醮。未幾丹陽上仙，長生、玉陽二宗師來主喪事。嘗聞丹陽有報德彦升語，乃授師道門儀範，命宋崇福相將入關，俾事長春宗師，以遠鄉土親愛之情。師受教而西至終南祖庭，拜謁靈陽李君，備陳長生、玉陽之命，靈陽見師天姿雅澹，舉措不凡，教之棲山林、遠塵市、親有道、種福田，且使枉道詣平涼，參高士崔羊頭。師承命而往，一夕宿回山王母宮，夜夢老媪持餅一槃餉鬅頭道者，道者即取一餅擘半與師食，仍自食其半。又二日達平涼崔菴，參禮甫畢，俄一媪持餅一槃來饋于崔，其崔與媪克肖夢中之見，崔取一餅擘半與師食，即自食其半，且曰：連前夜者，食吾一餅矣。時趙九古侍側，崔指師曰：是子可教，其有道緣乎。居踰月，多蒙指授。遂辭詣隴州龍門山侍長春，恭執汲爨。乙巳春長春命師詣洛陽致書于玉陽。再問蒲察入道之由，師告以奉長春命，玉陽曰：審若是，則可與友心爲學道之要。無何長真返真，師葬祭禮，竟復入關，丐食同華間，行其所受。丙午長春下隴山，振教祖庭。召師席下，令日服勤勞，以結勝緣。先長帖云：大抵上根之人，惟財色是遠，汝既能推財讓義，何必深山窮谷守静篤也。草字到日，即便下山，復還汧隴。春游隴川日，愛汧陽縣東之石門，嘉勝築全真堂，命弟子蒲察道淵居之。明昌辛亥長春將歸海上，謂師曰：汝緣目今教門闕少得力人，要汝弘闡爾，仍在斯，無他往。人需友以成，友不可不擇。蒲察道淵者，心存至道，是人必能輔成爾業，可往居之。師詣吴嶽五峯山鑿石以處，日止一餐，晝夜不寐者七年。惟道是力，乃臻於妙。凡未然之事，必預知之。隴人迄今目其龕曰：百人，俱立觀院於鳳翔汧隴之間。元光癸未汴梁中太一宫提點，李冲虚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没，詔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醮祭於平涼，延師爲濟度醮竟。師以所奉信幣造揭玉清觀額，尋禮玉陽參受經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癸亥高潔圖像，薦諸朝遣使召之。又不起，已而隴州牧保賜冲虚大師號。五年乙丑復隴山兵亂，畢知常請師詣岐山五往棲霞觀，長春請進上道，無何長春遂促西歸。至臨沂遇玉陽于縣廨，玉陽首問關中日與甚人爲友，師以蒲察告玉陽。再問蒲察入道之由，師告以奉長春命，玉陽曰：審若是，則可與友帖云：大抵上根之人，惟財色是遠，汝既能推財讓義，何必深山窮谷守静篤也。草字到日，即便下山，復還汧隴。春游隴川日，愛汧陽縣東之石門，嘉勝築全真堂，命弟子蒲察道淵居之。明昌辛亥長春將歸海上，謂師曰：汝緣目今教門闕少得力人，要汝弘闡爾，仍在斯，無他往。人需友以成，友不可不擇。蒲察道淵者，心存至道，是人必能輔成爾業，可往居之。師詣吴嶽五峯山鑿石以處，日止一餐，晝夜不寐者七年。惟道是力，乃臻於妙。凡未然之事，必預知之。隴人迄今目其龕曰：百人，俱立觀院於鳳翔汧隴之間。元光癸未汴梁中太一宫提點，李冲虚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没，詔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醮祭於平涼，延師爲濟度醮竟。師以所奉信幣造揭玉清觀額，尋禮玉陽參受經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癸亥高潔圖像，薦諸朝遣使召之。又不起，已而隴州牧保賜冲虚大師號。五年乙丑復隴山兵亂，畢知常請師詣岐山五往棲霞觀，長春請進上道，無何長春遂促西歸。至臨沂遇玉陽于縣廨，玉陽首問關中日與甚人爲友，師以蒲察告玉陽。再問蒲察入道之由，師告以奉長春命，玉陽曰：審若是，則可與友心爲學道之要。無何長真返真，師葬祭禮，竟復入關，丐食同華間，行其所受。丙午長春下隴山，振教祖庭。召師席下，令日服勤勞，以結勝緣。先長

召，起而應之，至京之日奉旨提點中太一宮，若密國公璹、侯莘公摯、楊尚書雲翼、許司諫古、馮内翰璧，諸相貴近，爭相景慕。時金運將終，徭役叢出，民大不堪，徵及道釋。師每於執政者方便啓導，屢寢其議，四方緇黄，多賴以安。丁亥北來道衆傳長春升仙于燕山，師日惟一飯，心喪者三年。庚寅河南旱，詔近侍護師禱於濟瀆，上期望祀于宮中，醮竟立致甘澍，特旨褒異，令兼領五嶽佑神觀事。是秋書大有年。天興癸巳春汴京納款聖，朝遣使訪三教人，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由中灤北渡，時依附者衆，舟人疑有金帛，薄暮啓船，遇一沙渚，紿以達岸，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惶失措，師泰然無懼色。是日會八柳樹堤潰，水勢南下，命弟子符道清濟賂二舟，舉脱其戹，於是挈衆達大名。玄通范圓曦時主東平上清宫，聞師至，率在府僚屬道衆備車騎來迎，虚席引避。師辭不得已，乃弘教於東原。乙未秋上燕都謁長春處順堂，燕人懇留，不獲南歸。丙申夏燕境蝗旱大作，行臺諸官禱師禳祭，師俯徇輿情，啓醮即雨，蝗不爲灾。秋清和真人尹君自關中還燕，命真常李君權教築室于西院，與師對處，日相陪佚。戊戌春真常嗣掌教事。夏四月朝廷選試道釋，以師聞望隆重，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適北京留守烏德亨築全真觀，邀師矜式其國人，勉應而行。秋七月真常奏請得旨，改終南靈虚觀爲重陽宫，敕師住持，主領陝右教門事。庚子夏太傳移剌寶儉，京兆總管田德燦差官持疏往邀，即日命駕。烏公以下僚庶以師興復祖庭之，故知不可留，饋金賮幣者充積，過燕涉趙，度聖之際，北東二方真文無火自化。使晋來秦，所至之方，諸侯郊迎，士庶嚮慕。以所得之貲，悉爲興建之費。辛丑春正月會諸路師德，葬祖師於白雲殿。時關輔甫綏，民稀土曠。門下道流共念祖師開化之德，競來入關，營佃方所，爲之羽翼。東連海岱，西徹鞏洮。南際江淮，北通沙漠。往還道俗，每至朔望，必設齋集衆，教以修身養性爲功，立觀度人爲行，及諭以罪福之理，俾各從所便，故得循規蹈矩，教門寧謐。不十載間雄宫傑觀，星羅雲布於三秦之分矣。其祖庭制度爲海内琳宫之冠。師以甘河祖師遇真之地，建朝廷選試道釋，以師聞望隆重，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適北京留守烏德亨築全真觀，邀師矜式其國人，勉應而行。秋七月真常奏請得旨，改終南靈虚觀爲重陽宫，敕師住持，主領陝右教門事。庚子夏太傳移剌寶儉，京兆總管田德燦差官持疏往邀，即日命駕。烏公以下僚庶以師興復祖庭之，故知不可留，饋金賮幣者充積，過燕涉趙，度聖之際，北東二方真文無火自化。使晋來秦，所至之方，諸侯郊迎，士庶嚮慕。以所得之貲，悉爲興建之費。辛丑春正月會諸路師德，葬祖師於白雲殿。時關輔甫綏，民稀土曠。門下道流共念祖師開化之德，競來入關，營佃方所，爲之羽翼。東連海岱，西徹鞏洮。南際江淮，北通沙漠。往還道俗，每至朔望，必設齋集衆，教以修身養性爲功，立觀度人爲行，及諭以罪福之理，俾各從所便，故得循規蹈矩，教門寧謐。不十載間雄宫傑觀，星羅雲布於三秦之分矣。其祖庭制度爲海内琳宫之冠。師以甘河祖師遇真之地，建

謂師與宋披雲、薛太霞、綦白雲、李無欲也。

以無爲、清静、正心、誠意之道化之，風俗爲之一變。冬演教秦亭，應緣接物之迹，秦士有《西州録》。丁未春還宫，秋八月皇太后賜以冠服，仍頒寶誥，敕守臣外護玄化，無令擾瀆。庚戌夏六月通明閣告成，師拽杖逍遥其下曰：吾焚修祖庭，經營是閣僅十年，今始見成就，豈徒以誇其壯麗爲哉。蓋常人之情，見其嚴飾乎外者，而儼敬之心油然而生乎内。夫上達之士以清静無事絶慮修身者，固不在是其於弘教度人，此象設崇構之緣，亦不可偏廢。教之所以崇，道之以所尊也。冬十月三日沐浴正襟危坐，召衆於前囑以修進之語，日方卓午，留頌而逝於衆妙堂。春秋八十有五。醮祭九日，顔采如生。遠近道俗，執紼奉賻者數萬人。葬於宫之仙蜕園，附玉蟾靈陽二師之側。度人暢道詩詞目曰《洪鍾集》行於世，故翰林待制孟攀鱗作文，率長安士人特來祖庭致祭，河南轉運使楊奐爲作道行碑。至元戊寅歲於白雲殿後建思真堂，設像以事香火矣。

披雲真人

師姓宋，諱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先世以積善見稱。其初生之夕，里人見其家祥光照徹比日，即大定癸卯歲八月一日也，時人遂異之。僅能言便好讀書，不爲童稚嬉戲事，穎悟不可及。長春亦嘗私謂師曰：汝緣當在西南。師因語及道經泯滅，宜爲恢復之事，長春曰：兹事體甚大，我則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爾當任之。仍授以披雲子號。及長春羽化，師聞教於武官，於是師明日徑往。長生一見，愛其骨格清秀，音吐不凡，留侍几杖。因於灑掃應對之間，就憤悱不心服。癸巳大丞相胡天禄時行臺河鄧積之地，投以正法，而啓發之。師既得指授，朝夕充養，未始少息。後得度於玉陽，占道士籍。迨長生仙去，事長春宗師於棲霞。儒經道典，如《易》、《大學》、《莊》、《列》等《老》、《中庸》、《孟》書，尤所酷好。外雖詩、書、子、史，亦罔不涉蠟。於中采其窮理盡性之學，涵泳踐履，潜通默識，光明洞達，動與之會，其日新之美，固已不可掩矣。庚辰春正月，大元太祖聖武皇帝遣近侍劉仲禄起長春於東海之濱，選其可與侍行者一十八人，師其一也。往復三載，還燕住長春宫。是時從長春之衆，皆躬勤勞。師獨泰然以琴書自娱，有評之於長春，長春拒之曰：汝等勿呶呶斯人，已後扶宗翊教之事業，汝等皆不可及。長春亦嘗私謂師曰：汝緣當在西南。師因語及道經泯滅，宜爲恢復之事，長春曰：兹事體甚大，我則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爾當任之。仍授以披雲子號。及長春羽化，令師提點教門，一舉清和嗣典教事。令師修葺三年，殿閣一動無偏私，而有規制，内外道流，莫不心服。癸巳大丞相胡天禄時行臺河東，請主醮事。甲午遊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儼存，於玉陽，占道士籍。迨長生仙去，事長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殿閣春宗師於棲霞。儒經道典，如《易》、《大學》、《莊》、《列》等峥嶸，金碧丹臒，如鼇頭突出，一洞天《老》、《中庸》、《孟》書，尤所酷好。外雖詩、書、子、史，亦也。丁酉復主平陽醮事，因於玄都觀，罔不涉蠟。於中采其窮理盡性之學，思及長春向日堂下燕閒之際有曰，藏涵泳踐履，潜通默識，光明洞達，動與經大事，我則不暇，他日汝其任之，又曰汝緣當在西南之語，乃私自念云：

吾師長春君以神化天運之力，發而爲前知之妙，凡有言之於其先，莫不驗之於其後，謂緣在西南之語，我已安而踐之矣，何獨至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通真子秦志安等謀爲鋟木流布之計，丞相胡公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以爲創始之費，即授之通真子令於平陽玄都觀總其事。至事成之日，曾不愆于素故翰林學士李冶所作碑文，從倡始而至畢，乎靡不備録讀之見。其補完亡缺，搜羅遺逸，而海内數萬里皆經親歷之地。使他人處之，縱不爲煩冗所困，則必厭其勞矣。師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晋几四十餘區。辛丑春正月會葬重陽祖師於終南。癸卯自甘棠來永樂鎮，拜謁於純陽祠下，見其荒蕪狹隘，師乃招集道衆住持。後雖掌教真常李君奏請朝命大行興建者，師實爲之張本。甲辰春來終南祖庭，應皇子闊端大王醮事，醮竟，例賜玄都至道真人號。是時藏經勝緣俱已斷乎，即閒居於雪堂，日與耆年宿德相會談道。至丁未冬十月十有一日，沐浴更衣，示微疾而逝於所居之待鶴亭，春秋六十有五。越七日葬於宮之仙蜕園。平生所作詩文目曰《樂全》前後二集行于世。戊申冬門人遷仙柩於河東永樂鎮純陽宮葬之，建祠立碑，以事香火。至元庚午歲春三月聖旨追贈玄通弘教披雲真人號。

白雲真人

師姓綦氏，名志遠，字子玄，世爲萊州掖縣巨族。祖德中父遵，皆雅志田園，以陰德見稱於鄉里。皇統間餓莩滿野，其家設粥以濟，至秋成乃止。大定己丑重陽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三師過其門，嘗邀至家，修齋供奉。後於鄉里創龍翔觀，朝夕香火以奉上真。割膏腴田施充常住，以贍雲衆。當明昌庚戌正月十九日，師乃生。幼不戲狎，年志學，使之讀書，師曰：所願學者，方外修真之業。弱冠之歲，父母欲議婚。師聞之，潛於静室，自潔其身。家人知其志不可奪，即令披道士服，既而往棲霞參長春宗師。服勤久之，於道有所得。無幾何從長春居萊州昊天觀。己卯歲太祖聖武皇帝遣使持詔起長春遊北闕，明年春正月啓途，選從者一十八人，師預其一也。霜眠露寢，往復三載，道路艱辛，備嘗之矣。回達金山之巔，林間少憩，長春顧謂清和尹公曰：綦生賦性淳謹，將來吾教可勝大用。甲申長春還燕都，住長春宮，師服勤愈謹。迨長春上仙，清和嗣主教席，俾師知長春宮事，仍賜白雲子號。既而委之行化山東，所至迎迓者不輟。師以善言勸諭，四方耆宿奉幣堂下者不可勝計。戊戌春真常李君嗣掌教事，夏四月入覲天廷，以師從行。秋七月真常奏請得旨，命師同洞真于君住持終南山重陽宮，提點陝右教事。還燕清和謂師曰：昔長春金山之語，今其時矣。汝當克勤，乃事無怠。師謝而西來。庚子率京兆僚屬復上燕都，禮請清和主重陽祖師葬事。厥後祖庭興修，師多所規畫，仍於京兆府城玄都

萬壽宮及炭谷太一宮，俱加營建。甲辰上元日，皇子闊端大王遣使趙崇簡就宮修金籙醮，七晝宵，使回啓陳靈異，王特降旨護持玄教，洎預醮五師俱賜徽號，例授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丙午冬皇太后賜以黃金冠服，特加優遇。辛亥憲宗皇帝嗣登大寶，頒降聖旨，敕師典領陝右道門如故。壬子冬是時西蜀未全歸附，一妄人誣告道衆與蜀人相通，有司率兵大加按治，道衆駭散。明年夏四月聖天子在藩邸行宮六盤，師往謁見，以實哀訴，蒙降璽書撫慰，始安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宮觀二十餘所。至乙卯秋七月二十四日，示微疾而逝於玄都之丈室，春秋六十有六。初瘞於樊川白雲觀，後改葬于劉蔣祖庭之仙蛻園矣。

無欲真人

師家世耀州之美原，姓李氏，名志遠，道號無欲子。以大定己丑歲十二月初十日生。五歲始能行，及長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鄉里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望而畏服。嘗肆意酒書請至，住丹陽觀。癸巳汴京納款，城中絶粮，人爭北渡。師繼達汲郡，因以間，視此世爲不足玩。年三十七乃陰騭開諭津人，創靈虚天慶二觀，以濟曰：與其汩没塵坌中，曷若徜徉方外南來之衆。明年適燕，時清和尹君掌邪。時碧虚楊君大暢全真教法於長安，乃往見之。碧虚識爲玄門重器，然教，委師入秦興復祖庭，授以提點陝西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使還道門之職。啓行之初，賷黃金一笏以家，但勉以積善而已。師歸，遂與諸親爲創始之貲。過趙過魏，公侯郊迎，饋友決，棄妻子而去。其妻訕之，笑而不財幣者不可勝計，悉歸祖庭興建之用。顧。其父見而呵責，師婉辭告以性命京兆總管田德燦督佐官就河中相迓，之學。父乃悟，偕受業於碧虚之門。以府城估德觀居之。時關中甫定，暴師蓬首弊衣，行丐於市，時人以酒李先恨相煽，劉蔣之側，了無人跡。師率衆生呼之。日用間以修身利物爲己任。懇築，以創其業。辛丑春會葬祖師之大安庚午秦境大旱，餓莩者相枕，藉邑際，多所規畫。壬寅秦士議修文廟，闕人趙三郎富甲鄉里，師以善言誘導，趙瓦，師盡給之，士皆歎服。甲辰春皇子悟乃發廩粟。師令法弟齊志道輩春爨闊端大王遣使就宮修金籙醮七晝宵，以給貧病，至秋斂而罷。已而入興平事竟，例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渭北環居，千日乃得大妙。適河渠使夾谷萬户郝公臧獲數十陰謀南遁，得其顯公請主縣南龍祥觀，師應之居，及五稔狀，盡欲刑之，師連夜馳至，以罪福之遷居樓觀，又遷京兆之丹霞。無何碧理曉勸，皆免。明年京兆羣小結連私虚俾營三原之碧虚觀。正大戊子碧虚逸，府尹韓淵議尸諸市，以令衆感，師嗣教於師而逝，未幾關中受兵，師挈衆一言但殲厥渠魁。太傅移剌寶儉，其避亂于南山。至庚寅春達南陽，會冲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師以古葬禮正

之，始革其弊。丙午詣燕，注香堂下。夏四月回車過汴，寓丹陽觀，坐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速出甫離一舍，宋軍已至城下，其先見類如此。明年秋八月，中宮賜冠服之寵。甲寅春掌教真常李君以普天醮事具書召師，時年八十有六，不敢以老耄辭。比至燕疾篤，以六月二十六日於長春宮方壺翛然而逝。門人捧柩西歸，葬于劉蔣之仙蛻園。師生平雖不讀書，四方衣冠之士相待甚厚，在燕則主萬慶淡游趙復仁甫敬鉉鼎臣，在秦則紫陽楊奐姚左轄樞來獻，臣明之邵郎中邦用輩，皆挽之以詩，及作文致祭，刻石於佑德之靜復堂。讀之，平日道業自可見矣。

圓明真人

師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世爲應州懷仁縣之豪族。質貌魁偉，襟度夷曠。以明昌乙卯歲七月十九日生。幼不同羣兒戲狎，既長讀書，通經史大義。性尚雅淡，每有出塵遠引之思。以二親在堂，莫遂其志。及大安兵興，雲應當其衝，即挈家避地居長安，隱身爲刀筆吏。既而考妣俱下世，喪祭如禮。一夕露坐家庭，夜將半，忽睹光明如晝，仰視西北，天門大闢，紅霞翠靄之間，瓊林、琪樹、寶殿、瑶臺，歷歷具見，須臾復闔。自是學道之心益切。興定辛巳聞章臺街蓬萊菴全真安君有道，即捐家棄累，執弟子禮。安君愛其勇決，教以摧强挫銳、寡欲治心爲修身之本。師佩服玄訓，弊衣糲食，味道思真，晏如也。正大改元遊汴梁，依丹陽同塵和光，此老氏之微旨也。今玄化盛興，汝當奉此，應緣扶教，接物利生，觀冲虚李君，參進上道。冲虚俾服勤勞，以資福德。師躬不怠，冲虚授之道要。丙戌金主遣中使詣鳳翔徵洞真于君，仍命李冲虚選精嚴道人一員副行。冲虚召師前曰：師資契遇，實關冥理，洞真吾方外友，昔嘗蒙丹陽長春二師真印可，真玄門之宗匠，今上命有請，汝可偕往。他日興起，吾道作成爾業者，其斯人歟，敬之哉。師受教而行。洞真既至汴，奉命提點中太一宮。師居席下，朝叩夕請，其於道德性命之學有所進。癸巳汴京下，師乃北渡上燕都，尋居德興之龍陽觀，頤神毓浩，若將終身焉。戊戌春洞真召還燕，從演教白霤。庚子冬又從入關，興復終南祖庭。是時經營會葬祖師之際，師多方化導，裨贊其用。戊申洞真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事，且語之曰：人徒知枯坐息思爲進道之功，殊不知上達之士，圓通定慧，體用並修，即動而静，雖攖而寧，爲無爲，事無事，同塵和光，此老氏之微旨也。今玄化盛興，汝當奉此，應緣扶教，接物利生，非凡俗所聞，今日見教，請事斯語。由是儉以治身，寬以莅衆，不數載内外道衆，莫不得其歡心。識者嘆服，以洞真之宗匠，今上命有請，汝可偕往。他日爲知人。壬子春掌教真常李君祀香祖庭，俾師充京兆路道録，從事十年，事有成而無替。迨中統辛酉誠明真人張君詣闕，保奏宣授陝西興元等路道教

提點，兼鎮重陽萬壽宮事。至元戊辰夏皇姪永昌王賜金冠錦服。辛未嗣教真人純真王君，贈號知常抱德圓明尊師。未幾永昌王再賜洞觀普濟圓明真人號。癸酉春皇子安西王開府六盤，師一見應對，稱旨荐賜冠服。乙亥夏召師就行宮修金籙羅天大醮，自將事之日迄于筵終，瑞雲輪囷，靈應昭著，備見于參政商君所作投龍册碑，茲不贅述。無幾何，中宮又以冠服見賜，寵諭優渥。丙子秋七月安西王頒降璽書，益以西蜀道教併付掌管。師典領教門踰二十年，專尚德化，未嘗一施政刑。在祖庭則繼創南昌上宮，洎五祖大殿，其餘厨庫藏廐，增葺者甚多。雖一稡子參請，亦必以禮相接，未嘗有自得驕慢之色形於顔間。教事繁劇，物來即應，皆曲中其理。每至夜分，澄神静坐，達旦不寐，其修真鍊養之功，習以爲常。以是年逾八旬，步履康强，精神充懌。上而王公，下迨黎庶，莫不待以殊禮。故得教門静肅，道衆乂安，四方陰受其賜者，爲不少。丁丑春正月上旬，忽得微疾，侍者勸進藥，師曰：死生如旦暮，乃物之常理，奚藥石可延分外之筭邪。至二十四日遂不食，終日危坐，談話如平昔，但教人以進道之語，翌日奄然順化於所居之静室，享春秋八十有三。越五日葬于宮之仙蜕園，送葬道俗踰萬人，其平生道力自可見矣。

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卷下

（王書獻點校）

007 體玄真人顯異録

經名：體玄真人顯異録。一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體玄真人即金代全真七子之一的王處一。該書不著撰人，蓋王處一弟子所撰。

木神作祟

萊陽東南白坡莊有王進之妻董氏患急弓風，屢召名醫治之，弗效。經其半載，忽聞有王先生號體玄真人到白坡菴，進乘馬引僕請師，不允。進還，與親復議曰：若王先生不來救之，則董氏之命在於朝夕矣。其父子二人再同步詣菴，彌加懇請，師乃許。遂至彼居視患人，曰：我將謂何病。指雕木爲之曳衣，勉留齋畢，乃去。

瓦獸為灾

孫富，福山縣南塔子莊人也，家資稍盛，酤醞理生，性賦强梁，語多侮狎，不居禮節，里人謂之癡三郎也。常從師遊戲山林，以爲歌酒之友。富一日忽患血痢，淹延月餘，藥食無功，疼痛弗忍，切切然自訟曰：先生胡不來救我邪？語未已，師從門外呼之曰：家中有孫癡三否？子欽出而迎曰：大人病將極矣。師曰：不妨。欽欣然引至等居之。時方纔過新正，志堅私議於衆曰：此菴初立，信奉者幾家耳。賴呼石崖，有新創小菴一所，門人王志堅師昔遊萊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病榻。師高呼：癡三，我特來與你飲酒，何得不起邪？富曰：我病將死矣，水米不加，安能飲乎？師曰：我敢保你不死。遂出門，四方瞻顧，指東廂屋獸頭云：元是這業畜爲灾。即時令人擊碎。復内問富曰：起得否？答曰：痛則止矣，奈無力不能起也。師令富妻梁氏速烹饘粥，須臾報粥熟矣。師即臨釜呴之，然後親哺之。富乃連食數器，揚言甘美，無味比諸。師復語梁氏：有美醞，速取一罇。師自飲至半，餘者與富飲之，沉疾頓愈。即端衣正履，起而拜謝。師曰：深蒙師父慈憫，救之復活，下情無以慰念，願爲弟子，出家修行。師曰：夫出家盡終者，皆宿緣所致，非偶然而能爲也。觀汝之宿賦，於出家則未然，當在家作福可也。未幾，師潛去之，富乃徧檢里人所負財賦契券文曆，悉焚之矣。

熟食遍衆

師昔遊萊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

遍，並無一少剩者也。志堅悉告於衆，衆乃焚香再拜，讚言奇異。從此化數十莊奉善。

生麵充齋

師昔乞食，嘗到東牟溝頭村，其于深見師問之曰：先生將齋乎？師曰：然。即請坐，内語其妻曰：當造餺飥與先生齋。方溲麵成劑，忽有人從門外請師曰：今李官人命友洪飲，待先生久矣。師聞之，語深曰：將麵來。答曰：未熟。師曰：但取來不妨。深意謂持去就李宅熟之，遂進生劑。師乃接而食之，稍無難色。深駭然而諫曰：然先生鼎有丹砂，鑪存真火，亦詎能當之哉？師微哂不答，食盡乃去。後略不傷和。

所祈即應

師應緣北邁，到薊州遵化縣。時北京大旱，按察使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及屢嘗禱師有應。是時復知在於遵化，即選差在京奉道商四官人齎書邀請。師聞之，不能辭避，應命而往，於七月十四日到北京。使與諸官及應係乞雨。數千人叅拜畢，使親爲祇待。翌日清旦，使復率衆，師前焚香致禱曰：此方旱及五旬，苗將槁矣，願垂慈造，俯慰群情，幸甚幸甚。師曰：用得一尺水否？衆相顧而無言。十七日果雨，地方千里，皆及一尺。官民僉議作謝雨醮，復罷。師將離京，傾城相餞。使曰：此别之後，再會未可期也。師即云：都下。使歸而思忖：到任未及兩月，何有都下之期？師於中秋届都城太虚觀，不數日，使任太子詹事，果會於此。師欲南遷，詹事贈别云：無計久駐芝軿，山水漸遥，後會在何處也？師曰：寧海。詹事默然詳度，或不測有寧海往復之幹。若任於彼，則何其降邪？後果任寧海。

凡會先知

師還鄉，繼北邊有事，詹事被差到彼，不功，遂謫爲寧海守。纔赴任，乃躬詣聖水叅師，焚香致懇曰：尊道若於往昔神仙達士，但聞其名耳。自拜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將成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承兹大幸，幾欲去蝸蠅之累，從雲水之遊，奈事與願違，徒加悵然也。

出神飲酒

師被召，過滄州，有皇親四官人請向自己道菴内駐止。翌日輒有酒使劉公請師曰：敢屈法身，暫臨弊止，萬幸。師從之，詣彼廨宇，以至於齋畢，復啓曰：久知先生飲酒不醉，恨無緣見之。今道德聞上，幸獲叅承，敢祈暢飲一醉，願之足矣。師曰：過蒙厚意，公之美醖想非村醪之可比也，緣食之太飽，必不能任，略容少憩，當成大飲。公諾而退，徐聞之師在廳上鼻息如雷。公乃同妻趙氏欲入酒庫，以備師之所飲。忽見師在庫中凭瓮操瓢連飲之。二人潛身退步，復觀廳上，見師依前熟寐。再窺庫中，見師正飲，一瓮既盡，次瓮又將盡矣。夫婦驚訝，惶恐走至廳上，不待香而拜之。師覺曰：荷公見召，已飲訖二瓮，予何以酬之？遂令侍者取一舊汗衫贈公云：物雖輕而價復高矣。凡人有疾，覆之可愈。師尋赴闕，四方有病者聞之，來如輻湊，效

如谷響。彼夫婦瞥然猛省曰：信哉，善緣可結，道力堪憑，遂將財寶散之貧乏，奴僕放以從良，二人分頭出家，俱在道而終焉。

忘形弈棋

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弈棋否？師曰：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氈韉，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謔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於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將不可忍。觀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謔俗謔，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專知嗣續

初專知，即福山石塚人也。世本豪族，稔欽師望，年將耳順，嗣續未焉。忽一日師於庭前地坐，以足舉碓臼。專知無嗣，蓋此臼置人問其故，師曰：專知無嗣，蓋此臼置之不當也。我今送二子與之，當移此臼，免爲後患。衆皆笑以爲狂言。師乃儼然不顧，足舉臼移，舞袖而出。後果生二子。長曰興住，次曰乞得。衆方純信。

抱陽身安

高榮與初氏同里，世爲醫藥，宿稟仁慈。父崇師道，訓名抱陽。一日忽患痢疾，仙方神藥弗之能治。迨將月餘，湯飲不下，疼痛莫禁。咸云休息，無法可痊。復一日，師從東牟至里南樓子莊，語其徒鄧道通曰：我將謂高抱陽病已死矣，今知存在，同往救之。北過陽主神廟，遂折荊枝一莖，望廟撾斥，竚立久之，徑往高氏本居，索小刀一刃，入病室，見病者曰：我來救汝。遂以布袍袖從頭拂拭，以至於踵。復以刀尖力刺牀席，叱病者起坐，即應聲而起，疼痛若遺，語言如故。令家人急烹稠粥。家人曰：水尚難飲，而況稠粥乎？師曰：不妨。少頃，粥至。師親授病者。病者始則意難，及乎少進，即連食二器。唱言美哉，即離席起謝，安健勝常。

雨龍忽起

師在薊州作醮畢，有玉田縣官員及諸奉道請至本邑玉清觀住夏。繼五月旱作，初十日，官民禱師祈雨，允之。翌日雨降約二寸。復不遠，官民心未愜，而面謝之。師曰：衆謝之非也，豈是貧子所禱之雨。至十三日侵晨，師於聖前焚香畢，指示衆曰：見否？衆隨指南望，見黑煙一縷，從井而昇。師曰：此是雨龍取水已起，不久當澍。果於辰時雨降，抵暮方息，遠近霑足。遂使官民慶悅。苗稼滋榮，成一方之大稔。

烹雞復還

師昔年嘗至萊陽東馬曹莊，有姜佐者頗聞師能療疾病，敵寒暑，恨不得而見之。是日請至本居，啓曰：佐願奉先生飽齋，當造何物可邪？師曰：有雞否？答曰：佐家每畜猪羊，至於雞則未嘗畜也。邇有親者遺一雞，稱

能鳴，留之司晨耳。師曰：肯與我食乎？佚諾而出捕之。適有本莊李壽卿見之，諫於佚曰：夫世之君子猶不忍見死，不忍食肉，況爲道者乎？詳公之敬其先生者，近於謬也。佚曰：嘗聞人設餚置酒，不能致先生一到門者，在在有之。今幸不我外，豈可悋此物邪。遂殺而烹之。既熟，饋於師，乃食之俱盡。捫腹作噫，樂然而去。翌旦佚等忽聞雞唱。衆疑曰：復有何雞來此架邪？聲與所烹者相類。及明視之，形色亦與前雞一同。驗其昨日所撏翎羽，復一一存之。佚乃心情無託，顛倒若醉，往告壽卿。壽卿聞之，乃懼然曰：昨視之先生以爲常倫，今詳是理，當爲得道者乎？佚曰：雖云聞説先生療疾病敵寒暑，心未至於純信也。復未審得道者悉能爲於是乎？壽卿曰：惜公之不知書也。僕稍曾涉獵仙經道傳，知夫得道者可以陶冶二儀，埏埴九土，出神入夢，透金貫石，變化飛騰，無所不至，況此一雞者乎？佚省而賀曰：先生之道，乃天也。予乃醢雞也。公爲我啓其覆，方知天之高矣遠矣，豈容淺淺之見，測其涯涘者哉。

王公落馬

福山南水都村王忠，一日請師本家共飲。將至半酣，輒有南莊客户李旺喚忠詣彼分田。忠令鞴馬，徐報鞁訖。其妻復催之。師語忠曰：勿去，去則可惜死却爾。其妻作愠而言曰：先生戀飲，不顧妨人之幹，安用復以卒亡之事特相誑邪？師拂袖而起曰：不信，則從汝北行。將至五里，忽聞後有人走馬追及，視之乃伊婿柳春也。愴皇而告曰：妻父落馬死矣。禱先生往救之。拜不自休。師許同迴至彼，見忠死卧於道，衆圍而哭之。師止以勿哭，令取水一椀，環而灑之，三市水盡。師曰：何不早道？乃頭不及之，其人即蘇。師迴静位，衆禮謝畢，曰：不能救得。衆再三哀告。師復令取水一椀，布氣念呪，以水噀灑，又至於三市。師叱曰：王忠，爾攃左手。即應聲而舉。右手亦然。復令開眼，見衆云：爾等何爲？其妻問曰：不覺邪？徐答云：只記得到此忽然迷悶，隨數人西去，約行及二十里，驀聞王先生追喚迴來，復至一溝，既深且闊，不能過得，賴王先生以手提之，乃過耳。衆指云：先生在此。忠乃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儻非救拔，已爲鬼録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玉、李遇風等十上户修黄籙大醮，分諸局次，晝夜營備。每日四方善衆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有數醮首詣静位伺之。師乃覺，衆托侍者覆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慈悲救之。師曰：何不早道？乃頭不及簪，披衣趿履，至於戍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静位，衆禮謝畢，師曰：此人爲食狗肉，觸犯醮筵，元辰譴責，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迴。良久其人方省，告於衆曰：爲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何驗，今被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迴，衆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按察副使嘉議大夫素以刑政酷虐，世號爲半截劍。事親頗孝。因母染患數載，千方弗驗。每於公退，輒承顔問疾，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純信。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爲也。遂往拜師，乞餘食。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痊。翌日請師本廳，朝服設拜，捻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於幼歲。自及第爲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關西、山東、河南、海北靡不遍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號開真子。稽首拜謝畢，齋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觀。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糾集京城善衆，議修黄籙醮。衆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洎附醮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趁一婦人，意欲扯拽，似有所訴之事。衆爲之再怒叱，方捨而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令近前，又能行步。似瘳半矣。師以自食余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爲呪水一瓶，書符一道，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堂中，即時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作大醮，我欲扯拽，告真人，乞垂救拔。我並無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者愴然。翌日挈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在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精邪去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城有前縣尉賦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仰踰年。夜夢顛倒，心常驚悸。復有鬼怪相撓，親戚奴僕，似此者衆。以至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

鸞鶴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黄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營備，略無倦怠。師預示衆曰：此醮非常，必垂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只，鶴二十只，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

四日中朝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鶴翔於壇上，及以五色彩霞光射衆目。有人不信是鶴者，數只爲之低飛回翔，側示朱頂，衆皆異之。逡巡，一鶴翩翩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飼之，但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西邁，焚香辭聖畢，鶴乃迎師大唳數聲，振羽而翥空中，盤繞三帀，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爲圖而敬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禄修黄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己處心，依式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夫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欽奉玄科，殷勤不怠，乃感諸天懽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衆忽見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師乃俯伏。衆又見一童子僅及尺余，容貌奇絶，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内起，詣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禄即令畫工寫其事跡。衆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録

（尹志華點校）

008 甘水仙源録

經名：甘水仙源録。十卷。元代李道謙編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參校本：藝風堂拓本、柳風堂石墨拓本、元好問《遺山集》、《古樓觀紫雲衍慶集》、《牧庵集》、《秋澗集》。

甘水仙源録序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黄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閎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乃於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甘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遞相闡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則郡邑，建立名宫傑觀比比皆是，遂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丕敷於海内，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爲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宫道觀竪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荆金趙璧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録，集爲一書，目之曰《甘水仙源録》，鋟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繼之斯後，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日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録卷之一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届。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册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

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丘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貞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準此。至元六年正月　日。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

皇圖啓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麽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爲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真人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衆。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炁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鄉黨饑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創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真人曰：害風來也。真人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衣氈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

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携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懽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洌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糞，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真人口鼻間醺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携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户扃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黄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一客吕馬通。未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人馬户曹邸，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黄，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真人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行光明中。寧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盥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絶水火。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真人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真人道者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之行。披席出家，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遊於肆，不可槩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瑠璃碼磲珍珠衆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鹵，真人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

汎而出。或言真人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溷，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静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内有傘陽子號。王自髫齔間，嘗過玄庭宫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鬻肆，真人倒坐於其間，郝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緑程程送，酒白粱黄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静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頌，真人曰：我於長安欒村吕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真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虚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宫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悦，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遥之遊，豈不偉歟。後真人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宫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祖道者也，殷勤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居士援筆爲之銘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温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絶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祕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非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

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頗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絶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爲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真人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遥乎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和
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
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
金魚袋劉祖謙撰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内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强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争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説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説，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❶，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❷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竪，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説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説，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❶，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❷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竪，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説，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❶，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❷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竪，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

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欒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玉峰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絛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悦，詔於島西築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爲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邃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璹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捉點嘉祥觀冲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冲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鄠亭密邇靈虛宿聞真篇，無非發揮玄奥，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其他騰凌滅没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談，懽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爲蓬閬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怱怱❸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衆，傾赴雲集，懽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黄籙，爭虔懇延致，以爲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環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衆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入關，結廬於太一之下，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糲糧之食。隆冬祁寒，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玄奥，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談，懽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爲蓬閬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怱怱❸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衆，傾赴雲集，懽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黄籙，爭虔懇延致，以爲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環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衆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瑱、劉真一乃奉上真人遺跡，仍略之

重陽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間世之異人也，禀天仙之姿，

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適遇重陽真人生朝，方陳設供養，纔初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當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監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絶，有風馬升仙之言。洎吾邑黄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嘆良久曰：異哉，真人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琰，傳之來世，良爲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罪也。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雲，烏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日幸遇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子翼承命，驚悸久矣，子其爲我記之。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伏謝，駑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爲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殆爲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懽然均不敏，因摭其相遇之實，得非並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天地無爲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内者，其天地乎。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叅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内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於重陽。

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創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姬周，冲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宜甫，世業儒，系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季兵亂，東遷寧海，因家焉。祖覺，字萃叟，以孝行稱。父師楊，字希賢，容儀可觀，沉默有度，事親爲學，綽有父風。客或驚走，以紬複擲於家者，視之兼金也。白於父，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謝曰：吾吕仙也，居幽谷村，以淘採爲業。積金兩鎰，將鬻於市，逼於監税者，賴公獲免，願中分以報。希賢固却之。吕曰：公有黄向風義，後當有高士出焉。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吕者，始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嵛山，幾三載矣，曰仙至則丹可成。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爲之贊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惜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圈中。壁有字云：我輩己亥十萬人，太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往視之，則清之子阿澤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己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詣術士孫子元占之，以决其惑，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嘆曰：死生固不在人，曷若親有道爲長生計。已而與客弈棋，乃失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飲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造其席，戰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徑來訪謁。與之瓜，即從蔕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談道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首，祖師賡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南園地中一鶴湧出，今兹欲爲祖師結庵，祖即指鶴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構，字之曰全真。師欲從祖師西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離鄉遠遊之樂以開釋焉。是歲十月朔，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一餐，雖隆冬祁寒，唯筆硯几席布衣草屨而已。形神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啓鑰，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數日從我西遊，直鎖害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悟，以資産付庭珍輩，以離

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也。師居廬，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夢中歌有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鉉，字玄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焉。居崑崙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無所遁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蓋藥用酒引不覺過量，疾甚，人復曰：馬公將死矣。祖師拊掌嘆曰：吾遠尋知友，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誓狀于文登蘇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飲食起居悉以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祕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將昇，師請曰：鉉當爲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丘三道友入關謁和、李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遺命乘因作《異木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解元李子和輩願執几杖以從，繼而棄俗歸道者不啻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蓬萊庵，從善友趙恩請也。秋八月旱，師祈雨詩云：一犁沾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時中。曰：十二時中天運造化曾少停息否？對曰：無。師曰：東華亭劉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未浹旬，官中有牒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錦麟不得空滂漉，收拾綸竿歸去來。丘長春爲主張焉，仙仗東歸。過濟南，有韓淘清甫者，慕康節之爲人，所居號大乘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安樂園，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絶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淘謝曰：大道鴻濛，無所扣詰。今聞至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説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勾鼻端之息，卧則抱臍下之

珠，類此甚多，蓋言道人分内事也。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寧海，未几行化于文登之七寶庵。門人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及疏鑿尺有八寸泉乃湧出。冬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娱。二十三年春正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十月下元日，文登令尼厖古武節請師作九幽醮，師謂姚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懽呼，焚香致拜。居無何，回首側卧，東南而去。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撫朱軿，鳴鑾佩玉，履虚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辰。特寓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誕辰，師仰瞻天表，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不慤遺？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一曰：汝等欲作神仙，須要积功累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開眼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蜕。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頃，人云師已仙矣，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初，崑嵛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青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絶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之號。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右門人盜去，萊陽宰武節劉公啓柩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葬之。師幼習儒，長克家，有不貲之産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禮》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爲碩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此也。承師訓以闡化，援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寰海，以濟衆爲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❹，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欒取於人以爲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變苦泉爲靈液，劉清毁屠具而改行，栾周焚漁網以向風，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耆稚爲之雲集，果行西秦，飛舄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瑱、雷大通、劉真一、于洞真等數十人，實修真達道扶宗翊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

牢辭其可乎？乃繫之以銘，其辭曰：

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
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
重陽飽飲甘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壖。
金焰爍爍開七蓮，慨然捉馬揮玉鞭。
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鍛鍊方且圓。
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
機發於踵崑丘巔，降龍伏虎祕法玄。
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闡教乃宣。
秉風御氣遊八埏，下視塵世猶天淵。
若子若孫稱大賢，胸中冰雪壺中天，
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爲之士也。士至於無爲無不爲，携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爲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黄、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馬、譚、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鏐鐐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己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卧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不爲，携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丈夫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之，詰曰：汝何人？公具以對。自茲奉道之必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間恍然而覺

廟官温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逼火而坐，温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卧内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説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于後：忍折齒之憤，德也。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敬喜而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跡。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宫，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即以宫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詩茅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拾礫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

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間，

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

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觀在

後長春丘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

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自童稚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鸞之後數十年居仙瑩之側，王生主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醮祭無惰。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

甘水仙源録卷之一

❶『陽狂垢污』，柳風堂石墨及《未刻稿》上册作『佯狂垢汙』。

❷『談』字疑應爲『詼』。

❸『忽忽』，應爲『匆匆』。

❹『至人』，藝風堂拓本，《未刻稿》上册作『異人』。

甘水仙源録卷之二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脉，抽天扃，毫芒太虚，塵芥無垠❶，鞭烈缺，笞霾霧，蹴汗漫，肩鴻濛，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蹇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惸，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刹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既挺世也，謹事嫡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浄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屨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眄眄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揮灑二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携丘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荐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黄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鑿之果然，迄今洞宫號爲三泉。逮丙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懽之祖堂，手植檜柏，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猛狃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時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汴梁，寓夷門，乞食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囹，就枷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斡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惑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叩咸陽，歷華陰，寧神於劉蔣舊廬之坰。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爲之益寒，形木爲之不春，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慍容，趨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人問則對之，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濱，門人爲之穿洞室於巖垠。忽遇石井，寒泉泠泠，衆駭其異，先生笑曰：定力圓滿，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鍊之所經營也。

先生得以免縲紲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絶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于昌陽，綵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如有徵，如影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泠泠，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鏘，乃遣使者徵之，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僚士庶，絡繹相仍，户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虚，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閬苑之行，曲眠左肱，翛然返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虚，盤陽同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黄庭，奥涉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披雲宋君襲教，軫承法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啓玄牝，交谷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紀跨鸞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虚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篁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虚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騫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于長春宫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我先師真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于耆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爲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于余曰：父師長春子，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于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蓮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宫，勑賜其額曰太虚，氣象雄偉，爲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遥禮師禁中，

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禄持詔迎師，明年春啓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勑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曠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馹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户外之屨滿矣，所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宫，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衆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群弟子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闔仙蜕于白雲觀之處順堂。師之在天長也，静侶雲集，參叩玄旨，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師誠明慈儉，且無驚父師。是年十月，旁門異户，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脱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藁，大率以提唱玄要爲意，雖不事雕鑿，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

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没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黄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真經天宫静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全真一派，道爲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簞六年，簞瓢無有，人皆曰賢。廬于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于水。子誠真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宫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没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結緣道友，衰經滿堂，如喪父母。吾屬蹉跎，蒙知最重，奠拜靈筵，器之爲慟。嗚呼哀哉，君壽國安，師能致之；含靈耳目，師能啓之；水旱爲沴，師能禳之；師爲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哉，尚饗。

定庵吴章撰

祭文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長春真人丘仙翁之靈。嗟嗟仙翁，早歲出家，壯而成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班，猷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古，何者爲住，何者爲去，嗣教門人，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 并序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秦蜀九路道教天樂真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宫提點賀志冲、李志真來言：伏讀六年詔書，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省節文。皇帝若曰：自東華垂教，至重陽開化，朕心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鍾離❷真人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吕真人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陽全真開化真君，馬鈺丹陽抱一無爲真人，譚處端長真雲水蘊德真人，劉處玄長生輔化明德真人，丘處機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王處一玉陽體玄廣度真人，郝大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静淵貞順德真人。其於誄德述道，聖謨天出，稱情適中，死濡生被，道紀光賴，永永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一，餘六真❸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難，尚恐行實流之人間者，不託金石，無以聞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詞臣。并真君既傳六人❹，獨是玉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繇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録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載下。細及龜筮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猶特傳之，況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吾儒者不爲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狀及顯異録，真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説。後遇異人坐大石來前，撫首與言，又聞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敝服赤脚，狂歌市中。人謂或病失心，或識爲無疾，將收歛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皆爲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開化真君至州，願厠弟子列。真君知可授其道，爲制今名，從居崑崙煙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真君從其徒馬無爲、譚蘊德、丘演道、郝太古四真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未脯，墜查山，柄得⿱亼灬陽子三字，識其師蹟。⿱亼灬字書所無，若真君特制之，以號真人。後有詩⿱亼灬竹通爲七箇，又若⿱亼灬爲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爲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瞚毛竪，舌撟然而不能下，稱爲鐵脚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爲詩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幾其跨火不焦入水不濡之徒歟。遨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踣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摇峰，烹雞降鶴，起死噓枯，麾訶嗾斥，一方千里，白叟黄童，竭蹶其廬。或以爲善幻誣民，因召飲可鴆，真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撓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無嘗從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餘杯以盡君懽。與之，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猶鬚髮髡鬗，不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爲治，對曰：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謂異人，或讒善幻。世宗試而鴆之，見不可殺，悔怒而逐讒者，當時諱之，謬云然也。明年爲修真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贐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復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爲醮，資大行冥福。其年復還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爲供致真人而薄其酒，曰取汝其室藏樽煮酒來，植依求之，則其妻密置，人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四應真字，曰以是

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真君降辰，植果育子，舉家喜曰：四四，真人指月日爲告耶。即求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是時吕道安將建祖庭，蓋真君故廬，以無勑額，不敢集衆，真人奏立觀靈虚，賜道安冲虚大師，而祖庭造建始盛。以母玄靖年九十，求還山侍，厚賮遣之。泰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宫，度民爲道士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虚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劍楯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横罹其毒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

冷子劉志源俾建上清太平宫，蓋由盩厔民張守真能誦翊聖保德真君語必爲今及❺，當來休咎徵，且授九壇三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勑有司作宫千柱，以妥景靈。金季蕩焚，木灰瓦屑，清泠翦棘誅茅以居。繚構乎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彦、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爲之，歷四十五年，構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虚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法師祠四堂，鍾樓齋庖廡廩將二百楹，位置雖劣祖庭，猶足爲自關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作爲宋太平興國中，出内幣，殫西土財力爲之，既其毁也，乃復於道流數人之身。真人生逝於金，而見贈於皇元，真人生逝皆在山東，其徒教行關西，擇勝地以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抵掌雲中曰：吾孫若曾，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大宗，視真人爲叔。歲乙未，擇其孫清

名相襲芳。豈以陽者兮，本天親上，輕舉凌空兮，易爲向往。何獨一君兮，海蟾自名，將取月魄兮，隨日受明。日月爲易兮，衛生要訣，世微五君兮，奥疑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勑有司作宫千柱，以妥景靈。金季蕩焚，木灰瓦誰析。又嘗思之兮，少正蟾純，歷世綿邈兮，有婦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度兮，始人爲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見，從學崑崙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旋徙雲光，冬眠抱雪兮，夏立迎陽。九年德就兮，鬼盜避逐，騰神入夢兮，群異傍出。莫毒匪鴆兮，持飲如漿，名藹燕都兮，徵來天長。衛生爲治兮，宸扆問益，鴻言剖疑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旂兮，邈不可留。歸軫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虚，華陽天寶兮，不恒其居。在在授業兮，其出一户，繇子暨孫兮，獨踰萬數。東海之波兮，百里涵濡，今焉西流兮，溢及鎬都。太平之宫兮，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翦棘攸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

西兮，他門❻孰先。碑其平生兮，道行彌晰，爾祖爾思兮，來裔無斁。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琰撰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善，度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間於道俗存亡之異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以銘詩，俾步虛者歌之，以頌師德。師之號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號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號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旌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洞陽掌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屬來見，請於予曰：貧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誤蒙聖朝采録，錫以徽稱，使得簉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棲雲之訓也。棲雲之所以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異，在人耳目，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棲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願屬筆於子。儻辱惠顧，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懦生昧於玄學，叙事遣辭或致抵捂，徒取誚於識者，牢讓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與予同宗，見待素厚，難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録宗師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步虛者歌之，以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户。兄俊彦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君何爲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師乃棄家入崑嵛山，禮真君於煙霞洞，求爲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携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二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祁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嫁爲

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爲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爲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技進，名動闕庭。其他靈異之跡，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者，尚多有之，不可殫紀。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勑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周易叅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于世。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❼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爲方術，爲符籙，爲燒鍊，爲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絶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創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炁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能世其業者甚衆。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板蕩，國朝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説，貴賤欽仰，宗風大振，道價增崇，不減太古。今洞陽耆艾敦厖，剛毅木訥，食師之德，幹父之蠱，當釋道紛争，摧敗挫衄之際，寂然湛然，守之以謙冲，安之以委順，處之以鎮静，操修無方，精進不輟，用能上取聖知，特隆璽書褒美。較其難易，又不出於棲雲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子，欲知其子，請觀其孫。銘曰：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此語常怪東坡公，神仙有則八表同。
不應秀止東方鐘，崑崙山高天比崇，
左顧右瞰搏桑宫，上有一洞煙霞封。
重陽發之麾鬼工，紫炁直與閻浮通，
馬譚劉丘王郝從，六子矯矯皆人雄。
縹緲至自蓬萊峰，驚見碧海磨青銅，
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
就中郝公鸞鳳龍，洗心以易虚玲瓏，
藏用於密退以冲，粃糠富貴不掛胸。
剛决物莫嬰其鋒，訓練復遇王元戎，
衲衣一傳神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

同門之朋稔與穜，脚跟不必隨渠儂，
沃州石橋張果蹤，亘如虹蜺插蒼穹。
大道在此南北衝，何須遠走巢雲松，
止而不動吾非慵，艮乃萬物之始終。
結跏趺坐爲瘖聾，朝觀日出光曨曈，
吞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
河車挽水玄霜蓬，有人問之趨下風，
如以寸莛撞巨鍾，搖手使去妨吾功。
過橋行人抗塵容，僵名仆利不有躬，
見公視世猶蟻蜂，形骸土木心冥鴻。
顙必有泚羞頑庸，反求於身當發蒙，
撙貪節愛瘳癒恫，憧憧往來秋夏冬。
百感一二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
確乎六年真苦攻，養成妊女連嬰童。
奮袖起舞知德充，願以所餘及倥侗，
普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鈞兮金在鎔。
螟蛉蜾蠃無常蟲，功成朝元去忽忽，
飛霞佩玉鳴冬隆，雲裝煙駕滄溟重。
弱水萬里昏濛濛，淮南小山空桂叢，
黃芽欲種須圃農，公不可見憂心冲，
棲雲老仙亦難逢，住世賴有徐神翁。

七真讚

北平王粹子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應道運，豪雄絶倫。甘河得遇，
兀若狂人。挈還四師，大開全真。巍
巍法教，東海西秦。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
三髻承師。風雷示化，金玉垂辭。邈
矣前躅，如何可追。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痼疾頓愈。決烈入道，
水雲爲侶。歸櫬終南，聚徒洛土。教
風既弘，蜕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
洛市工夫。中遭厄鬱，所守不渝。聲
名卒顯，被召海隅。

長春丘真人

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
才學功德。愍此兵戈，遠涉西北。九
九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遇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號，
金蓮共芳。跡多神異，名動帝王。高
山景行，千載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閥閱，獨喜林泉。兩詞一衲，
終始師傳。神示易祕，沃橋六年。化
緣逆順，悉合自然。

❶原文漏『垠』字，據藝風堂拓本補足。
❷『鍾離』後漏『真人』兩字，今據柳風堂石墨拓本補足。
❸『有婦人者一，餘六真』，柳風堂石墨拓本此句爲：『真君並六真既各有傳』。
❹柳風堂石墨拓本此句爲：『蓋有傳應大法師張守真受翊聖真君至言以彰宋朝』。
❺『他門』，柳風堂石墨拓本作『玄門』。
❻『老』原作『若』，據文義改。

甘水仙源録卷之三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 并序

汝陽弋彀撰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衣啓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老，幾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日語衆曰：清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葬之禮，仍即其福地，並建宮宇，勝槩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今。吾儕享其成業，今無一報，顔實腆矣。將刻碑紀實，以詔無窮，若何？僉曰唯。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於汝陽弋彀。僕以師真道德高厚，奥妙無方，詎以荒疏淺淺者所能窺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志通所紀行狀，仍摭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天之所以畀❶付於聖賢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者，或久近廣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賢所能必，能不滯其時而已。或拱揖廊廟，或私淑側陋，或清静而化，揖讓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默以革苛僞。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耀。師於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者，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爲酌飲，旱則爲灌溉。道猶火也，飢則爲烹飪，寒則爲煦嫗。用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頃以金録訖運，喪亂並興，黔黎殄於葅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顧，挺生至人，全畀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父作子述，闡化數十年，徒侶徧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狠戾易心，强梗順命，革煩苛爲清静，化湯火爲衽席，挈一世鄙夭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爲最，蓋天之畀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

年，衆德之。遊濰州，時龍虎完顔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囿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爲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太祖皇帝遣便宜劉仲禄，徵長春真人。仲禄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難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平遥帥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鏤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爲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庭。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栅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爲撫慰，皆按❸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爲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遥之興國觀、崞之神清、前高之玉虚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爲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戊戌

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

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

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爲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爲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蔵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爲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重❹，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爲香火費，爲民祈禱，雨大霈。及還燕無幾何，

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長往，及宮洮頹禮聖畢，訣衆曰：吾將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夫復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爲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喙息，罔不得其所，其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備，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爲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潰，華禮蕩滅，污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箒誶語，八行爲入道之基，及其縱説，則時亦露機俏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怗然，此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爲誠謹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悼夫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濰陽昧大體而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
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涎。
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畀已專。
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
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派常涓涓。
流入濰陽玉清前，灌溉六葉開金蓮。
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靄掃盡孤月圓。
至理渾融無正偏，溱園鄭圃非獨賢。
遭時得君明機權，鑑光亦豈從媸妍。
冥鴻高舉蓬海邊，閶闔萬里來翩翩。
鰲頭可釣虎可編，萬蚪誰信容笞鞭。
頹波力障迴九川，塗炭氣化成几筵。
惠雨一灑劫火燃，大地墾作種玉田。
精衛投石海空填，螟蛉遇祝速變遷。
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爲福皆夤緣。
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嚼九九篇。
琅函萬軸成蹄筌，始信天上無癡仙。
洙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燀燀。
有心不敢自聖癲，有口難説無礙禪。
人云功行徧八埏，波浪幻跡從沺沺。
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
直鈎坐釣三峰巔，寶地花木肥芊芊。
青山不礙行雲煙，死而不亡壽更延。

他山有琰實可鑱，光騰億劫無歲年。
千谿萬壑分嬋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爲祖師，其自甘河仙遇，劉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特立章章如是？卒之搜奇訪逸，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韙矣哉。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生能無欲，歿能不壞，惟長春師爲然。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爲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脱煩勞，優遊以壽終。若夫以清静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洺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爲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授以玉兒，覺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歉如也。見公穎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常默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同舍兄張本敏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徙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逮公辭，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

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爲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絶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入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爲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公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田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黄摑副統咨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己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禄齎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俾移檄所公懼其爲阻滯，乃往説林，師始命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至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地幾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爲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坐上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爲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名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特免杻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故公爲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罕山，距漢地幾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爲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坐上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爲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名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特免杻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故公爲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爲都道録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楼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衆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特免杻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故公爲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

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爲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業精嚴之士，普賜戒籙。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旛，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爲輔行，仍賜内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陛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籙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賚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卹。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壬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凡山下道院皆爲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籙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爲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内亡魂，勑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公爲大濟度師，出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璧環紐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爲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湔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勑公預焉。舍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不能曲意順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校，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效，上嘉納之，命書諸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

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猒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齠稚，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荐承恩顧，雲輧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絡繹不絶。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喪考妣，遠者出迓仙靈，爲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携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猒世幾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怍，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鄰鄉縣，熟其爲人，敢以斯文請。予辭之力，不踰月凡三見臨，具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虚舟道人李鼎之和所爲傳，併以見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織芥譎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爲次第其先後而銘之。銘曰：

道之爲教，基於老氏，不肆不耀，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粤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笑授弓弦，傳法微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言必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彦升力也。使是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己。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死。蒼蒼五華，涓涓一水，窈兮窅矣，付畀得人，追書遺美，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叅長真於洛陽，得有狀斯述，有傳斯紀，仙靈雖昇，仙聞錬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吴嶽東南峰，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絶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玉清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虚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啓證心印，退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彦升，主好畤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馬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耋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彦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叅長真於洛陽，得錬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吴嶽東南峰，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絶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玉清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虚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啓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叅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黄髮故老，自以爲不逮也。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于真人道行碑

宣授河南路轉運使兼廉訪楊奐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

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絶，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濟源上，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鐵劄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約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秦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迓，舉脱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篲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方爲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虚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爲灾。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吴大卿、張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徒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剌寶儉總管田雄侍讀本，在關中則叅省王輔臣、郎中邵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琚。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詰之哉。師間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顔間。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脇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執事者曰：真人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師堅讓不受。

而已，至於嗇神頤真之祕，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强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襪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己耶。東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洮鞏，北際燕遼，瑰蹤瑋跡，章章可考。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想巖扉，强勒之銘。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願爲犧樽，火烈始見玉性温。西翱東翔動帝閽，歲旱懷詔濟瀆源。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蜚廉馮夷掖雨轅，焦穀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魂，霓旌豹尾交繽繙。楊枝麾灑消沉冤，隨機應物忘清渾。疾雷破瞶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面泫宿恩。洪鍾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派契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馨蘭蓀。

甘水仙源録卷之三

甘水仙源録卷之四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浄不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偏天下，無慮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爲衰，嗚呼盛哉。真人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爲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

❶『畀』原爲『卑』，據文義改。
❷『遠遁』原作『連遁』，據藝風堂拓本改正。
❸『按』疑應爲『安』。
❹『重』原爲『里』，據文義改。

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則徒衆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爲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一日遣人詣郿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所密授者。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李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人。迨及真人，會同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陲。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真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興教，在斯人歟？

出言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前知，得於至誠。維生有聞，維後有傳，槩之古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求厥垂。

離峰子于公墓銘

遺山元好問撰

有爲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之行，請予爲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猒。不置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郵也。嘗立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❶，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求厥垂。

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峰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❷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穎脫，縛律自解，心光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黯卒販夫

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敏之，離峰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眡塵中幾蜕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宫商，責渾沌之勘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顔、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爲黄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何疑哉？乃爲銘。離峰子諱道顯，出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寇讎，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蜕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刑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宫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爲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雒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爲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閲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

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爲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爲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今爲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寶爲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厦，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邃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内外景之説，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澧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爲至誠前知，静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爲室静爲門，靈襟不受塵翳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源，季世遂有支流分，禽襲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百餘年，弱而能强謙而尊，無爲而爲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數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得真筌，誰能繼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逃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内照如澄淵。關中道譽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之柏高叅天，翠微之宫矗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

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絶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宦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术虎公，既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争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擴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内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爲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吴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並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爲古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邈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毁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服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卜庵玉峰山下，頤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爲常。貞祐間，羌人陷邠，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縶，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爲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奚止滿户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

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强爲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静經》，師危坐澄聽，度門弟數百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峰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常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胡爲不叅師學道以脱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履，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密語，及解以麻絛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創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即遞相印可，以圓明爲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衆百餘西歸，於南時創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庠序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蜕園。壬子，常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沖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齎氣頤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洎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惰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姿英偉，上性昭彰。松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之浸昌。三髻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先饋，奚啻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翱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

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浩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燈而朝香，紀遺烈而刻貞珉，將爲萬世而傳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黨宋子貞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爲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爲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絶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

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覲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

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殫聖奥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暖暖蓬艾繁，竊取温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恒孤騫。退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猷代歸朝元，羽輪颺車閬復崑。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爲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内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勳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内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悦，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温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逮廣寧仙蜕，隻影西來，壞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爲，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韜光晦跡，未有識其爲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民皆潜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沿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不回顧，慙慕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爲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黄童，山林緇素之流，閨闈笄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爲世景仰如此。凡丫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爲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禎，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禄邀師作黄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禄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泉汹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爲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備録。初，重陽真人西歸，契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

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爲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爲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爲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睹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訃聞，皆爲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自爲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無做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

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嶷然爲一代宗師，學者瞠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閼逢困敦正月朏，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之全，一編語録求之有餘師。予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之人，忝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爲人作文字，帷師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爲言之，義不容辭，乃爲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澹乎無爲，支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爲百世師。粤有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健羨，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瞻惟汴梁，重陽蜕息，大建朝元，翬飛雉翼。不自爲功，歸之衆力，名飛九重，爾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密承道蔭，在處百千。一聞訃音，泣涕漣漣，付畀如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光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使朝爲盜跖，暮爲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之全，一編語録求之有餘師。予

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祺撰

廣哉道之爲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八百年，黄其冠，鶴其氅，以五千言爲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爲一，夷考其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徵自海濱，首以好生惡殺爲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噱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録中都路道教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燦然改一方之演教白霤，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元祖庭，久廢於兵，僉以興復爲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尺書加幣，改白霤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閻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訃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爲死灰，以形爲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己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内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爲賢智事業，與人蚩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宫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爲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説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録卷之四

---

❶元好問《遺山集》卷引《紫虚大師于公墓碑》此句下有『解衣輟食』一句。

❷『病予』，《遺山集》卷三十一《紫虚大師于公墓碑》爲『予病』。

❸『蜕骨』，《遺山集》作『有墓』。

甘水仙源録卷之五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王磐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臞，骨骼巉巖，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懽喜迎接，聞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恕齋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絶俗，棲止道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簀之際，衆以後事爲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既畢，衆環師而拜，内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問學淹該，甫踰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設金籙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群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日。天貌温和，頹然處順，不見涯涘，疆悍者服其謙恭，驕矜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咈，久乃怗然。加以持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襄事畢，提點劉志敦持行狀，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文，謹次第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
知誘物化中變遷，大朴乃始淪虧偏。
爰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爲口忘言，
希風遠暨東海壖，一驅學者歸淳源。
流傳四葉道愈妍，嗣教乃得誠明賢，
奉香火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
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爲真實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輩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躐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温和，頹然處順，不見涯涘，疆悍者服其謙恭，驕矜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咈，久乃怗然。加以持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襄事畢，提點劉志敦持行狀，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文，謹次第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
知誘物化中變遷，大朴乃始淪虧偏。
爰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爲口忘言，
希風遠暨東海壖，一驅學者歸淳源。
流傳四葉道愈妍，嗣教乃得誠明賢，
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遠方道俗

誠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植資禀異。髫丫初入長春宮，三千道流仰標致，萃玄堂深人絶跡，戢戢千函鎖幽祕。師持管鑰恣披番，萬卷汪洋在胸臆，捷趍徑造浪苦辛，博中得約道乃真。真常門人徧天下，齒尊緣熟非無人，一朝順化拂衣去，心傳密授惟師親。將壇高築拜韓信，千古盛事驚三軍，學道由來在心悟，行輩不拘年早暮。羽服黄冠十萬餘，趨走長春宮下路，仙家閲世如流萍，空裏浮雲聚散輕。適向市朝觀物變，忽乘鸞鶴上青冥，玉泉西北煙霞多，五華山色高嵯峨。飈馭一往同逝波，長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風雨荒雲蘿，墳前豐碑字不訛。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京兆路提舉學校官
前進士孟攀鱗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爲世故所奪，不爲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絶俗之善，形於言辭，見軼衆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玄門立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静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虚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爲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爲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静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戰閣茂歲，閼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虚觀冲虚大師吕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絶類離倫之所爲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冲虚大師吕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爲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禀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撑拄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静定之功。修外養内，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静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戰閣茂歲，閼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虚觀冲虚大師吕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絶類離倫之所爲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冲虚大師吕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爲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禀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撑拄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静定之功。修外養内，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洙泗，融爲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爲門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静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戰閣茂歲，閼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虚觀冲虚大師吕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絶類離倫之所爲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冲虚大師吕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爲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禀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撑拄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静定之功。修外養内，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

唯待玉皇宣。頌畢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吕君者，信乎絶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于祖塋之北，丐予爲誌，以光潛德，因摭其實而爲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吕公，崑崙秀鍾，幼脱塵網，早登道宫。侍師惟謹，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教風。啓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真静崔先生傳

止軒杜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静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爲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爲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韋家墅下栖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夭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而去之。彰以爲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内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爲黄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爲緇耶，其業履忠孝❷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爲一區，間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雪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爲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爲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静，不亦宜乎。

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徙單公履撰

自黄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説始興。考老氏跨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蜕，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爲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爲好事者紀録，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

代有顯人，安期、赤松、張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見而不常，福奇之徵，昭揭於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晋、隋、唐以來，蜕跡闤闠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紀。至於協陰陽之祕幻，集靈異之大成，微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閨稚女，一聆其名知其爲列仙者，唐吕純陽一人而已。盛矣哉，其傳之也，全真之教蓋發源於此。其流逮於金初，祖師王公倡之於前，七真繼起於後，而道大行矣。惟丘公起東海之濱，玄教氏，諱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適大安真風彌漫洋溢。其高弟一十八人，世稱爲十八大士者，師其一也。師姓潘兵興，起家爲軍都統，戍萊州。父楫，字濟之，以儒爲業，辟充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遇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師乃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傍與之語，慶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粹非凡兒也，異日當爲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爲娶妻，遂宵遁，即往棲霞濱都觀。道過濰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問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静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録劉君齎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覲，風沙萬里，不以爲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録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師乃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傍與之語，慶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粹非凡兒也，異日當爲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爲娶妻，遂宵遁，即往棲霞濱都觀。道過濰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問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静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録劉君齎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覲，風沙萬里，不以爲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録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師乃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傍與之語，慶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粹非凡兒也，異日當爲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爲娶妻，遂宵遁，即往棲霞濱都觀。道過濰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問道，得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静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録劉君齎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覲，風沙萬里，不以爲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録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

程功能，平枝榦，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厨廐庫，下至於寮舍湢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新。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峰，士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遺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創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圃果園舟車碾磴，歲充常住百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嚴飭壯盛，儼敬之心油然而生。夫撤祠宇而爲宮庭，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絶其褻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内，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己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靈山及玄教師堂，遣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葺濰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誥册刊之石，以彰靈蹟。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躋九峰之巔，見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峰。甲寅春，聖天子在藩邸，命設普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召四方羽侶道行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清高者畢集，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師之德，上于朝，賜冲和微妙真人之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祕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略有次第。修而並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方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爲病，師曰汝衆弟行無傷也。四十餘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柿二本，根榦盤錯枝葉茂盛，一夕無風自折，衆方驚悟曰：此柿無風而折，可謂大異。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誦呪語。隨即以灰摻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復入，以湯頮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既畢，乃就枕脩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訃於掌教誠明真人，遣提點孟公，賻賵甚厚。庚申歲三月初五日葬于宮之艮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

神隧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凡四五往返，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篤，而託於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爲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説焉。夫道之爲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極於性命之奥，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宫宇，惠鮮貧乏，此但觸物應緣隨感而動，勞而不有施而不報，特神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接爲構，紛紛擾擾，殆多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境之外者，彼何足土苴芥蔕乎其間也耶。故自從師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接於事爲，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見師之揆日作室，不少輟於斯須之頃，以爲若是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感一致，虚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爲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姬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丘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爲。歷祖宗未嘗有及公訟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静，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髫齔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爲虞。俟二弟成人，俱爲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虚觀，師體于于天樂誠難名，無何七鑿情竇萌，以智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僞無一誠。長春宗師，叅求玄理，遂親炙左右，得風頹俗靡三千齡，何人椅挈還大庭，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恒若豈謂否極時方亨，粤有奇人悼含靈。因心悟理開曠盲，爾全爾真性爾情，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衆人之所難爲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維師啓鑰通玄扃，十年動息静不凝，大寇據海州，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外營擾擾中常寧，功成羽化何泠泠。乘風萬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冥冥，中條之山鬱葱青，黄流宛轉相抱縈，紀師盛德存吾銘。

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觀其從命專直，雖經虎兕甲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致一也。己卯，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漠，迢遞數萬里，衆有倦行役者，公以己乘之騎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己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肇闢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叅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悋。宗師以公願慤，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衆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猷世，繼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點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疏，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于五華之仙塋，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疏，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于五華之仙塋，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疏，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

五華之仙塋，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疏，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

冲虛大師于公墓碣銘

太原李鼎撰

師姓于，名志可，字顯道，冲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于公之後。父諱江，子六人，師其幼也。雅好淡泊，齠齔有出塵之志。承安初，長生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官，師聞之往焉，於顧盼之間，似有所契。即從之長往，而默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真，遂求法於

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爲受道器，乃授之。師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餘年，期服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常住物業，有增益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内外寧謐，如空冥中有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乙卯春二月庚午朏，越五日甲戌，託以微疾，斂息曲肱，安然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葬之五華之衆仙塋，春秋七十有一。與言曰：此老自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真常二大宗師託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當時常日用度，或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及茲小斂之際，一衲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安措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茲一聚塵，沉焚露瘞，無所不可，又何足問，任爾所爲，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動静之間，謙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多矣，不必偏舉。姑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守其傳之於師者，精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溷也。乃暨門弟子衆人等，謀爲不朽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予，將刻之石。子亦以銘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脇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泉如，人事絲如，胡不少溷，我心本虚。曲肱斂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浮云之後。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見假，真者見真，吾玄門中，偉哉若人。溪聲山色。假者不耀，父遵性明毅慷慨，胸次洞然萬指，中有孤惸，其征徭不能力給者，皆身任之。初綦氏世爲著姓，宗族嘗至數百家，必有餘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絶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綦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周急，若飲食然，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挺生善人。仍命仙真周旋誘掖，卒使蟬蜕污濁之中，坐享清浄之福者垂五十年，所謂有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寧不信歟？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雅志丘園潜德不耀，父遵性明毅慷慨，胸次洞然無畦軫。初綦氏世爲著姓，宗族嘗至

《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謂《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絶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綦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周

玄門弘教白雲真人綦公道行碑

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以賙不給。母張氏，亦有淑德，事舅姑以敬願稱。既而生公，氣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凡。至十五歲，嘗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丘公爲師。戊寅，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祖聖武皇帝，天資仁聖，志慕玄風，己卯冬，遣近臣劉仲禄齎手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行，仍率高第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當時，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因承虛己之問，乃答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奬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比回，駐車金山之巔，顧謂清和尹公曰：綦公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太極宮，尋改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授清真大師號。洎以肋國救民經籙付之，度道士吳志決等以備灑掃。宗師既仙去，遺命清和嗣教門事，公左右維持，終始未嘗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緣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迓，輦粟帛委堂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之請也。建立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之太一、樊川之白雲、鳳棲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斥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殫紀。秋，太傅移剌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邀請清和大葬祖師。既畢，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就❹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于洞真、宋披雲、薛太霞洎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攝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籙大醮爲國祈祥，遂復同諸公莅事。觀其進奏精嚴，靈異昭著，使回具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醮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剌公就佑德觀設黃籙大醮，臨壇仆體者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齎旨寵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懽馳驛諭旨，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忽集衆謂門人申志信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主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于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己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偕本宮提舉郭德山、李志希等，狀其行實，來謁文於庭。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事。按公之爲人，恂恂謙退，似不能言，至論及救時利物之事，屹然山立，辭色俱厲，言必有據，衆皆心服，以是宗師獨爲倚重。及來關中，道價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以誘愚俗，一時達官聞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

不可勝數，故能名動闕庭叠蒙奬賚。非踐履純實，何以及此。今夫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欲與利耳，而公能斷然絶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涕唾然，蓋其天姿過人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綦爲著姓，居海濱兮，世載潛德，生哲人兮。天與之性，含元淳兮，不雕不飾，全其真兮。有來提警，緊長春兮，玄言祕訣，授受親兮。刳❺心去智，專精神兮，始終一節，無緇磷兮。聖皇嚮道，起隱淪兮，萬里逐師，謁紫宸兮。一言止殺，如其仁兮，功塞兩儀，孰與倫兮。推其緒餘，淑吾秦兮，餐和飲惠，鷙猛馴兮。列聖相承，教益振兮，金冠鶴氅，寵渥新兮。高堂大厦，奐且輪兮，逍遥宴處，終其身兮。功成猷世，乃上賓兮，往來翛然，肘屈伸兮。有不亡者，壽無垠兮，門人紀德，刊翠珉兮，千秋萬歲，仰光塵兮。

甘水仙源録卷之五

❶『張志偉』，藝風堂拓片作『郝志堅』。
❷『忠孝』藝風堂拓片作『孝悌』。
❸『饑』原爲『餘』，據藝風堂拓片改。
❹『就』原脱漏，據藝風堂拓片補。
❺『刳』原脱漏，據藝風堂拓片補。

甘水仙源録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宣差宗玄大師提點陝西五路興元路教門兼領重陽萬壽事何道寧撰

釣六鰲於東海者，不爲鯢鱠而垂鈎；採合抱於鄧林者，不爲拱把而加斧。苟志於大，區區細務不較也。今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諱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職官醞，有子四人，公其次，生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邁倫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里閈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人望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舉世爲不足玩。年三十七，乃慨然曰：與其汨没塵坌中，孰若擺脱方外耶？時全真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虚楊先生主重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虚素得人於眉睫

間，知其爲玄門重器，然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決，謝妻子而去。其妻訕之，笑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公婉其辭，曉之以理性之事，父徐省悟，亦欲向道，乃同詣碧虛門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欲子號。公蓬頭弊衣，行丐於市，時人謂之酒李先生。日用間，惟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至於幽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庚午，秦境大旱，居民阻饑，公謂其屬曰：餓殍如此，安忍坐視。同邑趙三郎富甲關中，公詣其門，備訴田里艱棘之狀，趙悟，乃發廩粟付公賙賑。公與齊志道等晝夜舂爨，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衆憂之，公密禱于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斂而罷。公素不欲彰名，懼人知己，即日西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趙爲潤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千日爲約，其静中妙用見《長安集》。至期，渠河使夾谷公及耆老數輩，就環懇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爲主，公諾之。居五年，至興定庚辰，住終南樓觀五年，又遷京兆之丹霞。尋蒙師旨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戊子春，碧虛於祖庭丈室，謂公可以倚重，舉以自代。關中搔動，公及軍民避亂歸，過魯過魏，自侯伯以下皆夾道祗迎。有以庵觀奉之者，有願爲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一毫私己，悉之，今玉清宮是也。時關中甫定，暴狠❶相煽，公以仁言誘掖，稍稍格心。比年南征，俘摯來者不絶，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者衆，會冲虛李公、洞真于公在汴，冲虛奏請住持丹陽觀。癸巳，汴京款附必致者，乃議貨取，隨授以明文，許其自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庭、玉清之間，然規畫調度未嘗不拳拳於祖庭。丙申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葬事，掌教真常宗師又任以祖庭之職。城中絶糧，人争北渡，津人固拒，饑溺者以萬計。公請洞真先登，因以陰隲開諭津人，餘皆獲濟。公繼達新衛，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靈虛天慶創成榮觀，自此始也。明年，秋七月，河北郝公總管家隸百餘，陰謀南遁，得其顯狀，盡欲刑之。公聞之，議祖庭緣事，皆推公爲能，公謝不逮，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誨導，亡者皆免。明年，城中群小數百，結連私逸，權府韓淵密知其情，議尸諸市以令衆，

感公一言，但殲其魁渠。太傳移刺寶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革。丙午春，詔燕京作普天醮，公預焉。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住丹陽，棲雲王公具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速出，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軍已擁京門，其先見類如此。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微真人號，尋又冠服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醮事，具書招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弟衍真大師張志悦，以其徒拜宗師爲大度師，於長春方壺留頌而蛻，時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諸徒奉柩西歸，附葬于終南祖塋，禮也。葬之明年，志悦命李志安、陳志元具行狀請于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適有事于堂下，宗師就命當筆，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矣，今子代之，始終行實，子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寧不復牢讓，謹按無欲可見之行，爲之説曰：有主持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無欲公輔弼其教，以仁存心，俾祖師根本之地有隆無替，可謂無負宗師眷倚之意。蓋公之爲人，稟剛大正直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素，故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遇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必盡力救援而後已。有叩其修真之訣者，則以積累勉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雖與童子言，亦諄諄未嘗倦，至於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機。然且待人以約，持己以謙，其處衆也，威而不猛，和而不流。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欲直書之，恐人以爲誕。原其動静語默之常，亦可謂間世異人者矣，故碑之而無慊。乃贊之曰：

偉歟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解紛庶務，而善計不籌，一志不撓，而先爲之儔。若人者，將猷世扶攘而追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嗒然乎歸休也。

紫陽真人祭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舍乙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友生河南漕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奂謹致祭于無欲真人。開元天寶，若吴尊師，性質高鯁，克慎攸履，嘯月吟風，嵩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謫仙、孔巢父爾。若張志和，號玄真子，浮家泛宅，逍遥卒歲，寓意於魚，釣不設餌。曰陳少游，寔觀察使；曰顔魯公，乃州刺史，杖屨往來，迄今傳之，以爲勝事。奂也何人，浪名進士，職非顔陳，才非孔李，巖穴素契，洞真無欲，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旅舍京華，適癸之巳，天兵兩翁而已。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而弗啓，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召，入長安市，洞真羽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底裏，目電射人，徹曉不寐，青山滿眼，簿書紛委。盛夏五月，腦瘡作崇，夜半託君，萬有不諱，朝殞朝葬，暮殞墓瘞，大限未終，勉强而起。真人入燕，遽然厭世，倏聞訃音，老淚如水。其行也周。解紛庶務，而善計不籌，一志不撓，而先爲之儔。若人者，將猷世扶攘而追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嗒然乎歸休也。卧病桑梓，剥琢荆扉，尺書踵至，白馬素車，遠涉清渭，三奠生蒭，

少酬知己，儻念宿昔，能不監止，再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巖趙著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内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奥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歲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爲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己之天機立應於内，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謁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衆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亦公之力也。先是承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毋多讓。遂集道衆，並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静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爹户而入，扶至堂上，使衆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晋之間，默遺公手書云：予年邁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子冬十月，京兆太傳及總管田侯等，請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嶽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衆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傳及總管田侯等，請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宫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亦十二三焉。祖師葬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宫。戊申，真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欄紫服，遷充教門都道録、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弟中，選性行温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

靈柩前，門人薛德琚、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爲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爲最厚，因知公爲最詳，故不辭而爲之。且真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懽若平生，遂引致博大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胸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囿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豈囿於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爲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遇。輦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使他人處之，鮮不爲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髫齔中猷富貴而樂淡泊，非性分上夙有薰習之力，能之乎？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弗修，武廟繼創，文武之道，將行有望。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悉爲之平。古語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户職，母烏林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考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爲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髫齔中猷富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夙有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悉爲之平。古語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貺，卒于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淄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户，終于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因遁去，徑詣濰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爲門弟子。師憐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凡，後必爲玄門大器，乃從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觀主知之，故爲隱匿，繫歸有司。公聞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因選

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玉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己巳，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之昆弟皆爲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雖二兄還，其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己卯，聖朝遣便宜劉仲禄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沙漠，其緇重車皆兩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副於師，師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丘山厚德無以爲報，共僕其御實當爲之事。予惟不知所求，亦不知爲勞也。同行者由是雖勤苦百至，皆争赴矣。辛巳，西至阿不罕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癸未，住德興之龍陽。甲申，長春奉旨住燕城太極宫，尋更名長春，公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静坐一室，忽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繁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砥石，煅鍊汝之鑪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沂流，昇尾閭，入泥丸，是後日復一日，神物變化，金漿玉液，黄庭絳宫，灌溉浸漬，非言可及。公因偏考先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於書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公從此以來，雖顛沛造次，罔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爲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宫事，俄遷知宫。戊戌，受宫門提舉。丙午，遷宫門提點。戊申，權教門事。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並至德玄虚悟真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籙，委公爲監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公玄門大老之故，己又在制，遂授以教門都提點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坐一室，忽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繁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砥石，煅鍊汝之鑪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沂流，昇尾閭，入泥丸，是後日復一日，神物變化，金漿玉液，黄庭絳宫，灌溉浸漬，非言可及。公因偏考先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於書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公從此以來，雖顛沛造次，罔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爲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宫事，俄遷知宫。戊戌，受宫門提舉。丙午，遷宫門提點。戊申，權教門事。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並至德玄虚悟真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籙，委公爲監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公玄門大老之故，己又在制，遂授以教門都提點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黄籙羅天大醮，尋奉令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宫觀稱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爲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昔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過人遠甚。越三日，葬之五華山仙瑩，從遺命也。至於度門人，立宫觀，兹皆緒餘土苴，衆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内，必有精真微妙，衆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祭後擁，傾動都邑，道衆不言可知。秋九月，門人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實而次第之，屬以銘曰：

荏苒柔木，言緡之絲，大浸滔天，砥柱不移。二者之美，公並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一遇師真，便得正理，觀公之性，已超異矣。及住大宫，中正不倚，四十年間，又出類矣。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本若不立，道無由生。

推公之孝，及公之誠，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見者，緒餘土苴，公之得者，妙絶真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不以是觀，知公蓋寡。與其觀身，孰若觀神，神如之何，把握乾坤。陰升陽降，黄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屬見聞。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奢儉合禮。燕城之北，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

前進士王鶚撰

君諱道寧，雲中白登人，世爲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好弄，間與諸兒戲，必結庵跌坐，曰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嗣世業，力却之。秦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泉觀，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遺丐食，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寓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屬歲饑僵餒，立志不少衰。既又如太原泊神霄宮，有饒益院僧賢而飯之，道獲楮幣千二百貫，君榜求其主，踰月竟不至，悉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甲戌，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丙子，鄉里稍安帖，土官馮禄聞君之在并也，迎歸雲内。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絶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益，百方爲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庚辰春，渾源長高定飽聞君譽，敬請之來，曰龍泉、曰金泉、請州牧高仲揀洎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廢起頓之功爲多。癸未秋，真人丘長春入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目繫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柴頭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祕訣，加號真常，令築室西京。未幾，推爲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逮長春仙蜕，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謁祖庭還，會君於古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右，奉田侯德粲之命，凡玄宫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台，地靈物秀，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遣門人爲經營，君亦往返再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修華嶽廟，復與丞相胡公天禄同署，邀君於雲應間。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普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宫，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月庚申，旋車古恒，越二十二日壬午，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百方爲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

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思，重違學士之請，而復嘉志經之不忘所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爲紀其始末云。若夫門弟之翹楚者，皆當識諸碑陰，兹不敢喋喋。歲疆圉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爲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訾家推擇爲功曹掾，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户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爲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衰。會被檄漕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懇，每見於顔間。議者謂，秩無崇卑，顧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畏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山，聞者愕然。適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便請執禮爲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默有所契，徑入樓霞谷無憂洞，深坐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師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扞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聞長春丘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迓，得賜名志方，號重玄子。盧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住迎祥觀，觀雖兵燼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奂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携法衆往祭，因宿留檀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槩之，真可銘也已。若夫萬鶴遶醮壇而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陽人，初諱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貪魃倀倀，不膠者臧，在昔所難，在我翕張，城旦刑書，家令智囊。顧乾龍未躍，已麗乎初九之陽，迨雲霖溶然而從，相得益章，果以功名自任，於一代宗臣而有望。政屑就代來之議，猶作封侯之宋昌，胡舍彼而取此，抑可謂某原，從治命也。所著《地元經》若干篇行于世。甲子春，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扶狀來謁曰：先師寧神，塚上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惠顧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嗚以先生之行有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雖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器許之。況潛邸舊人，依光日月，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雖方駕漢名臣可也，乃今挺然不顧，槁項黄馘，自棄於澹泊無端倪之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槩之，真可銘也已。若夫萬鶴遶醮壇而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陽人，初諱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貪魃倀倀，不膠者臧，在昔所難，在我翕張，城旦刑書，家令智囊。顧乾龍未躍，已麗乎初九之陽，迨雲霖溶然而從，相得益章，果以功名自任，於一代宗臣而有望。政屑就代來之議，猶作封侯之宋昌，胡舍彼而取此，抑可謂

有天德沉潛之剛。翩翩獨征，澹與世忘，擁腫之與鄰，寂寞之爲鄉，是宜爲下士所笑，而耿耿自信者，廓兮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計必有能辨其詳，或乘白雲，或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失處順安時之常。有豐者碑，植立墓傍，繫攓蓬之日，雖樵童牧豎，知有道者爲不亡。

棲真子李尊師墓碑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撰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號也。世爲潞之壺關人，以農爲業。祖考而上，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父母爲全真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爲師，誦經讀書，爲童子事。稍長，遇超然廣化王真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爲陽之術，久之，覺有徵驗，鼓舞踴躍不自勝，乃曰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長春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篤。始自薪水庖廡及一切勞筋力役心智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廛懇諄複不憚朝夕，師亦力强而志苦，至脇不沾席者餘十年。靜而生慧，性識明了，伸紙引筆，肆口爲歌頌，皆有理致。長春曰：李生果爲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乃曳杖挂瓢徑歸太原，葺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廛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國制未定，戎馬營屯星散汾晉間，劫攘財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誰何。歲庚寅，太宗皇帝南伐，駐蹕並之古城，師幹旋運動於神明之中，而應天光，拈香祝壽，上情悅懌，因敕兵人有暴民攘物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爲令。由是行者無擾，居者晏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盼睞，是後師之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兼本府道録，復以道體冲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尹石抹公及道録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後鞠爲荆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慨然以興復崇建爲事。一日，從容語徒衆曰：度道士以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後，蔓綿衍溢恢張弘大以至於今，其來遠矣。吾道家祉祝釐爲立教之跡乎。是則以營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爲之也。或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謀之欲衆，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爲之倡，從之者雲集，貴者董其役，富者輸其財，智者獻其巧，壯者程其力，師斡旋運動於神明之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遂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爲一方之冠者，具見於榮禄宋公所撰萬壽宮碑，兹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爲一路灾，府中祈雨，僚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澍雨霑浹，歲以大豐。又宣差完顔胡失剌暴得奇疾，氣息幾絶，家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詛，杯水下咽復甦。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録纔一二耳。己酉，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遷河東南北兩路道副提點。凝坐

一室中，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者，雅爲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副爲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邸即授棲真洪妙真人之號。方爲人天所瞻仰，遽爾猒世，於至元丙寅建子月之浹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高弟提點張志希、侯志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師申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癸酉，予方官太原，適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己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元持師之門人郭志脩等所纂行實狀，以墓碑爲請。洞元與予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尊師一方外閑人耳，無晉楚之力，徒以日積月累而歲以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顧盼之頃化爲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足以感物，曷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銘曰：

維全不虧，不虧何傷，維真不僞，不僞可常。斯道昭昭，熟爲主張，得其人而遇其時，遂川流而天光。僉謂若人，福厚莫量，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內德既充，道價日彰，事之者煬竈争席，師之者摳衣升堂，騰實蜚聲，佩蘭襲芳，砥柱中流，横潰獨障。遊赤水而得玄珠，讀南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旦夜與陰陽。遽厭世而上仙，返白雲之帝鄉，顧雖蜕骨於此，既不足以喪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亡耶！

甘水仙源録卷之六

❶『狠』原碑爲『很』，當爲『狠』之誤。

甘水仙源録卷之七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爲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公父諱忠，性慤願，以貲雄其鄉。母岳氏，閨壺有微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羨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之高弟也。時以道録居京之華陽宫。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誚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叅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廚廡湢磴之細，躬執靡有懈，盧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癸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

德，一見器之，傳付祕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嗷敗亦不屑棄，已匪茹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叅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奬拔，公忽有開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屢以書見招，來拜爲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叅受三洞祕籙，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爲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皇太后飲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顛墜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本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爲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爲己任，雖九死不悔也。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祀嶽瀆，以公爲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祈天求命，斂福錫民爲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寧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天爲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繇是道價益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猷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關，旋及覃懷，陟天壇，愛之，留玉峰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久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至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素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圃，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清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練師可即禮致焉。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寧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録、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嗚治彰德時，蓋嘗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爲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奥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己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救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

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醨其醇，乃濁其清，喫詬以形，勃磎以情，拱璧而先駟馬，竟盜爲夸矜。天開聖人，藥石聾盲，著書二篇，强爲之名。爰有漆園，演爲鯤鵬，蝶夢而虛白生，然後使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夷焉心衡，嗒焉尸居，而聞望震驚。寂然無聲，澹然無營，眇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鴈待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抑將乘冷冷之風，御顥顥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頤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

宣授河南府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壞如此，而況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靜而復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爲物滯，門人常志久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爲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爲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冲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爲異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爲物滯，門人常志久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爲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爲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

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葉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灾，人以爲靈應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地靖廬，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己亥，關洛荐饑，豪富閉糴，師悉發餘糧均施困餒，賴以活者甚衆，蓋平昔樂於賙急，以仁爲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爲棲霞提點，兼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玉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與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吴志明北上齎皇后懿旨，有冲虚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衒命南下，賜號頤真冲虚真人。既莅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日無惰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録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尅意終世，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脱融貫，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爲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衆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幘既畢，依墻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日朝霞亘天，人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浄虚寂，餘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脱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翛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遥之境界，不亦宜乎。其遺骨瘞葬於本宫之先塋。關洛諸公有見師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宫，嘆以爲異，實己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多爲作傳及賦歌詩挽誄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門弟子王志冲、張志佺、同道判常志久，齎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爲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禀賦高明，所遇合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得天地之間氣，其禀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可知也。内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仁而不鄙。大道既隱，衰俗靡靡，滋熾人慾，泯絶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真趣之歸，幾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純素子，忘懷名利，遠跡朝市，養氣煙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往求同志，密叩玄關。當擾攘之際，徜徉乎其間，契遇高真，逸駕相攀，

傳授祕訣，煆成大丹，輟食賙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颺馭將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璇空，眇視塵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衆之所難。不歸於地府，不列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己，而況乎利害之端，豈亦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真人李練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邠州三水縣人。自幼有冲舉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絶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玉峰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遊歷諸方，叅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遺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天光内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峰觀。又嘗集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懽心，始服全陽付畀得人之哲。天興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雞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練師率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栖真觀居之，遠邇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關輔略定，練師念及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遺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叅軍齊大年與練師鄉里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創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邠，賜號圓明堂，掌教清和宗師遇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遺人創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粲差官持疏，往迓練師，即日命駕，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祀香祖庭，見公遺人創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粲差官持疏，往迓練師，即日命駕，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提舉重陽宮，練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爲業。及此師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慊矣，可善主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絶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衆葬于本宮東北之仙塋。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爲宮，於戲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冲，律己容人，輕財重義。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胳合經

旨。當作務紛擾之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輟。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非頤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髫童之愚，所爲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啓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丐予爲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啓之，教祖重陽。東遊海上，四子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老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仙仗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樓觀嵯峨，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令終，曲肱斂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實，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把君道行録

翰林侍讀學士正議大夫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爲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是以道家者流，必與國家相爲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創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爲皇家祈天求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雲堂，齋厨庫庾，廊廡雜舍，以序營爲，一新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下及諸方信士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雲堂，齋厨庫庾，廊廡雜舍，以序營爲，一新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頌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襴紫衣，號曰清虛。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録。歲次乙亥，朝廷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内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

子微歷四世，而子微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説納誨於睿宗。自丹陽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塵子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之學，啓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洺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❶。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叅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爲受道器，真筌祕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養性❷，丐食邢洺間，雖絶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絶人事者十有二年，潜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❸，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❹，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近向慕，願爲門弟子者户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詣闕保奏，賜黄金冠服，加號同塵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玄堂，叅證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虚，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❺，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❻。時師亦侍行。適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毁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爲重建計。宗師以爲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猒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剗荆蕪，陶瓦甓，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刑洺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詣闕保奏，賜黄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洺諸觀，有未完者例爲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樓觀，凡有闕略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衆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爲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翛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

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畏暑流金，顔色如生，醮祭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山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臾訃音至，識者以爲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諸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嗇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己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頤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爲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❼。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❽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粤有人兮宿慧充，開玄嫡嗣同塵公。早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冲，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肉俱相融。令名籍籍壓岱嵩，所在請益來叅同，西翱東翔闡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草樓灰燼施神工，瑶壇玉宇增興隆，功成道備師知雄❾，退身閑居德愈崇。百年厭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蓋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冲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吕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今源氏作，重陽祖丹陽馬師遇重陽以師飲甘泉而了道，丹陽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爲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于顔，髯過于腹，澹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爲師。灑掃叩詰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惰，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鍛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乘。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叅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炙仙機，默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礱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道祖示現之跡，吾丹陽師已爲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爲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内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衆以爲灾，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衆感而異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

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艱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其在此乎？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關，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乖龍轟霹靂，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爲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爲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

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爲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爲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剌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鈎，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

氣兮，逍遥乎鵾鵬九萬之程。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遺山真隱元好問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古意⑩，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猷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縱

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11]，出於其手者爲多[12]。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百方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脱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叅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焉。藏室[13]既成之五月，謂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叅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蜕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14]，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乃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況於平生之言。乃爲作銘，鋟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
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
道山絶業疇當傳，百於苾蒭了大緣，
若有人兮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
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
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
琅函瓊笈閟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
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翩。
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
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
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蘂珠叅七言，
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逸度論九玄。
寧當褭蹄燒紫烟，寧當麟角煎集弦，
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禪。
松臺有銘閲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贍，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疏闊不事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彦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宫。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爲傳，將藏諸祕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輯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浹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爲款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别，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爲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

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人爲同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爲黄冠。居燕京長春宫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翛然而化。

甘水仙源録卷之七

---

❶『趣』，《古樓觀紫云衍慶集》作『韵』。

❷『師既蒙印可，自是煉心養性』，《古樓觀紫云衍慶集》作『師既蒙指授，自是煉養愈密』。

❸『潜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心境虚明，萬理照徹』。

❹『是時開玄與志微俱上仙』，《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爾后開玄及志微俱解化』。

❺『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建大小庵觀殆三百區』。

❻『興復終南劉蔣祖庭』，《古樓觀紫云衍慶集》爲『禮謁祖宫』。

❼『誕惑幻怪之語不道也……故能享其壽致高名』，《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大元宗聖宫主李尊師道行碑》無此段文字。

❽『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不敢以固陋辭，乃因其實而紀之』。

❾『功成道備師知雄』，《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無此句。

❿『殊有古意』，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作『詩殊有古意』。

⓫『於是，補完訂正』，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通真子墓碣銘》作『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于三洞四輔，萬八千余篇，補完訂正。』

⓬『出於其手者爲多』，此句后，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通真子墓碣銘》有『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録》、《通真子墓碣銘》之《通真子墓碣銘》作：一《通真子墓碣銘》有『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録》、《通真子墓碣銘》之《通真子墓碣銘》作：

⓭『藏室』應作『寶藏』。

⓮『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此句，藝風堂拓片《遺山集》之《通真子墓碣銘》作：『弟子李志實、郭志希等以乙巳年正月奉其衣冠寧神于天壇之麓』。

甘水仙源録卷之八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授懷孟路提學李蔚慶之撰

講師李君没，其友申公都提舉❶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託，經營宅兆，今已安措。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❷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群，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❸，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爲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于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

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讎之，迺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爲完書，功亦不細。教主李真常❹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徜徉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❺，享年七十有一❻。平昔著述號《酎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❼。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爲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衰謝，甘埋於塵土，誰爲知者，泯滅無疑也❽。迴視埋没于草萊，湮滅無聞者爲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❾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九萬鵬搏，運有定厄，世無常安。幡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懽，授以道妙，佩服馨蘭。苦心修鍊，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讎十稔，書始爲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刻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洞觀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爲玄門宗，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皇帝，皆禀孝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虚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今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不盛。故凡四方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傳脉之不長。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爲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爲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罷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真入關，今兹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爲才之大，爲德之著，尚待言説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夙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爲吏長安，丁内外艱，始棄室爲黄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虚大其流，終則于洞真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虚之籙，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爲京兆道録者十年。中統辛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爲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走幣堂下爲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爲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易子爲尊師，加知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黄金雲羅冠服一襲，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第易知常抱德爲洞觀普濟，尊師爲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卯秋

七月十有九日爲閱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於仙蛻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俾道録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宜顯詩之，將維子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録之言不可辭讓，況及先真人風槩之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緊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由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長而試吏，束於親存，供爲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纏，乃斬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啓奥，瓊屋磊嵬，飛揚葆纛。是皆平日，積想之爲，初匪高高，善幻爲斯。以君達觀，能不是覺，蓋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迺即安君，望粗有見，要眇靳聞。久之于于，東亂汴水，丹陽之孫，冲虚是倚。多方，軋以擊摧，觀其競疆。納以濁垢，察其茹受，積久不移，用視持守。投畀井臼，臧獲所難，人勉於暫，君久益安。積信冲虚，待目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徵車，既牽既膏，乃勑冲虚，悃款相布，使就其徒，擇爲行輔。冲虚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穴石吴嶽，聞道日躋，彼伏鵠卵，知求魯鷄。子今幸際，猶昇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汴，趍風後塵，聞見再變。洞真留主，中太一宫，君遂不去，几舄與同。玉步既改，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規以自晦。洞真逾燕，挈徒而東，衍教白霤，召君來從。曰子爲道，輕世自足，偃蹇雲山，其過乖物。其反子忘我。安知至人，與世斡流，浚其靈臺，與理充周。余出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教之無爲，恬澹虚静。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欲子内服，玄聖之言。子守是説，膠轕拘礙，囿於一小，曾未聞大。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爲德，何害並行。勉出酬應，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鋭。小子識之，劬心自荷，君拜稽首，受訓不那。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關中刳兵，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爲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後爲終南，勝槩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乏。行裒四方，言能動頑，虚馬與輿，出以實還。勞則夥矣，略而不有，鼓鍾于宫，譽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風，署知重陽，甘河兩宫。真常拔之，俾録道教，廣員千里，實長京兆。蝟磔琳宫，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教益奮張。誠明奏制，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曰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承制自拜。乃降教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曰始願焉。嘗觀爲治，教難政易，政恃賞刑，民有勸避。教以道民，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矧乎教道，難者之又，如適斷髮，鬻髭求售。彼捐彝倫，何有於師，無賞以詶，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逐，總總而居，從厥攸欲。自非其道，不今而從，孰久不斁，賤貴歸心。嗟君居此，歷逾再紀，年八十三，隤乎順委。冠屨安墳，仙蛻有園，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子余所厚，匪我私之，子蘊之茂。畀汝印

奩，賜服命書，子欲不取，人疇汝踰。高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託。立君之位，師君之爲，猗哉皇子，終使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有龜作趺，有螭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式耀來今。

太華真隱褚君傳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編

靈臺真隱楮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⑩，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絶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絚不得緣縋上下。不知鐵絚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盲煙冪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奥，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⑪，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伺下山，則入室而休，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雖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横。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墾地盈畝，構室延衮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移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約，非舂糧採薪之至絶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嚅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出山還雲台，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亹亹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侖，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携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横。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墾地盈畝，構室延衮不足尋丈，環蒔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移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約，非舂糧採薪之至絶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嚅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出山還雲台，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亹亹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

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睍，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静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水旱有應，不爲沴，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灝靈宫。又以嶽祠風雨將騫，内出鈔萬八千鏹爲完輯費。三年易弊而新，飾漶爲翬，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疆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虚車而返。今李大叅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道行録

慎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鶚撰

公名志經，字天緯，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和壬戌歲生，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天資穎悟夐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完顔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恒嶽劉真常爲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于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于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貞常師，師許之，間遣門人輩斧荆榛，輿瓦礫，不數年間漸至完美。雲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價持書控馬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没，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極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於是著爲《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拜于洞真真人，叅受經籙。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已，來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北覲，例賜紫衣，加號弘真宣義大師。壬子，復從真人徧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爲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爲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觀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葬諸翛然堂。襄事既畢，公自來燕，因魏學士邦彦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閑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孟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峰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爲書其出處大略，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遐軌，而執筆誌高道者或有考焉。歲旃蒙赤奮若春正月

丁酉謹録。

史講師道行録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櫝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臺，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灶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會圖託余爲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於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楮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爲己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轍還故隱，翛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録，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爲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邸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唯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繼困，遇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襄事時，有一縞兔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子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期月，母劉氏見茹葷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叅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静崔先生爲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丫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輿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辦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禀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襴，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叅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静崔先生爲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丫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輿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辦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冢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禀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襴，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緣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叅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

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蔭爲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傴僂致辭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綵繪丹臒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焉爲，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絶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爲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創立之。下至會真宫、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厨，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爲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宫掌教誠明真人專使齎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夤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記見祝，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庶幾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横闊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涸，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愛恩，禄及滿家。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兔之示現，老僧之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爲張氏之異人也明矣。他日委蜕而去，羽化而仙，凡爲而徒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塋記爲證云。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泠子，相臺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嫡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澶州洪洋山郎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爲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潜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祕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堌，堌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堌之民俱潜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亦莫能爲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澶淵之鴈華臺鑿龕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爲怖。龕之左右常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迓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宫乃翊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勅修，名宫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爲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荆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

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於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爲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壽宮講經師張好古撰

全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師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積功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無妄，其孰能與於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丐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叅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祕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雪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太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奬異，且以修真觀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洺州僚庶之請，主持神霄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饑，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内外怗然。丁酉，清和以書遣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仙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宇在在有之。辛丑，會葬祖師畢，東歸洺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爲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泠子劉先生爲莫逆友，是年冬，清泠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啓行，欲詣魏府致遥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静，索紙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工夫，鍊就丹砂不用鑪。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有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遇仙觀尊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法屬講師吕志真爲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絶，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歟？敢再拜以銘辭爲請。予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蓋先生爲人純素篤實，蘊之爲德行，行之

爲事業，終身出處，無一毫牽合之私，以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醮之際，鶴現於邯鄲，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葬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叙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陽扶起先天扃，開化獨以全真名。群仙瑞世相繼承，扶宗翊教教乃興，粤有人焉號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妙齡學道已有聲，再遇長春心益明，内丹養就居磁洛，門徒濟濟來不停。拂衣遂作關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久廢託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遇仙創始親經營，至今勝槩光祖庭，功成東歸遽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虚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沔州别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有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爲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歷之學無不精究。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爲俘虜，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宫。甲午，棲雲王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頤真養浩大蒙印可。壬子歲，掌教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宫，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遞主法席，後學之士多賴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挈師還汴梁，居朝元宫。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贍，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於汴水。稔聞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真人之號。尚體綸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
賜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爲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祕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

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叅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啓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俄爾，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遺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固辭其意。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儼然而逝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睹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已化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爲《混成篇》傳于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召之榮，而蛻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予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遣使馬進章齎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鑿石爲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

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得公甚喜，授洞玄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恕齋王先生、納庵張内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爲輔行，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祀嶽瀆。明年，宗師猷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逍遥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譽，特賜洞元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强公，不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遁，歷并汾，憩河中，所至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傳村長春觀，以爲菟裘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得公甚喜，授洞元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恕齋王先生、納庵張内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爲輔行，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祀嶽瀆。明年，宗師猷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逍遥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譽，特賜洞元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强公，不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遁，歷并汾，憩河中，所至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傳村長春觀，以爲菟裘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爲師。真常得公甚喜，授洞元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

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輔翼玄教爲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略不以艱苦爲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爲玄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適其樂。又善於應接，無問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狗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爲詩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濩澤蒙齋集》，傳于世。一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爲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叙而銘之。銘曰：

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我者吾而道義是守，不我者天而得喪俱亡。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憩諸帝旁耶，吾知其挈所有乘所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甘水仙源録卷之八

❶『都提舉』，藝風堂拓片本作『提舉』。
❷『洵直』，藝風堂拓片本作『洵真』。
❸『丘長春』，藝風堂拓片本作『長春師真』。
❹『李真常』，藝風堂拓片本作『李真常宗師』。
❺『中統二年六月日也』，藝風堂拓片本作『時中統二年六月』。
❻『享年七十有一』，藝風堂拓片本作『自出家年七十有二』。
❼『平昔著述號《酎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卷，目曰《修真文苑》』，藝風堂拓片本作『平昔著述號《酎泉集》行于世』，無『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卷，目曰《修真文苑》』一句。
❽『泯滅無疑也』後，藝風堂拓片本有『一登玄關，蒙師推奬，遂爲高士，精微玄妙□□□□蓋期與云□爲友，鳩蒙正游，識者皆知其遠大矣。』
❾『于』，藝風堂拓片本作『吁』。
❿『華嶽也』，《牧庵集》卷三十作『云台，華岳也』。
⓫『求其死』，《牧庵集》卷三十作『求其尸』。
⓬『湖』，《牧庵集》卷三十作『胡』。

甘水仙源録卷之九

鄠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鄂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爲萬善之原也。號之爲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内，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爲人也。太極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爲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爲嗜好奪之，則爲强暴失之，不爲名利汩之，則爲忿慾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天

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爲帝王師，可以爲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飲純飫朴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污，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黄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爲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爲，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爲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東漢之嚴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内，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鬱鬱，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禄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吕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爲號，以嘉慶爲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游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爲丹陽、譚爲長真、劉爲長生、丘爲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吕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

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内，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鬱鬱，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禄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吕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爲號，以嘉慶爲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游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爲丹陽、譚爲長真、劉爲長生、丘爲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吕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

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輦仙櫬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瀍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爲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荆榛堙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羹墻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衆，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業，爲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

真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圜機之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真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何異乎吾夫子殁，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蓧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内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丘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遯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爲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于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于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

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于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囿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不忘孔子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爲達哉。若以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于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囿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不忘孔子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爲達哉。若以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❶，全真諸人爲長春丘公❷所建者。大定初，丘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粳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高弟劉志敏來居❸，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泠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若或見之，歆我兮祐我，進殽蔬兮侍香火。玄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千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❹，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佐祁文舉、郎文炳、趙尚賓，請予爲記。泠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爲次第之，並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❺，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

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如饑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饑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伯而降，至於爲兵爲火，爲血爲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❻，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鬥而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❼，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命懸于治國保民之一言❽，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❾，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

嶽，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❿。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衛之胙縣，距城北墉，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潰於成。初，胙之割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静也。一則爲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⓱。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而灋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⓲虛而爲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

雖彊梁跋扈⓭性於嗜殺之徒，率徼福避禍，佩法號者⓮，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目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化北遊⓯，兹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税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爲神道設教之本⓰。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爲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吾學道有

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⑲，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⑳。生平以濟物爲本，事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上既受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釐，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縗絰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啓行，有祥雲晻晻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堰而散㉑。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旺，亦異哉。中統五年春㉒，志安等圖爲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杳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枌盛事，幸爲我樂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説而爲次第云。且全真爲教，始以修真絶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絶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黄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
後人依假土苴傳，騰口取説書百千。
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神仙，
全真獨抉龜玉筌，徑以方寸爲福田。
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
風聲波動東海堧，真人躍出原月山。
天禀至性虚静專，一物不獲乃我愆，
黄流汹汹翻鱷鱣，貪噬不已垂饑涎。
汴人脱死常膠船，葬之爾腹誠可冤。
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
鱷牙笑拔鬚爲編，濁浪蹴破爲澄淵，
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
以靈揭宮含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
伐柯睨柯開蒙顓，門人奉行周且旋，
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徼邊。
皎焉靈臺霜月懸，黄鶴一去不復還，
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緣㉓。
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瑶草空芊芊，
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
我詩刻石不可諼，用作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亭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

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黄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遯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暾，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説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脱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衆，既而蜕于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德宗，晚貶忠州，闢甕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閭之有疢疾者。故叅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爲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甓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師，窮願爲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潜德不耀。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真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師，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卓祐甲戌，杖策渡河，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潢與星。豈有微塵干宫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創建玉清觀碑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爲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爲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闢甕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閭之有疢疾者。故叅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爲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甓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師，窮願爲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潜德不耀。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真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師，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卓祐甲戌，杖策渡河，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潢與星。豈有微塵干宫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爲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卧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因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及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公至，虚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薙草攦蘙，延袤如度，售材陶甓，創建爲玉清觀，棲泊道流，館穀諸方。蓋燕距昌千有余里，常似助其所往，比秋而還，歲卒爲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贍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以志玄者，復相不給。及南庵主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湢蔬井可濯可溉，高明爽塏，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爲以祖述黄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爲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爲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己嚴甚，恪守師訓，刳形待物。昌州當馹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觀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廑矣，故備術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虚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强名，維護維呵，兢兢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齎手詔來聘，仍命使軺所歷聽便宜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馹騎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命。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翮山之羽士韓志久斂而瘞之，方修黄籙之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爲見。既竟，杖登乎大翮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峰仞聳，蒸嵐鬱黛，如雲輧千乘，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背視

德興府秋陽觀碑

澶淵張本撰

大翮一帶諸山，煙霏林繢，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兩峰，葱翠峭出，如碧幢對侍，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蜿蜿蜒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杖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翻光，炎曦再麗於西成之隙，此非秋陽之呆呆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爲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欲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己，披榛伐木，陶甓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脇沾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真殿、兩廡東西方丈、中外二門，翬飛煥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厨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

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膳一車入貢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創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創，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荆棘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茲焉。暇日稍稍芟除荆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葺治蔬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施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厨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静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習静功者。誠明棄世後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

數年，提點冉志誠、文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歷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林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託先師之餘陰，無所營爲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爲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宫之有别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産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蓋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閑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鶉居而觳食。夫鶉居者居無定處也，觳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觀徒衆千百，崇墉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户，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歲時叅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絶也。小闕其禮則疵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宫雖名爲閑静清高之地，而實與一時來，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閑，此别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别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歟，若夫計地産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産，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强，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虚觀記

女几野人辛願撰

興定紀號之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虚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爲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叅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爲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爲全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爲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蜕形于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創兹一居，奉爲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家源於黄帝、老聃，至列禦、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

生、齋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内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絶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黄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點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顔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黄帝、老聃之閫閾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厨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甘水仙源録卷之九

❶『在縣北』，《遺山集》卷三十五作『在縣北馬坊』。

❷『長春丘公』，《遺山集》卷三十五作『丘尊師』。

❸『丘公命其高弟劉志敏來居』，《遺山集》卷三十五作『貞祐丙子丘公令其高弟劉志敏來居』。

❹『余自大梁羈館聊城』，《遺山集》卷三十五作『歲甲午，余自大梁羈館聊城』。

❺『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之後，《遺山集》卷三十五有『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往』。

❻『適當斯時』後，《遺山集》卷三十五有『苻堅石朝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一句。

❼『其勢不自相魚肉』後，《遺山集》有『舉六合而墟之』一句。

❽『治國保民』，《遺山集》作『好生惡殺』。

❾『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遺山集》作『誠有之，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

❿『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遺山集》作『六月十六日記』。

⓫『貞祐南遷迫爲疆場』，《秋澗集》卷五十三作『貞祐初金架南遷竟河爲界』。

⓬『求餔者』，《秋澗集》作『北渡』。

⓭『彊梁跋扈』，《秋澗集》作『虎苛狼戾』。

⓮『徼福避禍，佩法號者』，《秋澗集》作『受法號名會首者』。

⓯『本行化北游』，《秋澗集》作『正爲此爾』。

⓰『建此道場以爲神道設教之本』，《秋澗集》作『起觀距城之北墉曰將以此道場爲設教張本』。

⓱『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虚則乃萬物之本』，《秋澗集》無此句。

⓲『人心』，《秋澗集》作『谷神』。

⓳『師諱志遠』，《秋澗集》作『師諱仲美』。

⓴『蓋有年矣』，《秋澗集》作『逾三紀焉』。

㉑『哀號凝慕……抵西南河堧而散』，《秋澗集》無此句。

㉒『中統五年春』，《秋澗集》作『後十有二年』。

㉓『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緣』，《秋澗集》無此兩句。

甘水仙源録卷之十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爲介，玄衣白簡晨踏於門，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問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駸，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閣者，惟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名善爲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玄名，以爲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爲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脱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温、倅陳玫、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灸。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爲奇，左龍岡，右混河，前抵鐵山，後連鵰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甓輦石，内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翬飛桀然，方壺賓館，静密得宜，蔬圃翼張，果林圜列，紫户扃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饘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攖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夫陽之爲德，固仁明剛健，然其一消一息，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剥之六五，爲比則五陰方進，爲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爲德則太剛欲折，爲候則炎炎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爲春，於德爲生，於氣爲和，於數爲中，前已離乎虚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絶，中有以髣髴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伯義，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爲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樽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爲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困而樂爲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

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説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奠不輟。銘曰：闢户曰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爲來哉。通玄貴。國朝啓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卜築，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於戲通玄，今爲飛仙，彼居之安，無恃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吾前。陽不可亢，亢則凶極，委靡循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循，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嘗事開惟其有者，是以似之。或承之羞，中乾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斁。玄真人李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爲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虚恬淡養其内，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刳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晋之虚玄，三變而爲隋唐之禳禬，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

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尋購地其傍，廣以爲觀，因得今額。纔構一室，以爲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宫，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雍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爲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饍餼之厨，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庾庫，級而能疏，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

以爲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强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啓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告成而志雍遽蜕去，餘皆志久爲之。庚申之夏，余自覃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貪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同塵洛圃，以資道衆。其爲屋凡四十間，爲像凡二十一軀，爲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居而列仙之别館也。觀之南别置蔬

掌道教，又令綱紀順德、洺、磁、威四州之衆，其爲人蓋可知。銘曰：

乾坤肇判雞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化育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脉通，函關鬱鬱紫氣充，兩篇道德開盲聾。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净掃浮雲還太空。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帡幪，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筐筥走媪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天王奂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黄河，獨無名宫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頂末。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潜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耽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爲劉户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虚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踰於此歟。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虚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至於賓客棲止，厨藏廐圂之所，莫不畢具。天興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臒斑斑然，鍾磬鏘鏘然，簪裾濟濟然，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槩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爲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矰繳已施，陷穽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而未知。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爲常，達推移擴充之爲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

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静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爲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寘祠于大茂峰之絶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磵水絡之，淙淙然東南流，可以湘濯灌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殊惬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乎一山之勝槩，盡爲淵静几閣之供矣。額曰淵静，於是初，重顯子築觀於其中，教度人。唐司倉張瑋輩，傾心事之，既

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爲哉。所慊者，聖真無象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瑋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輸幣入粟者道路不絶，及庀工董役，火西流而載旬三浹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庳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象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爲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爲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爲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爲功，其任責在後人爾。今師已矣，爲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爲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爲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教，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以知長春宮事抱真大師張德方爲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爲人矣，心淳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在其東，崞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陽武前高，北有鴈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厨廩庾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槐，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崞人崇奉之日久矣。始塗陽王朴與州長閻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邀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適終南，道由忻崞之間，雲陽子偕耆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未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應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綦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葬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蔭，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褐幸集，歲屢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跡之泯没於後也。俄

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耆舊咸推其爲有道之士，兹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爲己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閻鎮與其一時耆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爲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宫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暇爲也。聞其歸時，囑抱真者辭意懇切，故爲之書其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欲問其祥，不可復得。他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宫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潢李邦獻撰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爲文，期日刻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閒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冲，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宫。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塼甓，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勑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纊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兵革之故。公執紙惋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閒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冲，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宫。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塼甓，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勑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纊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兵革之故。公執紙惋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閒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冲，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宫。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塼甓，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勑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纊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兵革之故。公執紙惋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閒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冲，勢若窘束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宫。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塼甓，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勑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纊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

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静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縻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杆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誇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欲爲而爲之，非能力使强斂，烏得以是而詆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閒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

冬二十有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冲和潘公焉。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爲，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静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静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顔，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遠。人之至也，猶若脱塵羈歲，廣陽坊居民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宫也，遂捐資以貿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所，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爲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蔬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爲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顛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爲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爲，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静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

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峰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宮府聊相從，翛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滿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叅知政事陝西四川等路行中書省事商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間，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沼，雖不迨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劫。秦爲兵冲焚毁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爲蔬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爲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爲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爲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鍾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粲然一新，若初未毁，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況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自洛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爲事。乃命其徒剪榛棘，礱柱礎，陶瓴甓，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讀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其志靜主之，無何，張亦猷世，志古等才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勤，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爲最。闢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摇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況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僚，蓄芻藁以備傳客，饑者食之，寒者隩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讀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喑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默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之始末，俾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樵李治仁卿撰

山車垂鈎，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野鹿，同歸自然，物與無妄，夫何爲乎，雖

接子之或使，亦季真之莫爲已。世既下衰道術幅裂，一真内潰，萬僞觶觶，猖狂恣睢，謾讕佹僪，剖姦厥詐，沂鄂太素。於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邃古之宅，則日填月積，積習生常，氓之蚩蚩將爲異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歲之遼，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冲虚之救，而七真繼踵，叠爲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爲救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筌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風於我國朝啓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俘鹵之餘齒，凍餒之殘喘，狴犴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骼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葉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爲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勑蕆之，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没没，况傳贊精确，仙語琅琅耶？諸君叙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贅談其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虚舟靈風飄蕩，變化日新之説，此又玄中之玄，走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稽首誠明，母曰子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户烏公遣介紹抵長春，奉玄纁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逆。僕聞洞真寧海人，自齠齔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閈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聲遠近著聞。正大間，被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宫。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長春宫諸耆宿莫不懸懸于懷，後聞嚴行臺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宫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睹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爲之怨驚，松菊爲之寂寞。衆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其餘耆德不可槩舉比輟。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爲有餘矣。又况白霫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篲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往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間，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霫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爲私弔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爲兹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館，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霫行，長官執其御。富貴不敢驕，熏鍊竊思預。誰謂霧豹隱，忽

與雲鴻翥。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遽。煙柳望長亭，茫茫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乘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吴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唳，忽作仙鳧獨自飛。苑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怨，祖庭春暖待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遼天快空廓，燕市謝淹留。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虚舟道人李鼎撰

雄雞一鳴，六合出其昏闇，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天下之事有廣大至於充塞霄壤，而感發之機初或起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顱圓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撤胸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在大光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遇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爲序，予乃爲之説曰：水之爲物，自兩儀奠位之始，人非水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不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講也。謂水之神耶，貪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若之何而不神。子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中統辛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矻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商視仍闊步。矯矯英雄

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暮。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于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巾車儻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徵上樓閣崢嶸甘水濱，重陽曾此遇天真。瓊漿一滌迷雲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別西秦勞玉趾，徑歸東海釣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攀鱗上道源將啓寓真筌，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心閑出岫，珠由罔象得成玄。二仙祕訣歸親授，一飲神機已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遠，紛紛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逡巡就，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爲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才出山垠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樹七珠秀，後長金蓮萬朵芳。勾漏莫誇丹井味，南陽休詫菊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清泠正脉嘗。

宣授樞密院叅議陳邃上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須一吮。蒼髯如戟眼如冰，凜凜豐標漢歲星。應是老仙元有分，更遭羽客解通靈。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頓上一瓢神糞開玄境，萬古中原拜祖庭。聞道劫餘糜爛者，多因此水救來醒。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外全乎人，內全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蟾一照，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筌。人勿自棄，甘河有泉。

洛陽宰沂上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下洋洋水，正派元來有指南。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寇元德上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遍中州。反涇合渭東歸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贇上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謾蹉跎。操瓢試向橋邊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醪醴。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絶幾千里，餘波開七黄金蓮。

河之源委人不見，味更幽眇人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須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頓上大道茫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飲天瓢水，迴首西風已悟真。

魏叟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争如一滴甘河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贇上玄元遺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冥還有本，至人遭遇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海，可笑王喬浪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甘水是真筌。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寇元德上布衣落託酒錢麤，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有蒙傳祕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冰作水元非異，點鐵成金信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説書劉汾題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豐骨變，四海玄風起。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氣，佐命猶壁壘。

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真有真樂，將相安足擬。鬱鬱三神宮，分據如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憶昔臨河堤，清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後派更雄深，仰慙天樂子。

長安客喬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緣一酌簞瓢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泰甸月，石壇高起漢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驂鸞會故宮。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祕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株琪樹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昧，薪火圓融共一光。滾滾甘河東未已，了知源遠派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劍人歸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露，醮餘旛舞石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衛致夷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陶君謾訝遷都水，扁鵲虛勞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弘衍遍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彧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古傷分裂，天廷重陽出大全。甘水降神冥海外，至人相契赤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黃金萬朵蓮。

後序

門人建安張好古撰

紀録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典教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爲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爲耦，金石之所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得而徧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親手抄録，若道行，若宮觀，其爲碑記傳贊凡九十餘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裒爲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録》。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作，亦猶道學諸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鋟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讎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

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覩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固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户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緝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録卷之十

（范恩君點校）

009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經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元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修撰。五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目録

序
進表
仙鑑編例
卷一
軒轅黄帝
卷二
通玄天師　有古大先生
盤古先生　鬱華子
廣壽子　大成子
廣成子　隨應子
赤精子　録圖子
務成子　尹壽子
真行子　錫則子
燮邑子　育成子
經成子　郭叔子
卷三
赤松子　甯封子
馬師皇　赤將子輿
倭佺　方回
錢鏗　嘯父
師門　務光
仇生　容成公
吕尚　葛由
范蠡　邛疏
介子推　涓子
馬丹　平常生
陸通　琴高
寇先　王子喬
幼伯子　桂父
瑕丘仲　酒客
任光　蕭史
赤須子　祝鷄翁
崔文子　朱仲
東方朔　脩羊公
稷丘君　犢子
騎龍鳴　主柱
鹿皮翁　溪父
山圖　谷春
陰生　子英
服閭子　文賓
商丘子胥　子主
陶安公　赤斧
呼子先　負局先生
阮丘　朱璜
陵陽子明　邗子
木羽　玄俗
卷四
天真皇人　白石生
王倪　洪崖先生
展上公　何侯
文子　亢倉子
浮丘公　宋來子
沈羲　王傅
劉奉林　成連先生
武夷君　王瑋玄
韓衆　王次仲
若士　古丈夫

衍門子　沈文泰
董謁　李充
孟岐　郭瓊
黃安

卷五

皇初平　沈建
華子期　王遠
蔡經　涉正
孫博　班孟
王剛　皇化
陰恒　李修
柳融　葛越
劉安　劉圖
介琰　龍述
趙丙　折象
王遥　陳永伯
劉政　王喬
成君平　丁約

卷六

木公　九元子
上黃先生　常生子
長存子　張穆子
高丘子　蒲先生
童子先生　九源丈人
宛丘先生　青烏公
長桑公子　蔡瓊
列子　莊子
劉越　王果
鬼谷先生　茅濛
西門君　徐福
郭四朝　周太賓
姜叔茂　龔仲陽
谷希子　王仲高
公孫卿　李少君

卷七

董仲君　車子侯
王興　壽光侯
衛叔卿　戴孟
山世遠　毛伯道
蘇林　陽生
王思真　王仲都
上成公　桐君
劉晨　武丁
玄都先生　蔡長孺
延明子高　崔野子
靈子真　任敦
敬玄子　帛舉
徐季道　趙叔期
莊伯微　瞿武
匡俗　盧耽
傅先生　黃觀子
石坦　張巨君

卷八

尹喜　尹軌

卷九

杜冲　彭宗
宋倫　馮長
姚坦　周亮
尹澄　王探
李翼

卷十

李八百　匡續
玉子　離明
杜宇　李冰
魯般　馬成子
楚康王　唐建威

卷十一

孔丘明　何紫霄
唐公昉　丁令威

張良　蘇耽
司馬季主
卷十二
劉諷　鮑叔陽
劉京　劉憓
嚴青　王谷神
太山老父　巫炎
李奉仙　清平吉
黄山君　吕恭
陳安世　靈壽光
張禮正　李根
黄敬　甘始
黄子陽　河上公
卷十三
安期生　馬明生
陰長生　魏伯陽
卷十四
周義山　王褒
梅福
卷十五
裴君　欒巴
左慈　孔元方
焦先　陽翁伯
李意期　杜契
李阿　介象
卷十六
董奉　姚光
徐彎　茅盈
韓崇
卷十七
馮良　郎宗
淳于斟　桃俊
劉翊　吕子華
蔡天生　劉平阿
張激子　趙廣信
張祖常　虞翁生
朱孺子　尹虔子
鄭景世　平仲節
吴睦　郭静
范伯慈　韓偉遠
劉少翁
卷十八
張天師
卷十九
王長　趙昇
張衡　張魯
張滋　張昭成
張椒　張仲回
張迴　張符
張子祥　張通
張仲常　張光
張慈正　張高
張應韶　張順
張士元　張修
張諶
張善
張正隨　張秉一
張嗣宗　張季文
張敦復　張乾曜
張繼先　張象中
張守真　張景端
張慶先　張時修
張伯璟
張可大
卷二十
于吉　宫嵩
王道真　王玄甫
薊子訓　王喬
壺公　華陀
青谷先生　劉文饒
趙威伯　樂長治

劉根　劉偉道
夏馥　范幼冲
鐘離簡
卷二十一
封衡　王老
張皓　王少道
路大安　王真
陳長　王暉
昌季　張玄賓
王中倫　蓬球
鮑靚　許邁
許穆　扈謙
卷二十二
杜昺　朱庫
姜伯真　王霸
元藏幾　王叡
李筌　王可交
陳簡　盧鈞
王子芝　王廓
卷二十三
葛仙公
卷二十四
鄭思遠　葛洪

黄野人　楊羲
許翽　許黄民
陸修静　孫遊嶽
陶弘景
卷二十五
王遠知　王軌
潘師正　司馬承禎
李含光
卷二十六
許太史
卷二十七
吴猛　陳勳
周廣　曾亨
時荷　甘戰
施岑　彭抗
盱烈　鐘離嘉
黄仁覽　蘭公
許大　胡惠超
卷二十八
王纂　單道開
王嘉　孟欽
郭志生　郭璞
郭文舉　王質

董幼　范豹
馮伯達　馬榮
韓越　嚴東
王靈輿　雙襲祖
桓闓
卷二十九
寇謙之　李皎
韋節　田仕文
徐則　岐暉
孫思邈　胡隱遥
劉道合
卷三十
梁諶　孫徹
馬儉　尹通
牛文侯　王道義
陳寶熾　王延
李順興　侯楷
嚴達　于章
張法樂　巨國珍
卷三十一
鍾離權　劉綱
王烈　劉道成
項蔓都　徐啓玄

萬振　曹德休
杜曇永　蕭子雲
丁玄真　張公弼
李元基　陳道冲
王守一
卷三十二
何尊師　劉知古
王旻　吳道元
顔真卿　鄧紫陽
伊祁玄解　許栖巖
摸先生　王君
梁須　王元芝
賣藥翁　袁亢
卷三十三
陳興明　尹道全
施存　了然子
鄧欲之　徐靈期
鄧郁之　陳惠度
張曇要　張如珍
廖冲　由吾道榮
賈自然　蕭靈護
張惠明　李思慕
申泰芝　張太空
柳實
卷三十四
陳法明
孫登
東郭延
鳳綱
王玄甫
張岩
王先生
卷三十五
王履冰
王順
王賈
唐若山
羅子房
王四郎
王璨
許仲源
卷三十六
宋愚
張惠感
朱孺子
侯道華
王十八
嵇康
樂子長
趙翟
尹思
王仲甫
趙郎
岑道願
吉留馨
王叔明
王向
王夐
葉千韶
李珏
施無疾
韋善俊
張志和
王老
馬湘
鄔通微
金可記
賀自真
卷三十七
酆子貞
張果
薛昌
李白
卷三十八
劉玄和
李賀
劉商
羅萬象
譚峭岩
卷三十九
葉法善
申元之
薛幽棲
李聿
羊愔
卷四十
薛季昌
馮惟良
許碏
宋玄白
藍采和
許宣平
吳筠
楊泰明
軒轅彌明
劉暭
殷文祥
邢和璞
羅公遠
王柯
杜昇
譚峭
田虛應
陳寡言

徐靈府　劉元靖
葉藏質　應夷節
左元澤　吕志真
杜光庭　閭丘方遠
卷四十一
聶師道　張氳
傅仙宗　成道士
趙惠宗　翟法言
卷四十二
舒虚寂　向道榮
任可居　程太虚
俞靈瑨　趙知微
劉道平　聶紹元
徐左卿　李遐周
謝通修　韓湘
軒轅集　熊德融
劉德本　厲歸真
卷四十三
朱桃椎　感庭秋
邊洞元　李真
鄭遨　李守微
程曉　譚紫霄
黄損　王老
採藥民　楊通幽
崔偉　韋古
徉狂道士　韋老
卷四十四
盧生　劉無名
李終南　柳條青
李浩　張辭
李老　陳允升
許鵲　橘叟
道左老人　終南山翁
段穀　鹿人
劉揀　白衣人
房州工人　江叟
洪志　桑俱鳳
司馬郊
卷四十五
吕嵒　施肩吾
徐鈞　錢朗
楊雲外　王昌遇
爾朱洞　應靖
卷四十六
王仙君　李昇
伊用昌　胡二郎
張鼇
樂子萇
李雲卿
賀元
陳陶
許堅
黄萬護
卷四十七
陳摶
劉若拙
混沌道士
陳花子
卷四十八
張契真
張齊物
程仙翁
郭上竈
武抱一
李仙人
藍方
卷四十九
侯先生
安昌期
李夢符
吴涵虚
張薦明
郭恕先
孫成
沈麟
蘇澄隱
張白
丁少微
張元化
張無夢
塗定辭
趙抱一
朱自英
劉從善
張九哥
陳景元

劉玄英　張用成
馬自然　石泰
薛道光　陳楠
白玉蟾　彭耜
朱橘
卷五十　楊辰　李鑒夫
趙靈運　屈突無爲
率子廉　劉希嶽
穆若拙　呂大郎
王鼎　劉昉
羅道成　曾志靜
歸真子　孫希齡
周貫　劉元真
陳太初　馬宣德
胡用琮　黃知微
畢道寧　田端彦
劉跛子　水丘子
卷五十一　張虛白　劉卞功
劉元道　董南運
王秉文　劉烈
藍喬　沈東老
車四　章瞥
邢仙翁　賈善翔
周史卿　劉大頭
卷五十二　王筌
劉混康　張潤子
徐守信　祝大伯
王吉　魏二翁
劉益　李思廣
王老志　雍廣莫
滎陽　茴香道人
皇甫渙　龔元正
鄒葆光　張淡
沈若濟　李笈
張拱　莫道人
蔣風子
卷五十三　王文卿
林靈蘤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序

白海瓊先生曰：晉抱樸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綴一千六百爲《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爲《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盛矣哉，太上無爲之教也，每觀超俗至士，潔己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婦貞女，傲節於清虛之地，游心于玄妙之鄉，欲隱晦以韜光，慕超凡而躋聖。故乃嚼渾沌，握洪濛，餌日月之精，參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養素以存真。探虛無以爲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爲煉丹之藥物。鉛升汞降，賴水火以烹煎；虎躍龍騰，仗陰陽而制伏。故有金翁姹女之號，黃婆丁老之名，是皆修煉之秘事，昇玄之密旨也。太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則傳，誓盟授受。其始也，煉精爲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以至羣陰剝盡，體變純陽，身外有身，胎仙變化。方曰丹圓九轉，法契大

成。以至積陰功而至三千，修德行而至八百，太一符召，移居蓬島之間；上帝詔徵，飛步大羅之境。其次功行則四種尸解，百變神遊，更且師資有殊有分，修習不一。或念經持咒，飲水吞符；或存思運用，嚥津服氣；或餌草木之藥，或烹金石之丹。萬法千門，總歸一道，所謂處處垂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然惟内煉金丹，該括萬化，如遵正路，如水朝宗。故凡尸解飛昇，莫不由此超度。方其修煉之時也，忘世榮華，甘心寂澹，灰頭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雨眠，或松餐而澗飲，或和光而混俗，或厭世而避塵。散處山林，徧遊湖海，宴息洞府，涉覽世途。其庸輩凡流，輕耳賤目，耆以告稚，甲以諭乙：此貧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近之者轉身，睹之者回盼，其有能尊而事之者，幾希，有如貴宦者恃圭爵以爲高，富豪者懷金貲以爲重。其笑而耻爲之似者，紛紛皆是矣，及其潛功外修，精心内煉，乘雲馭氣，策空駕浮，名紀上清，身栖碧落，則旒冕屈尊而下拜，金紫仰慕而驚心。吁，吾於道又何損益哉。惟我元始天尊，在昔大浮黎

如諸菩薩一時對佛說法，至言滿眼，諸菩薩欲人人而注名姓，字之竹帛，殆不門洞開，要爲有益於無窮無量，非特記姓名事迹而已。古瑞趙全陽高士，乃上不及黃帝。稚川《神仙》，始赤松，終玄俗，能會聚劉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諸書，罷封君達，下不及晉代。沈玢《續仙》，謂精竭力，朱窠細字，如蟲蝕葉，不可爲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真萬計。雖傳聞所傳聞異，而大略具是詰》載楊君筆受地下主者，謂有職位粗矣。予因是又見北方所謂作者，皆不相識，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如此，爲詭怪方伎與不可知，而自下不可及，殆散者無限數也。要知，玄間有仙籍，人真教也。有蠹魚者，不可謂知。然得間有史籍。人不能知仙，仙不求聞於仙字食之如髮人者，得其髮食之亦仙。人，故數目懸而詳略異耳。浮雲山道全陽寤寐，是間食仙也。多矣，非直蟬士趙全陽，著仙鑑編纂，詳考訂核，可比也，儻得其一髮，足與老仙共傳。敬謂仙之董狐矣。抑余有疑焉，稚川傳哉，吾題是集，爲顧將軍人物點眼。凡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秘之可矣，質已飛，復欲疑武陵人云，我則不暇。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鴻寶《枕中書》，甲午五月廬陵劉辰翁書。誦之以爲奇，及著《列仙》，乃擯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焜曜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冑家世譜系、諱行伯仲君羣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玉斧，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挂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晉不遠，未應墮史之闕文，良可爲怪。今全陽所紀，劉安、許太史風績，相望於《列仙》、《真誥》，得無間然否？若天真列聖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挂一漏萬，一一具述，不可勝書。全陽筆削間試重思之，闕逢敦牂。歲三月中澣中齋叟鄧光薦書于本一庵。

舊見儒家有夫子禮文，史四明斥之曰：尊之乃所以小之。此考亭所以於白鹿洞亦不欲塑夫子像，止於祭時設位也。然夫子世系竟未有過而問者，此止齋老因觀復實録，重爲儒教感也。浮雲山道士趙全陽編《仙鑑》，可謂能人所不能者。敢問夫子非海上廣桑山主宰邪，此載之韓湜傳，列之金籙醮位者，君重遺之，何也？豈君所編施仙名存者即孔門三千之徒，而夫子之尊固已隱於辭之所不及邪？噫，塵塵刹刹玉皇身，總入無邊明鏡裏。請以斯語爲君贊云。

進表

臣道一言：伏以大道無爲，先天地之始；真仙垂教，亘今古以同。爰自三皇以前，世代綿邈，結繩爲政，無文字之可稽。逮至伏羲氏，始立書契，後世則而效之。而歷年滋多，竹簡湮没，太古之事，後世十不得聞其一。人心不古，深可歎也。賴有太上之化身，歷世出而闡教。是以世降俗末之際，猶存還淳返樸之風，不亦偉歟。臣道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太上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陛下，真常湛寂，智慧妙圓，作三界之師尊，總十方之玄範，永弘至道，無量度人。臣不揆愚昧，採摭經傳所載，得上聖高仙真修實行之可紀者，編爲《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一部。于以公評論於道德，于以揭仙聖之範模，用顯真宗，贊揚大化，將昭先覺，遠詔方來。但真仙住世，每隱景潛形，變化莫測，留名於傳記者，百不得一焉。謂如三清之境，十方諸天，海上神山，海外五嶽，天真上帝，真人神王，威如雷霆，明如星斗，皆莫不有攸司。而《度人經》所謂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鞅數衆，有非人世之所能盡述。今據真經所載。前列高真上聖數位以舉綱維；其次羲農軒三皇之世得真仙名於世者數十人，以顯天人交通之始。自三皇以降，雖真仙脉絡傳授接踵於其間，然多尚隱逸，不立文字，其聲迹亦間聞於人。今自歷五帝三代，得真仙名於世者幾百人，然亦不能究其出没變化之詳盡。逮至殷周，大道闡揚，故自歷秦漢三國大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中間垂教立法，莫盛於此。然而洞天福地，朝市林泉，或和光同塵，或隱形韜迹，有傳記之所不能盡載，耳目之所不能周知，所得真仙名於世者幾千人而已。外如世人之感遇，或飛仙下降，或神仙戲遊，隱姓潜名，倏忽遐邁者，多不與筆。所編者，特真仙躬行踐履之接於人之聞見者爾。然而綿歷今古，編載豈無差訛；臣賦稟凡愚，述作豈無謬戾。伏冀陛下察其微悃，念其嚮慕而省覽焉。然後頒付人間，以爲方來證真仙子之監戒，此臣區區所以編成《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首謹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小兆臣趙道一上表

仙鑑編例

一、首列三清上帝，五老高真，自爲五卷。并用引經爲據，舉其大綱，以示敬天尊主之象，名曰《通鑑外紀》。其《體道通鑑》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羣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間或芟繁摭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庶可示信於後，亦竊比述而不作之意。

一、修仙有五等，煉丹有三成。既以證真，妙用莫測，只得渾融而書之，難以分別異同優劣高下。

一、諸仙傳載飛昇冲昇、上昇昇天、登天輕舉、冲舉昇舉、飛舉登真、昇真尸解、解化昇化、羽化隱化、示化示卒，示終等例，并照元傳書之，不敢改易。

一、真仙修踐有合於道德五千言者，間立論斷歸美，以示崇尚道德之貴，後之學者宜取則焉。

一、是書編次難以攷覈年代，故揭其大略次序而已。其有博學之士能考究者，幸刊而正之。

一、辨《資治通鑑》年譜差誤。考周之世。厲王在位三十年，周召共和十四年，總五十年。令《通鑑年譜》一部，因先考年代，以遺乃作厲王在位四十年，共和又五十年，則是總九十年，而差加入四十年在内。世豈有大臣輔少主，居攝五十年而方歸政之理。只據劉恕《通鑑外紀》，及邵雍《經世書》，與道家經書所載歷代帝王亦不曾有四十年，而書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乎彘，即不曾有共和五十年之説。此作《年譜》者之誤也。且周之諸王享年有差互增減，乃總其享國，共九百二十七年。考之，乃是周之世差加入一循環甲子紀年并差。又據劉恕《外紀》論斷，亦準三統歷紀，西周東周共八百餘年，未嘗有九百餘年之説，又可見後人作年譜差誤分曉。自周上至唐堯元年，諸家所載帝王紀年雖有不同，而不曾外加入一循環甲子在内，至秦元年起，方與諸家年月，用謝觀復作《混元實録》中年譜，亦欲效《資治通鑑》體。再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成，其中乃作厲王在位四十年，共和又五十年，則道家用二家之起周昭王，則道家用二家之體，合起殷陽甲，蓋老君以陽甲十七年自泰清境分神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也。今考劉恕《通鑑外紀》，及邵雍《經世書》，與道家經書所載歷代帝王享國年譜特異。三書之異，蓋因所載享國修短之不同，所以紀元年甲盡不相符合。劉邵之作，乃儒家考古之前輩，而二人之所考已異，儒者亦莫能分別是非。或曰：劉之書志在深究治亂，而不專意年甲；邵之書考明數學，專注意於年甲者，或邵之書是也。如是則劉之書本於史書紀年，史果妄乎？或曰：前代久遠，莫能辨惑。此説良是矣。今編《體道通鑑》，只合本於道家所載經書，如謝觀復所編《混元實録》年譜，蓋已考究詳盡，後之述者幸無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

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姓公孫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爲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爲姓。不知古史何據也。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襲帝位，居有熊之封焉。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瞋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于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疾而速也，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在鄭州析鄭縣。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得奢龍辨乎東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方心星，以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號祝融，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爲正對，爲明爲暗，則南爲陽，北爲陰也。得火鷄之明旦則望東，而身居西也。酉，鷄也，以小入時名之，酉半爲西也，得后土辨乎北方北，陰也，背也，故曰北。四方之名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材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數十萬里。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二曰吉良，出大封國亳州東古國也。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爲政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厩，因此也。薛綜曰：與騰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葛稚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據吉光即馬，騰黃即獸，稚川之説又別。又有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若，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翠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川令人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官，今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其事也。黃帝得而乘之，遂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後人加之以機巧，利盛萬倍，以服天下，有俛仰之形，因曰冠冕也，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帝見浮葉方舟，即有共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刳木爲楫也。蓋取諸渙，渙散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如穿扶桑之材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數十萬

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史記云：黃帝爲之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以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宮，言處于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有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內觀，忽有大鳥銜圖置于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鷄頭燕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信義，齊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擊武有九苞。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鉅銳鉤，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一名鸙，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此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決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事按皇甫謐《帝王代余》載此九事。昔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爲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創之以服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倣作修飾爾。於是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衮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衮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紀云女節即嫘祖，非也。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録錯圖》。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此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決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事按皇甫謐《帝王代余》載此九事。昔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爲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創之以服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倣作修飾爾。於是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衮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衮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紀云女節即嫘祖，非也。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

心，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協運也。以嘉禾爲糧，謂之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美味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黄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葉厭而不落，謂之蓂莢，以明於月也，亦曰曆莢。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黄帝觀伏羲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黄帝聞之，乃服黄衣，帶黄紳，首黄冠齋于中宫。即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次，房心爲大火之次，尾箕爲析木之次，斗女爲星紀之次，虚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沉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皆自河圖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黄帝有茂德，感真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臣隸首善筭法，始作之以紀時。有臣伶倫作權量，權，秤也；數著筭術焉。臣伶倫作律曆。《混元實録》年譜，又推冬至日在之星，南斗後星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以紀時。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黄鍾，文章彬彬

言云：蚩尤有術，後乃。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

斗後星也。
今準《混元實録》年譜，
量，斗也。

然。牡曰麒，牝曰麟，生於火，游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蛄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螾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蟋，如獅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于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縉雲之官或云：帝煉金丹，有縉雲之瑞，自號縉雲氏，赤多白少曰縉。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周禮》：掌版圖人户，版籍也。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尊杯飲之樸，著盤盂篇，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孔安國曰：遭秦焚之，不可聞也。有臣史玉，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内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脉法，撰《素書》上下經漢文里陽公淳于意能知疾生死，以練武士令擊毬也。《西京記》曰：踘場即毬場也。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按脉經也。帝問岐伯曰：黃帝之言也。帝有天等書及《内經》今有二帙，各九卷。後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缺少，其八十一難，後來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鍼藥之始也。黃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如顓頊爲高陽帝，帝嚳爲高辛帝，唐堯爲陶唐帝也。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央，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史載而不言名號，即青帝大皞，赤帝神農，白帝少昊，黑帝顓頊。時有四帝之後子孫僭越而妄稱也。僉共謀之，邊城日駭。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築營壘。帝問於首陽山在河中郡，不安其居，令來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又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无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兩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爲鼓，擊之聲聞五百里世本云：殷巫咸始作鼓，則非也。帝令軍人吹角爲龍鳴，此屈竪聞之，曰：黃帝之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强暴者也，兄弟八十人，并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石，吞石蚩尤始作鎧甲，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鐵額。李太白曰：南人兵匕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糗糧，不識，謂之啗沙吞石故也。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

夫千鈞之弩，冀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是牧人爲善者也，豈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帝作釋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舉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説，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曰：不如力牧。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天象有三台星，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太公《六韜》曰：風后力牧五聖爲七公。則五聖，五人也。黄帝於是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爲將，帝之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敵。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别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寘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爲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爲營衛，乃與榆罔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爲兵玉飾兵器，帝服黄冕，駕象車，交六龍，太丙太乙爲御，載交龍之旂，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作華蓋今之繖蓋是也。黄帝即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地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别四方崔豹《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再修之爾。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太乙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風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寘壇祈之。帝依之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即佩之，仰天嘆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則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宫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兵法謂玄女戰術也。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已入神符，黄帝之陰陽術即六壬太一遁甲運式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又授帝《靈寶五符真文》及兵信行，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而爲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周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漢張子房共向映云：四皓□□□□十八局。案神龍負圖文，遁其甲，乃名之遁□□一局揭帖是也，以推主客勝負之術。黄帝又著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黄帝出軍新用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黄帝兵法》三卷宋武傳云：神人出之。《河圖出軍訣》稱，黄帝得西王母兵符，又有《出軍

三卷、圖一卷或作鬼谷區設兵法。以來皆黃帝，亦后來增修之也。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妖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父，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于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因名絶轡之野在嬀川也。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于黎山之丘東荒之北隅也，擲械於大荒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山海經》曰：融天山有楓木之林，蚩尤之桎梏所化也。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葬其首冢於壽張縣名，在鄆州。冢，喬土尺。土人常以十月祀之，則赤氣如絳見謂之蚩尤旗，其肩膂冢在山陽縣名，在楚州。肩膂，腑臟也。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秘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上谷郡。涿鹿，地名獨鹿，又曰濁鹿，聲傳記誤也。黃帝又與榆岡争天下，榆岡恃神農氏之後，故争之。黃帝始以鵰鶚鷹鸇爲旗幟《六典》曰：今鵕鸃旗也，以熊羆貙虎爲前驅，戰于版泉之野地名，在上谷郡，今嬀州也，三戰而後克之。又北逐獯鬻之戎即匈奴也。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鼓吹，謂之簫鐃歌，以爲軍之警衛。棡鼓曲、靈夔吼、鵰鶚争、石墜崖、壯士怒、玄朱鷺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六典》曰：漢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八曲，軍樂之遺音簫笳也。金鐃如鈴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帝以己酉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籌書，伯常荷劍，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于崑崙東南脚下，即其一也餘四河說，在東方朔十洲記。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一億三萬三千。南北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步一云二億二十萬，東盡泰還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萬里，逾四海之外。韋昭注《漢書》，不信此闊遠於海外。臣揚道書，神農乘龍遊遠也，黃帝乘馬以理境土，秖四海内也。《淮南子》云：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淮南三學道，此言絶遠，亦像道書也。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出卦禮記。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今之縣邑是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烏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説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于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寘於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容成子者，得道，知聲律，女媧之後，初爲黃帝造律曆，元起丁亥，至此時造笙以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右史考曰：琴

則非也。黄帝損之爲二十五絃，瑟長七尺二寸。伏羲寔琴，女媧和之。黄帝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誤乎也，此山間以竹索懸而度也，山有神荼鬱壘，神能御凶鬼，帝制驅儺之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曰其奏也，陰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至德二年，洞庭側有人穿池得石鍾，有古篆文，黄帝時樂器也。永奉二年，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藥人石季德於洞庭鄉采藥得古鍾，上有篆，岳州刺史李萼進之。可明《莊子》所謂黄帝於洞庭張樂，誠不妄也。黄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并轄，蚩尤居前蚩尤，旗也，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鳳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師曠善於琴，晋平公强請奏角弄，師曠不得已，一奏，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起，大雨作。平公懼而成疾焉，登崑崙之靈峰，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始也。于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顔，一云虎色豹尾，蓬頭戴勝，顥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慕黄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鬯，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帝德至地秬鬯乃出。黄帝習樂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于西山嘗木果，味如李，狀如棠，花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以御水，禦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響其方也，以護喪，亦曰防喪氏。今人將行設酒食先祭道，謂之祖餞。祖，送也。顔師古注《漢書》曰：黄帝子爲道神。乖妄也。崔寔四人《月令》復曰黄帝之子，亦妄也。皆不得審詳，祖，嫘祖之義也。黄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泰山，禪于亭亭山太山下小山也。又禪于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祭炎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宫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藝。累功積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黄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以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紀鍾甄聲。帝之四妃爲神玄珠喻道，蒙氏女得之爲水神。蜀檮杌云：成都府有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黄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上應震宿，旁及牛宿。嫘祖、嫫母、費修、女節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詰、旋、依《史記》云六十郭璞《江賦》曰：奇相得珠而宅仲。今江磧廟是也。一姓，惟釐一姓不同。所云黄帝姓公孫者，十八代

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專不記録，示不可也。姬、祁、滕、任、僖、詰，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黄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黄帝生熊長於姬水，秖合以姬爲姓氏。周武王稱黄帝十九代孫姬姓之後，即黄帝姬姓，非也。且周寘五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諸侯子孫多稱公孫，言公之子孫也，故連公子爲姓者，且更有八十五氏，皆非黄帝時人。

各封一國潘安仁詩言之，未知其原。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帝妃女節所生，號金天氏，後即帝位。黄帝之小子也，弟少昊，黄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號高陽氏，黄帝之嫡孫也。黄公託拔，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以黄帝土德，化俗以土爲拓，以君爲拔，乃以拓拔姓。禺强，黄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少昊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賜姓曼氏，餘不聞。黄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過，教火法，出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葉，人皆不死。有丹巒之泉，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黄帝以雄黄却逐之，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蕖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其蛇留一時而反《外國記》云：留九年也。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比到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夏時無藥，養性鼓琴，有道壽永者。有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咱百草而長年堯時爲木工，能隨風上下即已二千歲矣。有容成公，善補洪堤，上具茨山在於陽翟，見大隗君密縣大卷。適中岱，見黄子中，受九茄子方一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云至空同之山，見中黄真人。一云其方原州有空同髮復黑，齒落復生。黄帝慕其道，乃造之山。應邵云隴右，非也。登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莊子作空同山，司馬彪注云：空同，當斗下之山也。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是也。一云天下空同山三，汝時空同山乃黄帝問道處。一云隴右空同山，正黄帝問道之所，今山上有問道宫，山下有軒轅觀存焉。覺黄帝見廣成子問至道，亦非止一處，後皆名空同，今併存之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築特室，藉白茅，閒居三月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中東蒲坂縣。復周遊以訪真道，令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謬彭導焉謬音習，彭舒氏切，一作朋，昆閽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自然經》一卷。黄帝捨帝王之尊，託豭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在召陵長沙也，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大字《抱

朴子》云有二十卷，以劾召萬神。南寘五芝玄澗，登圜壠，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一云花，飲丹巒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黄丈人。乃問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蹻經》。問真一之道於中黄丈人，丈人曰：子既君海内，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復，而復授道，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廬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潜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録。黄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潜山爲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真形圖》。黄帝往煉石於縉雲堂，於地煉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縉雲，因名縉雲山。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黄帝合符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還精補腦之術。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用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黄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内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阯，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帝聞之，自擇日卜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黄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而拔陊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黄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寘墓而守，是以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曰：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有喬山之塚，黄帝曾遊處皆有祠。五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黄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宫。黄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黄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薰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崙之上，立館爲佐配享於黄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善醫馬，有神通之妙思。有龍下於庭，伏地張口，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黄帝聞之，自擇日卜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黄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而拔陊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黄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寘墓而守，是以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曰：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有喬山之塚，黄帝曾遊處皆有祠。五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黄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宫。黄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黄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薰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崙之上，立館爲佐配享於黄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帝位八十一年帝

王世紀云八十四年，劉恕作外紀，無少昊，都曲阜今兗州。子孫相承共四百年。黃帝之孫顓頊，號高陽氏，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居帝位七十八年世紀云八十四年，外紀同，壽九十八歲，都商丘濮陽今濮州，顓頊以來，以所興之地爲名。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黃帝子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也。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外紀云七十五年，都偃師今亳州河南，壽一百五歲外紀云壽一百歲。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帝嚳之子也，姓伊祁，字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齊陰定陶，又云定州陶縣，都平陽今冀州，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考之尚書，當是七十三年在位。一云堯生契，又十三世後，即天乙爲殷王湯也，姓子，居帝位，都亳今亳州，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二十七歲。帝舜有虞氏，黃帝九代孫，姓申屠一云姓姚，攝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外紀：在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史紀》云舜年六十二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壽正一百歲。一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歲，都蒲坂今河中府。夏禹亦黃帝之玄孫也，姓姒，居帝位，都安邑今蒲州，在位九年。《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外紀同。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媧十九代，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之時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不問，是故神人悉願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後世所以有黃帝王霸之品者，於此乎可見矣。《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弗去。豈非軒轅之謂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通玄天師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下教人間。

有古大先生

有古大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以太平無爲之道。

鬱華子

鬱華子在宓犧時降于田野，授《天皇内文》。又降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宛華，稱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内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通精經》九十卷。

大成子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於濟陰，授《地皇内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果以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一元精經》三十六卷。

廣成子

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黄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毋勞爾形，毋摇爾精，乃可長生。慎内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黄帝紀云：授《自然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臣道一曰：廣成子謂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爲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之意，欲軒轅抱一爲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之功妙矣哉。

隨應子

隨應子一號太極先生，在少皞時降于崆峒山，説《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

赤精子

赤精子在顓頊時説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南嶽總聖集》云：芙蓉峰今有傳經壇，晉咸和中，山南見數童子與群白鶴遊翔其上。

錄圖子

錄圖子在帝嚳時降于江湄，説《黄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八光之節，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無墜。帝乃祭天於北河之壇，藏符於鍾山之峰。後昇天爲玄宫真人。録圖子是時傳道與赤松子、被衣子、王倪、齧缺。一云作《黄庭經》五十卷。

務成子

務成子在唐堯時降于姑射山，説《玄德經》，教以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經》四十卷。

尹壽子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于河陽，説《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

真行子

真行子一號甯真子，在夏禹時降于商山，教以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即授禹靈寶真文之所，遺迹存焉。今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吴王闔閭十二年正月登包山之上，命穩者龍威丈人入包山之洞究其深遠，見金城玉屋，題曰天后别宫太陰之堂。於玉室几上得《素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闔閭不識其書，使使問仲尼云：赤烏銜書以授於王。仲尼曰：吾昔遊於西海之上，聞童謡曰：吴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强取出喪國廬。丘按謡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吴王懼，復歸其書。一云夏禹時出爲師，號季子肯，作《元始經》四十六卷，復作《妙樂經》七十卷，復作《德戒經》三十卷。

錫則子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於潛山，説《長生經》，教以恭愛之道。今潛山天祚宫

前龍堂之址，即其所也，一號錫壽子，或稱戒子肯，作《道元經》七十卷。

燮邑子

燮邑子亦稱赤精子，降于岐山之陽，説《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爲守藏史。

育成子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踐祚以守藏史遷爲柱下史，作《璇璣經》。一云周武王時出爲師，號郭叔子，亦稱續成子，或號天老公，復稱爲老君。乍爲常人，乍爲柱下史，作《長生經》三十卷，以授于王。

經成子

經成子，周成王時爲柱下史，説《廣化經》，又以道授周公旦。乃退而閑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

郭叔子

郭叔子，周康王時爲柱下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丹臺録》云：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玄蠱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得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皆令人不死，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黄帝時人也，世傳爲黄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焚，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甯封先生栖於蜀之青城山北巖，黄帝師焉，請

問三一之道，先生曰：吾聞天真皇人被太上勑，近在峨嵋，達三一之源，可師而問之也。因以《龍蹻經》授黃帝。黃帝受之，能策雲龍以遊八極，乃築壇其上，拜甯君爲五嶽真人。使川嶽百神清都受事，乃入峨嵋北巖，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嶽，車轍存焉。又云『黃帝封甯君主五嶽，上司嶽神，以水報刻漏於此，是謂六時水，陰時即飄然而洒，暘時即無。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倯佺

倯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石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宮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户。時人言得回一圓泥塗門户，終不可開。

籛鏗

籛鏗，帝顓頊之玄孫。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時尹壽子傳道與彭祖，一云籛鏗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指末，即體如常。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列仙傳》云：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皮，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一云鏗隱山中，編竹爲户，餐松爲糧，能乘風御氣，騰身踴空。至殷之末世已七百餘歲，後七百七十七歲解化。趙次公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記》：殷之賢臣彭祖，顓帝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北故邑號大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遍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爲雙龍，冲天而去。或云今江濱有釣魚臺，本彭祖遺迹也。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焉，還而道死。

按劉恕《通鑑外紀》云：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喪，其后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據道一之見，劉累恐即是師門，未審是否，因注於下，以俟後之高人討論。

臣道一曰：師門得道而仕於有夏，遇君之不幸也。孔甲始則殺而埋之，終則感悟而祀之，卒還而道死，是猶孫策殺于吉而創裂，姚萇斬王嘉而尋亡。然王嘉即逢於隴右，于吉復見於鏡中。師門旦迎於風雨，於道何損焉。爲人上者，可不謹諸。使有道之尊賢樂士，寧得有此。《道德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此之謂也。

務光

務光《莊子》作瞀，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商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如何？曰：强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禄，無道之世不踐其位《莊子》位作土，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蓼水《莊子》云廬水，司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已而自匿。後四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興師，鳴條之戰，儻非有道至人出於其間，則千載而下綱常蕩然矣。以務光折湯之非，明君臣之分，至於負石沈水，處生死之際，不改其操，其所以立萬世忠義之標杓者，端在於此。其後有盟津之會，伯夷叔齊叩馬而諫，餓死首陽，豈非本於光之道歟。

《道德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愚則曰：其不幸而有昏亂也，其亦幸而有忠臣也。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時，幸其室祠之。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善補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之焉。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術，握固不泄，還精補腦。今不取此說，蓋後世謬相繼也。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得是道者上爲仙，失是道者下爲鬼。容成公得此道，衆妙之門也。後世不得其道，而流於傍蹊曲徑，抑末矣。又極而至於爲御女之術，乃託容成公以爲辭，誤也。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蟠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周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李元膺記范蠡學道於麗元山，屬彭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於北邙山得仙。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煉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宣子，與遊。旦有黃雀在

門上，晉公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震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穀城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陸通

陸通，楚狂接輿一本作與，同音餘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見之。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非形骸有聾盲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

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至。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一作碭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入水去。今宣州有琴高釣臺。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著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王子喬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宮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異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宮掖。白鸞朱鳳，延頸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爲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録神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累諫不聽，以其忤旨，遂退居別宮，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群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齕如初。子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爲王氏。是時群官拜別。迴拜所乘馬焉，亦飛空而去。今有拜馬澗在焉。子晉昇天爲右弼，主領五嶽司侍帝晨，號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辭·離騷》、《天問》篇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註引《仙傳》云：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方輿記》云：西山中峰最高。頂即王子喬之遺壇。在嶺側，今隸隆興府。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嘗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焉。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爾。後自北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人，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欲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饑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説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

蕭史

蕭受姓於殷。至周宣王時，有蕭欽者，妻王氏，皆富，好道。老君曾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蕭仙也。生而不事家業，遊終南山，遇異人授長生術，且教以吹簫。歸家告父母，願入道。父母强爲娶妻，蕭仙云：異人教我勿娶，當得帝女。父母聽之。宣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目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孟明之師從軍引敗歸秦，侯迓而哭之。史在孟明側立，甚恭。秦侯問敗師狀，孟明不能答，史代對甚悉。孟明免罪，史之力也，孟明歸，史又放浪山水間。時秦侯有女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秦侯問史，云：善簫。侯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史以不稱旨退，女在屏間呼曰：試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來。女曰：是吾夫也，願嫁之。史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合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簫笙間奏。曲未終，鳳凰來下，二仙乘之而去。秦侯惘然，咎孟明。孟明遣人四方尋之，至楚尾吴頭，有人見西山高峰男女而吹笙簫，簫者鳳栖其傍。使者聞，急訪之，又沖昇矣。後不知其所之，此其大略也。

赤須子

赤須子者，酆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數言酆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張君房迎面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絶粒。後住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羣，暮栖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常止其傍。

崔文子

崔文子，秦時泰山人。世好黄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子擁朱旛，繫黄散以詢民間，飲散服丸者輒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藥。故世寶崔文赤丸黄散，近於神焉。

朱仲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曰：真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黄眉壽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使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漢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上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鄒侏儒曰：上以汝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爲，曰：東方朔云上欲盡誅臣等。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

言，侏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臣言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價。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常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臣以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日蜥蜴也。帝曰：善。復使連射他物，皆中，輒賜帛。時有倖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帝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倖。後帝與越王爲親，乃使朔泛海求寶，委令一周回，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惟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齎絹二匹，往叩賓門。賓出門而延坐，未之識也。賓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朔也。朔行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至日，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到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朔後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西京雜記》：東方朔曰：天下無知我者，惟歲星不見。惟曆官太史知之。武帝召問之，曰：諸星皆在，惟書遂行於世，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朔一旦乘龍飛昇而去。劉向《列仙傳》云：東方朔至昭帝時，時人或謂神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黄精食，後以道聞于上。漢景帝禮之，使止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静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脩羊公得之矣。且化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此又見其不忘知遇之意，道之深，義之盡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泰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果折。上諱之，但祠而還。爲君立祠，復寘百户，使承奉之。

犢子

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常過沽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蟠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爲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絶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鹿皮翁

鹿皮翁，蓋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山其傍，絶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蓋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萬計。小吏乃辭，遺宗族家室令下山。著鹿皮冠，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溪父

溪父，南郡廳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絶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黄、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爲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横門上。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常求乞於長安市中，市人厭之，有以糞洒其衣者，其衣不汙。如故長吏聞之，試收繫著桎梏，而復在市中，又試欲殺之，乃去。洒糞之人家室自壞，殺十餘人。

臣道一曰：陰生之道，爲萬世困窮無告者設也。彼市人家室自壞者，蓋惡之貫盈，殃及之爾。觀其爲惡不悛，以凌辱孤貧爲意，可見其不仁之甚者。如陰生，特因其事以示其化也，非陰生害之也。又如曹國舅之隱悲，曰王遁甲之墮丐者，類皆此意。《道德經》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陰生之道，非以是乎。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户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服閭子

服閭子，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黄白瓜數十頭，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髮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復數年，貌更壯好，鬚髮如往日時矣。

文賓

文賓，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更壯。他時嫗拜

賓，涕泣謝。賓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見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到，賓大驚曰：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年見云。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問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

子主，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子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氣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降，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澆煉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及賣之於蒼梧、滇江間。累世傳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闕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巡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家至户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絶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賣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仙也。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世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黄庭經》，令讀日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今屬宣州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明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黄鶴來栖其冢樹上，嗚呼子安武昌黄鶴山上有黄鶴樓，《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黄鶴過此。

邗子

邗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邗子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産。嘗探産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我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言識之。後母生兒，字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鴉雀旦旦銜二三魚著母户上，母匿不説，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

市，七丸一錢，善治百病。漢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條。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天真皇人

天真皇人，不知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極道之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黃帝時在峨嵋絶陰之下，蒼玉爲屋，黃金爲座，張華羅幡，然百和香。侍者仙童玉女，座賓三人，皆稱泰清仙王。黃帝再拜問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峨嵋山以《太上靈寶度人經》授黃帝，又授帝嚳於牧德之臺。一云蜀岷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煉之所。山有龍池，池中有金銀銅鐵魚，各從其色，得食者味同乾薑，服之可以長生，謂之肉芝。龍池一在山中，一在空中，澄潔如鏡，纖芥不汙。或乾條槁葉飛墮其上，即有五色凡鷙銜去。

白石生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約依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食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也，但莫能使老死爾，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爾。故時人號白石生爲隱遯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王倪

上古神仙王倪君，即老君弟子也。

得道於羲、農之間。黄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頊世，常遊人間。帝嚳以前爲齧缺師，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一旦昇天。

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者，或曰黄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漢武帝時，有衛度世者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在絶岩中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問之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大阺公、飛黄子、王子晋、薛容也。東漢時班孟堅作《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紛羽毛之纖纚。是先生爲衆仙之長久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真，故青城山今亦有洪崖。郭景純《游仙詩》云：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又云：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下頤。蓋先生當此時與姮娥、浮丘之徒，學仙者尚皆可得而見也。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是先生隱焉。隋文帝開皇九年，改豫章郡爲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之。今洪井在伏龍山北岩，左右石崖，陡起峻絶，春夏飛湍奔注，洪洪如雷，入井則陡殺，餘流爲小谿，注鸞陂。有古壇臨井上，相傳爲先生煉丹處。歲旱禱焉，有赤蛇浮水面，雨爲立霔。井北一里許，於石磧上得五春臼，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相傳爲先生搗藥處。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平。考《汲塚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展上公

展上公者，高辛時仙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值李彌滿。上公得道，今爲九宫内右司保。常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衙珠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後，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説此語時又應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平。考《汲塚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於伏龍，地乃值李彌滿。上公得道，今爲九宫内右司保。常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歲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衙珠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後，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説此語時又應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平。考《汲塚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爲太極仙人。今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文子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土人。其先晋公子也，學道於老君。周（一本作楚）平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後南遊吴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吴，范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争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吴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昇。按《寰宇記》、《吴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孝宗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唐明皇追號爲通玄真人，其著書號《通玄真經》。

亢倉子

亢倉子者，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説。一云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六年。畏壘大穰。後遊吴興，隱毗陵盂峰道成仙去。後有漢張道陵，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大甲萬壽宫。

浮丘公

李浮丘伯世號浮丘公，居嵩山脩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以《相鶴經》授王子晋，崔文子學道於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於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

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骾故解切頰甿德宅切耳長頸，竦身鸞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初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産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七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産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今湖北澧州有獨浮山，《圖經》云：昔浮丘子修真於此山。今有石室存焉。

宋來子

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常洒掃一市，久之，時有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未能解其歌耳。遂乃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車牛以語義家，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義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説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義。義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義否？義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黄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義碧落侍郎。義不

者。若欲昇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實太后疾，嘗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王傅

王傅字恭確，周人也。五十棄家學道，服黃連一百四十年，耳目聰明，智慧目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有兒名神精，其父子并得道，後昇天而去。

劉奉林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於嵩高山，四百年三合神丹，爲邪魔所敗，乃入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至千餘年猶未昇仙，但服黃連得不死爾。

成連先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君習之，我將迎。師刺船而去，伯牙凝望，但見海水湧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至，遂爲天妙操。成連乃仙也。

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自稱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爲名焉。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此山，秦時人號爲聖姥，衆仙立爲大姥聖母，今人祝廟呼大元夫人是也。又云，天臺山元靈老君、華真仙師，遣第七仙子名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安排地仙，今人號爲控鶴仙人是也。或云昔有魏王名子騫，在同州立王城，對大王石東去十里，今即城基尚在。此人是墜地仙人，後於此山得道。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先生，并胡氏、李氏、魚氏、王氏女子四人，通成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偕至謁魏王，爲地主。會天亢旱，魏王賓酒酺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雲駕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因獲見。時張湛獻仙人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陂上雨雰雰。仙人得詩甚喜，又見張湛等骨氣不常，訪道精確，意其各有仙分，乃遺何鳳兒往天台山取仙籍一卷，到山檢視，其謫下凡間爲庶類，合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道換骨，歸天仙人。既見仙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此山，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遂令魏王開筵置酒，張湛遣元亨打羯鼓，彭令昭吹橫笛，顧思遠立色，李三娘彈琵琶，歡宴而罷，羣仙會散。仙人語云：魏王公等，至八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爲棺，於此岩中玄化，魂魄便得歸天。至期果然玄化，乃於小藏岩中安排長梃材櫬一十三具，插木甌於岩中，挂其靈骨，迄今在焉。又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肴酒，會鄉人幔亭峰上。初，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梁跨溪，制度精巧，飛梯回級，傍設闌中。體輕心

喜，不覺其倦。至山頂，在幔亭彩屋，玲瓏掩映，前後可數百間。夾幔亭立八彩幢八枚，銀龍銜玉蘊幡，金鳳翠毛。其幔亭可坐千餘人，設東西地席，各有長座，如今之僧尼位。施緑油紅卷花，食卓，自北競南，無接續其幔亭。北壁當中設一虚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厦設一虚牀，謂之太姥魏真座。北壁東設一虚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各一，銅盂貯花水。初，鄉人至幔亭峰，衙門外聞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告云，悉呼鄉人爲曾孫。乃曰：汝等男孫先入東序而進，女孫後入西序而進。既而聞讚告曰：有太極玉皇大帝降臨山藪，曾孫可拜。又聞又曰：太姥魏真人，曾孫可拜謝。嘘咳之聲，乃武夷君焉，高聲而言曰：汝等曾孫，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孫東座，女孫西座。中亭有青綾帳幄，各設一牀，陳諸樂具。又聞讚告曰：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鼕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横笛，板頭何鳳兒撫等散，如此處東幄，奏停雲左仙之曲。命弦師董嬌娘彈箜篌，謝英妃撫長琴，吕荷香戛圓琵琶。畢篥秀淡鳴洞簫，朱小娥運笙，金師羅妙容打銅鈸，如此處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見樂具空間横竪，自響精妙。命及行酒，須臾酒至，無謝禮，酒味甘香而醇酒醴，百味珍奇，並皆殊越。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辭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稀疏，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彩雲四合，環佩人馬之音竟空而至。又聞讚告云：玉靈太姥與大姥與曾孫別，再拜。又云：汝等宜速下此山間，久即有蛇螭虎豹之伍，不可遭逢。乃下山，俄而風雨暴至，各回顧山頂，無復一物。鄉人相喚曰：我等凡賤，得與仙尊共宴。後致祠其山，號曰同山云爾。侍郎劉夔序云：山在建寧北二百里外，崇安縣南三十里。按《茅君内傳》云：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昇真玄化之天。

王瑋玄

莊王侍郎，受道於王君。

王瑋玄，不知何所人也《真誥》云是楚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採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之，授崇隱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户之術，而昇天矣。

韓衆

韓衆，漢州德陽縣秦中化學道，天真皇人授以金書玉字，行住得駕紫煙，白日昇天。楚辭離騷經云：奇傳説之託星辰，爲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寢遠兮，離羣人而退逸。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隱居范陽大夏小夏之山。以爲蒼頡篆文，工多而用寡，難於速就，四海之事，筆札爲先，乃變篆籀之體，始爲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謂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違天子之命，以轞車載之，不爾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悖慢詔使至山致命，載轞車中。次仲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墮一二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亦甚悔恨，因名其地爲落翮山，鄉里祀之不絕。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乎碑下。盧敖仍而視之，方踡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焉，背群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逾，周行四極，唯北極之未窺。今睹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昔我南游乎泑洲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杳冥之室，東貫澒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由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夫。

臣道一曰：盧敖遊乎北海而見若士，語及窮觀，是誠陋矣。惟若士遊乎六合之外，無止極之處，而猶未能盡其妙。後世固有不盧敖之若，有得一法，得一術，而自以爲大道虛無，不過如此，能不淺哉。《道德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若士其庶幾於道乎。

古丈夫

恂大日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一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亦秦之宮人，合爲徇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餌柏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

毛髮紺緑，不知金丹大藥果何物也。毛女詩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躡青霞繞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丈夫曰：有萬歲松脂，千年柏子，汝可餌之，亦應出世。二公後巢蓮花峰上。

衍門子

衍門子得道尸解，墓在漁陽潞縣，見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衍門即羨門也。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義山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沈文泰

沈文泰，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黄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董謁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少好學，常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也。嘗爲人傭牧，或採薪貨之。見野地有書，皆鬼神所化，更本寫之以爲卷帙。縱誕不仕，遊於屠肆。或乞犬羊皮爲衣，所居不過容膝，編荆爲牀，聚鳥獸毛而寢，夏則露宿草石之上。年一百九十歲，鬢髮如童子。出隱無常，或乘牛驢，或躡履屣。家去長安三百里，不日能至。常息人家以題掌，還家以片籥寫之，則紙掌之字，少來勤苦，舌爲之黑，掌爲之爛。世人謂仲玄掌録而舌學。常疾世人囂煩，著依其之説數萬言，以周孔之徒惑蕩末世，屈曲爲禮樂，令後人多以此自失。夫人稟五常之氣爲萬物之秀，自然知禮樂，何勞之教以裁情者乎。伏羲軒轅唐堯夏禹殷湯爲上聖，周孔爲通人，何以言之？伏羲取鳥獸以充庖，後知腥羶之變。黄帝教人乘舟，後有廬室之居。唐堯夏禹殷湯三聖，或能治水禳旱，爲人除害。至周孔强拘人以禮，亂人以樂。樂極則彌哀，禮逸則臻亂，皆非治國之大統。漢武帝聞其不拘於俗，乃徵至西京，與帝言皆協會精理。後莫知所在。

李充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爲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脱。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繩十餘尋縛腰，誦一遍一結，十尋之繩皆繩結矣，誦記之數萬遍。但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堯舜二典闕弘多。充在

漢世，常餌菊术，人問先生何以不語，至經旬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精神往來，採雲膏霞液，身中惟心在爾，豈能言乎，正恐煩神使舌爾。帝聞神異，乃聘徵。充衣荷草畚，負《五嶽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

孟岐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年七百歲，記及周初時事了了如目前。或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於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王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嘗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郭瓊

郭瓊，東方郡人也。其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秘書讖緯，緘籐甚密。而瓊已闇知，悉覽，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户塞門，有不得之書悉焚之，乃開門進瓊，人恐知其陰謀。瓊常袖中出一把筭子，散置膝前，測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蹤，袒裼如狂。漢武帝尚其異之。

黄安

黄安，代郡人。自云卑陬不敢處人間，執鞭推荆，誦書畫地以計舌數。一夕地成池，明復移處，亦然也。時人謂之舌耕。可八十餘，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廣三尺。時人問：子坐龜幾年？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背已平。此龜畏日月之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得此龜來已五過出頭矣。行則負龜習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有異跡，乃進與論虚無神仙之事，帝往屈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黄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

皇初平

皇初平，丹溪一云蘭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叱白石皆起成羊數萬言叱叱羊起，於是白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金華山今屬婺州，見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奴侍身體光澤，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日，并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絶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得仙去，所居名子期山，今屬建寧府。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

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栝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士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忠州圖經》云：禹廟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名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大宗皇帝御書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平江府有蔡經宅，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覲，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

自説：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産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傳餘杭姥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經家今四世存録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黄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經家今四世存録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説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吴，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桔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宫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五色令人

目盲。又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在眼漏。又曰：閉目見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於內，不爲物轉，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矣。今涉正乃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豈非故以聖人爲腹不爲目之意，神其教以開化其弟子乎。後之學道者，合於此乎有悟。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濾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常。又能舍墨舒紙著前，嚼墨亦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王剛

天門子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陽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陰生立於寅，純木之精；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住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之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略，至於游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醞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内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内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妖怪之門。咒咀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己，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道解，爭理得勝，百事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五百餘年，顔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陰恒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絶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强，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顔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鷄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鷄子無異。黄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咒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咒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黄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劉安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内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横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賁育之氣，

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并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彦。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爲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爲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綿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果酒，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爲遷所殺，乃上書於天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閼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輿地志》云：八公山在淝水北、淮水南，淮南王與八公居此，白日升天，今屬壽州。一云此非也，乃符堅望草木爲兵處。八公山有淮南八公憩石，漢屬九江郡，今屬滁州來安縣之西南。一云八公山上有淮南王安廟，今屬無爲軍巢縣西。八公告安王與伍被天使有此，然伍被爲臣誣告君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被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爲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八公言矣。漢史秘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世人主常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一云王同八公昇天，乃棄置藥鼎，鷄犬舐之，并得輕舉，鷄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擊匈奴者，罪死。安

劉圖

漢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遣泰山使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坐，泰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羽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爲道士，後亦仙去。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往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必，受玄一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一日之中暫過吳，吳主孫權禮之，爲琰起靜堂。數過，遣人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琰不受餉遺。吳王欲學其術，琰以吳王内御，遂不傳道法。吳主大怒，敕縛琰著甲，轅引弩射之。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臣道一曰：道之在人，靜默虛無，恬淡質樸，聲色不能撓其志，名利不可汩其心，彼吳主安足與言道哉？惟此時介琰道成，已能變化隱形返老復少，可謂入軍不避甲兵矣。吳主以一旦之忿，欲殺之，何其陋邪？《道德經》曰：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學者省之。

龍述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子大，治而服之，日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亡隱處方臺，師定録君也。注云：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爲山都長推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趙丙

趙丙，後漢東陽人。曾遊行，道遇故人，便酌水爲酒，削一楫爲脯，皆得醉飽。又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乘風而過。又咒枯樹，便生花葉。

折象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黄老之業，後師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篤尚養生，玄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爲多藏厚亡無益，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竇子文有言，我受胎氣之法，又常服青飤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録君也。注云：伯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赶亡日，尸解如蛇蜕而去。

王遥

王遥，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遥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黿蛇之類也，乃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遥有竹篾子，長數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篾，將出，冒雨行，遥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導前。約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擔篾發之，中有五竹，簧三枚。以一枚與石室中二人，并鼓之。良久遥辭去，三簧皆納篾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遥，與遥言：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遥答言：我如是來也。遥還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遥先有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取著其妻即問遥：欲捨我去也？遥曰：暫行爾。妻涕泣曰：旦復留少時。遥曰：如是即當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遥在馬迹山中，顏色更少如向年，蓋已爲仙矣。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户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而失所得仙，陳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劉政

劉政，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絶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爲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嘘水成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鱉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王喬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

三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巖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成君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孱顏。雲中鷄犬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丁約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

木公

木公亦云東陽公，亦云東王父，蓋青陽之元炁、萬神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友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故男子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校定功行，上奏元始，以稟命於老君也。一云木公即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海中。

九元子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

法。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高丘子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术，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昇太清也。

今爲中嶽真人。《真誥》云：墓在中山聞喜縣。注云：中山有女喜縣，聞喜乃屬河東。受其方三首。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鈐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歲童子。

青烏公

青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列子

列子，鄭人也，姓列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之後能御風雨行。弟子嚴恢問曰：所謂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爲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嘗隱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得道之後，著書名《列子》，見行世。唐玄宗追號爲冲虛真人，其書號《冲虛真經》，宋徽宗封致虛觀妙真君。

莊子

莊子，宋人也。姓莊名周，字子休，生於睢陽蒙縣，學老氏之道。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玉帛聘之，欲以境土累矣。莊二人往先焉，曰：似子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大夫遂去。宋王遣使聘於莊子，莊子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孰爲有國者所羈。遂終身不復仕。後得道，著書名《莊子》。《真誥》云：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闡編郎。下注云：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唐玄宗追號爲南華真人，其書號《南華真經》，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劉越

周時有匡先生名績，修道於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熟子風猷有日矣，借問鄉邦姓字？答曰：予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已，石忽自開雙户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易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廬山太平興晉宮三門外即石建亭，扁曰仙石，石上自有劉仙二字存焉。

王果

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躁膻名利，遁隱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時人，姓王名

詡，不知何所人，受道於老君。入雲氣山採藥，合服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曰：二君足下勤勞馳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崧岱之松柏乎，華霍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元狐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秦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於瓊田之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耳。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或曰鬼谷在嵩高之陽城也。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可久全，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改臘曰嘉平，以希慕得仙。

西門君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人面，皆登時而活。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得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一云各三千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羲得道，黃老遺福爲使者，乘白虎車來迎，由是後人知福得道。《仙傳拾遺》云：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不能活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全，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實所携，挂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床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曰：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士人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羹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嫌其薄，徐君曰：能盡此爲佳飡也，但恐不盡爾。士人連啖如數甌物，至飽而渴。復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又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汁

數斗，其病乃愈。士人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禄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黄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郭四朝

郭四朝者，周時燕人也。兄弟四人同學道，四朝居長。秦時得道，來勾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令深，基遮垣墉，今猶可識處《真誥》云：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墻岸，蓋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墻頹下耳。注云：今舍語似是許長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爲堤墻，即是遏柳汙水，而去郭千甚遠。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應在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陂復立田業。又有説，在後。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舷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脱期，逍遥林丘中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鴥彼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麟。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寵不避席，男愛不盡輪，朝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遊空落飛飆，虚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掩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遥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極之外、九霞之頂名也。飛登木星，亦有蒜薤耳，韭山、姜巴，一處也。二人并得仙。名玄朗東陽之垓，蓋若士語盧敖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駕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動瓊林，香風合成一。開闔幽冥户，靈變玄太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

周太賓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勾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山間多有韭薤，即其遺種也今呼爲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又餘處亦有蒜薤耳，韭山、姜巴，一處也。二人并得仙。

姜叔茂

姜叔茂，不知何許人。常與周太賓爲友，學道修仙，今在蓬萊爲左卿。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也。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飆輪，宴於勾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真誥》曰：秦時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後，猶復憶羨舊居，所以數宴良常，眷盼朋好。

爲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下注云：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爲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併，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爲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閬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真誥》云：谷希子爲太極右仙公。

王仲高

王仲高，不知何所人也。常在淮南市卜，父老傳世見之，面有童顏。伍被言於淮南王劉安，安聞之欣然，即使召至，被曰：仲高常在張猛家，臣與猛善，每云仲高性簡正，難請求，不可以勢屈，臣當因猛致之。安令具車乘，遣被至猛所招焉。猛曰：王先生昨云當暫行，在近耳，亦時得相見。今已出卜，晚間還。被待之，須臾便返。見被大笑，謂猛曰：吾昨云近別，正在此客也。即隨被之安。安出門迎之，東面請受道，便執弟子之禮。仲高曰：某庸人耳，僅得長生不死之道，他無所能。懼所知淺，不足以上獻大王殿下，非有愛惜之心。安因請彌至，仲高謂被曰：吾欲授大王道，王心志浮淺，既不能行，亦不宜聞。又曰：黃帝，吾父之長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又師黃洞君，受不死之道，於今已六千餘歲矣。遂以道傳安，仲高後莫知其所之。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并在宮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煉人形，二丸顏色好。漢武帝以時，方士入海求蓬萊，公孫卿先行，見一老父牽狗，武帝以爲仙人也，冀獲其真。被至猛所招焉。猛曰：王先生昨云當暫行，在近耳，亦時得相見。今已出卜，晚間還。被待之，須臾便返。見被大笑，謂猛曰：吾昨云近別，正在此客也。即隨被之安。安出門迎之，東面請受道，便執弟子之禮。仲高曰：某庸人耳，僅得長生不死之道，他無所能。懼所知淺，不足以上獻大王殿下，非有愛惜之心。安因請彌至，仲高謂被曰：吾欲授大王道，王心志浮淺，既不能行，亦不宜聞。又曰：黃帝，吾父之長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又師黃洞君，受不死之道，於今已六千餘歲矣。遂以道傳安，仲高後莫知其所之。

李少君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扣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即愈。漢武帝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上方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臺名。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可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仙乃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天子始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一云少君上言：臣能凝汞成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竦則凌空，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徧，乘白鴻而九垓周。溟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餅。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抱樸子曰：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傳》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有市以藥物，故出於幕，以假途見錢，道成而去。又按漢《楚中起居》注云：少君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自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捨我去也，數日而少君病死，入棺，帝令發棺，無尸，獨衣冠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車子侯

車子侯，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復去。果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簟妖淫兮中臧；日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沾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宛谷中，本凡民不知，無學道之意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宮，使董仲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頭頂，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山人也，聞中嶽石山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食熱，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服菖蒲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爲蒲江主簿，聞縣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達誠，遂罷官，隱於秋長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

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乘龍躡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後人因興得道，遂相傳爲主簿化。

壽光侯

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漢武帝聞而召見，乃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曰：此小怪，易消爾。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僕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甦。

衛叔卿

衛叔卿者，服雲母得仙，漢武帝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帝閑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帝驚問爲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當入華山也。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絶巖之下，望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爲牀。又有數仙人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而帝乃驕慢自貴，不識真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審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於此。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爲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戴孟

戴孟，武當山道士，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爲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又云漢明帝時人，少孤，養母甚至，復好神仙學，周遊四方。母既即世，入華陽山，服白朮、黃精，兼能種植，及服雲母，雄黃、丹砂、芝草。篤志於道，久而愈勤。一日授玉珮金瑞經并石精金光符於清靈裴真人，精思修之，則自覺體輕。遊

名山，訪真境，日行七百里，得不死之道。腰間有十數卷書，即《太微黄書》也。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謝允常師事之。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黄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乃孟耳。遂執弟子禮，求授道要。後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至多神驗，允年七十猶不老，孟則或隱或顯，莫知所之。《真誥》云：黄衣童子者，即玉珮金璫之官耳。

山世遠

山世遠，授戴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黄庭内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煉。嘗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世遠得道，爲太和真人。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真誥》注云：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玄相隨，一云在鹿跡洞中，即是此爲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爾。

蘇林

蘇君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嘗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絶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暗面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耄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歎，精神昏怠，神爽雜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絶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穀，人體重滯，淹淹淡悶。又所悶非真，顛倒翻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内摇動五神故也。凡欲

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也。若人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涓子告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涓子寢靜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周行十天，實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翁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籟，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勖之，相飂室也。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涓師之迹亦絕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爲地真，守洞房爲真人，守玄丹爲太微宮也。林謹奉法術，修行道成，周觀天下，遊睠名山，分形散景，寢息丹陵，賣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棲，遯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

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爲真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今與汝別。比明旦，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林未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爲中嶽真人，後太上又遣玉郎下拜爲五嶽地真人，宮在丹陵也。弟子周季通曰：予見先師得道爲仙，已三被拜授，乃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隱顯津梁，觀試風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麤意所能述宣，今聊撰其標略爾，所冀將來有道之士以遊目也。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罌漿，服之得道。

王思真

王思真者，不知其得道年代，位爲太上侍經仙郎。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於天台山，命思真披九色之韞，出《洞玄》《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太極左宮仙公葛玄。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

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烝烝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孫思邈嘗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爲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上成公

上成公，宓縣人。其初出行，久不還家，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人見其舉步稍高出虛空中，良久乃没。後漢時人也。

桐君

漢獻帝建安三年，昌圖國獻鳴石雞，其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祠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佳瑞，亦謂之寶雞。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樂器，歌調作樂。日既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駐留十五日。求還，女答曰：今來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館，比之流俗，何有此樂。碎爲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吳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内鳴翔，此之類也。

劉晨

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食乏盡。望山頭有一桃木，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澡浴。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間不遠矣。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絶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也。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不精華，東西各有牀帳帷幔，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息青衣，悉皆端正，都無男女。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既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駐留十五日。求還，女答曰：今來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館，比之流俗，何有此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無不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令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鼓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而得還家鄉，並無相識也。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上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棲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當年所往山路，迷莫知其處。至晉武帝太康八年，竟失二公，不知其所之也。

武丁

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

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時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云。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鈐經》，行而得道。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服十精丸，年三百歲，色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术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以得仙。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學道，後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召鬼神，隱身分形。居山舍，虎狼不敢觸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遥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土生二靈木，雙關俠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天。採藥三微嶺，飲漱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鄰。縱我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黄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將黄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肩。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鵠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就河北王母索九劍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劍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魏晉間有帛和，師河北王母未審是此人否。

徐季道

徐季道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巾天青，詠《大歷》，跖《真誥》作踽雙白，徊二赤。此太素五神，道之秘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季道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見之。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扣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之，後合神丹而昇天。

莊伯微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真誥》云：想見崑崙山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液之方，遂以得道。

瞿武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絶粒，服黄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州有瞿君祠。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笥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群飛。復有小石笥，中有玉諜，多記山名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爲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爲威儀以筭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真誥》云太極老君，與以木鑽，使之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丹臺録》云：昇太清爲南嶽真人。

黄觀子

黄觀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大洞真經》，今補官爲太極左仙卿。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

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一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泰山請命，晝夜所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帝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卜筮，射知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爲父執仇，於道殺客，内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譴汝也。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邪？季山曰：父爲人搏，耻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勤自首，吾還山當爲汝請命也。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卦卜，喜於《易》占，但不得巨君度世之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尹喜

無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内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逸響遐宣，周康王時爲大夫，後召爲東宮賓友。結草爲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爲樓觀。喜於是時，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爲函谷關令，王從之。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老君，自開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爲帝者師詳見前卷之二，自天皇氏通玄天師至周郭叔子。以後降世，詳見混元實録。至殷陽甲十七年，自太清境分神化氣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計八十一年，

於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號曰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於四十三年甲寅，於亳州乘白鹿昇天（詳見後卷《無上元君紀》）。至辛紂二十一年，文王再降於岐山之陽。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周武王時遷爲柱下史，周成王時仍爲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竺乾在崑崙之西，非天毒之天竺也。）至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爲柱下史。昭王時復欲開化西域，去官，歸亳隱焉。老君復乃以昭王二十三年癸丑（天上之無極无年也）五月壬午，駕青牛之車，薄版爲隆穹，徐甲爲御將，西度函關。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內有大聖人經過京邑。乃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公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扣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人豈是取薪，久承大聖當來西遊，勞神暴露，昭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就道，經歷關，子何苦留邪？喜又曰：還當以黃金計直價汝。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今睹大人，聖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託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喜曰：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言戲甲。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斗中有天理四星，主統理萬物，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夙夜存思，未嘗暫息。今以有緣，果遇仙駕，願垂慈誨，開濟沉冥。老君既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善。乃復以太玄生符投之，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忻躍，叩頭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聃與儋同，亦作儋。）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盥櫛，行弟子之禮。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雇百錢，至出關時，計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呕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還當以黃金計直價汝。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喜曰：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言戲甲。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違心致死，乃爲甲叩頭請命，願赦其罪賜以更生，乞爲出錢償之。老君重喜慈捨，曰：善。乃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即以錢給甲，而禮遣之。甲請留，不許，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恩曲赦罪戾，

今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老君竟弗許。老君爲喜留關下百有餘日，喜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丹經凡孺子，幸遇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爲德。喜曰：道品有三，要得昇仙，其可行乎？老君曰：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奥室，煉金食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踴躍，稽首曰：煉金奈何？曰：神方也，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丹而得道，履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虛無，因神明而俱升。喜稽首曰：願聞其旨。老君曰：紅鉛黑錫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喜曰：道則高矣妙矣，末學未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鉛爲君，二者是汞汞是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姓，異族同羣。白汞作腦，黄芽爲根，化鉛爲粉，煉汞成塵。陰居陽位，陽數陰匀。日盈月昃，寒暑區分。開設法象，赫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常存。喜拜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爐鼎之制，水火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寸，厚薄均。腹三齊，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内二百，善調匀。陰火白，黄芽銀。兩柴聚，輔翼人。子處宫，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精純。即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棲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沾，净魄魂，得長壽，入仙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迴甚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又還生。生兮滅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内推遷，萬象爻銖都在此。水銀一味翻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爲夫婦，始覺壺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黄還丹仙華流，喜得雌雄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與俱。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沉浮，汝其震敬必來游。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爲食器，亦得長生，先試作金，金成乃可服。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老君復謂曰：審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汝不服還丹金液，虛自苦爾，爲寒温風濕，鬼氣所擊，司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衛，勿示愚人，令訕毁神道，益子之過。嗟乎，行尸雖富有萬物，貴爲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簣，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可央乎。喜曰：煉金食氣，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煉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宫，採於五府，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黄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珠。可以以哺百神，此内丹也。修道之士，得内

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昇天。三一九思者，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煉之極也。合而修之，道成決矣。喜重請曰：煉金之法既奉教矣，敢聞食氣奈何？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氣越道判，精消魂損，目動魄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愛視，則道德虚凝，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仙道近矣。子當先損諸欲，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一之旨，願賜指示。老君曰：子其祕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聞，子其祕之。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上丹田宫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卿，心中爲絳宫，中丹田宫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却入三寸爲命門，下丹田宫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云上一紫衣，中一赤衣，下一黄衣，皆一嬰兒之狀。下一座金牀玉几，常以金爐玉匕攪精華，以哺上一、中一、下一，當晝夜存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虚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虚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虚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温；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虚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獸歸之。人能虚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

懼，爲試不過，則失道矣。戒之謹之，百八十日後，室内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身中宫府一一顯見。二百八十日後，衆病皆除。一年之後，瘢痕皆滅。千日之後，形神俱妙，爲真人矣。即授喜《妙真》《内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毋斷絶。喜稽首禮謝。乃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綿綿若存。吾今逝矣，亦反一源。老君將欲西適，喜叩頭乞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何得焉。喜曰：入火入淵，入地上天，灰身没命，願隨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視，耳能洞聽，變化不測，隱顯莫定，尚未可隨吾遠適。子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聖身。喜再拜曰：通神變化之道，可得聞乎？老君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謂之幻。造物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死。窮數達變，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子行化諸國爾。越二十有八日，喜復焚香再拜，請曰：喜幸聞至道，欣慶難言，願賜著書，闡揚道旨，以語後世。老君曰：善，汝應爲衆真之長，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凡經千載方一傳，爾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躍，持誦奉行。道成已，遂傳後學云。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喜宅南山皁上辭決昇天（老君所以未西適而復昇天者，姑俟關尹道成，同往化西域。）喜悲戀請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之旨，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照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黄。良久乃没。喜目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史記》作紫微），遍及四方（自殷高宗九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四年。）喜遂以老君所説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叙而編之爲三十六章，以將昇西極之際所演，故名《西昇經》（老君所乘薄奮車，歷代寶之，至今猶存。其昇天臺在樓觀之南，今人相傳呼爲老君陵。當昇天之時，五色光貫紫微，遍及四方。昭王問太史以吉凶之徵，太史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此。昭王命誌於郊壇焉。此乃西化之兆也，自昭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也。）喜乃於草樓清齋，屏絶人事，三年之内，修煉俱畢。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宫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帝之青龍化生爲羊，毛體華潔，色如青金。常在嬰兒之側，愛翫無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

其在是邪。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翫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煩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廣，湧出蓮花之座。老君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花座之上。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耀魄爲人。主客相因，何乃怪邪。尹喜匍匐歔欷，悲啼踴躍，喜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別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飇輪，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襴緑袖，交泰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玉札係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飇輪，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襴緑袖，交泰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

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飇輪，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襴緑袖，交泰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

時拔宅升天老君以積功德，緣合昇舉，故託化於其家。今成都有青羊宮及降生臺、伯陽臺之址存焉，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樂朋龜奉敕撰碑。老君謂尹真人曰：子昔欲從吾遠遊，今道已成，可以遊觀於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隱文授之。喜奉授訖，即致八景雲輿，老君乘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飇輪，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襴緑袖，交泰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

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皇天丹節蔭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飇輪，極監真，授喜玉册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襴緑袖，交泰霓裳，羅紋黄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

龜臺，入七寶園，觀飛玄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太素元君進玉文之棗，其實如鈂，命侍女陳反魂靈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梨。次汎弱水，登鳳山，入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採七明石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進焉。北遊空洞山，過洞陰宮，北極真公獻十結神草、玄雲李、空洞瓜其瓜四劫一熟。登玄丘，觀朔陰八鍊池，息廣寒墟，太玄仙伯奉絳樹丹實、三玄紫柰進焉。復登中嶽崑崙山此非人間之五嶽，乃海外之神山也。東嶽曰廣桑，南嶽曰長離，西嶽曰麗農，北嶽曰廣野，中嶽曰崑崙也，遊玄圃瑤臺，觀七寶瓊林，聆九苞鳴鳳，盼日月星辰交暉。下覽四天，下如指掌。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遊處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門，有珠玉七寶之林，紫華丹實碧葉。瑤音如琴瑟，和韻皆應律呂。大玄九宮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厨，出入在意，天伎雅絶，樂難可勝，實寓內之清都，神真之盛觀也。尹真人初受童真之任，隨侍老君遊此宛利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賒促；及帝王命録脩短，安危興廢；兆人禍福，并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氣序，抑消陽九百六災會之法。或請問道德宗源，希夷之旨。老君皆如所請酬答，言辭隱奥，世莫得傳。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時，靈音八會，雲騎四合，冉冉昇虚。遂徧歷九天，諸君入其宮宇，設瓊英玉實，月液雲漿，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靈唱妙絶。諸天帝皆來迎老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太有真公，中元太極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黄素雲輿，駕蒼虬麒麟獅子，張交輝流霞鸞鳳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旆、月華命魔之節、星光命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十五萬謂上元七萬，中元五萬，下元三萬。所乘駕及蓋旆旗節之類，亦各有等降，各持香花，稽首拜迎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蕊珠宮。老君乃命喜朝禮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啓，環剛丹果，隱伏龍芝，珠英玉醴，共十二事。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之靈山，遂之西域今秦州啓靈山也，見有西昇臺、聖容殿，並在巖下。初老君去周，嘗西化大秦、安息、月氏、烏戈、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其國王及臣民皆奉教戒，乃還中國。高聖玉晨太上大道君，於是道君賜喜

復出關開化諸國。遂遊西海，至流麟等洲，考校群仙功行，乃復昇天。定王之世，王問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對以：東嶽有展禽先生，南嶽有匡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予是也。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真人等遊於上虞赤城、蒙山，重過槤桑大帝之所校集羣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鶴，或衣羽，握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述經書垂十萬言，傍有二神人，捧金壺盛墨，狀若淳漆，以寫之。其墨寫木石，皆成篆籀之文。赧王九年乙卯，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几、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秦昭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所經由處爲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停驛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尹軌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來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冲等同於先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絶粒養氣，專修上道。太上哀吾，乃賜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其宮東西四千里，南北七百里，有金城九重，玉樓十所。宮殿服玩，神芝靈草，不可具名。其《上清》《元陽》《大洞》諸經百萬卷，皆有金童玉女衛之。自然有日月星辰雲氣，伏光流精，洞照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其出入有無，隱其下。神仙略有萬計，皆神光虛映，長生不死，無爲自在。或出遊天下，或上朝玉京，宣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宴諸天參訂神仙圖錄品位部御之方，或定童真始仙威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齋醮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術，或遊百山千川檢閱神司鬼官考録罪福之因，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歉之事。吾羣魔，決斷死生。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建通天之冠，佩攝神之策，服絳章之裙，披黃文之帔，從東來止于尹真人之觀。時道士梁諶叩頭，願陳其所習，謂諶曰：吾是無上

所爲無常相，或爲道士，或爲儒生，或爲童愚，或爲長老，不可以一途限也。或與羣真衆仙驂龍鞚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或適十洲之島，或出八荒之域，或入九幽之府，或釣碧海之津，或挹玄丘之雪，或採丹華於閬苑，或掇絳實於玉圃。斯並由己身累功研習靈文，勤勞甘辛所致爾。吾至今已及一千三百餘歲，所歷事頗多，非爾曹短札能記録，略舉其大槩爾。八月一日，忽竦身騰空，冉冉昇天而去。猶聞宛然笙簫之音，唯餘器服緗素存焉。

臣道一曰：尹軌道高德妙，功行絶倫，散景分形，神通浩博。《道德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如尹軌者，真得其旨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杜冲

太極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聞文始先生登真，乃于兹靈宅棲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混元實録》云七人，并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先生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賜號曰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冲居之，吟諷道德，營護神氣，爲修觀建祠，置冲爲道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也。

臣道一曰：杜冲究道德之妙，輕富貴之微，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道德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杜冲豈非以斯道自任，而納王侯爲道之歸乎。

彭宗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冲真人，深蒙賞接。周穆王好尚黄老，景慕神真，因詣冲，遂繕完珍館，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廣延天下學道之士，以紹仙風。仍立典司，四時掃飾。後西游崑崙，復拜謁而去。宗乃棲真味道，精貫人神，嘗從師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行山，使之採樵，乃被蛇中，曾無愠色。冲憫之，爲立壇，盟誓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凝暉留耀，洞暢幽冥。或晨起脩按，則氣象高明，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繞，能三晝三夜通爲一息。或自没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顔色愈鮮澤。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言聲清暢，與出入常人無異。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立致雲輧，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并耀，二氣齋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也。倫於是五體據地，聲淚悲咽。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遥想謗毁，或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擊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爲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宫。

宋倫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一云洛源）人也。以周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歲入道，棲止樓觀。於是凝心寢景，抱一冲和，不交人事，獨步虚曠。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黄菁白术。積二十餘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離羅之帔，建七映暉晨之冠。有仙童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六人，輔真執籙。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中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固遐齡。子能修之，潜伏盤僻，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之，立致雲輧，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并耀，二氣齋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也。倫於是五體據地，聲淚悲咽。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遥想謗毁，或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擊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爲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宫。凡有未萌之事，預知其吉凶，察物如神，言無不驗。或與五帝内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玉童六人，更遞侍之。倫得道與能行，慎勿輕傳也。倫真寢息，神仙接汝遊宴山林。飄然飛步，一日能行三千里，凌波涉險，即會津路。時或逍遥川澤，試人之心，變爲鳥獸，馴其左右。或化麋鹿，有獵者逐之，常相去百步、五十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或化鳩鴿之類，翱翔原陸，弋者羅之莫得而維之。或化蠱癩之人，方便開示，令其了悟，而病者頓差。年九十餘，以宣王三十二年丁巳七月，太上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下司中嶽嵩高山神仙之録焉。

馮長

西嶽真人馮長，字延壽，驪山人也。年十五即通陰陽占候之書，周宣王聞之，辟爲柱下史。常内澄外混，懼涉興衰，睹天文之錯亂，恐禍將及己，乃退居託疾，潛光幽遯。損棄財帛，絶去交遊，味道攝生，研神保氣。日誦五千文，兼服天門冬。五六年，稍覺其益。精勤勇決，誓延天筭。乃感真人鄧先生授以靈書紫文、寶神之道。長乃轡晨登景，御氣遊元。於終南靈阜栽巖架遠，呼景列曜，煉魄柔魂，迴黄轉赤而面生玉澤。經十餘年，芳華鬱暢，自然青精凝液，紫雲結泉，百絶皆榮，三關流潤。復遇真人彭宗駕白虎，將侍者二人降于室中。長設弟子之禮，側侍下風，脅氣累息，從求道要。真人曰：爾德音幽妙，神氣遐清，道必歸真，當得度世。爾欲鵬飛雲路，玉璨琅玕，可精勤無退，自當有以相召也。長又注真八景，味玄九元，寓景流霄，冥葆太漠。爾乃遊邁元隰，觀覽安危，時逢有疾，無不垂護。嘗有狂者，陰爲治之，或十日五日而差。或癲人求哀，不過一月便愈。有人失火，簷棟相連，風焰交駈，無能樸滅，長以意救之，猛火自止。年八十餘，以平王二十年庚寅春三月昇化，時天帝遣仙官下迎，授書爲西嶽真人，上遊上清，出入無爲矣。

姚坦

玄洲真人姚坦，字元泰，平陽人也。周平王元年遷洛，晉襄公送周有功，封爲諸侯，詔使致禮幣於祠庭，重修觀廟，給户五十人及度碩儒一十七人。坦時年十九，以其稽古，偏蒙賞接。襄公乃屈膝頓首，北面稱師，飧風味道，彌歷年載。坦方明，羣下咸所畏服。其子文公亦修欽仰，時因四年東遊涇渭，復親存慶勞，供承藥物。坦以紛擾，乃遠憩幽岩，常誦五千文，精思不出。時忽岩竇傾隤，擊折林木，若自天下，直度其頂，驚沙飛石，不可稱數，坦凝注不顧。頃又大蛇群出，奔集其居，口吸目視，將若吞噬之狀，或縈繞其身，坦終不怖。時又山神率群鬼擎一巨石，聳若高峰，風馳電激，垂相逼迫，坦乃張目徐叱之曰：爾何物小醜，欲爲非理，吾宿植真果，誠心如玉，非爾妖惑可得遏吾真路也。於是冥心一往，斯須自滅。乃有三人形貌端偉，謂坦曰：吾是此山之正神也，天帝敕吾故來相試，試今過矣。言訖而去。坦乃服煉松脂，數十年中，常有青衣童子遊於寢室。室中漸明，通見諸物。後密降靈人許君，授以《玄白回形之道》，及《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運心克己，妙獲靈感，雨中行不霑衣，蹈泥塗不汙履，目有神光，開如電發。行常閉目，有弟子請之，微爲小開，便流光迅裂，衆人驚悸，不能自持，合之則止。年二百一十餘歲，以簡王十一年丙戌夏五月，忽風雨晦冥，雷電奔激，人不敢輒出。雷聲漸歇，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銷。其

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授書爲玄洲真人，莅於白水宮。

周亮

八素真人周亮，字泰宜，太原人也。母曾寢見五色流霄羅覆其宅，因感有妊，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形長八尺，堂堂然有古人之風，瀟灑高放，不欣榮禄。尤明《易經》子史，雖寓言世典，而期心真極。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亮修之，甚有通感。人家有鬼怪振動宅宇，或化水爲血，或傷人及畜，亮爲誦五千文及行隱咒，其凶禍自然消没。有遭狐狸龍蛇爲魅，穢人飲食，竊人財物，以瓦礫戲人，莫能遣者，亮爲誦經持咒，邪物各復其真形，或死于左右。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武絃孤彈，八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及飛解脱網之道。亮修道服芝，日覺神驗。帝密與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弈棋，嘯歌終日。或年如七十，髮白齒落，經一宿兩宿不出，則變爲年少，姿容更好。或被凶人執之，戲以糞壤，須臾已隱，莫知所在，其人不覺已自纏縛，困於考擊。或有惡言向之罵者，口中自然流血，謝過求哀乃釋。年一百九十餘歲，以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天帝遣天官下迎，授書爲秦隴宮真人，出入太清，宴遊諸天矣。

尹澄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汾陽人也。年二十八，以周安王三年壬午冬十月，於樓觀寄慧煉神，宅心虛曠，清齋諷經，不雜人事。衣如帶索，食纔充口。常市香燈，列於壇靖。初，奩中香盡，忽有靈薰滿爐焚之，皆名香也。又嘗然燈無光，自然有神光空映。此皆精理感發，神靈營助也。曾行山中，遇鹿有傷足蹲頓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入山，忽遇洪雨，食盡衣單，困於林藪，時有群鹿掩至，相依而止，飢則吮其乳，安則卧其懷，相隨累日不返。又於絶巘之上寓居小穴，夜中忽有山火，炎煙滿谷，欲避無所，乃有群猿連肱而下，相携直上，越度危難，此又神祇之垂護也。至秦始皇聞之，屢垂詔致，請攝生之術焉。至三十年，有華山得道茅濛白日昇天，有謡歌。及帝始皇聞之，彌發信仙之意，及遣使齎金帛以憑心。時欲往蓬瀛，乃詔回老君像向東，於真人廟南别建廟安著，并置道士二七人，賜香田三十項，給户一百。詔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迹雖西遊，返則東顧。朕方造蓬瀛，願垂影響。至漢高祖、吕太后及惠帝、景帝、竇太后，並相承注心靈域，每召幽人逸士，常使滿二七八人，仍賜弟子各一人，增廟户至一百五十，加典司營護，禮給優厚，祈謁不絶，時人崇敬，歸者如雲。澄以其喧撓，乃密告弟子曰：吾仙功未就，德資今運，要以山林爲家，作幽居之子也。遂改名林字。逡巡山谷，逃遁岩壑，食柏漱流，循危蹈朽，契闊林阜，形容憔悴，幽

訪神師，備嘗艱苦。雖峥嶸亘塗，靡不投赴。於太一山遇石像芝，懸映青岩，夜望有光，乃採服。方七，便日行六七百里。後於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内文及九丹秘訣。澄修之大驗，遂能封山掌嶽，生骸護病。曾臨水以投符，符水逆流數步，洪濤頓絶。以藥救暴死，皆得生活。數年有血食鬼神，劾之皆自縛而來，或擊殺者，或自求哀放者。及有遭疾風壞其林屋，爲制之，他處皆被飛颺，其家獨免。曾行逢山崩木折，奔墜溪谷，以符法封之，應手而止。年三百四十餘歲，以漢昭帝始元年乙未六月間，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微真人，上遊九天矣。

王探

黄庭真人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瑋貌瑰態，雲爽霞輝，洞洽元津，深窮道本。仕漢爲中常侍中郎，以吕后專政，探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爲務。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疏，德爲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毁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求取無厭，探欣然拯之，未嘗疑怪。乃密告之曰：我試子爾，子可教者也。遂授以黄庭内修之訣及澤瀉丸方，依按累月，頓覺神異。入南山採藥，復止於樓觀。後遇太元玉女西王母遣仙官下迎，授書爲西嶽仙卿。

李翼

西嶽仙卿李翼，師真人王探，得道仙去。以道傳河上公，授《道德》五千文，深究谷神玄牝之旨。又遇異人傳易，洞曉天地陰陽造化。是故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用能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一日功成道備，玄德升聞，天帝授書爲西嶽仙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淬劍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還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吝惜，而今正爾，當奈若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一傳載公房作公昉，云唐公昉，興元府人也，飲李八百仙酒，後拔宅飛昇。今有斗山觀，是其遺迹。混元實録云：李脱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後復回龍橋峰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一云棲賢山，今隸懷安軍。《九域志仙居觀圖經》云：李八百於此上昇。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華林山實録》云：李八百於漢州金堂縣三學山白日冲昇，石室在浮雲觀西一百步中峰下，闊一丈，高如之，號八百洞天。東南角又有洞門，纔容人入。行經數丈，漸漸高廣，其深莫測。唐玄宗開元初年，孫天師授得張天師秘訣，藏於此洞，人又呼爲孫天師洞。武宗會昌中，邑人龔氏入此洞，獲得六丁祈雨訣一卷，每遇亢旱，祈禱立應。懿宗咸通五年，高安道士朱元整入此洞，於石函中獲經二卷，上有題云：真風顯色性。遂還高安闡授經教，盛行於時。整思曰：性，姓也，色性必朱氏也。此洞前後入者甚衆，經歷之狀各異，惟穢濁之人自有阻障。信乎，神仙窟宅，不容無道骨者妄入窺測也。浮雲觀，宋改浮雲山聖壽萬年觀，隸隆興府奉新縣。

匡續

匡阜先生姓匡名續，字君平一云子孝，一云君季，南楚人也。或曰本夏禹之裔，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柱下史老聃，得長生之道，遂結茅於南嶂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唯置一榻，簡策數編而已。武王聞其名，屢加徵聘，不起。居歲月之久，有少年數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即予舍。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唯一石。乃扣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先生漸見樓臺參差，金碧輝映，禽鳥翱翔，花木珍異。其少年頂玄玉冠，朱紱劍佩，陞堂接引。先生悟非人世，心欲求駐。少年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遂飲以玉酒三爵，繼索延齡保命湯一啜。先生告別而出，反顧其所，惟巨石宛然。先生自得遇之後，神觀日益精明，而功行不輟。定王嘗問柱史伯陽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遯不見。至威烈王時，復遣使以安車迓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時至矣。遂白日騰空而去。使者訪其所隱，空存靖廬。

爲靖廬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爲匡山，曰匡阜，曰匡廬。其後避宋太祖諱，改匡曰康。至今其鄉若社，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爲三十六福地《混元實録》云：按《爾雅·釋名》：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土有三天矛嶂也。古祀潛山爲南嶽，而南嶂爲儲副，故亦呼南嶽。先生飛昇之後，上帝莊一所，永充齋贍。宋英宗治平中，賜額爲觀，錫名壽聖。行郊祀，降祝版，命司吴楚水旱，及賜以主温之印，統攝八部温神，俗因號爲和温康阜先生。瓊山白玉蟾題古風云：武王元年，徽宗詔封先生爲靖明真人。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避德壽殿尊號，改賜額廣福。瓊山有煉丹洪井、白鹿洞，是先生高弟二人，一號白鹿真人，一號洪子真。今廬山有棲真玉驢，生繫老紂而磔之，四海蒼生盡札瘥，林下哲人甘忍饑。有人著書嵩山下，亦有首陽采薇者。八魑流瘟毒赤子，八紘風車吹火馬。吾聞康續隱靖廬，青牛老人授以書，紫皇錫之斂瘟璽，天下蒼生漸噓枯。既聞人間爵十亂，膠志茹芝飲春澗。定王烈王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雁門僧慧遠遊羅浮回，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匡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今東西二林寺是也，而遷先生祠于山口之乾維。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爲仙伯陽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遯不見。至威烈王時，復遣使以安車迓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時至矣。遂白日騰空而去。使者訪其所隱，空存靖廬。

呼不起，秦王船到崤函岸。及其望夷
已蒼苔，中原一鹿走之漢。好仙天子
矢江龍，遂封先生大明公。晉僧愛地
栽白蓮，訴夢紿牧樹佛宮。吾疑老聃
昔化龍，公意無乃與聃同。虎溪之水
蟠青龍，虎溪之山摩蒼穹。後人因笑
葛洪錯，既到廬山還動脚。葛洪去後
幾人來，滿洞白雲寒漠漠。

臣道一曰：匡續以周王屢徵之不起，
礪志於道，其視王侯之貴，金玉之
富，曾土芥之不如矣。卒能功成行
滿，白日冲昇。《道德經》曰：雖有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
誠匡續以之。後世得道之士，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或飛昇，或尸解，不
知其幾千人矣，其殆本於匡續乎。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
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
生世間，去生遠，去死轉近矣。但貪富
貴，不如養性，命盡氣絶則死，位爲王
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
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
受衆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
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
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灾
散禍。能起飄風，伐屋折木，作雷雨雲
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
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
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
時閉氣不息，舉之重不起，推之不動，屈
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
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
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
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
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鱉，即皆
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
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
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
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
內者飲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
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
親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
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
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
也。而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
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
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
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
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
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
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
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
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
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
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
也。

杜宇

杜宇，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居

人避水於長平山在青城味江之上，去縣八十里，築城壘居。第後鱉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鱉靈子孫世有蜀土，傳十二葉。至開明尚爲秦所并，乃通中國。

李冰

李冰、楊磨，皆蜀川得道之士。役禦鬼神，驅斥雲龍，無所不能。當開明氏時，游息於蜀，故嘗佐開明氏理水，爲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時，冰爲蜀郡守，開江灌田萬頃。時巫言每歲江伯取童女一人爲婦，冰至江祠責之，忽不見。良久有二蒼牛鬬於岸上，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困，能相助邪？南向腰中白者，我變也。頃復鬬，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不復爲災，亦不復娶矣。冰琢五石犀以厭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又於縣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於水中，與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漲不至肩。今如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世祀冰。唐玄宗幸蜀，以冰功及於人，命飾祠宇，追加司空相國。令諸有水泛之處，鄉里爲冰立廟，水勢即止。楊磨亦有神術，能伏龍虎，亦於大皂江側決水灌田，與龍爲誓。

魯般

魯般，燉煌人，功侔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城南作一木仙人，手指陋涔之內，而欲求道，不亦難乎？成子異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請命曰：朝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謝之，般爲斷其手，其月吳中地大雨。

馬成子

周秦之間，天下鼎沸，强侵弱，衆暴寡，輸轉征伐，人不遑安。扶風人馬成子睹而歎曰：百年之命，六尺之身，天地之根，歷世不變，湛然常存。我何不能自保者，舉世然也。天既生我，必有可延之道，何爲自投於死乎？我聞道者萬物之祖，稟生之元，化生之本，由得明師，而示我修道之門乎？興此念歷年，遂棄家，訪師求道。聞岐山之陽、汧渭之側，有伯陽川，是老君與尹喜經行之所，有老君授西伯至道之臺，乃往尋焉。至伯陽川，適遇一童子問成子曰：何求而登山邪？成子告以求道，童子笑曰：我事老君萬二千歲矣，尚未聞大洞希微之道，今子幾歲游隘陋蹄涔之內，而欲求道，不亦難乎？成子異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請命曰：朝菌之生，瞬息之命，非聖人延之，將復委朽，壞淪糞土。一失此身，何時復得聞道，乞聖人哀而教之。童子曰：我太上之侍童爾，年且幼眇，未聞大道，無以教子。但子苦志丘泉，勞迹損神，孜孜念道，亦甚可念。然我聞太上老君昔謂鬱單天王曰：道生萬物，物不離道，得道者生，失道者死，道在於身，不在他人。今子勞涉山川，履此險艱，蓋爲有志，然去道遠矣。成子復拜問曰：道之在身，何門修之？童子因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臨邛鵠鳴

山，隱居石洞中。有一人身長丈餘，鹿裘毛幘，策杖而至，詣成子，話隱地之術。因謂成子曰：此山有石鵠，三百年一鳴，鳴則此山之中有得道昇天者。此鵠頻鳴，子當昇天矣。乃授以神丹，告之曰：太上道氣爲内丹，藥爲外丹，陰功爲内丹，金石爲外丹。子煉氣胎元，受於黄蓋童子。黄蓋，玄天太陽之子，與金華玉女侍太上左右，歷億劫之數而常若童顔，子遭值此師，與親朝太上亦無異矣。内丹既然，吾外丹亦耳。太上所教太微帝君，太微帝君乃授後聖太平君，太平君以訣授我。我於中玄之山，鼓八風之橐，煉五緯之精，運日月之爐，合乾坤之氣，役三元，召萬神，煉之及九九之年而丹成。今以授子，朝九天而服之，當拜太上太極上卿九華侍郎，入侍玉晨，列爲高真矣。言訖，乘雲而去。成子敬受服之，謂門人曰：此山道氣非常，常有大功高真功冠三天者於此得道，三百年應爾。遂白日昇天。後天師張道陵亦居此山，太上降之，授三天大法師，領太玄都省，果三百餘年也。

楚康王

楚康王未見名，本懷王之後也。素有賢行服衆，故國人立之。秦始皇吞併六國，爲三十六郡，康王窮蹙，乃逃奔於廬山，遂入山東南深谷以避難。於是潜禱於山神，冀有陰助。時將軍王翦領兵至谷口，見烟霧濛霾，雷雨暴集，洞壑涌溢，不辨道路，翦始懼退師，今山側有馬到嶺是也。康王乃歎曰：昔舜南巡不返，吾得隱廬山，老林泉，足矣。愈入深谷，不復出。久之，遇異人得道。後人入山，時有見之者。顧其舉動異常問之，得其髣髴，或自言其名氏。梁大同初，乃立觀其側，武帝詔爲康王觀。戴師愈贊曰：陳舜俞廬山，記稱楚康王。昭以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卒，魯陳鄭許之君送葬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時楚方强，去王翦滅楚者凡三百二十六年，其間容復有康王邪？殊不知周前有定王瑜，後有定王介，魯前有文公興，後有文公賈，則是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也。審此則康王昭之後，復有康王，固無足怪，偶太史公不之載爾。況廬山名賢，多不見於正史，而雜出於傳記邪。

唐建威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殳，姓李氏；一名雲刁，姓宋氏，悉不知何許人。始皇時，三人皆武士，有大功於國，爵位崇重。既而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小人滿朝，正言不用，王道失序，政事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訪名山，入烟蘿，如鹿脱獵場，無復反顧之意。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峰下，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群玉洞府，

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流泛涌。旦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天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棲於溪側，種桃茹芝爲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惠以施貧。德殳曰：當藥以濟病。雲刁曰：當言以滌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空，雙鶴飛舞，自是三人得道仙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孔丘明

孔丘明、駱法通、吳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仙用、鄒武君、謝幽品、楊元中、何紫霄輩十三人，當秦之二世，惡聞其亂，因相與交結，浩志罷官，遠訪大道。內三武弁李德殳、宋雲刀、唐建威，莫詳氏族爵里，初至廬山，便欲休息。一夕疾風甚雨，結成一溪，中得石刻，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洞潛棲。三人遂留溪，今靈溪觀是也。十人者，孔公家玉笥山西南，吳公家淦江之西。孔曰：江南群玉峰，係第十七洞天，號大秀法樂之天。山秀洞靈，可踵棲遯，初志如此，豈得中道而廢。十人結束，前趨群玉。孔曰：洞天之西，奇峰聳秀，必有靈巖憩息朝元。果於東南石壁之前逢一品穴，壁上有古篆，又云洞天西門。十公俱是恬退上士，煉神怡氣，殆非一術。一日有素服老人持銅盆，貯小鯉魚十枚，曰：此魚有異，宜善視之。亟於洞天之後穿池以蓄，後人呼爲養龍池。何紫霄好遠遊，而多簡慢，衆勉之而不聽。九人知不死可學，而行之愈力。漢景帝時，修煉道備，神降於庵，自稱洞天司命，告九人曰：子等精誠至矣，今北酆落籍，名鏤南宮。遂傳還丹之秘而去。丹成服之，神又至曰：上帝詔且至，速之送仙臺。以須時偕登，而衆仙已至。肆筵祖餞，頗如君臣之會。酒行畢，清風穆然，雲物駢集，香氣襲人，九龍控馭，鸞鳳前舞。玉帝敕遣繡衣使者、青衣童子，齎玉冊十道，霞衣十箱，金丹一合，霓旌羽節，俱至臺上。獨有何紫霄遠遊未回，從辰至巳，九真服丹，更衣整駕。相待不至，留玉冊與霞衣一箱，及一素冊在飛仙石上以遺之。仙樂凄清，群仙趣駕，孔真歎曰：仙良仙良，于何之鄉，吾今往矣，子獨奚亡。俄而氣勢漸高，杳不復見。九龍駕，乃當年所養之魚耳。九真於東陽治石臺煉十寶劍，未仙去時，一與仙良佩，一埋送

仙臺，餘鎮洞天八門矣。

何紫霄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鄧。九真已飛昇，而仙良方歸，神清飄蕩，泣對煙雲。上飛仙石，受箱與册。司命真君至曰：真人有違玉詔，不得同昇九真元會，功行未圓，可隱元龜洞。發箱掛衣視素册，其中有服太清草法，云可以成地仙，亦言山之東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可居。仙良已覆其箱於峰頂，俄化爲石。後人因以名峰，而狀亦酷似。又放白猿、犬各一，以食仙藥，皆得騰身而去。仙良餌太清草，行素册秘法，不浹日已能凌虛。殘山之巨石飛入石洞，所謂地仙。初神遣魚蓄之池，變九龍以騰九真，復視之，池無有矣。獨一魚乍出乍没，後亦化龍，潛伏嵓洞耳。

唐公昉

唐公昉一作房，興元府人也。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内聳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號之《開山經》云：斗山五穴通崑崙，諸山中有千歲蝦蟆，名肉芝，食之壽千歲。薜蘿杉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上昇也。一云公房舉宅昇仙，鷄犬皆去，唯鼠惡其不净，不將去。易其腸束，廣微所謂唐鼠是也。有前人題詩云：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泓宅只知鷄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遥。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秀，露華煙靄鎖驚颸。又洋州有寒泉山，《漢中記》云：秦唐公房師事仙人李八百，公房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製若裘，直上有一魚乍出乍没，後亦化龍，潛登之者，必加嚴肅。或諠譁，立有風雷暴起，因此爲名。即此山。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常蹔歸化爲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冢纍。遂高飛冲天而去。夫左元放爲羊，令威爲鶴，斯并一時變化之迹爾，非永爲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於滄洲得力士，爲鐵椎重一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狼音浪沙中，良與客狙于豫切，本作覷，密伺之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閒從步游下邳，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製若裘，直

墮其履圮下顧曰：直猶故也，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殊大驚，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又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沛公將欲擊秦嶢關軍，良曰：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取秦將。秦將欲和，因其解音懈擊之。秦兵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君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見羽鴻門語見《漢史·高紀》。沛公爲漢王，良因說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還定三秦，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併滅楚。羽以故北擊齊。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顏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破楚？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囑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布連彭，卒破楚者，此三人也。良多病，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見西文一卷，言六國不可者入，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韓信破齊，欲爲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語在《信傳》。五年，漢王壁固陵，諸侯不至，良說漢王，諸侯皆至語在《高紀》。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乃封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云云見西文一卷，乞西都關中。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

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争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四人乃説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諸將皆與上定天下，皋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爲上泣言：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后如四人意，上曰：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自將而東，良疾，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争鋒。因説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引古以死争，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摇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横截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四人之力也。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良乃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後六歲薨，謚文成侯。良始見圮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子，年皆八十有餘，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良薨，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子不疑嗣出《前漢書》。道書云：良仙去，至八世孫道陵得道飛昇，太上遣良下爲詔使焉。

臣道一曰：至人隱則上仙，顯則瑞世，是故獨善其身則誠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未嘗不兩存，顧所遇窮達隱顯如何爾。張良可謂兩存其道者也。《道德經》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此正張良之忠於韓，而成漢之功業也。然神仙雖以功名成就於世，是豈圖富貴以自榮，蓋亦行其志也，故終爲遯世之歸焉。經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謂乎。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户牖。及生數歲，寡言語，不爲兒戲一云得仙道，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亦如常。然遇險絶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也？答曰：龍也。少以至孝著稱。年已十四，母方食葷，曰：吾偶思資興瀧鮓，患遠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見悦爾。食未竟，耽來鮓於前曰：此資興瀧鮓也。母曰：汝最爲謹厚，資興瀧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往還，何詐也？耽曰：市鮓時見舅，兒來言致意母，不數日亦來謁母矣。食，真資興瀧鮓也。不數日舅至，具言市中見耽，母亦大神其事一云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還。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兒，因書還，家人大驚。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翱翔雲水之鄉，脱落塵泥之外，命蒂胎根已爲我有，琨臺紫府本是各家，陰陽不能陶鑄，天地不能管轄。陵谷遷而此不可遷，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真元一氣，萬古長存。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何言去乎？耽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雖過去者亦不爲下鬼。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一櫃，封鑰甚固。願母毋開，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一云。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殖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一云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汲此井水飲之，無恙。後果如所言。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簫鼓隱隱而至。耽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冉冉東南而去。鄉人數百、郡官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一云耽道成，一日有數十白鶴降於門，耽遂乘之昇雲漢而去。爾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耽，謂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見二鶴凌空而去。蘇仙冲昇之後二年，郴人果大疾，耽嘗來問疾。不久耽母傾喪，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遂葬蘇山之南。於時猿驚鶴怨，風慘煙昏，愁雲不散，悲雨自泠。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耽，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守盧獻可乃曰：不因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障，非某一身之幸，乃九族之幸也。耽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吾不惜令汝見，但恐汝輩福尠，不能盡見吾也。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吾之半。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面若真玉，艷而有光，臂亦紺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山路絶險，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令汝等安然至家，慎勿回顧也。乃取《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楯皆金寶爲飾。盧獻可率郡官隱隱而陞，不久到郡。惟判官張信臣回顧，墜墮絶澗，爲朽木敗葉藉地，不曾損，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終，山上哭聲服除乃止。後郡

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爲蘇仙山，名其觀爲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醮祭焉。元結詩云：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迹，白日霓旌擁上天。又沈彬咏蘇仙山詩云：眼穿林罅見郴州，井裏交連側局揪。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羲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東流。宋初，俄有一鶴棲郡齋屋脊，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輩聚觀，乃彈之，鶴乃舉足畫屋，若書字焉。郴屋皆以板爲瓦也。鶴乃騫翼昇雲而去，郡將乃遣人陞屋，即見所畫字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群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却返吾居一云耽騎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攖樓板似漆書云：城郭雖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仙，彈我何爲。郡將取其板藏之府中，後乃歸之本觀，仙亦不復再來。

高宗紹興間，賜蘇仙爲冲素普應真人。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漢文帝時，賈誼、宋忠爲大夫，以觀，六度顯明。經，服明丹之華，女，鬚三尺，黑如墨。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女也，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去之際，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真身，家人葬之於蜀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碑讚云：玄漠大寂，渾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真誥》云：潁川劉偉惠，漢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事司馬季主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隱桑樹之下。遺蹟在汝南安成縣。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寧人。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得尸解之道。《真誥》曰：遺蹟在遼東薊城之北山。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看於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劉憓

劉憓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爲，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皆窮於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録送京師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憓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憓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聞闔門吏行夜，得憓，送廷尉。憓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殯後幸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驗之，果不見尸，但有竹杖爾。

臣道一曰：劉憓以臂長而解於兵，以身而殺身也。使劉憓知有身則不知有道，知有道則不知有身。惟其不知有身，則得道之妙，身外之身，非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學者當深究其旨。

嚴青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

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僑居山中，無他佳器，即便見其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此神便爲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因叱從兵使收録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録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住此，都督説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説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録夜行者每見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今吴會多奉事青爲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王谷神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穎悟，不居榮寵，通《老》《莊》《文》《列》，妙於星緯。周遊名山，渡荆渚，泛瀟湘，至南嶽，卜庵於金母殿。後修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值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卜隱於西峰。帝厚賜，兼封王爲太微先生，皮爲太素先生，以上卿禮待之。三年，控碧騾上昇。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間，頭白光，高數尺，怪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邪？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絶穀服术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巫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而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帝召東方朔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昔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强健，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帝曰：卿不仁，有道而

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頓首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難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爾。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餘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後頓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勝於他帝遠矣。

李奉仙

李奉仙者，東蜀人。自幼不語，年十八，常欲寒棲以避臭茹，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我師南嶽公云：吾周靈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試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綱之法，將昇度南宮。吾師浮丘公授予，今付於子，子宜勤焉。若更遲此生，萬劫不度。吾將爲南嶽司命侍帝晨，又補桐柏真人。言訖遂隱，漢宣帝詔不起。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柏也。

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有三人在谷中，因問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者。公既與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闇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來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爾。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居久

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爲灌叔平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爾，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爾。二人益嘉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邪？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邪？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爾。二人已在其耳邊呼曰：安世，汝來何晚邪？答曰：早且來，但不見君爾。二人曰：我端傳汝道，爾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誡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誡，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復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爾。叔平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爲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爲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後亦得仙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張禮正

張禮正者，始明期二人，昔衡山中學道者。禮正以漢末入山，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共止巖中，後俱受西城王君傳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年《真誥》云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日行五百里。後入九嶷山。《真誥》云：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故室俱爲土山下。注云：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是爲前服丹已三十年，猶更出查也。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住壽春吳大文家，大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大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陵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大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大文出户，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囷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大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大文説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黄敬

黄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内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還少壯。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摇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窈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黄子陽

黄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黄水。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能度世。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號河上丈人。漢文帝時，結草爲廬，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皆令誦之，有所不解者數句，時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説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使齎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虚空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虚。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使予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宏愍，有以濟之，則幽夕睹太陽之光曜。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註是經以來，七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傳非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所在。一云起霧而去。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存焉。

臣道一曰：河上公結廬於河上，淡然不謀，泊然無爲，其出有入無，隱顯聖凡，非一日矣。《道德經》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誠河上公也。一旦漢文帝聞其有道，親駕詣之，河上公乃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厥後文帝以恭儉化天下，後世議者謂漢文帝有三代之風，豈非河上公道德之化邪。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游，請見，與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以赤玉舄一輛爲報，留書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漢《郊祀志》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顔師古註云：合謂道相合也。《混元實録》云：安期生後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又按《史記》云：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黄老言，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又曰：惠帝元年，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仙傳云：有王老者，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爲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因謂之曰：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爲，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勿使汝思慮營營，勞爾之生也。太上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又抱樸子云：安期生龍眉頤，以修養，服金液長生。其止世間，或延千歲，而後去爾。

臣道一曰：秦始皇以窮奢極侈慘刻之君，安足以語道，安期生委金璧而去者，所以示之廉。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所以示之仙不可學矣。乃欲强一時之力，入海以求蓬萊，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秘其道也，秦始皇不可至於道也。《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秦始皇縱耳目之欲，以勞動天下，曾不休息，與天地聖人之心，相違亦甚矣。舍道而求長生，道外豈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容迹於海內，而去之蓬萊也。

馬明生

馬明生一作鳴生，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實一作賢，一作寶。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絶世，行步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絶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爲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絶，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殽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

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爲集于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既還即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服以太和，自然龍胎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有所請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敢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蟆，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曰：昔住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槫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輦，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塗，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身顛。明生受詩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北到圓丘，南至秦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

廬，潛及青城、九嶷，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涓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毳。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緑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真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内，形棲山水際。對虚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生爾，今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摇去。嗷嘈天地中，闇聲安得附。

陰長生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末聞有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近數年，長生未嘗懈怠。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有餘年，長生未嘗懈怠。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責罵之，長生乃和顔悦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黄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克身勵己，若臨水谷。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耄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逢。自執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毁替，筋力弱薄，微效靡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悦，告以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霑，所謂絶氣與其蘇息，瞽暗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絹之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

行。下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典室，嘗倩惟側，亦具聞諸仙起末得道之言説、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諭，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炁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黄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不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與委之，入忠州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來，高士得仙四十五人，迨千爲六矣。二十八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可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黄素及金簡寫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緩山，縑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嚴厲，同聲相應，便自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愍羣愚。而俗人謂爲不然，己所不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體道之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求道，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顔悦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黄白已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今平都山景德觀刻碑傳世。晉丹陽葛洪曰：嘗聞諺言有四言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嚴厲，同聲相應，便自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愍羣愚。而俗人謂爲不然，己所不求。超迹蒼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體道之真。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求道，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顔悦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黄白已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今平都山景德觀刻碑傳世。晉丹陽葛洪曰：嘗聞

而不敢爲。長生之謂也。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閉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爲法於天下，可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潛默，養志虛無，每視軒裳如糠秕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之，今行於世。後來解註者數家，惟真一子彭曉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魏伯陽，善人也，不私其寶而與天下共之，善之至也。蓋自廣成子發三丹九鼎之秘以明至道，歷五帝有夏之世，雖神仙服胳傳授間聞於人，丹道之玄幾絕響。逮至殷周，太上復化身降生世間，斯道再揚。至前漢諸仙微寓歌詩，斯道猶未大闡。至伯陽假易道作參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善人之寶其泄矣。此其教隆於漢晉，盛於隋唐，以迄于今，豈非伯陽之功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周義山

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宦。祖玄，漢昭帝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文秘，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細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乏饑餓之人，解衣給食。時時登陟名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中，歡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沉美，咸往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餓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弦實上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若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故也。雖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餓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弦實上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故也。雖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餓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弦實上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

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也，但可爲延年益壽爾。君按次爲之服食术，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内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真人爲友，拜爲仙宮之主，其位可同真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黄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爲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群集清虚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秘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爲真人，我之道非子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欒先生能讀龍蹻經，遂往尋之。遇衍門子，於是授龍蹻經及三皇内文。登王屋山，遇趙陀子，授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黄先生，受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嶓冢山，遇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録、右庚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黄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内，君頓首拜，乞長生度世。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内見白元君邪？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黄老君曰：子道未足，未見無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爲真也，可壽一萬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授太清上經。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遇寧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禀十訣。登岷山，遇陰先生，授九赤斑符。登岐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素訣。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真經。登九嶷山，遇李伯陽，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七首。登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黄素傳。登嶓冢山，遇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録、右庚素文攝殺之律。登崵高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書。登霍山，遇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陽洛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術。登戎山，遇趙伯玄，授二九素女八術。登陽安

君，視西眼洞房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黄老君處其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霞，流景曜天，要太上靈氣之章，佩九帝驅邪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連青宫之氣，氣冠萬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虚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光内朱，流景參天，垂暉映神，玄黄徹虚，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戴招龍皂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右英皓青之室朝運生者也。中央黄老君是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游崑崙，黄闕來其外，紫户在其内，下與二君入洞房，圓三寸，威儀具焉。夫至思神見，得爲真人。若見白元君，得爲下真，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君，得爲中真，壽萬歲。若見黄老，與天相傾，上爲真人，列名金臺。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要訣。黄老君曰：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内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黄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白日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積十一年，遂乘雲駕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真燒香，晝夜習之。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黄老君遂使授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龍，白日昇天，上詣太微宫，受書爲紫陽真人。佩黄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飴，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宫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嶓冢爲紫陽别宫，所謂洞庭潜宫也。嶓冢山有洞穴，潜行通王屋清虚小有天，亦潜通閬風也。

臣道一曰：周義山稱疾養晦，積德累仁，終始一誠，廣參衆妙，真神仙之博學者也。觀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詣之，咸大發清談，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義山乃凝默内閉，斂神虚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道德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義山之意也。

王褒

清虚真人王君，名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黄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彫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謨，披襟拔領，率職莅民，政以禮成，捨刑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遂名沸絶圃，聲馳京夏。君即閑夜之感，喟然悲歎曰：人間塵藹，趨競得失，利害相攻，有踰鵷雛之視老燕矣。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仰而望之，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

鉞啓途，握節執旄，曲晨傾蔭，錦旗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爲至矣。君乃馳詣轂之下，扣頭自搏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頑庸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直爾。子玄録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少有，必當掌括寶籍，爲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上業，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樓觀，瓊室瑶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携共坐，君時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厨膳，呼吸立具。靈穀千種，丹醴湛溢，燔煙震檀，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璈於七芒，崆峒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洪鯨，涌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遼。靈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上河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遷延，羽童拊節，慶雲纏錦。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視此子心眸澄邈，神停形凝，圓晨丕涣，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西城真人答曰：蓋聞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笈，披緑韞，出上清隱書、龍文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飇之車，東行渡啓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大帝君。稽首再拜，大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緑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上河鮑瓜津，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霧黄素之雲，勃蔚八景之曜，飛真萬億，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絶玄金章，及賜太極隱書、龍明寶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映形。又退登閬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變流景玉經。乃越鬱絶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三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暉上録、七晨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

山。山周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映絶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奇麗玄黄，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真人，蓋無數也。君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霞。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齎神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虚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經，悉主之。又總括洞内明景三寶，得乘虎旂龍轝，金蓋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漢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權。而京兆尹三章素忠，四蕃志載：梅福池，福種蓮華池中，歎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灾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譏切王曰：生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豈墨池即此池與？如撫州之梅山梅仙觀，隆興府豐城縣之梅仙觀，有仙壇丹井在焉。臨江軍新淦縣之玉笥山承天宮，瑞州新昌縣之梅墩宅仙觀、梅仙觀，皆梅福經由修真之地。建寧府梅山在城南三里，方輿記梅福嘗煉丹於此，有昇仙壇。梅仙事實云：梅君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閩，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年，遇空同仙君，授以内外丹法。乃至鷄籠山，修煉不成。次至毛竹洞，入演仙山。復往玉華山，次至烏石山。至劍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降謂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梅君遂至飛鴻山，結庵修煉，千日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梅君服丹訖，趣裝登途，復回九江。只見祥光射日，紫霧浮空，雲中仙樂嘹亮。金童執節，玉女持幡，力士

控鸞，侍仙捧詔。梅君拜詔謝恩，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敕：梅福在漢之際，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化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敕：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爲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以答神貺。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莫返。既嚴祠館，亦錫封名。茲復益以美稱，蓋少敷於新渥。其歆異數，少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此如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者也。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此如新室王莽犯分而竊位者也。以湯武之仁，猶不免見譏議於後世，況以亂臣賊子，專權擅柄，以謀篡弒之事乎？善乎，梅福之上書，譏詆王氏朝夕之漸，其慮患也深矣，其爲綱常之計密矣。惜乎，當時人主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禍，爲姦僞之倡，遂使後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紛紛皆是也。《道德經》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豈非梅福欲以斯道增乎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乎。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顏儀整素，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鍾鳴。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爲人清明，家奉佛道，曾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讀經。嘗於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慚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

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自背已下象如何魁，既有貴爵，又當爲神仙，天下志願，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内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鼇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子輿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子。於是授之以諸階存思、運用持呪等法，及授諸高真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篩以漬白蜜三斗中，盛之以銅器、可耐熱白瓦器，以此器著大釜中，著水纔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令相和合。良久蜜消竭，煎出，著鐵臼中，擣三萬杵，令可丸。旦服三十丸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讀書，二年可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夜視有光，能隱能彰，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害不能傷，疾病不能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凡合藥，齋三日，煮之於密室盛處，勿令婦人鷄犬見及穢慢之也。五斤茯苓、三斗白蜜爲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器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火以好薪炭，不可用樵。當用意伺候料視，恒以爲意。欲併合，多少在意。藥成，預作丸，盛之以蜜器，可經千歲不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黄金鼇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肥者，黄黑無拘，可擇之，使清潔。於微火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擣以爲散，令沒沒爾。勿下篩。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中，攪令相和。使調匝，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茯苓法伺候。令煎竭，可擣乃出擣之三萬杵，如梧桐子大。旦服三十丸。盡一劑，腸化爲筋，不知寒熱，面返童顔，役使衆靈。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已凌煙化昇，呼吸立至，出入無間，輿乘群龍，上朝帝真，位爲仙宗也。

欒巴

欒巴，字叔元，内黄人仙傳云蜀郡人。事漢桓帝四遷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以爲懼，終皆安之。桓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出後漢書。記纂淵海云：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仙傳云：欒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還魂術，能令死人復生，信乎？巴唯唯。乃平坐，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求鬼蹤

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爲狸，扣頭乞活。巴勑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真誥》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濾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清靜無爲。操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忽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意，公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爲設飲。慈曰：今將分曠，願乞分杯飲酒。操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摇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杯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吴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

許人。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户中有一慈，户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有六慈俱失。操乃令閉四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著葛巾，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逐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頭也。就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視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荆州來者，見慈在荆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老羝，屈前膝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上文所載多同後漢書。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表云：有薄醴，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儔，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慈之意。慈委表去，徐墮有道術，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梢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復欲殺之。慈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丹成仙去。《真誥》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溪橋之北。

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郤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業五經及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

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説，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頓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巖。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累歲，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旦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其庵屋。人往視之，不動。火過，庵燒見先危坐於庵下，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卧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魏書云：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伯

陽翁伯事親孝，葬父母，神感之，泉出墓側。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玉。一日，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玉，並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美玉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玉璧，遂妻之。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主時尚在也。有人説四方郡國宫觀市里者，意期即爲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吴，報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去。先主不悦，果出軍，爲陸伯言所敗，師屠十餘萬衆，僅得數百人還。兵甲蔕粟，略無存者。先主慚恚，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追念意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真誥》作孫皓，誤用爲□信校尉。黄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真誥》云：有弟子二人，一人孫貴，孫女寒華也。一人陳世京也。世京孫休，時作侍郎。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强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强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擊石，刀折敗。强切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强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强。强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牽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即死。强以抑脚而復如常。强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九域志》：資州焦壇山，昔李阿真人修煉於此，後於蜀州新津上昇。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觀其汲汲以濟孤貧爲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强曰：爾隨吾行，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兕虎之意。彼古强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人，又豈能知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哉。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鷄，鷄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内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

獸。聞九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鷄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顔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弟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弟樂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於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爾。延雅固留。吴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宫，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與先主共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鱠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坎，著水滿之，象即索鈎餌起釣之，垂綸於坎中。不食頃，得鱠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鱠，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鱠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于時吴使張温在蜀，從人恰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厨中，鱠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别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群不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群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絶迹矣。象在吴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爲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顔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州候官縣人也。昔吴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以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顔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内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摇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顔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户，户纔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鍤掘其所居户，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耳。如此三年，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爲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户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摇。乃敕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彦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君異，説大旱之患。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爲祈雨，當爲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彦自將吏人，乃運竹木爲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群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噉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即還去。到家量杏，

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君異即爲召勑諸魅，有大白黿，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錫命，位碧虛上監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女長大，納婿同居。其婿，兇徒也。常取諸祠廟中神衣物。廟中神下巫語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婿，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爾，當爲仙人故無用爲問。君異在民間住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冲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一宮。宋真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宣和間勑封昇元真人。一云濠州鍾離縣南有杏山，董奉種杏之所。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面發火焚之。煙焰翳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爲煨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鸞

徐鸞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術，能收束邪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鸞爲作法召魅，即見一丈夫著白夾葛裘衣入門。鸞一叱，即成白龜。一旦間住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冲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一宮。宋真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宣和間勑封昇元真人。一云濠州鍾離縣南有杏山，董奉種杏之所。

茅盈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峰，逍遥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絶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侯。毗弼霸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襄王，爲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已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吕不韋爲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欲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爲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資治通鑑》云：楚趙魏韓燕五國伐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

焉。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彦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秉異操，天才穎爍，矯志蕭抗，行邁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虚，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離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术而餌之。潛景絶崖，素挺靈岫，仰希標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謡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謡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謡，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興妙論通於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濟津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素書上清，似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玉札玄挺，録字刊金，黄映内曜，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紫索混俗，亦不矯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瑞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瑞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内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遨八極，寢宴高空，游行紫虚也。向説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瑞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内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録字刊金，黄映内曜，素書上清，似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紫索混俗，亦不矯自説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爲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

走四方，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違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道德玄域，意父外信禮度，未該内秀。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嗔意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爾。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縑幄屋。屋下鋪數重白氈，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陪於送弟時。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殽異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復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麝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有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盈玄迹渺邈，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凌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昃之年，方修盈糟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爲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得道，非他人也，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住。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道，以住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内，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並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命當仙，位爲定録，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

淀，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扃之，動静察聞。又曰：盈、固弟衷，挺業該清，雖曉反正，思微徹誠，斷識六天，才穎標明。今屈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力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淀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録玉漿。監殖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群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黄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虚挺遠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静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絶嵱，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靈篇。剪髮祝賬，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爲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鉞緑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暉重離，神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德既備，咸積太藕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嶮巇，冬裙，使盈從容霄階，携命玉真。君步驟祖山川。今故賜盈綉羽紫帔、丹青飛深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盈任，以領録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寒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城玉洞之府，盈其淀之，動静以聞。於盈以曲晨寶蓋、瓊幃緑室，使盈遊盼九是盈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宮，静神温密。君遠秀遁榮，無疲於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川，神靈有司心，潜形幽嶽，静思萬林。今故報盈以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告二弟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通音上清。君真心高静，淫累不經，素往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千年再過來於挺浩映，内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綉幡、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吾師及南嶽太虚赤城真人遊盼於二弟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之處也。將可記識之。及有好道者待我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相教訓未悟，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虚館，樂真舞靈。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内，立宫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

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誥》云：固位句曲真人、定録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甘雨灌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鵠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臣道一曰：茅盈以真仙之裔，識仙人之謡，藐鍾鼎之榮，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於道，精感神明，玄功克成，榮踰富貴，彼二弟之崇爵顯秩，而盈略不動心。盈蓋視二弟之榮華，特一夢幻泡影而已。然猶未之悟，故示神變以悟之焉，終使二弟與餌，過客歸也。《道德經》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茅盈之意。其旨若此。

韓崇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禄，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韓崇可謂百煉不消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户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冢。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虚壙，而世呼爲孫策將韓當冢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馮良

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因毀車轄，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整修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書》所載，事亦略同。

郎宗

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宦，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星筭風角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歲月，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徵書到，乃懸印綬於縣庭而遁去，遂終身不仕。子顗字稚元，傳父業，研精，學徒常數百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爲同縣孫禮所害。

淳于斟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黄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定録府爲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士，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爲小異，吳無烏目山。妻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

桃俊

桃俊字翁仲，系錢塘人。少爲郡幹佐，末負笈到大學受業，明經術灾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録，其實受事於東宫中節度。《漢書》無此事。今冢在錢塘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聲角之響，故人不敢侵毀之，皆知呼爲桃司命冢。錢塘杜徵士事京産，先典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云。

劉翊

劉翊字子翔，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

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感天，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扣頭自搏，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録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翔，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不以爲惠。曾行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翔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神□□郡引爲功曹。後黄巾賊起，翊救急乏絶，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爲殯殮，鰥寡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仍又以馬易棺，脱衣斂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説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當，但未詳孰正。

呂子華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内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臺爲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宣名曰方臺。常服日月晨氣，顔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

蔡天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北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擔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爲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訪之也。天生師之。

劉平阿

劉平阿者，無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帽，而來居茅山方臺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年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宣名曰方臺。常服日月晨氣，顔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

張激子

張激子者，河南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貲，無異路人。婦改服，然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强梁煉玉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宫，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宫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張範字公儀，河内修武人。祖歆，爲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静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庫事，甚是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

方正拜議郎、諫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説名字番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婿。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救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

趙廣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氣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内見五臟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别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張祖常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吴時從北來，得入茅山方臺洞。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虞翁生

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吴時來隱此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三日，東大帝遣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狼五山有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有所謂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尹虔子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术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内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洲，受書爲高山真人，張石生爲東海，中對白章岸谷，直呼爲狼山。

朱孺子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吴末入山，服菊花及术餌。後遇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晉穆帝永和元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鄞縣南千里，從稀溪口入三百里，山正赤，周迴五十里，高千餘丈。

鄭景世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臟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强，及易故形。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昇

天，今在玄洲。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胡亂者，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爲小胡。

吳睦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尅人民。人民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扣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授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昇天。

郭靜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术、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授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真人。

范伯慈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士族，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卧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師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後遇陸玩之，受真内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得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爲玄一真人。

韓偉遠

九嶷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考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爲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嶷山。

劉少翁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張天師

天師真人姓張氏，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子房初遊下邳，遇黃石公，授以素書。後從漢高帝有功，封侯。養真辟穀，師友赤松，得東園公飛步之訣。謚文成侯。陰功隱行，流芳後葉。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無妄，無妄子里仁，里仁子覺，覺子起，起子大順，真人乃大順之長子也。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而不散。感而有孕於東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峰起，垂手過膝，美鬚髯。龍

踞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德二篇十許遍，而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通仙觀，即其地也。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中之一云天師稟性嚴直，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具也。夫通爵顯秩，贏金穀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體百骸，又豈吾固有也，皆游塵聚洙耳。刳心煉形，與道合真，乘雲駕龍，白晝上賓，豈不快哉。人生有會則離，有生則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復還。惟昔軒轅味道，松喬食霞，並白日飛騰，永劫無窮，不亦美乎。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有以矣。既不能兼才通俗，與世俱濟，請從所學，各宜及時。於此分別，不亦可乎。夫人情亦無極，聚極則散去，樂極則悲來，豈可逃也。吾今將遊涉山海，遠離塵境，棲寓幽渺，以究所學。與汝等別離，子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遂散學徒。以清虛淡薄爲務，不交人事。王長負書行歌，同往雲錦山居。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後乃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繞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許人，行及犇馬。又得祕書祕文，制命山嶽，檄

召萬靈。一日謂王長曰：五嶽多仙子，三蜀足名山，吾將能偕遊乎。遂與北入嵩山崖嶺，石居數年。精思感徹，有繡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者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齋戒七日，入其室。足所履處，豁然有聲。即坎其地取之，果得丹書，進而受之。遂復尋西極名山一作西海，成都記云：昔江峽阻塞，蜀爲西海。其地勝多名物，因入陽平山陽平治在彭州九隴縣。精思服煉，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真人惟讀五千文，晝夜無倦色。後往西城山築壇朝真，以降五帝。忽一鄉夫告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毒而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爲害《青城山記》云：譔龍臺在丈人峰，古有龍穴，每年夏秋，出水暴害禾稼。天師立石臺鎮毒龍，以壓水怪。在葛璜山葛璜治在彭州九隴縣，隱形巖舍，服氣調神。在秦中山秦中治在漢州德陽縣，修九真祕法。在昌利山昌利治在漢州金堂縣，採服五芝衆藥。在隸上山隸上治在漢州德陽縣，始授弟子養形輕身法。在湧泉山一作平剛山，湧泉治在漢州德陽縣，平剛治在蜀州新津縣，得入水入火之術。於是度人救物，已著陰功矣。在真多山真多治在漢州德陽縣，思神念真。在北平山一云趾山，趾山治在蜀州新津縣，有猛獸數百，馴擾户外。在稠梗山稠梗治在眉州彭山縣，有一老翁化爲獰鬼來道。而遇其休息。神遊物外。卿等勿恐，真人誦經不顧，逡巡自退。在鶴鳴山鶴鳴治在邛州大邑縣。服五雲氣，其間石鶴鳴則有昇天者，先是，章和間其鶴鳴倦，聖駕久駐待子。夢覺，真人忽然驚起，攘袂振衣，疑爲外邪所亂。良久，鬼擔石如羊馬，或云羊馬自鳴則有昇天者。天師居鶴鳴山，此羊馬頻鳴。後居渠亭山《成都記》云：廣都縣天師觀，壇下有井名曰伏鬼井，妖怪藏其中。漢中微，人鬼交混，邛蜀之間，人被其害。方天師被漢家之詔而居蜀之瞿亭石室，因命神人運青城玄石以鎮其井，鬼妖遂乃絕，修煉九鼎神丹。三年將成，未敢服，謂王長曰：冲天之士，當功及生靈，佐國立家，興利除害，然後輕舉，臣事三境，則無愧焉。苟利一身，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濟之旨。吾觀蜀中，蛇毒鬼氣綿亘山谷，生民不知，潛罹其害，吾甚憫之。今且修行清靜之化。輔贊大道，撫育元元爾。於是精思上徹金闕後聖，時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真人在鶴鳴山寢方酣熟，老君一云道君，按金闕後聖玄元道君即老君也駕飛雲綠軿，駐山東南，顧謂衆真曰：道陵修行困苦，吾感其志，將授以治身祕錄、飛騰長生之道。而遇其休息。神遊物外。卿等勿驚，今自覺也。時真人夢見一人，帶夜光之甲，冠通天之幘，執命魔三氣之幢，謂真人曰：咄咄道陵，子何心生疲倦，聖駕久駐待子。夢覺，真人忽然驚起，攘袂振衣，疑爲外邪所亂。良久，鸞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紫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玉女綵衣花帔，雲髮頹肩，各執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

紺首，垂環曳裙，各執一旛，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旛，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絶旌節，上有丹榜素文曰倒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車中一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敕真人斂簡前子勿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斂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成都記》云：道經二十四治應二十四氣，六十甲子分隸其間。避唐高宗諱，始改爲化，乃二十八宿之下圖，實陰景黑簿之司分，掌人世死生罪福。吾愍下元生人繫紲苦魂，延累祖考，積成幽釁，令人凶折終不成道，即在此獄之中。吾已更置福庭，經今數劫，仙僚不充，職任隳廢。近有六天鬼神血食之輩，侵奪以居，晝夜不分，人鬼無別，枉暴生民，妄罹灾害，深可痛惜。子何爲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典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爲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陵性識愚戇，萬劫幸遇，遭會大道，死魂再生，枯骨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遥召三五功曹，須臾西方有五色之氣，須臾東方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勃勃而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絳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瘍腫，史文業行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爲魔王，在南方爲鬼帥，在西方爲外道，在北方爲鬼王，在中央爲神鬼。春三月，百鳥鳴叫之時，作禱詛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親土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之形，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其八部鬼帥，領鬼衆居西蜀青城山巔，有鬼城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疹，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典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爲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陵性識愚戇，萬劫幸遇，遭會大道，死魂再生，枯骨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遥召三五功曹，須臾西方有五色之氣，須臾東方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勃勃而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絳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瘍腫，史文業行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爲魔王，在南方爲鬼帥，在西方爲外道，在北方爲鬼王，在中央爲神鬼。春三月，百鳥鳴叫之時，作禱詛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親土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之形，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其八部鬼帥，領鬼衆居西蜀青城山巔，有鬼城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疹，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鬼不敢正視。傳度已訖，於鶴鳴山研味祕文，按法遵行。修之千日，内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行籙中三步九迹、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没，皆得自然。遂依告命，戰鬼於蜀，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所指，隱遁出没，皆得自然。遂依告命，戰鬼於蜀，時有八部鬼帥，勃勃而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絳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瘍腫，史文業行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爲魔王，在南方爲鬼帥，在西方爲外道，在北方爲鬼王，在中央爲神鬼。春三月，百鳥鳴叫之時，作禱詛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親土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之形，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其八部鬼帥，領鬼衆居西蜀青城山巔，有鬼城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疹，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

易。真人以漢安二年七月一日，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青城記》云：有龍宮石室，天師修道處。《唐書》：蜀州青城縣有青城山，置十六部真經，立十絶靈旛，周匝法席，瑠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鳴鍾扣磬，燒香行道，及誦道德諸經，布龍虎神兵於城市。衆鬼即持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衆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不能前進，遥語真人曰：師自住峨嵋山唐嘉州有峨嵋縣，何爲來奪我居處？師等速下山，須臾必殺師。真人曰：汝等凶毒，殘害衆生，所以吾不使汝居此，當擯於西方不毛之地。元達等聞此語，即會鬼帥兵馬各千萬衆，精甲犀刃，上山圍繞。王長驚怖，啓真人曰：魔王衆來，作何計術？真人曰：小鬼何足驚怖？取丹筆來。王長以進，真人執筆，遥畫鬼陣，其衆皆死，小帥校一時僵仆，八大鬼王困卧，扣頭搏頰，求乞殘生。真人聞語，良久不言。再以丹筆倒畫之，鬼衆復蘇。即呼鬼王曰：汝等進前，吾有處分。鬼王各各前立，真人曰：汝等可速遠避，自今勿復行病，妄有殺害。今之民庶，皆吾子弟之家爾。不然，誅無留種。鬼王曰：天下人民，本自隸我，云何盡奪？當分一半。真人不許，叱咄之。鬼王復會六大魔王，領百萬鬼兵，再來攻戰，圍繞此山。王長曰：鬼衆不可當，復何作計？真人笑曰：子勿驚，吾自能却之，復以丹筆一畫，鬼衆悉死，惟六天魔王仆地不能起，叩頭搏頰，乞殘生而去，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擬，此山遂中分爲二，摩霄徹泉《青城山記》云：山有誓石，天師與鬼爲誓，朱筆畫山清崖中絶險斷處，並丹色，闊二寸丈，深六七丈。又云：戒鬼筆迹在大龍橋側，昔天師以正一之法制伏鬼神，誓曰：人生於畫，鬼行於夜。陰陽分判，各有司存。違之者，正一存法必加誅戮。鬼兵欲度不能，大聲求哀。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往西方婆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恕許，到筆再畫，八帥六魔悉起。呼之使前，趍進不得。真人乃令王長肩一大石爲橋，度之，鬼王方得進，拱立侍前。真人謂曰：汝能以筆畫石得破，亦當與汝分民，若不破，汝可急馳萬里也。元達等執筆交畫，石皆不破《青城記》云：寅玄觀後有試筆迹，有降魔鬬法石。時雖攝伏鬼衆，更欲盡制其心，謂之曰：汝等既欲與吾分民，當與汝輩各盡法力以分勝負。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蓮木，身度木外，木即隨合，鬼帥投身即墜於地。真人入水，乘黄龍而出，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身，纔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鐵而出，鬼帥纔入半寸。真人咒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舉手指之無復生死。元達等乃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真人化二獅子逐之，奔走無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再化金翅鳥，啄龍目睛，其龍乃走。又化作大神，贔屭震吼，雙持大檛，欲擊真人。真人化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二萬圍，戴大冠，負圓光，踏蓮花寶臺，具十二種無量相，一杵一拳一擬，大神退走。鬼帥等騰身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

百餘丈，上無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不見光明。真人化五色瑞日，炎光暉灼，雲即流散。鬼帥變見窮盡，更無所爲。真人化一大石，可重千餘斤，以藕絲懸之，徧滿鬼帥營上，令一鼠爭嚙其絲，欲壓殺其衆。鬼帥等無所逃避，同聲哀告，願乞餘生，即當遠去，不敢害及生民。真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於青城山黄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領衆竄於西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執丹筆曰：吾筆所指，鬼衆盡滅。要之，人鬼分治，幽明異境，不欲盡滅汝類。即與盟誓，折石爲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於黄帝壇下絶崖之上《青城山記》云：青城山有石天地，上圓下方，闊一丈二尺，有十二角。又有石日月，各闊五丈，厚一丈二寸，相對柱上，烏兔煒爍，方圓磅薄可睹焉。《青城記》云：天師誓鬼石天地、石日月，候日月天地重明方得人身也。《成都記》云：青城昭慶觀前有五符幢，乃天師所刻以誓鬼魅，今別刻石在玉局觀前。一本云：真人於平剛山中除廢六天故氣，勒銘於石，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盡誅之，勿留種矣。乃以神印封鬼營市，使不得相通。盟誓之後，鬼衆躊躇不去，真人口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時風雨、天仙、兵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於是戰鬼一十四敗，蕩滌區藪，奪鬼幽獄。復爲二十四福庭，立二十四陰官，降二十八宿正氣，以通地中一云：又於公慕山中立二十四治，更除山中化二十四氣合大法，却復靖廬。按公慕治在漢州什邡縣，更除治在漢州綿竹縣。每治立陰官一人，仙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有立功立行，修齋設醮，騰章拜表，謝過祈福，遷拔祖考者，則經四十九日，復聆昔日鑾佩天樂之音，仙官録其功行，奏名於上宮，增其福壽。如不孝不忠，欺詐狠戾，常行惡事，不能改過者，則陰官録其罪，聞於地府，損其福壽，或絶其後，由是善惡報應，如影響焉。真人既行正一之化，攝三萬六千種外道惡魔，誅絶邪僞，於是百姓翕然奉以爲師，居弟子數萬家，立諸祭酒，分領民户，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令民隨事輸出粟帛、器物紙物、薦席樵薪，所在貯之以備齋醮及供給行旅。而人稟行，無敢欺竊。教民立橋梁，修道路，置義井，謂之立功。或有州縣官及人民疾病者，持一手狀來投，真人檢察其人所犯罪愆二條列之，令設齋醮，布施謝過，其疾即愈。又教以廉勤理民，不煩刑罰。蜀民畏罪遷善，盜賊不作，物無疵癘，皆天師之化也。真人因至蒼溪縣雲臺山雲臺治在梁州西縣。唐書：閔州君溪縣有雲臺山，睹山水秀異，群峰朝挹，地無邪毒，乃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遂卜居以修九還七返之功，一心存念大道。真人整衣扣伏，乃見老君如前，導從千乘萬騎，來集空際。久之，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悲泣踊仆，言曰：臣昔者自念夙承寶蔭，親授祕文，乃依天憲，戰鬼行化，功成退居。今飈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離臣，臣其爲尸敗乎。遂舉手，以身自仆。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卿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往使卿入蜀，奪鬼幽獄，區別人鬼，布清静之化，而卿殺鬼過當，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

殺氣穢空，此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矣。吾未能與子論功，且當退居世間，待吾於下元之主，當與申叙罪戾，以雪重責。真人悲泣，請死於今日。老君復告曰：子可閉目東視。乃見一人黄衣黑幘，捧一玉函，中有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黑簿超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訖，老君告曰：子可勤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罪滅黑簿，名昇紫清，七祖父母同爲上仙。謝過之後，更修之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之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已回。真人遂依告文，領弟子遷鶴鳴山築壇以醮太陽太陰，遇三元八節、本命元辰、庚申甲子、三會五臘，修齋設醮，轉經然燈，懺謝日月星辰，天地陰陽，自已九玄七祖所犯之罪。三年之後，玄祖生天。從學弟子再聚數日，同往主簿山主簿治在邛州蒲江縣，隱功馨聞，衆瑞符應。一夕，神人授以玉璧，謂曰：群仙使我以此光子居本竹山本竹治在蜀州新津縣，衆真授靈寶上經居蒙秦山蒙秦治在夔州臺登縣。有神人夜召真人以俱往，三日乃返，領弟子遷渠亭山。是時，從真人遊者數十人，一日告其徒曰：諸弟子，謝爾輩勤事我，奈爾輩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之術，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數之方。爾業重緣薄，未可遽議成道。更三世，可與吾會，第往之。乃指王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可以成就矣。又以道。於是俯而窺者將二百餘人，莫不遠千里，明年正月七日當來矣。具説容貌長短形色。及期，真人曰：日且午，趙子其至乎。言卒而昇至，皆如所言。門人以告，真人曰：噫，此人來矣，未可遽納。乃七試之，初不受謁，令人唾辱遣之，不去，露宿四十日，志益確，乃見之。又使入山守黍驅獸，夕有美女，言遠行遇夜，願寄宿。昇與接席，端坐達早。明日又告病足，逗留，昇猶以正心得桃，不致殞墜。吾今試冶容挑昇，昇終不失正心得桃也。衆言不可，惟自投之，當應大得桃也。衆言不可，惟昇、長不諫。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金在數十餅，過而不取。又令伐薪，有三虎哮吼而前，昇色自若，曰：吾遠從聖人求不死之道，汝爲山鬼試我邪？虎乃去。又使令入肆市帛，付直訖，而物主誣以未得。昇了無所争，更貿衣以償之。又令守稻，有弊衣瘠容，瘡瘍偏膚，口齒臭敗，扣頭乞食，昇惕然動容，解衣飽飯，以餘糧遺之。凡六試，皆動心感色之事，昇執心無二。真人又領登雲臺絶崖之上，逍遥嘯咏，下臨萬仞之壑。有桃生絶壁間，其實甚異。真人謂諸弟子，有能得此實者，當告之曰：東方有男子走小月者，亦當飛昇。不遠千里，駃汗，謝曰：此桃不可得也。惟昇進曰：聖師所護，何峻險之有？師在，終不使昇殞於此谷，分若可教，此桃可得矣。於是投身而下，正及桃上，足不蹉跌，摘滿懷。攀緣石壁，欲分諸弟子，留一待昇，臨谷以手援之。衆見其臂不加長，欻虚引而上，徐曰：昇猶以正心得桃，不致殞墜。吾今試之，當應大得桃也。衆言不可，即仰而擲之二百餘顆。真人昇、長不諫。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久而不上，衆驚莫測。昇、長默然良久，乃曰：師則父也，父既往矣，吾將

安歸。言訖，俱投谷中，正墜師前。見真人在瓊林寶帳之中，七寶臺上，瞑目端坐，笑曰：吾知汝二人當至也。遂授以神丹及寶經祕訣。其諸弟子守於雲臺絶崖之上二日，各散去。真人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遥見陽山白氣屬天，謂長、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於山前，姿態妖艷。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盤旋。毒龍驚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於南山之上，後人呼爲鳳凰臺，鳥雀至今不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化爲金翅鳳，向湫上盤旋。即焰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事箕帚。真人受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於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入，争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爲生人之患。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闊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博。真人遂指西北襟，曳履執版。一人黑幘綃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於閬苑。須臾東北有往鶴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青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鞅騎吏，來迎真人。慮神女復取之，出爲人害。遂再詣其所，取衣藏於高峰石室中，勑地神守之，使之不竭。真人謂昇、長曰：此山多巖，人民居焉。慮山崖或墜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傷人。真人與弟子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爲人害。真人置石函於江中，録神姦之名，以法召入鎖之，復以大山篆符以鎮焉，其怪遂絶。後人呼爲擯鬼符，每水涸，人多見之，摹歸供養，以屏妖惡。真人復領昇、長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闊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博。真人遂指西北襟，曳履執版。一人黑幘綃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於閬苑。須臾東北有往鶴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青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鞅騎吏，來迎真人。慮神女復取之，出爲人害。遂再詣其所，取衣藏於高峰石室中，勑地神守之，使之不竭。真人謂昇、長曰：此山多巖，人民居焉。慮山崖或墜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傷人。真人與弟子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爲人害。真人置石函於江中，録神姦之名，以法召入鎖之，復以大山篆符以鎮焉，其怪遂絶。後人呼爲擯鬼符，每水涸，人多見之，或謂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

可正視。或語曰：左侍無上大道君，右侍太極真人，前侍虛微元君，後侍太上真人。金童玉女侍香散花，妙行真人執經俯而前立班成群真皆謂曰：今子等皆成真矣，由汝一念，而萬劫業緣盡於今日。移時，殿上勑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傳，世世宣布，爲人天之師，拜真人爲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勑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出三天正一祕法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付長、昇一云於後城山中投試王長、趙昇，玉局山中授昇、長秘訣。按後城治在漢州什邡縣。復於漓沅山中漓沅治在彭州九隴縣，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仙輕舉之法付嗣師。又入鹿堂山中鹿堂治在漢州綿竹縣，煉九鼎神丹，遷平蓋山平蓋治在蜀州新津縣，合九華大藥。時有東治禁氣師姚、徐二姓，能收社廟之鬼，回喪車，起死口，周流九州之內，常統陰鬼，甲馬萬數。聞師在蜀，乃求見焉，曰：大道一氣爾，神靈之間，寧有隆卑邪？吾等統八極，陰兵萬億。假令有道，其如吾何？麾其徒至户外，真人不納，顧謂長、昇曰：此乃六天邪神，不合與正氣相見。令立道傍，三晝夜不與進退。弟子怪而問之，真人曰：此與群精大邪共來試我，今令立於門外，亦無苦也。姚、徐呼曰：聞師有道，故來求見。既蒙不納，復令久立，我何罪也？真人乃令弟子語曰：今赦原汝，不問往罪。其衆乃得辭去。真人領弟子還鶴鳴山，於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見空中神仙騎吏一人，駕雲車，徘徊於山之東南，大聲言曰：張道陵功行已就，將授以祕錄。言訖，老君駕龍輿，真人乘白鶴，自渠亭山會於成都城下。老君同至，萬神湊迎，涌出一玉局，高丈餘玉局治在益州成都縣，今玉局觀是也。老君昇座，爲真人再授道要，重演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部從，持玉册授正一盟威之旨，説北斗延生經。以十五日上元，再會於成都，説南斗經及演品祕錄、斬邪二劍、玉册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青城記》云：老君既去，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成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又相連。《成都記》云：老君既去，座隱地，刀鑿石以閉之。真人往鹿堂治，召四鎮太歲、五嶽四瀆、社稷神祇，群仙悉集。是時山前有一石筍，可高丈餘，真人執起以誓衆神曰：太上有勑，令吾誓衆，當崇奉正道，好生惡殺，佐國安民。其有不稟恭者，吾遣萬神誅之。乃擲石筍於巖下，立於治側。遂與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間郡邑之治。遂領昇、長往雲臺治，於西北隅築壇安爐，煉大丹。丹成服之，浴於水，有神光亘天。永壽二年丙申，真人自以功成道著，乃於治之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部從，持玉册授正一真人之號。真人將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祕錄、斬邪二劍、玉册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青城記》云：赤城山有天師藏經處，一云於濛口山中封藏經誥。按濛口治在道陵以玉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於分

閬州蒼溪縣。謂長、昇曰：吾有餘丹在煉丹亭上金盂之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亭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綃衣，結履佩劍，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真符，迎真人於閬苑。須臾，東北有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絳節，獅子辟邪、天騶甲卒皆至，稱景陽吏。即有黑龍駕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一云孫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引迎，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唐玄宗贊云：邈彼炎漢，天圖中缺，萬彙消殘，三靈蕩越。惟師膺運，神威迅發。躬侍真元，親傳祕訣。妖毒雲驅，崇山劍裂。大布聲教，全清蠱孽。一振無爲，永光有截。鸞鶴斯邁，丹青是設。玉相真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矣真仙，孤高峻節，氣貫穹冥，玄元示訣。落落神儀，亭亭皓月，漢代盟威，流傳不絕。肅宗贊云：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朴是質。靜處瓊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宋徽宗進封真君玉册文：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成。若昔至真，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爲神明主；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體妙闡幽，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厥績甚茂。遂挾光景，上超人群，秘籙真圖，孚係於後。弭除妖孽，擯禦不祥，陰騭有民，既久彌著。大道藏於幽、顯於明，不有徽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劉晏，上尊號正一靜應真君。大道藏於幽、顯於明，功施於遠、著于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則能尚鑒觀茲，以衍其餘，佑相我邦家，延及我民懋，昭無疆之休，俾嗣于永世。理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

臣道一曰：鬼神變化，從古以之，人治，其與太上之降九十五種外道不殊。正一之教流傳後世，實非小補。且德垂後裔，世襲真風，以至于今，亦天之報功也。《道德經》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張天師必能深究其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九

王長

真人王長，不知何所人也，從張正一真人學。真人往雲錦山，散群弟子，惟王長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長遂負書行歌，同真人往雲錦山，日侍真人。服丹戰鬼，積行累功，後於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宿有仙骨，可與成就矣。遂盡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飛昇。

趙昇

真人趙昇號鹿堂子，不知何所人也。始，張正一真人在蜀，昇不遠千里而來，願執弟子禮。真人試以難者七事，而昇終始如一。第七試因取桃，同王長投谷中，見真人坐瓊牀寶帳，遂拜授神丹寶經。後事真人功行滿備，白日昇天。

臣道一曰：趙昇不遠千里而求師，守一誠而不變，志於道，亡其身，忍辱含垢，堅節礪操，卒能得明師之旨，授參道德之玄微，積行累功，煉形輕舉。觀其志，其與傳先生之穿盤石不殊。後之學仙者，真可爲軌範也。道德經曰：强行者有志。其斯之謂夫。

張衡

嗣師張衡字靈真，張正一真人長子也。好道，守真人之法。仕漢，歷典農校尉、安民中郎將、漢中南鄭二郡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疾苦立愈。久之，積米鉅萬。魏王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慎勿爲懼。遂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下臨不測，兵不得度。使者復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版畫其河中，輒出一峰，高千餘丈，兵不能進。使者回，具述其事一云：建安中，曹操擅權，將不利於漢室，魯憤力不能討操，遂擁兵據守。後王建伯蜀，封魯爲扶義公，正以此也。魏王遣使追謝，齎印綬拜爲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食邑三萬户。師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修道之士，世慕冲舉。今於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真人之法付子。師與妻盧氏得再來。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一云魯於太白南峰解化，葬在褒城縣南。後姜維屯軍蜀西山，與魯相見，在天霧中，良久失之。師有弟二人，長曰衛，次曰傀。衛歷招義將軍，好道，於嘉陵飛昇。傀歷南郡太守，棄官學道，久之，白日飛昇。

張魯

系師張魯字公期漢書載字公旗，嗣師長子也。好

張滋

張滋《漢書》名富字元徵，系師長子也。辟丞相掾，給事黃門侍郎，歷漢中太守，封昌亭侯。久之，得道尸解。一云去。四弟，曰永，曰盛，曰溢，曰巨。永字齡宗，歷奉車都尉議郎，封樓亭侯，得道尸解。盛字元宗，歷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封都亭侯。嘗喟然歎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長子傳授，而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無傳乎？西晉永嘉中，夜望大江之東有瑞氣徹天，謂其妻曰：是可成吾丹矣。乃棄官南遊，至鄱陽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處山嶺，秀麗登無，喜曰：吾得之矣。山頂有真人丹穴井竈存焉，乃昔日煉丹修養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結廬。居一年，盧氏來尋之，遂與同居此山，得一子一云盧氏携一子自蜀來，處之山下，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爲龍虎。子孫多居山之東北。滋字立宗，仕歷牙門將軍、駙馬都尉、討寇將軍、漢中南鄭太守、閬中侯。久之，得道尸解。巨字儒宗，仕歷侍御史、安南正參義陽太守。久之，得道尸解。一云第四弟盛，第五弟溢，第六弟巨，第七弟夢得字文宗，歷諫議大夫。宗正得道尸解。今臨貿白霞觀有大竈山。竈山，世傳天師四代孫煉丹得道處。宋朝陶弼有詩云：羽客朝元地，遺壇古樹中。煉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印篆從天賜，符書與道通。當時真一氣，松桂夜來風。

張昭成

張昭成字道融，盛之長子也。學道不懈，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温温如生。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開墓視之，唯冠履在焉。一云晉初得道，至成帝咸康年中仙去。

張椒

張椒字德馨，道融長子也。得真人所授諸階祕籙傳度世人。晉帝累徵不起。得道，年一百餘歲，告別門弟子，逌然而化。

張仲回

張仲回字德昌，德馨之長子也。傳授父法，能辟穀，日行數百里。後入蜀山不歸，不知所終。

張迴

張迴字彦超，德昌之長子也。幼年得道，美丰姿，善裁鑒，日列真人諸階品籙，於淨室中嚴奉，六時香火，終身無怠。治病驅邪，無不安愈，世人仰之。年九十而卒一云齊太祖召赴闕。

張符

張符字德信，彦超之長子。好道，傳守真人之法，年九十二歲而卒。

張子祥

張子祥字鱗伯，德信之長子。博覽諸經，究探今古。襲儒衣冠，仕隋，歷洛陽尉。未幾棄官，與妻子退隱龍虎山一云嘗自歎曰：隋雖混一海內，亂將不久。遂隱，不復仕。從學者數百人，志在修養，顏容益少，常若二十歲人。能吐腹中丹，置掌中翫弄，或夜投器中，光芒穿屋，乃復吞之。久之得道，年一百二歲而卒。一云百二十歲而卒。舉棺甚輕，葬之夕，墓忽有穴。其塚開，視所存，唯衣服爾。

張通

張通一云下字犯宋朝□諱字仲達，鱗伯之長子。傳守真人之法，常閉户不出四十年，妻子非時不見。久之得道，年九十七歲而卒。經數月入棺，尸竟不壞。通高順皆犯祖名，未詳其故。

張仲常

張仲常字德潤，仲達之長子。通覽儒書，亦有神異。唐高宗召至闕，潛歸，歎曰：吾幾落世網。學道於家，傳守真人之法，能分形變化，嘗推甕於室中，與妻茹葷飲酒，夜醉於甕傍，吐其甕於室中，空中有仙樂隱隱焉。一云能以藥點瓦爲金銀，鍛成器，投水中，火過而復爲瓦。經日不壞。年九十八歲卒。一云日埋

張光

張光字德昭，德潤之長子，少傳授真人之法，久之棄妻，與次子悟入山修行二十餘載，乃出見其妻，又同處五年。後終於家，年一百二歲。而悟亦能辟穀。

張慈正

張慈正字子明，德昭之長子。博學群書，最精於易，從學者百餘人。久之，學道隱山，與妻子不相見。傳守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階祕籙，四方士，亦能煅煉黃白之法。百餘歲卒於所積法信，備荒歲以助貧乏之歸之。

張高

張高字士龍一云字士隆，後避唐玄宗諱改士龍，子明長子也。學道守真人之法，飲酒至一石而不醉。唐明皇召見于京師，置壇受籙，降賜金帛，仍免租稅，册封漢祖天師之號。肅宗降香建醮，親灑宸翰以贊天師。貞元中，降供養。供養金鍍銀香爐、香合、緋羅銷金帕及黃複器物。年九十一歲卒家。

張應韶

張應韶字治鳳，士龍之長子。博學經典，後隱山中辟穀，能百日不食。

與妻子躬耕，能吹鐵笛，數里外聞之。一日告其子曰：吾世傳真人之教，功及於人多矣。吾今垂年，汝當傳守。言訖，兀然端坐，瞑目而化，年九十九。

張順

張順字仲孚一云中孚，治鳳之長子。少事母孝，曰：不孝不忠而欲學道求仙，是猶捨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爲本縣貴水尉，後棄官并妻子，結茅以居。年八十七歲，童顏皓齒，不疾而化。

張士元

張士元字仲良，仲孚之長子。博習群書，年四十餘始學道。習夜坐，久之能通臂上下，出入如飛。以符法傳人、治病，能種桃李，頃刻而實。時君聞其有道，屢以美官徵之，固辭不起。終於家，年九十二。

張修

張修字德真，仲良之長子。爲人質朴，常衣布素，不喜華飾。與妻耕于野，不與鄉人交通。歲以符法傳人、治病，應時而驗。所得法信，皆施貧士，甘於寂寞，無所貪慕。先二年，自營墳郭，曰：吾二年當去。至期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化，時年八十五歲。《靈驗記》云：劉遷者，江西大賈。詣十九世天師傳授都功法籙，明年卒於金陵，兩夕而蘇，云：冥官所追，忽有金光自天而下，黄衣使者乘空而至，執素簡讀曰：劉遷身佩正一籙，名在上天，非地司所籍。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由是披褐修道，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焉。

張諶

張諶字子堅，德真之長子。博學，爲當時通儒，攻草隸。晚年好道，能辟穀一云唐文宗召見，賜官不受而歸。懿宗咸通中，降金建醮。一日三飲，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

張秉一

張秉一一云彦恭字温甫，子堅之長子。母初夢金一作巨龜入腹，覺而有孕。少年學道，能洞窺墻壁外。嘗累千金，遇凶年市穀救施貧乏。年九十二歲，一日語妻曰：吾死後地震則斂而葬之。言訖，乃正坐執簡而化。七日果地震，乃斂而葬焉，體尚温而不壞。

張善

張善字元長，温甫之長子。幼不茹葷，長好道，遊歷名山大川，二十年方還。即不出户，深有内養。年八十七歲而終一云八十一。

張季文

張季文字仲歸。元長之子。歲以諸階祕籙傳度弟子之能修行者，用符水治病立愈。年八十七歲而卒。

張正隨

張正隨字寶神，仲歸長子也。爲人質直淳朴，不與俗人交，遇諸途，則趨而避之。歲以傳度法信救施貧乏，雖家貧而不顧。年八十七歲而終，追封真静先生。

張乾曜

張乾曜，寶神之長子也。好道，守掌真人之教法《會要》云：大中祥符八年，召信州道士張乾曜，於京師上清宮置壇，傳籙度人。宋仁宗聞其有道，天聖八年五月召赴闕，賜澄素先生之號。上問以飛昇之事，沉吟久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上嘉之。又問幾子，對以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爲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寺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

張嗣宗

張嗣宗，澄素先生之長子。襲真人之教，傳度秘籙。得吐納之法，年七十容貌如童孩，年八十一歲而卒。封虚白先生。《會要》云：至和三年八月，賜號冲静先生。

張象中

張象中字拱辰，虚白先生之長子。七歲賜紫，承襲。一云年十三，穎慧非常，博通經史，尤有道術。宋仁宗召見，賜坐，咨問道法甚妙，特賜紫衣，親灑宸翰以鎮福庭，復賜束帛金器。自後朝廷寵賚薦至師承襲真人之教，終身不怠。

張敦復

張敦復字延之，拱辰長子。少儒服，有聲場屋，後以嫡子承正一二十八世，丕闡祖風，四方宗之。年五十三而卒，追封葆光先生。

張景端

張景端字子仁，乃二十四代之後，名迪，第五子也。好道，承襲真人之教。年三十一歲一云五十二歲卒，追封葆真先生。

張繼先

張繼先字遵正，乃二十六代之後。宣教郎、臨川知縣，名處仁，字德玄，第二子也。九歲承襲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寧以來，凡四召至闕，賜號虚静先生，視秩中散大夫。初，神宗以真人印文陽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崑玉刻之，藏於三清儲祥宮法從庫，將以畀有道者。至是，以賜繼先。已而進封真人之東建下院以居之，賜額曰崇道。又爲正一静應顯佑真君，仍詔有司就國賜緡錢，修龍虎山上清宮，撥步口莊五萬以飯其衆，改賜上清正一宮額，追封其祖及父先生號，度其祖母陳氏、馮

氏，妹葆真皆爲道士，建真觀以居之。復用澄素先生例，官其兄紹先假將仕郎，恩賚甚厚。先生志在冲淡，引辭以歸。嘗作静通庵于上清宫後，爲心齋坐忘之所，又因祖師雲錦山龍虎丹竈而修煉焉。瑞彩祥光，照耀山谷，有降祥堂、濯鼎池，遺迹猶存。後著心説及大道歌，以貽于世。丁未，年三十六歲，欽宗詔赴闕，至泗州解化。己酉年冬，赴杭州薛門下生日齋。是年大盜入境，先生預告衆而去。至今道侶往還，多見在羅浮、西蜀，隱顯不定云。一云戊申六月，先生與河東張統制自京師回，至泗州盱眙艤舟税亭，小不快，飲湯一杯，便化去，身如蠟色。延昌觀道士請尸安葬，税官不從，藁葬於官地，張侯實主其事。後張得旨取劉文□起，具言儀真會信州張久中敦武道其事，久中云：是時天師來死於此江，□有仙墓存焉。未幾，有人自歸州來，附天師謝張侯書，乃知不死。復有人見在惠州羅浮者。

張時修

張時修字朝英，虚白先生之後也。素習儒術，累舉不第，乃恬然静退，志慕修煉。以虚静不娶無嗣，衆推承襲。年六十一歲，於龍虎故居解化。

張守真

張守真字遵一，朝英長子也。母吴氏，嘗夢畀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當主陽平治都功印。生而純素守静，長而寡慾。宋紹興十年庚申，承襲正一之風。宋孝宗乾道中，侍正應先生赴召，高宗賜坐賜齋，御筆更名景淵。又見南内，宣演道法，甚嘉納焉。越月，高宗賜號正應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命正應大醮月臺，正應以景淵隸其事，每獲殊應，上加錫賚併賜象簡以歸。遂掌三元之教符籙，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鎮明州，以玉壇召見，賜坐，咨訪道法，甚款。十九日，孝宗召見，賜金錫齋，退就館舍，錫賚頻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臺，所禱有異應。越明年，復召見。以上清三洞諸品寶籙，流傳寖久，乃錫金委道録院鋟木成書，就延祥觀傳度，且命以其版歸，及賜象簡景震劍并手書陰符經以畀之。先生既歸林下，翛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嘗收兄

張伯璟

張伯璟字德瑩，正應先生長子也。吴氏，嘗夢畀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當主陽平治都功印。生而純素守静，長而寡慾。宋紹興十年庚申，承襲正一之風。宋孝宗乾道中，侍正應先生赴召，高宗賜坐賜齋，御筆更名景淵。又見南内，宣演道法，甚嘉納焉。越月，高宗賜號正應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命正應大醮月臺，正應以景淵隸其事，每獲殊應，上加錫賚併賜象簡以歸。遂掌三元之教符籙，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鎮明州，以玉壇召見，賜坐，咨訪道法，甚款。十九日，孝宗召見，賜金錫齋，退就館舍，錫賚頻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臺，所禱有異應。越明年，復召見。以上清三洞諸品寶籙，流傳寖久，乃錫金委道録院鋟木成書，就延祥觀傳度，且命以其版歸，及賜象簡景震劍并手書陰符經以畀之。先生既歸林下，翛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嘗收兄虚静先生書，有川蜀之約，吾將往遊焉。於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無疾羽解。

張慶先

張慶先字紹祖，德瑩嫡子也。慶先未生時，德瑩嘗鞠幼弟嗣先爲子，既

而攝祖教。慶先降世，天姿閑雅，賦性簡默，蓋如列子之居鄭圃，時人無知者。久而聲名方馨，神異煥發，道俗宗嚮，不謀同辭曰：真正一先生之裔也。理宗紹定三年，仁靜遂鳴于有司，以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五月正，襲三十四代之位。三元傳籙，奉香火者雲至。師常以真純自守，儉素居家，慈仁接物。見貧乏寒棲之士，尤加惻隱而賙濟之。無他嗜好，惟喜飲，而不爲酒困。至嘉定二年下元開壇，越七日，有緇袍幅巾之士，神風偉岸，類有道者。衆莫詰其所從來，師一見之，開樽下榻，如平生歡。既別，猶附耳語，移時乃去。師自是焚香絶粒，不交人事。家人意其蟬蛻有日，請遺法訣，閟而不言。至是月二十九日晨興，盥櫛如平時，翛然宴坐而逝。

張可大

張可大字子賢，乃正應先生第二子，伯瑀之孫，仁靜先生天麟之次子也。初，景淵羽化時，伯瑀嘗攝三十四代事。至慶先羽化，嫡子成大幼，天麟復攝行三十五代教法，嘗被宋寧宗召，賜號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化，遂以可大爲慶先後。理宗紹定三年，仁靜外之志。景定三年，乃以教法授次子宗演，具表奏聞。至四月初十日羽解，上與東宮各有賜賚。至瘞劍，宣賜尤厚。丞相江萬里爲撰碑銘。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

干吉

干吉者，琅琊人也一云北海人。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領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蓋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一云吉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爲賣藥翁。行市中，授之經，且曰：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乃拜受，其疾頓除。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冲和付之以氣。人能保精愛神護氣，內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當上愛其君。欲其長生，爲人子者當念父母，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爲求索奇方殊術，以奉君親。爲人弟子者，當念録師恩。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榮於君。每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爲之，則男女弟子之譴責？老君曰：汝善聽教，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爲道德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雖爲王公，上至帝皇，脱有重罪，無益魂神，可不痛邪？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爲説一百八十戒。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

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干君邪？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束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日中，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則已，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霔，江中漂泛。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俄失其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後策尋爲許真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因掊鏡大叫，胸創裂而死。混元實録云：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然後仙去。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干吉祖父慕道，而躬自勤苦有踰前人，乃致身軍旅之中，而爲孫策所殺。雖曰兵解也，然使干吉退藏於密，積行累功，又安知不證飛昇之品乎？後之學仙者，當以處佳兵爲深戒。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王仙姓王名玄甫，漢代東海人也。干吉。漢元帝時，遇天仙授吉青縑上真得道，一號華陽真人。六月十五日降世，十月十六日上昇，不記是何朝代。後傳道與鍾離覺，即正陽子鍾離權也。所著文辭，隱而不傳世。有詩一章，載混成集，其詩曰：華陽山裏多芝田，華陽山叟復延年。青松巖畔高柯下，白雲堆裏飲飛泉。不寒不熱神蕩蕩，東來西往氣綿綿。三千功行好歸去，休向人間説洞天。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王道真

王道真，漢時人。得道於鬼谷山東古柏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入此臺中。即荊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爲臺，非也。

王玄甫

薊子訓

薊子訓，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抱鄰舍閒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漢時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

終日不匱。一日太學諸生詣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遠近驚異。後因遞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數十處，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出《後漢書》。仙傳云：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所載他事略同。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壺公

壺公，不知何許人也。常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汝南人費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一日復詣，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華麗，旨酒嘉殽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便見禍。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出《後漢書》，祠後改雙鳧觀，屬汝州。

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符，爲鬼所殺出《後漢書》。道傳云：

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槌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扣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即扣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霔。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扣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長房又能縮地脈，數千里牽至前，宛然具足。吳均《續齊諧志》云：汝南桓景從費長房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今人九月九日登高，蓋本是也。今建寧府有登高山存焉。《丹臺録》云：壺公姓謝名元一。又興化軍有壺公山，昔有人遇壺公引至山頂，見宮闕樓殿，曰：此壺中日月也。又有壺公廟存焉。一云蔡州懸壺觀，即費長房舊隱，有懸壺樹。信州靈陽觀，亦云費長房竹杖化龍處，未知其故也。

華陀

華陀字元化，漢時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而縫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學，並依準他療，多所全濟。出《後漢書》。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

劉文饒

劉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不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而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卧於閣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爾，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

室，授其杖解法。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出《真誥》，注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爲司徒。寬爲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誌者得牛而送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禧八年爲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爲太尉，嘗於御座前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又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遷久大醉而還。客罵爲畜產。寬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逮卿侯，六百户。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時進謚曰昭討侯。子松嗣。案此説復爲同異，故詳載之。

臣道一曰：劉文饒仕於漢朝，視民如子，蓋道德之發越於外也。觀其爲政，怒不形顏，口不疾言，好行陰德，拯濟寒困，真可爲萬世隱朝市而修仙者之標表。大抵積功累行，亦在茲也。《道德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非劉文饒之謂乎。

趙威伯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嶽，授玉佩金瑞經於范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挹日月之道，服九靈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陽内，爲保命丞。《河圖》云：吴楚多有得見太平者，語人云：此語不虚，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謝過於劉先生。新乃泣涕扣頭謝根。俄頃根與鬼俱不見，莫知所之。不日，善嘯聲，若衝風之擊長林，衆鳥之群鳴。時在天市壇上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或冥霧四合，零雨其濛。保命有四丞，威伯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并暴雨水靈芝草。

樂長治

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道，入華陽内爲保命丞。

劉根

劉根，潁川人。能令見鬼，隱於嵩山。潁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爲妖訛，召至郡。新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笑，須臾，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伊前，鬼乃責曰：汝爲人子，不能光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語新曰：可急

泛若金精鮮。顏色半帶乳，氣味全和鉛。飲之融痞蹇，濯之神俱孿。有時翫者觸，倏忽風雷顛。素綆絲不短，越罌腹甚便。汲時月液動，擔處水漿旋。清如介潔此。道成，爲明晨侍郎。《後漢》及《高士傳》大獻大司諫，置之鈴閣前。常服朮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性，滌此掃蕩權。炙背野人興，亦思侯生授煉魂法。伯憐。也知飲水苦，願受一鉼泉。《南水雲漿法，行之得道。又遇桐柏真人，授之黃嶽總勝集》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辟召，懸辟書於桑樹乃去，其高邁如之道，遊宦四方，爲政有德。晚歸南嶽之東峰，煉真朝斗，服氣祭神而玄化。

劉偉道

中山劉偉道，漢時人。學仙在嵩塚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繫垂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心安體悅，了無憂怖，卧在其下。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遂賜神丹，白日昇天。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

范幼冲

范幼冲，遼西人也。曾爲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受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真誥》云：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

鍾離簡

鍾離簡，後漢人。爲郎中，與弟權俱入華山三峰得道。後道備，白日昇天。

歷世真仙❶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术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閭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无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王老

王老，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爲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長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君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王老行之愈力，三年行及奔馬，肌膚充澤，狀若處子，能分形變化，坐在立亡。周遊人間四海之內，時有見之者。

張皓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東漢安帝永初中，嘗詔逸人爲道士，皓年二十歲與選。一日，封衡召至，皓望風服膺，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鮫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道者來訪，則或爲白鶴，或爲飛雲，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長生之道。搏空遊虛，隱没而莫之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王少道

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常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冲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昔太極真人一日八身展轉得道，葛玄七世方證仙公之任。然積善之功，上濟玄祖，下流後世，豈止一身長生而已。勉哉勤哉，吾匪虛言也。

俱得神仙矣。《真誥》云：其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府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遯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父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耳。

路大安

真人姓路名光，又名大安，西蜀大寧軍内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温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疏眼青。襲世箕裘，博通經史。歷三國鼎分，晋室肇造，科目不公，仕途艱進，乃自歎曰：僕幼蹇滯，時運興廢，雖有濟世之才，奈何時與命違，所謀弗就。功名之念頓息，遂舍家修道。遊至河陽，假舍驛亭，吏曰：不可宿驛中，有妖，儻或不信，必有禍害。真人曰：吾有神劍，能斬邪怪，不必多言。遂投宿。夜半風寒凛凛，瞑目視之，庭隅妖氣中有婦人悲告曰：真官乞賜救拔，此乃張氏古宅，向爲寇劫掠殺妾張氏而埋此也，若得收葬，方遂往生。翌日掘之，果得連環白骨，遂葬之於高陵。真人因此堅心慕道，廣求濟生度死之術，尋訪名山。於晋武帝太康五年甲辰歲五月五日，縱步姑射，忽於古檜下見一老叟，衣黃裘，踞石而坐。進揖之曰：先生自此書符行功布氣、治病驅邪，無不應驗。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晝見，疫毒流行，民遭横夭。真人敬施符水，點混元燈，越三旬間方息。至永康二年正月，虎兕入城，民心摇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敕召人剿治。真人於戎，相會。真人自是往華山仙掌峰修煉。至惠帝永熙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半，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而參合前老叟法書。夢覺，神開意解，之莫及。復反顧，謂真人曰：修半紀

久立我傍，果何求哉？觀子禄氣薄，道氣重，異日名與年同事俱終矣。真人聞此語，如夢得覺，乃再拜告之：弟子所求者道也。久之，老叟謂真人曰：固難言，願得濟生度死之術以救世，可乎？叟曰：道者杳杳冥冥，無形无像，何以求之？再拜告曰：道常静，不可聲求，亦不容索，惟在留神恬淡，集性希夷，元氣長存，外物不擾。然後行功布氣，漱液煉神，可以超凡入聖。真人曰：今日得聞誨語，心如死灰，乞望先生明教一術，度人修己。叟曰：子可教矣。遂以六天如意大法經籙，謂之曰：依此行持，濟生度死，妙用難思，子宜祕之。叟就拂袖而去，追

身？遂居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佐紫微北極大帝，職充司命真君。更宜每月三九日下降人間，察其功過，應有灾患急難，應聲度之。夢覺身輕，倏忽飛舉昇天而去。其混元之法，今行於世焉。

王真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説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王暉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常種黄精於溪側，則虎爲之耕，豹爲之耘。行鞭策，如人出入亦乘虎豹，具韉轡，行乘馬无異。餌黄精、蒼术，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冲，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履於巖左，有黄雲覆其上。嘗著祕訣百餘言以教人，而人莫能曉。其辭曰：黄帝昇鼎湖，乘素入紫煙。明精陰不久，運往馳龍旋，枯悴林將凋，鮮鱗沉深淵。遊仙騰霞觀，喜作歲月綿。晝占勿龜兆，夕唱良有緣。中嶽鎮和氣，般輪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賜與金一鉼音駢。

昌季

昌季，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下，尚有微氣。其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夫。即以藥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成仙。婦以藥治季即愈。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薊公，受服術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

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在華陽爲理禁伯。理禁伯者，主諸水雨官也《真誥》云：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云：无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无，見大有以本大无。有有亦无无无焉，无无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无。寄有以成无，寄无以得无。於是无則无宅也，太空亦宅无矣。我未生時，天下皆无无也。其所論端據如此，桐柏諸仙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萊左仙翁也，與其論无，粗得大意。

臣道一曰：夫以无之一字論道，是誠得道之妙矣。《道德經》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張玄賓必深得其旨，而略寓於言也。

王中倫

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中潛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中矣，舊居廬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武帝大始中，入具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云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伺。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名山，訪道不返。舊居廬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

鮑靚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一云爲南海太守，得祕法悟真理，受真仙要訣於諶姆。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同在渭橋爲客舍居，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族，改氏更生，合爲天倫。根胄雖異，德蔭並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

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赤城。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爾。靚即下馬拜問寒温，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考得仙者，尸解爲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還家，家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皆演一爲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君所説。是陰君戒其然矣。《羅浮圖志》云：稚川居羅浮時，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无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録》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間冢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雷山中，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輸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真誥》云：靚爲地下主者，帶潜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爲崑丘侍郎。《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内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許邁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爲冑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潜志幽契《真誥》云：清虚懷道，遐栖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再三之敬。按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絶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元年辛酉爲少一年，今以自記爲正，絶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吴郡孫寵字彦達女，即驃騎秀之孫。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鮑靚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内文。一旦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間冢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雷山中，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輸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真誥》云：靚爲地下主者，帶潜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爲崑丘侍郎。《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内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許邁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爲冑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潜志幽契《真誥》云：清虚懷道，遐栖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再三之敬。按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絶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元年辛酉爲少一年，今以自記爲正，絶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吴郡孫寵字彦達女，即驃騎秀之孫。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鮑靚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内文。一旦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間冢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雷山中，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輸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真誥》云：靚爲地下主者，帶潜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爲崑丘侍郎。《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内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録字青宮，豈是爾輩可以豫乎？《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賑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鳴卿，後安帝時爲光禄，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大飢，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議》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惟陰德流後胤，敬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爲三公。先來過江，奕世丕丞，遂至神仙。言畢，會司命君遣聽候李遵握鈴而至，勑等笑而走，即得度世東宮，爲地仙中品。映第五弟穆，亦同時得道。《晉書》列傳云：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静，不慕仕進。時父尚存，未忍遺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潜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遺婦孫氏還家，遂遍遊名山，採藥於桐廬縣之常山。餌术涉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莫得也。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山，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許穆

許穆字思玄，一名謐。祖尚，父副。穆少知名，晉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爲太學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慕道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遯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偏該靈奥，天降玉札，授爲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遺世《真誥》云：穆儒雅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俗務，而内修真學，密受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偏卿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孝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亦入易遷中受學。梁高祖朝築以壅柳谷，曰公泉。《茅山記》云：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宅，今爲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扈謙

扈謙，魏郡人也。性縱誕，不恥惡衣食，好飲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摇。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峨藂蓍下，獨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無以消白日，常作巍峨醉。精於易占，百錢，日限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謙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於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灾可消。明年秋，桓温北討敗績，咎豫州刺史袁真不爲後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温妾産息

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廠壞，竟便差。是男兒，聲氣雄烈，當震動四海。温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無容錢處，請還公庫。温不聽。許氏以空櫃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温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温錢飲酒，求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極飲。客隨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訪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櫃用，先生幸還家中，取去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所飲數千斗，唯四十日纔足相補，止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筭便知也。許氏試依其言筭之，不差一文。後謙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

臣道一曰：扈謙以孝養母，不干名利。内修至道，外混光塵。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止。多以奉母，少以自贍，次卦則須千錢不爲。非廉而不劇者，寧得至此。《道德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扈謙誠熟究此道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❶『仙』原爲『僊』，據前文改。後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杜昺

杜昺字叔恭，吴國錢塘人也。年十八歲，與時輩戲北郭，有父老召昺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昺早孤，事後母至孝，名聞鄉郡。三辟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鬼淆亂，非正一之氣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爲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從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祕要，方典陽平治。昺每入静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説之了然，章書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内，操米户數萬。晋太傅謝安時爲吴興太守，見黄白光，以問昺，昺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令陸納世世臨終而並患浸淫瘡，納時年始出三十，

忽得奏章云：令君大戹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云年可七十九。司馬桓溫北伐，問以捷不，昺曰：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溫至枋頭，石門不開，水涸糧盡，爲鮮卑所攝，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之言，遂致此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問以勝負，昺曰：我不可往，往必無功；彼不可來，來必覆敗，是將軍效命之秋也。堅果敗散。盧竦自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昺以白桓溫：竦乃協東治老木之精，衒惑百姓。比當逼突宮闕，然後乃死耳。晉簡文帝咸安中，竦夜半男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官軍誅剿，溫方歎爲從事，昺辭服。後桓冲欲引昺息該爲從令進仕，至玄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家人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孫方得吾福爾。昺曰：吾去世後，當日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有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覺尸柔氣絶，諸道民弟子爲立碑，謚曰與黃巾相似，少時消滅。素書此言，函明師。

封付妻馮氏，若有灾異，可開示子姪，勤修德自守。安帝隆安中，琅琊孫泰以妖惑陷咎及禍延者衆，昺忽彌日聚集，縱樂無厭，使書吏崇桃生市凶具，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班柔軟，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繁陽子服之，亦得道。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飢不渴，强壯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尅日發。與親舊別是鉛脚，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濟，開户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鞚。須臾有兩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三黃衣道士携妄加。骨換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人。家人看制，一粒之功，乾汞十兩，立成馬牙。尸，惟有空殼。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後蔡君謨留題云：真人玉骨輕，御氣道，在猛山採藥，忽值仙人史伯真。平升瑶臺，俯首視下方，萬落塵埃。香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仙人火久寂寞，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日：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之不正爲失。虚墳生紫苔。宴坐白晝永，長吟清風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來。飛花亂棋子，游蜂依酒杯。嘉月鼎何時開。

元藏幾

隋處士元藏幾，爲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三二月，人多不死。産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躐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册差謬，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肓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説，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闌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嚼嵐霞，因而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棕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叡語其故，希道曰：予有爐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叡委質以師之，齋於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黄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魄微入魂牝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昫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殕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未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温縣，時摯獸結尾爲害尤甚，叡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蜕之流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黄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玉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黄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戹。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説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内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

吴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人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筭。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絶粒。唐玄宗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所之也。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則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炙之，光乃絶。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邊見大舫一艘，絡其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於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峨冠羽服，衣文班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爾。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中，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姑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迹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既升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宮觀，殿宇森聳，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内，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黄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

判縣狀曰：方得秘錄，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協登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去，後不知其所終。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公曰：此來何以相教？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灾運方染，由是爲沉綿之疾，故來相救爾。山齋無水，公欲呼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裂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戹，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會，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灾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只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已。而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日午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歷任清顯，便蕃貴盛，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仙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授與盧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方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山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子芝廨宇紫極宮，公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闚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則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許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絶，有小豎立侍，樵者命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徑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

人與酒壺皆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洌，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坐子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復書朱符致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鬚眉，紫袍，秉簡揖坐，於是共飲。良久，樵者燒一鐵筋以焠紫衣者曰：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不？少頃可造河瀆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筋之驗宛然。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遂爲地仙。

王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沿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許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如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悦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書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三

十三

葛仙公

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家本琅琊，世傳簪組高祖盧爲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後讓國，與弟文托遂南游江左，逍遥丘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深合雅意。偶會仲弟孫來爲別駕，一日參侍而言曰：吾從祖既爲泰伯，而劣孫可爲仲雍之後乎。因是同居焉。仙公祖矩，仕漢爲黄門侍郎。父孝儒，歷大鴻臚，登尚書。其先裔出葛天氏，食封于葛，遂以國爲姓。世載忠德，歷代諸侯也。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七年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使齎香華錢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聞尚書得男，乃欣然與來使曰：吾昨宵夢見通玄真人從

大羅天下降，與吾言：昔別已經劫，子將忘我耶？予作禮稱：弟子願得無上正真道眼。汝歸，悉告尚書，明日當往賀君生奇男。使者歸，以實聞。越一日，道紀果來賀，尚書告曰：始有此子，圖爲宗嗣計，式副願望。道紀求兒看，母有難色。父令抱兒出，道紀見兒，不覺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吉之先見，敢以爲賀。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流轉煥耀，當爲神仙，非世間常兒比。尚書曰：仙聖寥邈，變化茫昧，深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爲宗嗣，足矣。道紀曰：聰明智慧，暫經人世，九天稱慶，七祖同歡，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紀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禮十方仙聖，永保元吉。禮竟，爲仙公作讚，其辭曰：身雖輪聖化，魂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漱香花，濯我煉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无想，放朗大乘逸。頌畢，道紀長揖而出，倏然不見。仙公年八歲失怙恃，已能好學自立。生而穎秀，英姿振發，天才超質，性識明茂。至十三，通古今，凡經傳子史，靡不該覽。有父手澤履迹，必仰天號泣，飛鳥爲之悽鳴。悵然曰：山川不改色，嚴父已歸空。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修之。因遁迹靈嶽，遐求異人。常好彈琴，誦莊老，安閑澹泊，内足無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時賢欲辟爲掾，仙公曰：保國之法也；曰洞神齋，以精簡爲上，求仙之法也；曰持教齋，以清素爲貴，救疾禳災之法也；曰持齋，以苦節爲功，悔過請福之法也。并勸戒法輪經四十五卷，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以授仙公，俾行教於世。曰：子應常炁保形之術，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經。行持三年，廣積功效。靈帝光和二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勑太極真人徐來勒等同降于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號太上玄一真人、真定光爲洞經高玄法師，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首禮謝，今天台山桐柏觀有法輪院，三真降經之處。及仙公役鬼所築受誥壇存焉。仙公年十八九歲，仙道漸成，乃遨游山海，倏忽去來，遂東入括蒼，省并三籙七品齋法。三籙者，曰金籙齋，謂保鎮國祚；曰玉籙齋，保佑后妃公侯貴族；曰黄籙齋，拔度九玄七祖，永辭長夜之苦。七品者，曰明真齋，超度幽爽，解諸冤對也；曰自然齋，普爲衆生請福謝罪，學仙修行之法也；曰三元齋，自謝犯戒之罪，解考於三官也。曰八節齋，謝玄祖及己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曰洞神齋，以精簡爲上，求仙保國之法也；曰持教齋，以清素爲貴，救疾禳災之法也；曰持齋，以苦節爲功，悔過請福之法也；曰塗炭齋，以苦節救疾禳災之法

經，四方英才，肩摩袂接，立講堂於其居。仙公歸拜之，彌勞問翱翔之意，曰：予嘗念子幽窈，與人事疏闊，仰盼青雲，俯臨滄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古人所憚，子能爲之。今天下文明，三國求士，子才博術奇，必是出也。仙公告曰：玄稟性愚鈍，不通世用，負辜先緒，謝干禄之客，辭負鼎之士，嘗絶志巖穴，棲心烟霞，流浪山水，以此爲樂。庶期與涓子爲交，赤松結友。惟叔父遠弘道藝，講論五經，洙泗之風翕然復振，詩雅之道盛於今日。三國隆平，必尚無爲之化，如玄曠遠，固謝時榮。願叔父策名委質，亮天熙載，垂裕後昆。彌答曰：子絶類離倫，超凡入聖，吾所不及。當勤衛生之經，思慎終之語，然後鼎湖之舉何足爲難。仙公辭謝而去。復周旋於括蒼、南嶽、羅浮諸山，以卜修煉金丹之地。遂迤邐經由玉笥，詣閤皂，乃登東巖高峰之上而望焉。曰：形閤色皂，土良水清，此真仙之住宅，吾金丹之地得之矣。然丹成之後，必須廣積陰功，超度群品，庶幾三天書名，九霄列職，無愧於心矣。乃慨念漢家傾覆，三國戰争，旱潦凶荒，兵傷殍死，不可紀極。窮魂滯魄，沉淪惡趣，難出輪迴。於是删集靈寶經誥，撮其樞要，生天寶籙靈符秘訣等，撰成祭煉大法，集爲《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十方諸大地獄窮魂滯魄來詣壇前，俱受祭煉，祇承符籙，各遂超生。行持之後，屢有感格。時當甲午歲下元令節之夕，正值祭煉之時，有一鬼王，形長五丈，身衣緋袍，稽首再拜，前進而言曰：某爲下鬼，統管窮魂，動經累劫，沉淪惡道，無有出期。每蒙真仙普設法筵，祭拔魂爽，給賜符籙，濟度幽冥，數百萬衆俱獲超生。我等悉沾善利，同聽法音。感德難言，徑來朝謝。且聞玄天北帝勑示諸獄鬼魂云：葛真人祭煉年深，功積玉書，名標金簡。五年之後，宜三天降詔，錫命同頒上列天曹矣。言訖，辭謝而退。於是仙公以祭煉經法寶籙符文訣目等，付閤皂宗壇及冲虚壇，流傳後學，廣度沉淪。仙公再念群生得遂人身，生於樂國，恣情縱慾，不修正道。罪愆既積，業報難酬。惟靈寶三乘秘典，可以開導衆生，懺悔罪尤，拔濟苦爽，俾悟正真。遂總括上清、靈寶諸部真經，撮其樞要，集爲《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十方諸大地獄窮魂滯魄來詣壇前，俱受祭煉，祇承符籙，各過去超生，宿業新愆，盡皆消滅。寒庭罷對，苦爽沾恩。此懺法流傳四海，惠利無邊。仙公佩受上清、靈寶諸部真經，精心研誦。復於洞神、太清部内，增廣道德，注釋撰成經序，冠於篇首。仍品題清淨經云：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録之。則此經流傳，實自仙公始。昔仙公遇真師，授以分形萬化之術，靈感應變之法，能坐薪縱火而衣冠不焦，酣飲卧泉而身體不濕。途次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汁，以杯盛之，流通如泉，杯滿即止。勸客飲，皆

旨酒也。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曰：此乃殽核。食之，皆脯棗也。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箱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之驗，可得見不？仙翁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爾。仙公復取一符，投水中，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於中流，三符聚而止。良久而收之。又於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此已死矣。此魚到河伯。魚主曰：亦可以丹書紙內口中，投於水，則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動。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以致暖，試作火以待諸君。於是口中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卧次，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又與客對食，因言神變之事。客曰：食畢當作一奇戲。食未已，仙公曰：諸君得無欲速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室，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蜂却飛入爲飯，復食之。復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蟲使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復以冬爲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密窺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密窺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之，即望東而走，吾當救護。士人如其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弩目，在網帳中，附一小蛇兒在身傍。仙公誅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數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蝦蟆之類，遂得全生。昔仙公感太上老君授以霹靂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誅伐不道。吳赤烏二年正月一日，仙公登勞盛山，精思念道。是時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與衆真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仙公又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夤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温。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

後神氣冲冲，不飢不渴，惟慕清静。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見司馬子微《馬仙觀記》。仙公與天師相爲表裏，遺蹤逸迹，亦多在蜀中。歷世寥邈，時人無能知者，難以備舉。仙公嘗在旿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煉，鑿五井以應五行，上應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虚，以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其井在麻姑案山前。是時，吴主以賓禮待遇仙公，一日與仙公坐危樓，遥望道間人奉土神禱雨，吴主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仙公曰：可。即書符，令人焚社中。頃刻天地晦冥，風雷驟起，澍雨立至，大蘇苗稼。仙公嘗從吴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没，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吴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遣使求之，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乃謝曰：昨伍子胥强邀留飲，淹屈陛下于此。上忻然曰：先生常爲神靈所延，道德所至爾。有會稽賈一日游會稽間，逍遥自適。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忽睹廟吏延賈人曰：欲寄一箋與會稽山葛仙公。即以書函擲賈人船中，函蓋如釘，拔之不動。及還會稽白仙公，仙公接書函，即自發。乃東華小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宫仙公閤下。字皆科斗古文，人因見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九轉金液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坐見十方，不須服御丹液。夙有仙骨，得見斯文。盜竊靈文者，如有翅不能飛，須要從師授受口訣，告盟天地及靈寶五稱文，出齋事爲首。如靈寶大法，其文簡要，義趣弘深，難可槩舉。夫地仙，先登靈山。爲山神主，大期六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其書，乃知仙公名在天闕久矣。吴主一日請仙公陞殿，焚香清齋。弟子張泰、孔龍、鄭思遠等侍側焉。吴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好聞神仙之説，願師指教秘典齋直及修真之捷徑。道經之品，何者爲先？符圖秘要，何者爲妙？開發未悟，以副願望。仙公避席曰：既蒙聖主特賜垂問，敢有所隱。但非國君所篤好，若萬機之餘，能静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夫神仙之道微妙，各載丹經。學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嚥納太和，呼吸陰陽，固煉内丹，可以爲地仙。入火不灼，入水不濡，過度灾戹，却禍來祥。然須齋直得成。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无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古三皇内書論其神仙事，一日游會稽間，逍遥自適。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忽睹廟吏延賈人曰：欲寄一箋與會稽山葛仙公。即以書函擲賈人船中，函蓋如釘，拔之不動。及還會稽白仙公，仙公接書函，即自發。乃東華小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宫仙公閤下。字皆科斗古文，人因見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其書，乃知仙公名在天闕久矣。吴主一日請仙公陞殿，焚香清齋。弟子張泰、孔龍、鄭思遠等侍側焉。吴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好聞神仙之説，願師指教秘典齋直及修真之捷徑。道經之品，何者爲先？符圖秘要，何者爲妙？開發未悟，以副願望。仙公避席曰：既蒙聖主特賜垂問，敢有所隱。但非國君所篤好，若萬機之餘，能静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夫神仙之道微妙，各載丹經。學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嚥納太和，呼吸陰陽，固煉内丹，可以爲地仙。入火不灼，入水不濡，過度灾戹，却禍來祥。然須齋直得成。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无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古三皇内書論其神仙事，

老子生於天地之先，應化於商宗之世，廣宣道教，化誘華戎，應物自然，永無生滅也。仙公曰：左爲陽，陽主生。右爲陰，陰主滅，至陰無生，至陽無滅，自然之理也。但大道深秘，不傳流俗，非天下至人，莫得而聞之也。道微再拜，稱嘆曰：善哉，願聞其道。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備，不求仙。子等宿命功滿德備，我先世已爲子等師，夤緣會遇，汝將度世矣。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五嶽真形圖，告曰：此太上傳命之信，執之游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内文、大有妙經金書、玉光靈書、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隱書、明鏡圖籙等，并太極龍騰芝草一莖，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又告思遠等曰：吾昔從左元放先生於赤城山受五嶽圖及金丹經，今付汝等，宗奉大法。然九天禁重，勿示非人。若有至心之士，依四極明科年劫傳授。思遠等再拜承戒命。又與道洞神真經等，是太極真人徐來勒於會稽授我，我已流傳於大江之西閤皂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今付汝等，宗奉大法。若有至心之士，依四極明科年劫傳授。思遠等再拜承戒命。又與道洞神真經等，是太極真人徐來勒於會稽授我，我已流傳於大江之西閤皂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今

老子生於天地之先，應化於商宗之世，廣宣道教，化誘華戎，應物自然，永無生滅也。仙公曰：左爲陽，陽主生。右爲陰，陰主滅，至陰無生，至陽無滅，自然之理也。但大道深秘，不傳流俗，非天下至人，莫得而聞之也。道微再拜，稱嘆曰：善哉，願聞其道。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備，不求仙。子等宿命功滿德備，我先世已爲子等師，夤緣會遇，汝將度世矣。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五嶽真形圖，告曰：此太上傳命之信，執之游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内文、大有妙經金書、玉光靈書、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隱書、明鏡圖籙等，并太極龍騰芝草一莖，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又告思遠等曰：吾昔從左元放先生於赤城山受五嶽圖及金丹經，今付於汝。其於諸品符籙、洞真、洞玄、洞神真經等，是太極真人徐來勒於會稽授我，我已流傳於大江之西閤皂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今

仕晉朝，身居仕版。留意仙道，乃求爲句漏令，欲就丹砂之便，修煉大丹，冀得成就。却就仙公弟子鄭思遠，傳受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階秘籙、九丹指要。後携妻子登羅浮山立壇，昭謝天地，服餌大丹，舉室昇仙。果符仙公先知之徵矣。一日，仙公辭吳主曰：山林微賤，久藉恩庇。今者暫違丹陛，未有再見之期，願陛下息兵字民，推誠及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吳主曰：卿性識高尚，道行尊貴，名棣丹臺，豈容久淹塵世矣。於是太子登聞仙公得道，乃築別室招延，日親訪問。仙公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此廣成子答軒轅黄帝所請也。今殿下位居儲宫，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擇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序，撫育群黎。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也。太子曰：睹卿所陳，允合時論。然予意亦欲修身以及國，且丹經非造次可聞，至道精微，非萬機之餘能悉研究。又問仙公：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内，囿於形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渺茫之中，太虚之表，聖人罔述，故存而不論也。太子稱善。月朔日，仙公辭太子而去。出京，謂弟子曰：比爲主上淹留，而光陰迅速，老之將至。功用雖積，金丹未煉，不可徒費歲月。徑往閤皂福地，於東峰之側建庵，曰卧雲。築壇立竈，居其中，謝絶人事，修煉九轉金丹。時有瑞氣祥光，映照山谷。越三載，大丹成熟，遂於洞口金砂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涌漲，金沙騰沸。仙公曰：是丹火力尚炎，未可便服。遂藏之東崖石室中，以待迄今丹池之内，醮謝天地，然後服之。其石至今存後山之間。仙公於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蒙太上節次，三頒錫命，遣天吏告長生、招仙杯山、麻嶺、西山、冲虚，皆有仙壇煉丹靈迹，惟於閤皂方得成就。遂作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悟，情思若愚。焚徧金石，燒竭汞珠。貲財蕩盡，拊膝長吁。吾年六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虚無。窈冥中起，恍惚中居。真陰真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玉爐。離火激海，坎水升虚，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天機真露，萬類難如。真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長地久，同看仙都。念兹在兹，語吾記吾。仙公煉丹之時，常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之中搗藥，因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静月白風清之時，其禽乃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琴高仙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而來，訪仙公於卧雲庵。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高卧白雲間，酒醒則雙鯉化爲石矣。仙公遂以雙鶴贈之，乘跨而往。其石至今存後山之間。仙公於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蒙太上節次，三頒錫命，遣天吏告長生、招仙杯山、麻嶺、西山、冲虚，皆有仙壇煉丹靈迹，惟於閤皂方得成就。遂作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悟，情思若愚。焚徧金石，燒竭汞珠。貲財蕩盡，拊膝長吁。吾年六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虚無。窈冥中起，恍惚中居。真陰真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玉爐。離火激海，坎水升虚，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天機真露，萬類難如。真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長地久，同看仙都。念兹在兹，語吾記吾。

令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道模淵偉，獨步羣萃。高辭世榮，抱樸尚質，注意仙經，含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拳拳不輟。道德既充，宜有錫命。今賜子天寶羽服，丹霞綉帔飛羅之裙矣。芙蓉寶冠，金真神虎仗，命魔幢，役海召山，所爲任意。第二錫命曰：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索隱繙經，長齋靜念，存思專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項生圓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秉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德弘道，開化未悟，普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名揚，高真信服。三界群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威濟所欲也。宜錫子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主行三洞總統三界六天大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直，左執九耀之華旛，右捧洞玄之真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奉行。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一日甲子日中，天帝諱飛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金丹已熟，又蒙玉帝三頒錫命，不得久住人世。當立壇，醮謝天地山川百靈，遠奉勑命告行於霍童山又曰霍山：仙公方可服餌。乃於福庭之中築壇一所，名曰八景，乃擇吉日登壇，告謝天地。于時天花飄地，大醮三日，跪服金丹。神光燭天。仙公再謂門人弟子曰：金丹既服，當有勑命自天而降，吾輕舉有日矣。乃將三洞四輔經籙秘藏於靈壇之上，後當有吾門弟子精心宗奉於此，流傳秘典靈文，福被四海矣。於吳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日中，忽聞仙樂嘹喨，旌幢翳天，麟駕羽車，浮空沓至。仙童玉女，靈官翊衛，先後下降壇所。時有飛天神王捧持玉詔，仙公端簡長跪，面天門聽宣詔曰：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久專至道，善養胎精。演真經，祭煉於沉魂；集仙典，開明於後學。可謂陰功濟世，密行齊真，名隸玉都，身歸天界。可特賜子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天大魔王之職，主行三洞四輔經籙事。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飛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皂福庭。仙公望天門再拜受詔訖，遂與弟子鄉朋分別於東峰之側，登著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珮鳴珂，坐八景琅輿，霓旌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衛迎。祥雲白鶴，盤繞空碧，冉冉而昇。弟子鄉朋攀戀於是仙公暫停仙駕，賦五言歌詩三篇，降付鄉朋，普令歌誦，開悟方來。昇天之年，八十有一。三篇之詩，次列于後。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凝子。嬖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揜，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

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爾。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無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患不至誠。奚不登名山，誦是洞真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太上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燔煙栴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諧和鳴。龍駕翳空迎，華蓋耀杳冥。脩閒劫忉臺，帝焉。按《輿地志》，於赤烏二年建立方釋倏降庭。八王奉丹液，挹漱身騰輕。逍遥有無間，流朗絶形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遊宴白玉京。七祖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和靈津。竦氣同希夷，静詠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飛駕御九龍，飄飄乘紫煙。華景耀空衢，紅雲擁帝前。暫迁蓬萊宮，倏忽已賓天。偉偉衆真會，渺渺凌重玄。體固無終劫，金顔隨日鮮。懽樂忘上境，悲念一切人。誰能離死壞，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入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弘衆妙，輕舉昇神仙。歌畢，雲輿冉冉昇天而去。仙公所著老子《道德經序》及《斷穀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十九卷洎神仙歌詩，令遺世間。吴書云：先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處，帝重之，特爲於方山立洞玄觀。後仙公於閤皂白日昇天，至今方山猶有煮藥鐺及丹臼在焉。按《輿地志》，於赤烏二年建立方山觀也。宋徽宗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勑臨江軍清江縣閤皂山葛仙公壇，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稱，咸造宗極，出入無畛，與道翱翔。壇于琳宮，積有年所，祈禳休息，美利在民。賜嘉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沖應真人。理宗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奉勑臨江軍清江縣管下閤皂山葛仙公沖應真人，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歟。爾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昇，尚矣。在崇寧間，固已錫封。迺者部使者從邦甿之請，復以祈禱應響，歲事屢豐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説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游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也。可特封沖應孚佑真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横江橋逢相識許隱，具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思遠求虎鬚，欲求熱插齒間得愈。思遠爲之拔之，虎伏不動。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思遠可謂上善者也，至於養道林泉，仁及鳥獸。且虎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隱患齒痛，從悉得其法焉。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隱患齒痛，從悉得其法焉。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隱患齒痛，從悉得其法焉。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隱患齒痛，從悉得其法焉。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東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册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出《晉書》。眉山唐庚子西贊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出《羅浮圖志》。

臣道一曰：道德經云：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葛洪以才學之優，棄功名之貴，夫豈無其故哉。蓋晉室自東遷之後，奸臣搆禍，王道衰微。奇士異人，不一二作。紛紛江左，何時定乎。葛洪之見，可謂出於類拔乎萃矣，是以遯世無悶，樂道全真。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卒能終始于學，仙道克成。後之道者，宜取則焉。

黃野人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圖志》。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它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楊羲

真人楊君名羲，晉成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學道於茅山。爲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沉厚，幼有通靈之鑒。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者，遠遊許邁、長史許穆也。長史薦於相王用爲公府舍人，以穆帝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璞傳靈寶五符。璞即魏夫人長子也。君淵沉應感，虛抱自得，若燥濕降授道要。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靈裴真人、桐柏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光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神轡潛竦，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讌聲金響於君。月

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於諸真，故九華安妃云：明君靈質虛閑，秘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吴越鬼神之君也。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矣。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終之術也。又玄清真人謂羲曰：夫學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造堋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羲恭受，勤行得仙。得道。羲後果劍解隱化。真誥箄以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翽，翽父穆，亦因君遇真。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先，數至神發，如塵鑒凝照，揮瑩之功，并歸于君矣。太元十三年，君乃乘雲駕龍，西謁太素，北朝玉清，輔佐東華，總括吴越人鬼神靈之司。《丹臺録》云：爲東華上佐。

許翽

雷平山真人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晋護軍長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先於長史入洞，爲易遷宫夫人。真人幼獨標挺，含真淵嶷，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穢秕塵務，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録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地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按二録，晋海西公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則是三十，而不記去歲。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真人設座於易遷户中，後十六年當度東華，授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譜云年成帝咸康七年辛丑生《真誥》注云：咸和六年生，司徒辟掾，皆爲非實，自太和三年以後，無復顯迹。依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耆舊傳云：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在。又云從張鎮南受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黄演女，生男黄民，乃還家。

許黄民

臨沮令許仙人，名黄民，字玄文，上清仙公翽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晋穆帝昇平五年辛酉生。娶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孫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惠帝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剡，爲馬朗所翹敬。朗從父弟罕，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宋文帝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厨作朗静中，語此是仙靈之迹，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真誥》言黄民及伯祖

邁、姑婆娥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并得度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妻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皆保富壽。朗忿山陰何道竊書泄意，復洋銅灌厨鑰，令家人不得復開。朗終，子洪嘉興殳季真又復宗事。廢帝景和元年，居士樓惠明諷殳季真啓勅開取。季真善道術，爲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真迹，壞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祚，季真乃啓還私廨。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真巧運，既閟於馬，又發於殳，終授於陸君。馬殳猶巾几負籍冪之宗，而無容入其妙焉。

陸修靜

廬山陸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讖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輔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爲徒者，載在金編玉字，遂收迹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叩玄，感神授神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道風，作停霞寶車，使左僕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辭弗顧，拂衣而去。後帝有太初之難，人咸異之。

先生時溯江南，尤嗜匡阜之勝概。孝武帝大明五年，爰搆精廬於白雲峰下。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爲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并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殳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頹其法。微言既絶，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先生修涂炭之齋。桂陽王用兵，暴白骨紛郁，翌日疾瘳。枝偏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迓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爲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并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殳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頹其法。微言既絶，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先生修涂炭之齋。桂陽王用兵，暴白骨紛郁，翌日疾瘳。枝偏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迓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爲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并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殳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頹其法。微言既絶，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先生修涂炭之齋。桂陽王用兵，暴白骨紛郁，翌日疾瘳。枝偏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迓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爲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爲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并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殳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頹其法。微言既絶，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先生修涂炭之齋。桂陽王用兵，暴白骨紛郁，翌日疾瘳。枝偏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迓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

磬，其聲清越。又有藥苗苦竹，亘於山谷，皆遺跡也。唐天后太極元年，勑醮於觀，有黑龍群鶴之異。降詔褒崇，仍付史館。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一日，封丹元真人。其詞曰：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議所以追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静，精真内得，是正遺經垂範，一時脱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加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陸修静解化於宋之元徽，而《釋氏通鑑》載：梁敬帝紹泰元年，道士陸修静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事佛，静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觸法。且以年代考之，元徽去紹泰六十餘年，其所載事迹，豈非謬乎。

孫遊嶽

先生姓孫名遊嶽，字穎達，東陽人吴之裔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静如淵，其氣如春。甄汰凡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二真人墨迹。其後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顔色精爽，久而愈少。暨簡寂羽化，還舊隱，研味真趣。至齊武帝永明二年，詔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争相趨赴，若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方外之好。雖常以病求歸，詔命未允。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迹，竭篋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

陶弘景

隱居先生姓陶名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宅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土斷，仍割秣陵縣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氏本冀州平陽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焉。漢興，有陶舍爲高祖司馬，子青擢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漢末渡江，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吴爲鎮南將軍，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與孫皓俱降晋，拜議郎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謨，濬之第三子。懷帝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軍，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爲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情懼禍及，乃啓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穆帝昇平四年卒，始别葬白石山之陽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議，器幹高奇。以文被黜，不肯遊宦，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拔受南安正佐，亦不起，安帝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才藝，頗營産植，舉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晋縣令，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有氣力，便鞍馬，善射。好學讀書，善寫，兼解藥性，常行拯救爲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從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晋安侯，除正佐，固辭。顔峻恃寵，就求宅以易佛寺，弗與。因辭官，見譖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酉平縣令，後監新會郡，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諱貞寶，字國重。司徒建安王劉體仁辟爲侍郎，遷南臺侍御

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閑騎射。善臺隸書。家貧，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以羊欣、蕭思話法。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好文章，美豐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釗、劉秉周旋，多爲諸貴勝所賞遇。蒼梧王元徽四年冬，奉使虜庭，通鄰國之好，甚得雅稱。順帝昇明元年還都，具撰遊歷記，并詩數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劉秉索看，後值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不得傳世。先是，貞寶携家隨蕭之郢州，宋武帝孝建二年，蕭亡。其年九月，母覺有娠，仍夢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昇天。遂視之，不見尾《南史》云：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唐李渤作傳云：母初娠，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執金爐下降。既覺，密語左右云：我當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無後。時年二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參左廨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年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漸徧誦六經，頗究屬文。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攻草隸。年十一，爲司徒左長史王劍子昊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憩中外除胄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厩馬。秉第二男俣，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俣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常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俣與江敷、褚玄、劉俟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俣既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牋疏啓牒，莫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秉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年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漸徧誦六經，頗究屬文。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攻草隸。年十一，爲司徒左長史王劍子昊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憩中外除胄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厩馬。秉第二男俣，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俣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常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俣與江敷、褚玄、劉俟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俣既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牋疏啓牒，莫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秉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

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絶。俣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參左廨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年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漸徧誦六經，頗究屬文。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攻草隸。年十一，爲司徒左長史王劍子昊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憩中外除胄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厩馬。秉第二男俣，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俣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常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俣與江敷、褚玄、劉俟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俣既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牋疏啓牒，莫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秉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

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絶。俣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

滯。庾爲面啓武帝，帝云：先帝昔親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嘆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反爲此職。驛馬非驥騄。猶欲固辭，庾切言之云：大元以來，此官皆用名家，如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爲爾誤我事。于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於是勅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宣旨，褒贊并勅豫舊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爲最。將欲遷擢，會丁母憂去職。尋授振武將軍。起，特賜酒食，省禄隨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宮，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廢，不復得奏。二年還都，除奉朝請，拜竟快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職，求託山林。青雲之志，於斯始矣。是歲，武帝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出，乃脱朝服挂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默思良久，答云：予本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爲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南史》云：永明十年脱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賜帛十匹，燭二十鋌，又別勅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先生既遂，命理舳東下，公卿餞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江東比來未有斯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樸。凡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先生善稽古，訓誥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理，方國所産。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該悉。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勁媚。琴棋騎射，亦皆領括。爲性圓通謙謹，出入冥會，心知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爲人少憂戚，無嫉競，淡哀樂，夷喜怒。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遊嶽，咨禀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真本，而經歷摹寫，有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揚許手書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慧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産。又到始寧崀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謁朱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并得真人遺迹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吴興天目山，於

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南史》云：履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危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贍恤寒棲，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密惠，人莫得而知之。雖借人書，隨誤治定。東昏侯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先生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惟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殖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國産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以筭推知漢熹平二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先天實以乙亥冬至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道分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視。而患山澗水易生苔垢，參差不定，是故未立。先生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顏儀和明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樂悦附，而自令人畏服。閒門徒胥附，承奉祗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有隔，數歲便不與人共甌箸飲食。及長，遊處宿息，常安性不嘲調，世中戲謔，一切不爲。一名成勝，爲佳寶。大同二年，尅日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爲人强精魂，夜行獨宿，無所疑畏。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無比。率任輕虚，飄飄然有雲霞氣。其所修爲，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至永元二年，深焉。先生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没，預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墠日，靈驗昭著。勑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既得秘訣，以爲神丹可成，每苦無藥，帝皆給之。帝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詔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先生乃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絡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耶。國家有大事，無不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武帝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先生行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通初，獻刀二口，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大同二年，尅日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後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稱上足焉。先生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没，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位，果在昭陽殿。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疏，合丹法式，其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惟弟子得之。梁帝《金樓子》云：於隱士重

陶貞白，於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真一時之名士也。馬樞得《道傳》云：陶弘景授蓬萊仙監上文所載多同《南史》。

臣道一曰：《道德經》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老氏之意，蓋欲追還太古羲黄唐虞之風，務質樸而不尚虚華，使君臣上下，遠聲色，去奢侈，而成清静之化。不至於窮兵黷武，而滅無爲之治也。後世之人，不省厥旨，乃以清談縱誕爲奇。其涖政之弊，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宫。時梁武以釋學治天下，朝臣亦競談玄理，爲政乖繆，武備不修，漸至覆亡其國。故弘景之詩及之。弘景，學老氏之學而立人之朝者也。後世學老氏之學者，可不深味其旨哉。

通鑑卷之二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王遠知

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群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藏矜，傳諸秘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賚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玄秘。陳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吾將遊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隨出，上東嶺。至山半，忽思未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十餘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隋晋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

王踐祚，勑崔鳳舉諮迓，帝親執弟子禮。勑江都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焉。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請以實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辭歸山。至太宗貞觀九年，勑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如鏡，應物無私。時有竇德玄，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祿，以九九之數當終命。德玄求哀，使者云：真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録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傷一童子唇，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有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一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秘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玄先生。及登極，乃勑置太平觀，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勑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叱先生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先生惶懼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石室，以鎮山嶽。餌术飡松，積有日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覺風翌日，沐浴加冠，將行有近。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王軌

道士王軌者，字洪範，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侍、少府卿、度支尚書。大父銛，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父瑜，陳著作郎、鄱陽王常侍。軌年二十歲，事法主王遠知，執巾瓶之禮凡十六年。每座下聽道德、西昇、靈寶、南華諸經，退席爲人曲講。又摹寫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封於石室，以鎮山嶽。餌术飡松，積有日矣。齋講傳授有所得，惟造像周急爲先。唐太宗知其名，常咨訪道要。高宗乾封二年十一月旦，謂門人曰：吾昨夜夢三人，羽衣執簡，前曰：華陽天官用師爲神仙主者，兼知校領省官。吾昔在桐柏山，已感斯夢，辭不獲，今乃復然，殆將去矣。戒門人修道之要，經書秘訣，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笏而化。及就櫬，但空衣結

帶而已。春秋八十八。河南于信之刻石于華陽洞。

潘師正

潘師正者，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父寞，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師正始生，有光。鄰母善骨法，謂此兒不仙即貴。及能言，授六經皆通。且曰：此書外，有過此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爾。遂誦之。及母病將危，謂師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爲吾念。師正泣血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顔，某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終始之孝也。師正殞絶良久，曰：忍死强生，當絶粒從道，庶憑真教以爲津梁。母摩其頂勉之。既葬，廬於墓，以孝聞。隋煬帝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見而器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茅山王遠知爲煬帝所重，每詔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慶。愛道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相從，然成就功道，非遠知不可。遠知既見，忻然謂愛道曰：今日復有潘仙，吾教之幸也。由是隸道士籍，授三洞隱訣真文。未幾，遠知請還茅山，師正侍行。渡揚子江，飲穢水，痢下如凝脂。遂夢見一人衣冠皓鮮，乘空而下，授白藥一粒，飲之。及寤而愈。既至，遠知謂曰：吾雖欲留汝於此，而嵩陽乃汝修真之地，當亟還也。於是與劉愛道合居雙泉頂間二十餘年，復廬於逍遥谷。食飲惟青松澗水而已，洗心忘形，與草木俱。所修經法，有太清之道三，中真之道六，下真之道八。唐高宗幸東都，召見，請作符書，辭不解。復問山中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山中不乏矣。帝曰：汝等少年學道，當求深山窮谷絶迹之處，則無累矣。上在洛陽，又詔，辭不獲，遂館於天苑。逮還山，帝以詩送。子韓文禮曰：爲吾造石室於北巖之下，夏末當遷居。文禮未忍爲，而促之不已。白曰：北巖通靈嶽可乎？曰：吾居此五十餘年，降真者三，語要者七，各能精一，當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云：終身浄也。翌日將旦，聞猿鶴悲鳴，徘徊不逍遥谷。見薛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去。至晚，聞石室未成，則曰：果不濟吾用。遽云：去。文禮問：何去？曰：臣有青餌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爲之，服食得道。既還都，命使江東造青餌飯以賜之。每手詔撫問，皆具弟子姓名咨白。而法服香燭金帛，繼奉不絶。其感遇之盛如此。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爲道士，衣皆上之所賜，復處以崇構，興動土工，屠害草木，驚撓禽獸，吾罪人也，必招冥譴。

曰：泰山檢校功德。至十六日，復曰：石室未成，權作瓦屋以寘我，無改衣服，後百日遷石室中。是日雲氣覆庭，異香滿室。須臾解化，年九十八。詔贈太中大夫，謚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韜真，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凡八人，并皆殊秀。然鸞姿鳳態，渺映雲松者，有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儔矣。時陳子昂作頌。

司馬承禎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久之，辭几席，遍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爲衆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禧就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逍遥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丕圖，翹心鬳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妨此顧。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嘉遯，故令禧往，願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毋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寶琴霞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恒徐彦坦總而爲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授符籙，賞賜甚厚。每固辭請歸。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承禎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在腦，何謂也？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鑒、震景劍進之。命光禄卿韋滔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静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静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九真皆在腦，何謂也？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峰東望蓬

萊，有靈真降駕，今爲東海小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脱蜕，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臣道一曰：司馬承禎藐視軒裳，棲身洞府，心地之高邁，學問之淵源，不易及也。其答唐睿宗之問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炁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此誠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即此義也。

李含光

晋陵人也。弘孝威家本淳儒，州里號貞隱先生，後避唐敬宗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然人見之，神色皆斂。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虚無而行功，則其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則於德亦淺。承教雖遠，宜先救人。含光既禀真訓，乃忘情於身，周急於物。每啓章奏，則齋心潔己，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又問金鼎，曰：道德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遠遊君邁，晋護軍長史穆，曾祖琰，祖王，父肅，世居許昌，高節不仕，穎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皆真君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麑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剋意爲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僊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吴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遥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遥福地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六

許太史

太史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

隆萬壽宮是也。日以修煉爲事今有丹井藥臼存焉，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剥處，視之乃金也，翼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脱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悦服，咸願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戕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户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争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民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爲金，令人潜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納者，咸造于庭，使得以輸納，服力於後圃。民鑊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户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旦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測。真君識其劍僊也，常禮遇之，卒獲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神劍之用真君飛昇之後，遂隱于手植栢之下，因號栢樹仙童。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罷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真君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亦名錦水，今屬瑞州高安縣。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升之後，詔改爲德陽，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尋移縣治於西，就以故址爲觀，今號旌陽觀也。蜀人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爲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獻，真君異而受之其地今爲栢林觀。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擊劍自娱，人莫能測。真君識其劍僊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真君飛昇之後，遂隱于手植栢之下，因號栢樹仙童。既而與吴君游於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黄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靈骨，仙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兖州曲阜縣蘭公家，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爲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孝道，誓戒丁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法悉以傳付許君。顧謂吴君曰：君昔以神方爲許君之師，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況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寮。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許

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爲丑，爾自今宜以許君爲長也。二君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茅之迹，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崇道觀。每歲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徹，爲之少憩，曰：憩真靖今青陂村憩真觀是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崇敢爾耶。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人不祭也。又見負擔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也。明日，登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爲孽。，遂立壇靖以鎮之今每歲朝諶姆必憩於此，號龍城觀。乃渡小蜀江今號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今名松湖市，朱氏建廟，食于其地。真君嘗煉神丹於艾城之黄龍山，山湫有蛟魅，護爲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今有釘蛟石猶在焉。丹成，祭於幕阜葛仙翁石室。遂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乃取神劍磨於澗傍之石。今在脩川梅山，後人於其處立觀，以表聖迹。今號旌陽觀。尋渡水登秀峰今號旌陽山，爲壇於峰頂，以醮謝上帝，乃服仙丹。吴君居近焉溪南有吴仙村吴仙觀，即吴真君故居也，遂造吴君之宅。過西安縣今分寧也，縣社伯出謁，真君詰其地分有妖物爲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號協佑廟者，在縣東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鄂渚逃避矣。真君如其後將復還，願爲斯民除之。真君聞之，乃登北嶺言，躡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廟是也，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見伏於前橋下今號伏龍橋。真君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於淵今號下龍穴。乃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今號上龍口。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民享祀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則邑有火灾。祝師止從偏户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廟今封協佑侯廟，食甚盛，亦多靈感也。已而還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得僊之人。試以丹數粒雜他藥貨之，令其信緣而取。繼而贖者雖多，竟無一人遇者。真君嘆曰：以世間仙才之難得也。真君聞新吴有蛟爲孽，因持劍捕逐之故所經行處曰龍泉觀，今改曰仙遊。蛟懼，竄入溪穴至今號曰藏溪。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鎮蛟文石碣尚存，今爲僧院，曰延真。傍有觀，亦曰延真。在奉新縣西十里。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爲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真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

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愬，求哀懇切。真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殃。知之此來，正爲是事，當爲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群弟子至，亦同勸請。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於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真君曰：可矣其地爲候時觀，後改赤烏觀，今爲壽聖，又曰廣福。宋朝道士萬中行有詩云：昔有長蛇肆毒威，旌陽曾此候誅夷。洞中仙子方知會，天上靈烏忽報時。符使怒飛凌谷口，劍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後俄興廢，可惜陰功無盡期。張天覺亦有卓劍泉詩云：卓劍遽成巖下井，待時遥動日中烏。海昏妖孽今除盡，餘澤猶存七靖圖。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建觀，號符落，今號太和。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吴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今地名蛇子港七里汀。群弟子請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百五十年後若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爲驗，其枝拂壇掃地，乃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東方降州、洚水分野，東門之鎮，宛陵是也。南方楊州分野，南門之鎮，浩陵是也。西方雍州、威泰分野，西門之鎮，鵲陵是也。北方幽州、太原分野，北門之鎮，涪陵是也。中方長安、長浦分野，中門之鎮，泰陵是也，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事見龍沙起豫章職方乘雲。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云：五陵無限人，密視龍沙記。龍沙雖未合，氣象已靈異。昔時蛟龍湫，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州浮有連勢。云云。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縣蛇子港是其處，有廟在新建縣吴城山，甚靈。宋朝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蛇骨洲。真君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爲七，其勢布若斗星之狀，蓋以鎮弭後患七靖者，謂進化靖、御奏靖、丹符靖、華表靖、紫陽靖、霍陽靖、劉真靖，今皆爲宫觀，或爲寺院官舍。復至邑之西北，見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與民療疾，其效亦比蜀江今號冷水臺。巨蟒既誅，妖血汙劍，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建昌縣有磨劍池、試劍石在。告其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戰、岑二子從我焉。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閲之，其不爲所染汙者，惟十人耳，即異時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不無從焉。其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縣西津名炭婦市，立觀曰妙明。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

吾故愚之，庶盡其醜類耳。迹其所之，乃在江澨化爲黄牛，卧郡城沙磧之上今號黄牛洲。真君乃剪紙化黑牛往鬬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鬬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名横泉，今在上藍寺東南角，墻掩井口，故亦號蛟井。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即入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許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玉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游江湖，若營賈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所資皆寶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紿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玉舉族嘆惋，求醫療之。真君乃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其婿出求醫。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嘿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父母爲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居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玉舉家駭惶，遷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心不自安。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屬有乃化爲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行江湖，以殄滅之。至茗嶢山頂，有蛟湖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魅，立玉陽府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太城府靖靖傍有大潭，深不可測，且多蛟螭，真君盡滅之。惟一蛟子迸走，故立此靖以斷之。又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縣上鐘石之江中。鑄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鐵符鎮之今號飛符嶺，有觀號崇真。留一劍在焉其劍長尺有咫，似玉石，又似銅鐵，人不可識。明年永嘉七年也，復遊長沙，遂至韶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所至皆爲民蔽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延真宫是也。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故因鐵柱以爲讖記，有地勝人心善，永不出奸雠，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之言。真君之慮後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屬有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今

鎮郡邑、辟凶灾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舉兵内向，次於湖。真君與吴君同往上謁，冀説止之。時郭璞先生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如何？真君曰：非嘉兆也。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在今日日中。處仲怒，令武士擒璞斬之《洞仙傳》云：璞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窆於江側西松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服飾，遍與相識共語。處仲聞之不信，開棺無尸，乃兵解也。今爲水府仙伯。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爲白鴿，飛繞梁棟。處仲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處仲竟敗處仲兵敗，遂惋憤而死，卒有踞尸之刑。二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爲爾駕之。乃召二龍挾舟而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猶在。舟漸淩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後皆爲鐵石，今號鐵船峰。并桅在澗中，爲斷石也。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盡隱於此山後桓伊刺江州，遣人訪廬山異迹。至紫霄峰，見湖中有舟，及群鶴、赤鱗魚，騎白馬一少年長嘯，聲聞數百步，疑是舟人輩。二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咎滌除。凡我法子，動静勤篤，念兹在兹，常守其獨。有爽厥心，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灾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灾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予乃元真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予乃元都大卿瑕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朝夕會于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

五言二韵勸誡詩十首，以遺世。以大功如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即丁義神方中一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然後書符，逐味誦咒而修合之。其治衆疾，如意而愈。是月望日，大營齋會，遍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遥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從官兵衛，僊童綵女，前後導從，紅霞紫氣，舒布環遶。前二詔使又至，真君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脱子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録子今生咒水行符治病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净穢。皆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黄，無或散慢。告行，仍封遠祖由玉虚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録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真君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册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黄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鷄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别。真君曰：僊凡路殊，悲懽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爲陳迹矣。聊以此爲異時之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將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今地名覆車崗生米鎮。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詳見《許大傳》。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鷄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舊名鷄栖靖，今曰崇元觀，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有見之者，必爲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唯祥雲彩霞瀰漫山谷，百里之内，異香芬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蜀錦質信於諶姆，姆製以爲殿帷。至是忽飛來，周游故宅之上，竟日復飛入雲霄後置觀，故以游帷爲名。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栖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爲道院。朔從之，真君書一天篆靖字也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别子。朔洎闔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殖於兹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别。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今臨江軍玉虚觀即其地，仙茆存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傑出，通吴君十有一人。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筩，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曰聖籤。其

鐘車函臼并寶，藏于祠中後改祠爲觀，因錦帷以命名，曰游帷。蜀旌陽之民，競齎金帛、負磚甓來，甃壙井以報功德，各鐫姓名于上蜀民磚緣，改宮修蓋始徹去之。今間有存。隋煬帝時，焚修中輟，觀亦尋廢。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旛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仍禁名山樵採，蠲租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爲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册，上尊號，醮告詞文云：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稽首謹言。玉册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共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靈。賑乏蠲疴，一方攸賴。剪妖馘醜，廟像丹，外則混俗，真神仙之雄傑者也。《道德經》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許太史辭棄官榮，潛心道法。活民則行符咒水，除害則誅蛟斬蛇。行滿功成，高陞仙品。然而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延景曆之昌，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玉册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共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靈。賑乏蠲疴，一方攸賴。剪妖馘醜，廟像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廣褒顯蹟。肇薦徽稱，冀享欽崇，永綏福地。某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御降真君册、告表文，臣某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祓靈宇以申虔。美利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群倫。謹言。政和六年，改觀爲宮。真君昭靈著驗非一，屢承恩寵，事迹詳載逍遥山玉隆萬壽宮志。

臣道一曰：許太史辭棄官榮，潛心道法。活民則行符咒水，除害則誅蛟斬蛇。行滿功成，高陞仙品。然而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常有鳴鶴翔飛，景雲旋繞而已。其在仕也，政有可觀；其歸隱也，内則修丹，外則混俗，真神仙之雄傑者也。《道德經》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許太史得之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七

吳猛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寧縣是也。性至孝，齠齔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嚙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靚，復得秘法。吳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許真君從世雲傳法，世雲盡以秘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縣。真君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爲訟之於天。遂卧於屍傍，數日與慶俱起。慶弟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乏舟。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晉書》云：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深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真君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沖昇，宅號紫雲府今分寧縣吳仙村西平靖吳仙觀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準誥封真人，詞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既靈異之有聞，豈褒崇之可後。以爾早以誠懇，師事道君，門人之中，獨掌秘奥。功行甫就，撫幢而昇。大江之西，儼有遺像餘同吳君誥。時尚少，已有出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繼聞許真君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真君嘉之，付以吏職。凡表率輩流，設化民俗，撫字之術，裨益爲多。遂引爲門弟子，而託以腹心。典司經籍，守視藥爐。真君冲翥，命執策導前焉。昔玉隆宮西廡有孝舉道院，號承仙府，手植巨柏一株，其院面北而居。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正特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以誠懇，師事道君，門人之中，獨掌秘奥。功行甫就，撫幢而昇。大江之西，儼有遺像餘同吳君誥。

陳勳

陳勳字孝舉，蜀川人。博學洽聞。時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降。孝舉

周廣

周廣字惠常，廬陵人，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文音律之學，長通无爲清静之教。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翦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徑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怠。還居私第，左右無

違。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與曾興國同驂龍車，宅號宣詔府唐保太中，州牧周令公紹真人爲祖修營其宅，改曰宣詔府。有碑刻尚存焉，今曰太虛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契山宇，師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儼有故迹首尾同吴君誥。

曾亨

曾亨字興國，泗水人，參之後也。少爲道士，天資明敏，博學多能。修三天師之教，逆知來物。名山列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之曰：子骨秀神慧，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聞許真君道譽，投謁門下，願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秘訣，無不備傳。後驂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遺跡。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神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骨秀神惠，天稟殊姿，師事仙君，雅與道合。功行甫就，偕游帝鄉。大江之西，尚存壇井首尾同吴君誥。

時荷

時荷字道陽，鉅鹿人。少爲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用能却穀絶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懷之世，聞許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晉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侍側。孝武帝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册導從昇天，有遺迹在豫章城，號紫蓋府，今南昌縣廳是也。東海沐陽縣奉仙觀，乃其舊隱。宋政和二年，封洪施真人。其詞略曰：以爾系出東海，世稱仙材。能自得師，以有洪範。前驅龍節，參駕同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誥。

甘戰

甘戰字伯武，豐城人。以孝行見推於鄉黨。遭時亂離，晦迹草澤，喜神仙久視之術。聞許真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門懇請，願備驅役。真君異其材器，可其所請。至真君上昇，復付以金丹秘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惠。至陳宣帝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而去今縣中清都觀，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號華陽亭，有飛簧觀爲之奉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精行真人。其詞略曰：以爾幼耽道教，長事仙君，驅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備，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誥。

施岑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祖朔仕吴，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太玉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劍絶倫。許真君初領徒

衆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伯武常執劍侍左右。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有一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真君宅東南二里間，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栖之地。西嶺鎮江干石上有觀今額至德，爲太玉眺臺。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唐神仙施肩吾後隱此垂釣，遂亦稱釣臺。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勇悟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性勇而悟能，自得師授以至言。俾之入室。神童指妙，飛昇帝鄉。大江之西，故宅猶在首尾同吴君誥。

彭抗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病辭朝。師事許真君，仍納愛女爲真君子婦舊以彭女爲夫人，非也。故老稱爲子婦，是矣。真君懷帝永嘉末化炭婦誅蛇，而彭君在計，其年已七十六矣，豈復親匹偶乎。屢聞真君夫人周氏，今考孝道讚，有周女史答盱母問一篇絶妙，疑是夫人謙稱，故曰女史。《新藏經》稱聖母，非也。真君念其恪誠，應諸秘要纖悉付之，速遣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誥封和靖真人。其詞略曰：以爾學真君之道，悟五煉之源。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叩問，道益精進。宋高祖永初二年《職方乘》作義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今都城宗華觀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封潛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絶名去利，潛默内修，竭誠親師，授以秘要。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誥。

盱烈

盱烈字道微，南昌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母蓋許真君之姊也。真君凡二姊，盱母爲之孟《遺愛録》云：南昌盱君烈、鐘離君嘉，本許君甥。則盱母爲真君姊，信矣。真君爲其孀居，乃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胡天師石竈詞曰：吾昔嘗到此。則客於盱母。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今墻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儀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和靖真人。其詞略曰：以爾學真君之道，悟五煉之源。惟性閑和，動合大化。卒與其母，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誥。

鐘離嘉

鐘離嘉字公陽一字超木，南昌人，真君仲姊之子。少喪父母，植性簡淡。真君嘗嘆其有受道之資，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逐。真君昇天，首有金丹之賜。是年十月十五日中，碧霞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居也。有觀曰丹陵，石藥臼尚存，號鍾玉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普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持修煉之術，善符禁之能，普惠邇遐，功行昭著。真君付訣，則盱母之胡天師之之

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

黃仁覽

黃仁覽字紫庭，高安人。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遠。真君以女妻之，盡得真君之道。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輒歸，人莫得知。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足慕，執弟子之禮以事真君。惟紫庭二弟勇健不檢，日事游畋，雖父兄奉詔飛昇，而二人尚在獵所。自言受性縱逸，不堪作仙。任兄舉族飛騰，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嘆其賦分，復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與父母三十二口乘雲而東，從真君仙駕昇天。二弟後隱於西山今方岡廟，俗呼黃朝四郎五郎是也。仙仗既行，雲間墜下石毬藥臼各一瑞州高安縣祥符觀，舊曰祈仙觀，是其故居也。傍有許氏墜釵洲。宋徽宗政和二年，詰封沖道真人。其詞略曰：以爾襲初平之慶，稟非常之資。師事道君，洞該至妙。功行甫就，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仁覽父輔，亦求爲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禮，故不與十一人之數。諸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其教大儀曰：府小儀曰亭，行持道法，以人數多寡名之。

蘭公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人莫敢呼其名，稱之曰蘭公。初居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氣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明王，玄氣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於上清以下，托化人間，示陳孝道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弟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忽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

一塚果有黃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衣還獻。府君著衣，著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道之教，以授合仙之士焉。

臣道一曰：蘭期積世修真，念不忘道，至感斗中真人下降，示陳孝道以開來，證真仙子如蘭期者，誠之至焉者。觀其三生解化之迹，昭然動人。蓋以一誠至於妙合形神，竦身輕舉，蒼以一誠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醮壇風冷而歷四世，仙道竟成，豈旦夕之功行哉。《道德經》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豈非蘭期之謂乎。

許大

許大，真君之役夫也。真君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米出市今西嶺市，聞真君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興，夫婦撫膺哀號，乞從行。真君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覆車之米，在地復生今地名翻車岡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又爲人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曰：自從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心。其妻詩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秖個西山是我家。又詩云：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温。兒家秖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人，自稱干大，衆莫知其名。時出村落，與人相接，拱揖而已，未嘗交一言。人欲問之，輒揖而去。有少年者，俟其出，拜之曰：願事先生。干大驚，欲去。少年急捉其衣褐，隨之而往。干大曰：爾何爲者？輒對曰：願事先生。且拜且行，經歷險絶，輒不暫捨。久之，乃坐澗水傍，曰：爾欲茶不？少年曰：諾。即解衣襟間取茶末，置少年掌中，使掬水吞之。訖，因卧，良久而寤，遂失干大。尋樵路而出，乃分寧縣界，數日還家。少年自此輕健無疾。

胡惠超

天師胡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莫知其年壽，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栖於豫章西山之洪井。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帷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擎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瓌偉，類四十許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人稱爲胡長仙。人問其

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豪不差。喜談晉司空張華文，博物如其友。或云許、吳君嘗授其延生煉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檄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弘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與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之者皆見之。又曰：吾昔到此，客於盱眙用，是不知爲何代人物也。每逢路傍暴骨遺骸，悉爲瘞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寇讎，即務翦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爲獨足神，大興怪祟，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滅，以地爲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昔游帷觀，唐初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師奮然而往，不逾月以木栰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觀九十里，命栰人緊繫縛，各就宿江岸，臨暮飛黑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栰已在壇下矣。凌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百千，爲工役之需應。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爲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灾俗號曰禁火井，故至今永无火灾。久之，異迹顯著。唐高宗時偶抵京邑，詔除壽春宮狐妖，賜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於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煉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煉。敕遣使齎金璧送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瞻鶴蓋以方遥。空睇風雲，惆悵無已。儻蒙九轉之餘，希遺一丸之藥。天師乃於洪崖先生古壇之際煉丹，首尾三年，降詔趣召詣闕，至則館於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嘆恨久之。遺使齎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聞風月，去去隔烟霞。碧岫窺玄洞，玉竈煉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於盱眙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真君橫堂在今仙井函舊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之，異迹顯著。唐高宗時偶抵京邑，詔除壽春宮狐妖，賜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於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煉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煉。敕遣使齎金璧送歸。行次單父，六日，命弟子於遊帷觀之西北伏龍岡造磚墳，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冠，坐繩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墻外人馬之聲，紛紛不絶。視之，已解蛻矣。州具以聞，賜錢帛修齋醮，復謚曰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貞撰碑，具載詳悉。開元中，天師復出，爲明皇所重，以詩送還山，云：仙客厭人間，孤雲比性閑。話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又世傳明皇三公主從之學道，一曰玉真公主，二曰玉真次公主，三曰真一公主。其後道成，皆隱翔鸞洞。師亦隱去。今伏龍山凌雲觀，乃師還山所

居。公主從之學道處，凌雲南去十餘里，平地有山，爲冢三。又師再藏劍印符籙處，俗呼曰三槨，至今屬籍凌雲觀。其門人高弟甚多，最顯者曰萬天師、蘭天師。臨川井山黄花姑云：游帷觀有胡天師畫真像壁。一日將頹，忽有一雲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寫之，儼然復前狀。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堂以宋徽宗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徹去，今惟真板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值西晋末中原亂離，饑饉癘疫交作，民多斃無救。纂憫之，遂於静室飛章告天而泣涕不已。後三日，室中有光如晝，已而祥風景雲紛郁空際，異香天樂下集于庭。先有介金執鋭之士三十餘人，斯須珠幢寶旛，霓旌羽節，導從前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雲錦。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餘人，立屏左右，若有備衛。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俄而笙簧之音自西北至，五色祥光灼爍流映，一人佩劍持簡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于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道君據坐，有二真人、二天帝立侍焉。纂拜手跪伏而前，道君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刳心抆血，感動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鑒盼於子。纂禮謝畢，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而五行爲之君。五行互有勝負，各有盛衰，代謝推遷。氣與生之相續，間不容息。億劫已來，未始暫輟。得其生者合於至陽，昇天而爲仙；得其死者淪於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有優劣强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横害於人，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淳源既散，澆僞日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炁魔鬼之徒，與歷世以來敗軍死將，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如王翦、白起。從來將領生爲兵統，死爲鬼帥。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由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爲瘵爲瘥。然吾以陽威憚之，神咒伏之，自當弭戢。今以昔於杜陽宮所授真唐平神化、神咒二經，復授子。行之，可拯萬民。即命

侍童披九光韞，以二經及三五大齋訣授之。曰：勉而行之，陰功可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纂按經品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癘不復作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爾。乃爲之贊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郡，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爾。乃爲之贊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郡，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

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常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

《釋教書》云：晉穆帝永和三年，太史奏虎云：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勑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開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

復作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爾。乃爲之贊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郡，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

以礪厥齒出《羅浮圖志》。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不衣美麗。清虛服炁，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數百人，亦穴處。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止，醜形貌，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改其服，顏色日少。季龍之末，棄其徒，潛于終南山，結菴而止。門人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好尚之士師宗，問當世之事，隨問而對。好爲譬喻，如調戲者。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人莫能曉，過皆有驗。人候之，至心則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文亦不復見於世。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杖猶存。或欲取其衣架愈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物亦然。秦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茅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强。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曰：

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央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高山，姚萇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將殺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屍，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嘉著《拾遺記》十卷，多紀異事，見行世。

孟欽

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燕官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生流毒，生民將以溝瀆爲棺材，蒼蠅爲孝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博學有高材，而訥於言論。詞賦爲晉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於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

襄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過差，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鑄刑

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頃之，遷尚書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掩墓，數十里皆爲桑田。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曰：郭璞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主人：何以耳。帝甚異之。明帝大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二年五月，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縛之。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璞未筮夢之先，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窒於江側兩松之間，後三日任，而冀回奸臣賊子之心乎。《道德經》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此誠郭璞止王敦之意也。

晉室之微，欲行反噬，可謂可欲而不知足者。璞冀說止之，觀其辭曰：若將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郭璞豈非以斯道自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苫覆而止。時猛獸爲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頹然箕踞，傍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文舉曰：吾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於蘇峻之難。又抄京、費諸家要最，名爲洞林。文舉雖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亦數萬言上文所載多同《晉書》。

臣道一曰：郭璞之答王敦，止奸臣賊子之心也。

王敦處大將軍之貴，窺

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韞盛懸屋，未嘗見讀之。山外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籙上將軍吏兵見形於凱，使役之。又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爲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惟餘籙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爲之立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床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讖緯相似，乃傳于世。

臣道一曰：郭文舉棲隱山林，不畏猛獸，觀其答周顗之問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其所養所學，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嘆服。道德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豈非郭文舉之謂乎。

王質

王質，晋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弈棋。）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在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在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晋安帝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在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在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鄰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范豹

范豹者，巴西閬中人。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爲之道。臨目噓漱，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至桓温時，頭已班白。至宋文帝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咸問：先生是謫仙耶？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豹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凶爲太子。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敕豹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

無尸，乃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豹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宋文帝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載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杪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挾梁翼船，迅若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爲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白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手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車三詩，類乎讖緯。宋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化。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武帝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問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都，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嚴東

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遊。嘗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齎一瓢，亦無經書。及與之談論，所造深微，而聲音清徹，聽者駭異。其爲笑傲歌謠，和光混迹，時人皆知非常，而欽尚之。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註《靈寶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乃入溧陽甑山中，後亦不知所在。

王靈輿

王靈輿者，九江道士。性和緩，而勤於道。始居五老峰，夜有神人謂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中，則不能成。既有飛昇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行以爲羽翼，苟非其所，則魔壞其功，道無由冀矣。靈輿問可棲者何

地，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冲天矣。遂遷衡嶽中宫，凡一紀。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群仙下迎於壇所而昇天。宋徽宗賜號通微集虚大師。

雙襲祖

道士雙襲祖字仲遠，梁時吴人也。始居南嶽，後遷九嶷山。潛心於道，以求度世。嘗謂誠素所至，高真必通，遂刻志誦黄庭玉篇。因作黄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於白馬巖。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驚異，開視之，忽然輕舉，遺仙帔於木杪。巖中卧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百餘年皆不壞詳見《南嶽總勝集》。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居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寂然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己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隱居欲師之，闓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旦謂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俗，得非有過致。然幸爲我訪之，他日見諭。闓於是服天衣，駕白鶴，昇虚而去。後三日，密降而言曰：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草以虹蟲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隱居復以金石草木藥可代物命者，別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後果解形而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寇謙之

天師寇謙之字輔真，上谷平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飛昇，號明真先生。仁之孫曰隽，亦乘龍而去。父馮翊，爲河東太守，以秦符堅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乃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傭於謙之從母家，因易之使墾田。一日，於林下箄周髀不合，公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謙之乃嘆賞，有頃忽謂謙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相與爲隱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謙之自此不復飢。又隱於嵩山數年，一日謂謙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臭惡物，乃恐懼而出。公興還，具對。公興嘆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

爲王者師。復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時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公興尸所。公興倏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遂守志嵩陽，不復出。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衣羽服，冠洞雲冠，乘龍持麾來，曰：老君至。徐聞音樂之聲，斯須太上乘白玉車，九龍驂駕，威儀赫奕，神仙導從，集上山頂。謙之虔心作禮，見闕五宮門，臺殿岌然。太上坐白銀華林下，敕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張道陵登真吾得中嶽集仙宮主表稱，以來，修真之人無所師授，今有中嶽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故吾授汝以天師之任，及雲中音誦新科經戒。自開闢以來，不傳于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生靈。遂出新科經戒九卷。謙之受訖，五雲臺殿俱隱。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復降，又賜新科符籙十餘卷，且戒之曰：前後符籙，得人可授。授非其人，有青炁若煙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東郡沈猷採藥於嵩嶽頂，見謙之身作銀色，光明如日。由是知爲仙人。

李皎

李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絶粒，數十年隱於常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化，道士咸稱其得仙尸解。

韋節

法師韋節者，字處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書萬餘卷。節幼而好古，通經傳子史，傍及占候之術，靡不精索。十四歲，後魏武帝擢爲東宮侍書。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視朝，出守於魯郡。莊帝立，復爲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靜通法師也。既

至，遂還簪紱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静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頃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絶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鬻風聲。由是積尸沈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怒戾失中，恐灾流於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商洛岷益間，吾當遊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餌黄精、白术、胡麻、茯苓、丹砂、雄黄，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又行黄庭内景、智慧消魔經法。撰爲《三洞儀序》，注《妙真》、《西昇》等經及《莊》、《列》《中庸》、《孝經》、《論語》，惟《老子》《周易》有别論八十餘卷。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内傳，復爲一卷。周武帝嘗請受靈寶五符赤書真文，有白鶴臨壇，徘徊而去。帝嘉之，屢有錫賜。復詔爲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嘆仰再四，因賜號精思法師。時有陳國使周洪正，聞師名，欲即問道。帝召與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洪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帝特改號玄中大法師。已而廬於山之東嶺，屏諸喧雜，以宅清曠。上聞之，復賜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紀》作天康，忽彩雲如蓋，覆其廬，且曰：予當乘此而去。遂不出户。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田仕文

田法師名仕文，右鄠人也。隋文帝開皇七年，試業入道，事韋節法師，傳授三洞經法及符訣。又誦靈寶、生神章二經。居常餌服白术、茯苓，久而有益。每煉氣於静室，或一旬半月而出，顔色愈光澤。凡八節、十直、庚申日，齋戒修奉，未嘗少輟。爲人祈福，無不通感。或爲人救病，無不平愈。陳綱常請醮，忽袖降棗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又道士尹漆一日令佩符籙，函忽墜水，騞然有聲，漆已在岸。其真籙神符之靈，皆此類。常語人曰：世之人有苦必援之。然未之信。時有里人賀蘭開者，受戒於師。一夕忽卒，爲鬼吏所執，至一府庭，如人間有司之所。掌簿者閲之，謂開曰：汝有受戒之名，可復還。由是重蘇。其通幽達冥之效如此，四方之際信尚者多，而受賜不可勝紀。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羽化，人皆見旛花羽節迎師而去，且曰：吾今登南宫福堂矣。降年七十有五。門弟子惟尹文操爲入室者。

徐則

道士徐則者，東海郯人。沉静寡慾，常懷棲隱之志，乃入縉雲山修道。久之，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絶粒養浩，所資惟松水而已。隋煬帝爲晋王，鎮揚州，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晋王請授道法，則辭以日不利。其夕，雖香火如常，朝禮至五更，寂然返真。王命使送還天台。時自江都道中，人或見師徒步，云得還。及至舊隱，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

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有頃，跨石梁而去，不知所在。翌日，果使至。時年八十有二，晉王追嘆，三遣使圖其形，又命柳誓爲贊，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營。真風扇矣。粵有夙煉金骨，怡神玉清。石髓方漱，靈丹欲成。言念葛稚，將從茅盈。我王遥屬，爰感虚誠。柱下暫啓，河上沈精。留符信在，化杖龍輕。求思靈迹，曷用攄情。

岐暉

法師岐暉字平定，京兆人也。周武帝太和五年入道。未幾，會武帝沙汰釋老之徒，因復流俗。至隋道法重興，時年二十六，景行之心愈固，遂事蘇法師於通道觀。久之，傳授三洞經法，修按未嘗少怠。内以希夷全其真，外以逍遥適其趣。歷年之久，湛然自得。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後數年，隋果亂。至唐高祖欽異其德，遣使齎龍綵以祈福。醮夕，有白雲覆壇，雙鹿馴砌。其精感如此。上嘉之，詔修樓觀，壇宇尊像，一皆鼎新。仍以藍田充焚修之費，命師主之。一日，上躬詣祠庭，謂左右曰：老君乃吾聖祖也，今爲社稷主，不有洪建，其可已乎。因改觀爲宗聖，詔賜粟帛以充齋給。師每爲國祈謝之外，修存三守一及卧斗之法。嘗以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常有神仙談笑。唐太宗貞觀四年七月十八日，忽謂門人曰：翌日巳時，吾當去世。及期果羽化，春秋七十三。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説。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煉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脱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内。復見後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整，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别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脱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宫闈内，中見少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駭，爲人傷損，賴救象害。思邈省記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説。周宣帝時，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閹人宫妓，呼袷帽君王，呼女子爲后

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所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煉神，目雖所視，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道者歸山。思邈既歸，深自以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上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即位，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有九，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息，竭此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遵之以藥石，救之以砭劑，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之爲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時年已百有餘歲，晨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煉，將昇無何有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絶。遺

命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尸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解化年月，仙傳所載與《唐書》合。《唐書》載年百餘歲。《釋氏通鑑》載：唐永淳元年，隱士孫思邈卒。善莊老陰陽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今據所載解化年月，則又後三十餘年，則是一百二十餘歲。合準信史所載，《釋氏通鑑》所載非。至唐明皇幸蜀，夢思邈乞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峨嵋山頂上。中使上山，見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夾侍，曰：有表録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録之。隨録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後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遂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入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經至此，先生果出。寶塔品，欲一聽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并得瞥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迴視僕，遽失不見。僧乃於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瞥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至宋真宗天禧中，僧已一百餘歲。後隱去，莫知所之。

臣道一曰：孫思邈煉氣養神，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常蘊仁慈，汲汲以善爲務。小蛇之傷，昆蟲之微爾，思邈以藥封而放之，其德及昆蟲，非人可及，至於龍宮之報，感靈異之若此。《道德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孫思邈以之。

胡隱遥

胡隱遥者，洞庭山道士也，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其山有角里村角里廟，累世多得道。隱遥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法，死於巖中。囑弟子曰：常視吾體，無令物犯。六年後若再生，當復我以衣冠。弟子視之，肌體爛壞，惟五臟不變。乃復閉護，及期果再生。遂備湯沐浴，加新衣。其髮鬆而黑，其髯粗而直。後十六年，如前死，更七年復生。如此凡三度，約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召見，恩禮隆異。唐貞觀中，太宗詔入内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請歸山，後不知所之。

劉道合

劉道合者，一名愛道，陳宛丘人也。幼懷隱逸志，住壽春安陽山。隋末遷蘇山，從仙堂觀道士孟詵傳道。復入霍山。春分日啓誓文於谷中，返數里間，雷電而雨，遂止於巖。是夕，夢有人召，覺則恍然有光，見一神人身長丈餘，衣冠劍佩，持符從介甲士六七人。謂道合曰：吾爲黃神大威使者，今六天醜類賊害民物，聞子好道，志節不屈，可制魔群。吾以三天正一盟威攝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

道法所施，無不驗。唐高祖武德中，入嵩山與潘師正同居高宗聞之，降詔於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使道合禳呪，俄霽。得寵，賜輒散貧乏。洛邑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貼境内，則立消。唐高宗咸亨中，上召作符。既成，未克進，忽料簡書，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問之，則曰：廬山司命君召吾。有頃，沐浴具冠褐而化。調露中，創奉天宮，遷道合墓。發棺，見賅骨拆，若蟬蜕者一云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若蟬蜕者。帝聞之，曰：爲我合丹，而乃自服去耶。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梁諶

道士梁諶者，字考成，京兆扶風人也。博通經史，雖陰陽占候之術，靡不精究。外聲利，薄滋味，唯以安閑自適。一日相者見之，且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神仙道。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時年十七。仁不勝生，和不好勝，人皆樂之。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或酌石髓，由是自有所娛。至晋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乃盡弟子禮事之。踰月，遂授煉氣隱形之法，次授水石還丹術，卒授六甲符及采服日月黄華法。於木杪與人迹罕及之地。居常編葛爲後隱於終南山，食炁吞符，大盡其妙。席，合目端坐，若有所思。人或侮之，又廣索丹砂，還而爲餌。凡辭氣之出，謙以自牧，故皆歉然自失而退。每觀人顏色，不待人語言而已知人吉凶。則音韻清徹。自是欽奉者多，乃深入年七十餘，秦建元八年春，忽謂侍者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去，終莫知巖谷。嘗阻大雪，鳥獸俱斃，而諶獨守其所適。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忽謂門人曰：有朋友待吾於南峰，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統，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於空。時元帝大興元年戊寅歲。混元實録云：能飛行變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孫徹

道士孫徹者，字仲宣，不知何許人，即尹通之籍師也。性端直，寡言語。外視若愚，而中養素，人莫能測之。前趙初光中，師事王先生，方十八歲。先生與之出處，人皆呼先生爲大煉師，徹爲小煉師。先生爲時所望，請訪益多，而遂隱遁。惟徹住樓觀，或宿

靜室中供養。凡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其靈異如此。

臣道一曰：孫徹疏絶塵俗，樂道養真。人或慢之，謙以自牧，故人皆自爲之歉然矣。《道德經》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争。孫徹之謂矣。

馬儉

法師馬儉字元約，京兆右扶風人，尹通之度師也。年十六歲，長八尺，耳大而厚，垂手過膝，額有伏犀，手有縱理。損聲色，外名利。博通經史，尤長於風騷。郡邑異之，有辟命，不就。秦甘靈中，隸道士籍於樓觀，從孫徹學道，時十七歲。遂授以道要。其經史之贍，則五符真文、三皇内文、道德、靈寶衆經，遁甲占候之法。其藥術之妙，則斷穀服水，餌棗膏、天門、煎术、煎商、陸酒、五方雲牙、六甲符、諸天内音，行氣導引之方。其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則有八吏六丁、二十四神、三皇衆要之科，無施不驗。姚萇聞而奇之，遣使往召，辭以疾。萇嘉其節，乃給香燭，欽尚加厚。儉志道益堅，仁惠周物，人所奔湊，日以滋多。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夙有功德，今復勤修道業，丹名玉曆，白簡玄臺，積有日矣。但保其天年，必得度世。何區區於祈禱，役役於召劾者哉？自可優游三素，混合五神，絶諸聞見，獨保清曠。由是怡神養素，不復出，而仙真時降。年九十八，後魏太武帝大延五年冬十月一日，謂弟子尹通曰：吾平生所修所感，當秘之勿泄也。頃有白雲從西北來，覆寢室。須臾返真，惟聞香氣不絶，而白雲南舉焉。

尹通

道士尹通者，字靈鑒，真人軌之後也。幼從儒學，群經子史，博無不覽。每仰天而歎。父母未之達，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聞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時天下寇難縱横，通履艱危，冒驚險，而至樓觀。年二十六，後魏太武始光初，事馬儉法師。服勤歷年，方授真人祕韞玉字金書。及恃怙已失，孝禮既盡，而希真守一之心與日俱往。香火朝謁，無或少怠。服黄精、雄黄、天門冬數十年，體漸清爽，性亦敏慧。尤急於療疾，可愈者治之，言不可者決不可救。太武好道，欽聞其名，常遣使致香燭，俾之建齋行道。自是四方請謁不絶，而通惟以功德爲懷，與而無求，散而無積。時有姪法興及牛文侯、王道義與其徒七人，繼踵而來，共希靈迹。故仙風真教，自此復彰。年一百一歲，耳聰目明，尤能夜書。至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承明二年改太和，近刊《北史》多遺落）夏四月八日，忽與門弟子爲終天之別。有頃，奄忽而化，顔色如常。藏劍之達，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聞之久，老子昇真陵之西，有神燈數枚，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光映其上，而後漸散。

牛文侯

道士牛文侯，隴西人也。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尤深於莊老。至於天文地理，無微不綜。又善誨人，隨其性導以忠孝，其勸戒則示罪福之理，其威禁則以符籙之科。由是法教重興，人多化惡爲善。嘗爲人講説，未始措意於利財，至于不得已，則受小而辭大。訪人貧乏，密遣致物於其家，欲人不知其所從來也。每冬寒，則布穀於地，使禽蟲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修身積德，久而愈篤。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夢青衣道童告云：上帝有命，宜早治裝，明旦當發。及覺，乃與門人别。翌日澡浴訖，果化。降年八十二。

王道義

道士王道義者，魏時人。博覽群書，兼明緯候。知終南有尹喜登真之所，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之。初，道士牛文侯、尹靈鑒等四十餘人，敷弘道化，朝野欽奉。時歲歉，常住之資殆不充給。道義大修觀宇，興土木工，丁匠就役。日常百數，而用度不乏。人訝而窺之，則倉庫皆備，取多而益不窮。咸知師之神化，陰有靈助。由是樓殿壇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以其宏麗，不加修飾。令門人購集真經萬餘卷，皆自捐己力，未始求於人。其性浩然無係累。室中常有人語，弟子輩潛往伺之，乃真仙之降會也。後魏宣武永平中，將反真之際，白雲滿室，異香盈庭，踰日方散。里人有見道義乘鹿而去。

陳寶熾

正懿先生陳寶熾，穎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宦，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隸籍樓觀，事法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景真人，授祕法而歸。於是端誠虛己，依按修持，及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故珍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如此，通幽達冥，無所不至。事有未兆，則先知。其崇妖害人，禁之立止。西魏文帝欽異之，召入延英殿問道。時太師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從而師之。年七十有六，大統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昨夢仙官召，不果久留。來何爲欣，去何爲愴，生死道一，夢覺理均。爾等體之，無或悲矣。言訖，奄忽而化。詔謚正懿先生。

王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纔九歲，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肆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與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

授三洞祕訣真經。惟松餐澗飲，以希真理，後周武帝欽聞，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可應詔出，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至都，久之得請還西嶽雲臺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于天，忽涌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凡賓客將至，則先有二青鳥，其狀如烏，飛鳴報之。每登仙掌，陟蓮峰，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是時天下溺於浮屠氏，且其徒不能維持禪律之學，務以罪福駭俗，其弊浸盛，故行沙汰。道教亦從而幾絕。時師之名獨爲上所欽，召至闕，咨問道要。復欲建通道觀，命校讎三洞經法、科儀戒律、飛符籙，凡八十餘卷。又撰三洞珠囊七卷，詔頒於通道觀。由是道教復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帝禪位，置玄都觀，詔延主之。開皇六年丙午，特召見於大興殿。上齋誠受智慧大戒，於是祥風景雲，羅覆壇所，因職以道門威儀。威儀之名，自茲始矣。時公卿大夫，翕然欽附。仁壽四年春三月吉日，告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但恐上未許。至九日，羽化於仙都觀，有白鶴飛鳴，徘徊庭户。上異之，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臣道一曰：王延幼年學道，能得明師。扶教立宗，通靈感物。觀武帝詔修雲臺觀，則患勞於致土，默禱于天地，忽湧土出，取多不竭，此積誠動天，夫豈易致哉。《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之謂也。

李順興

道士李順興，京兆人。母因夢明星自天而降，遂有娠。及生，有一道士來曰：此子乃前生得道人，暫寄胞胎也。纔九歲，好清虛，常端坐，湛然不動。父母諭其意，俾師正懿先生。年十一，與道士籍。常誦大洞經，勤久不怠。正懿乃爲立壇，授五千文及黃庭經，且曰：汝雖尚幼，心已合真。考之隱訣，三年誦之，白日昇天。爾宜勉之。遂即所居虔懇修誦，不三年忽於秋分之夕，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出望，則有二人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巖室中相待。吾直日之神也，以命來召。遂與乘飆馭，忽爾而至。乃見三仙人各據一床，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幢羽殆不可名。乃稽首請飛昇之道，且曰：子有宿德，位階真人，欲形神同舉，不爲難也。但太上命子下生以積功勤，今子齋心誦經，積有日矣，然功未及人，可遽得乎。於是瀝懇以告，冀勵凡庸，且曰：積功累行以償前過，未知可乎？仙曰：善哉，是心良可愍也。子雖骨氣合真，而胎形未脫。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轄，出經三卷，置三仙之前。長仙乃手發太上玉真金光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趙伯元，昔受是經於東華青童君，學以成真。今付子，宜修之。次仙又出神洲七轉七變儛天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張仲逸，昔受此經於小有天王，修之得爲真人。今授子，宜勉之。

三仙乃於二仙之手中傳取真經，復囑曰：吾是上清真人李少君，昔奉此經，遂獲昇真。吾與子有緣，故來監度。若依四極禮科行之七年，身得飛騰。七百年中聽傳三人，無其人則當封之名山。今所授仙經真術，能精修不已，則化俗成功，可指日而仙矣。苟無此道，則神不洞察，體不清虛，寔爲八帝之所録，六天之所傾，則何足以化俗哉。真道盡此，子能勤修，自當神會。從而爲頌曰：至道本無形，因物以爲名。人能勤上學，仙道自然成。玉帝召赤子，金真總黄庭。六覺既玄會，八難於是冥。熙神光七轉，虚襟明四清。混化游塵呼吸能萬變，俛仰朝百靈。路，迅轡撫雲旌。契我諸賓友，與子期蓬瀛。已而三仙命駕而去，遂復所居。歸，誦其經，按其術。年十七道成，變化無方，應機接物，未嘗凝滯。正懿知而待之愈厚。有疑者密試之，以湯又加之火，終不云熱。使之蹈火赴水，不能焚溺。時西魏文帝聞其名，詔都城凡百餘坊同日作齋，皆能赴之。上雖知其能分形化影，尚疑能近而不能遠，復詔岐寧同華四州同日爲齋請，又能徧赴。由是朝野欽信。其始，人未知之，但稱爲李煉師。及其通感靈變，則號曰李聖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既葬之日，有姪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於此作吾像，以北向居之，當爲國家辟北方之淫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

侯楷

道士侯楷字法先，京兆人也。年十四，力究經典，尤精老莊之學。趣向孤高，不畢婚宦，遂就學於正懿先生。年十九，後魏宣武正始中，爲道士，授玄文祕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正懿曰：汝雖秉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栖隱山林，未易有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曰：吾亦知道無不在，然人間修之，時亦有得。但古來仙者，多託巖藪。成真之後，出而同塵。上真亦曰：大洞真經不得人間詠之，詠之則大魔敗之也。又葛仙翁將登真，別弟子鄭思遠云：何不登名山誦大洞真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然與經道相符。汝今景慕希夷，入山乃其宜也。曰：入山雖可存真，然違遠几席，寧遑科律之責耶？師嘉其言，且曰：道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果能始卒無替，道在中矣。逮正懿羽化，乃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三奔術者，乃黄帝三奔御女之術。後世迷以傳迷，神仙之所深戒。侯楷受學於陳寶熾，其神仙源流有自來矣，未必三奔之術也。然神仙日月高奔之法，頗契大道。恐是高奔，非三奔。必後世作傳之人誤書也。誦大洞經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灑然幽寂，是爲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人有爲魑魅之害者，無有遠近，皆乞救於楷。或持之以禁呪，或示之以符術，則無不立除之。將去，謂門弟子曰：昔費長房失符，爲鬼所殺。吾非失符也，終歸道真。苟世俗不達，以謂吾爲長房者也。春秋八

十六，周武帝建德二年冬十月解化。

嚴達

法師嚴達字道通，扶風人也。自髫齔已有方外志，每得一花一果，輒羞獻於像前。樓觀侯法師見而器之。後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魏明元帝永興中入道，年始二十。齋真之暇，常請問大經。遂學窮瓊韞，博通妙術。周武帝建德中，詔法師及王延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於公卿，復欲去道家者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然不免有所減損，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特爲法師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時王延更欲多得之，法師曰：古之達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今上不欲廢道教，而意則去繁。但道貴得人，玄綱自振，何必多人耶。蓋多人則多累，反爲吾道之玷。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惑，惑則亂，亂則真理喪矣，詎有益哉。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忘，同乎出處，世號之下西嶺下。誅茅累石，嘯咏林泉。至隋室道教復振，文帝開皇中，詔重修二廟，精擇羽流，累致墨詞以祈景福，於是朝野宗奉焉。煬帝大業五年三月十七日，聽周法師鼓琴，乃曰：琴聲感神，當有神降，更奏一曲吾聽之，曲未徹，奄然返真，春秋九十一。

于章

法師于章字長文，右扶風人。年七歲，父母教讀《孝經》，數日乃曰：聞有《道德經》，意願習誦。父母異之，隨其所好，令習于侯法師。至西魏大統九年披度，服巾瓶之勞凡十有四載。法師愍之，爲開三洞衆真要法，倒篋相付。嘗自謂曰：真人符命，非俗可傳。今吾得之，固所寶也。於是靜室圖寫雲篆龍章，精嚴其事。而施之於人，靡不神驗。適會詔選戒潔之士十人居通道觀，而師與焉。然常懷希真之心，期居幽寂。至周靜帝大象二年，遂卜觀之下西嶺下。誅茅累石，嘯咏林泉。餌黃精、茯苓、山地黃，又服氣吞符，飛章設醮。如此積勤，歷年無輟。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復受皇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一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源流，符之本末，置壇法式。乃録授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名爲起序。由是通真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翦祟，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霑惠日益多矣。煬帝大業十年六月十四日羽化，春秋八十有二。臨窆之日，有一白鳥自棺而去，人謂得蛻形之道。

張法樂

道士張法樂者，南陽人。幼而學

道，性悅泉石。纔及成童之年，託迹樓觀，事尹起法師。竭誠致力於左右，積有歲月。感其勤苦，遂付道要。露盟而後巾瓶之夕，神燈發輝，慶雲流彩。而後巾瓶之奉，几案之勞，禮盡始末。遂尋幽訪奇，卜居於耿谷之西。衣弊茹蔬，謝絶人事，日誦五千文，及修雌一之道。煉形養炁，抱一守真，凡三十載。雲生梁棟，霞集窗扉，人號爲雲居觀。久而道業已著，靈感自通。有虎踣躩虩震，視之而不畏。後乃往來馴伏，似有所衛。法師嘉其行，乃授以人或請謁，褻慢無誠心則皆爲所逼而不得至。旦夕常聞有神鐘聲，隱隱於耳，然莫測其遠近。每齋日，有草衣人二十許，常送薰陸香及乾棗數枚，出户襲視之，遂不見。西魏廢帝三年三月，奈功德未謂弟子張通曰：我雖幽感，奈功德未就。近有神告，必不久留，當委形厚土二百餘年。冥事貴密，汝可略知。至四月十五日清旦，凭几而化。時有白炁如雲，穿牖而出，長丈餘，食頃方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巨國珍

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學。年三十斷俗緣，而事游法師於樓觀，時隋文帝仁壽之四年也。焚修之外，口必誦經，心常存一，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彌篤。或有遺物者，隨得隨散。或有輕侮者，終不恚怒。思微戒籙，封召符章。依按而修，勤亦備至。每臨壇誦經，遍未及數，則雖冬風夏日，未嘗輒廢。一日因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由是遠近之俗，嚮風而至，不可勝計。春秋六十，唐太宗貞觀八年夏五月十三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之聲。有頃，瓦屋皆震，法師遂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一

鍾離權

真人姓鍾離名權，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燕臺人也（一云京兆咸陽人，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源，皆漢代著名。）父列侯至雲中府。生仙誕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耳厚肩長，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音如鐘，行如奔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學，仕漢至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邊事，謫官江南。漢祚既終，歷魏仕晉。）及壯，仕晉爲大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睹，兩軍不戰自潰（一云晉武帝時，命與偏將軍周處攻征失利。）真人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

乃遇一胡僧，鬍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一云遇一僧人，遂問，而無語，以手遥指東南廟宇。門前見二衣青道者，遂問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陽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鐘離權否？真人聞而大驚，心想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威，遽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生真訣，赤符玉篆，金科靈文，金丹火候，青龍劍法，囑之勤行。真人告辭出門，迴顧莊居，不見其處。自是領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擺脱世緣，冀紹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再遇華陽真人，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一云昔軒轅黃帝得金丹祕訣，以玉匣藏於壽春縣東紫金山懸鐘洞，真人得遇師傳之後，復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遇仙人引入洞，獲玉匣祕訣。至德內全，遂終妙道（《全真傳》云：真人生於漢代四月十五日，於晉朝五月二十日上昇，不記何年。）後有唐進士呂紹先，屢舉不第，乃縱遊天下。首於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劍法。後於長安道中遇真人，題壁間云：坐卧常將酒一壺，不教雙眼看東都。乾坤世界無名姓，疏散人間大丈夫。紹先乃再拜，真人令紹先作言志詩，紹先詩云：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侍玉皇歸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終南山鶴頂，有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峰。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真人叱之，虎下絶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須臾有青童持蓬萊山書云：群仙宴聚，邀先生赴天池，論五元。真人神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游記：真人臨去，謂紹先曰：爾既到此從吾奉道，今子當名品，字洞賓。吾今去矣，汝但解屏塵勞，肅清仙骨，吾不晚即還。以三虎守門，於是冉冉白鶴，前望東南雲際，渺渺而没。品遂將真人所付洞中之書，朝夕親閲。次日，真人還，謂曰：得無憶歸否？品曰：塵緣既斷，俗骨已清。幸從真人得探妙道，豈敢再生塵累耶？真人曰：善哉，汝等守陰者惟知是魄，有陽只是冥魂，世人不知分離陰陽之異。若能全陽而聚其冥魂，以合陰魄，使陰陽相合，魂魄成真，是謂真人。品問曰：至理甚深，何以全形？真人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是夕，賜以上真玄訣。俄有扣户者，乃清溪鄭思遠與泰華施真人，由東南而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少頃適尹思逸煉丹之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侍者何人也？真人曰：今朝呂海州讓之子，本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品乃拜二仙。鄭真人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脱塵網，可示一詩。授品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品立獻一詩云：萬劫

千生到此生，生生身始得飛輕。抛家別國雲山趣，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世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神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視，嘆其才清句麗。時春禽嘲嚶，真人謂品曰：可於洞口題云：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嶽雲收。又謂品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功行，以陞仙階。恐汝不可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神，混合上昇。擲筆告品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當際會。即見數仙子綃衣露彩，手捧金簡靈符，云：上帝召鍾離權。於是翔鸞飛鳳，金幢玉節，俳吹嘹喨，冉冉而去。品不勝依戀。久之，客游江淮洞庭，荆湖鄂岳及汴洛兩都。道成仙去。其問答玄妙，神仙施肩吾編之爲《鍾吕傳道集》，今行於世。宋欽宗靖康初，封真人爲正陽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劉綱

劉綱，晋時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歷年道成，作《續仙傳》行於世。後歸鄉里，精持香火，奉大一日，邀諸親故人會别，飲食畢，上縣廳側大皂莢樹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别，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時昇舉。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劉道成

劉道成，豫章新吴人也，學黄老術。晋懷帝永嘉中，以明經入仕，累遷陳州刺史。後歸鄉里，精持香火，奉大羅真符。後數十年，全家白日昇天。徐鉉作開業觀碑云：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昇，里中數千人望雲送别。梁武帝大同中，立宅爲開業觀，今名昭德，去縣治百餘步。白玉蟾訪昭德，陳靈寶詩云：我見鄉仙不是誇，面顔玉鍊燦丹霞。新開天上圖書府，舊是雲中鷄犬家。三十七年心勝鐵，百千萬事眼無花。而今漸覺逢迎嬾，每日兩番蜂報衙。

項蔓都

項蔓都，河東蒲坂人。入山求仙，十年而歸。家人問其故，蔓都曰：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冥冥窈窈，上

未有涯，去地絶遠。龍行甚疾，頭尾低昂。令在背上，危怖巉巖。乃到天上，先見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忽然忘家。對天人之前，失儀見斥，遂還人間。更自反責，乃可得更往。昔淮南王劉安見大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責守天厠三年。之後學道者，可不謹哉。

河東因號蔓都爲斥仙人。

徐啟玄

道士徐啓玄，宋文帝元嘉中居終南山。道德尊重，人皆欽之。能通法術，遂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名曰金英。啓玄一日閑遊之次，經過其門。見其宅上有宿世冤讎，怨氣亘天。啓玄問閽者曰：大夫在否？答云：在。啓玄曰：可與予報之，云終南山道士徐啓玄有少事欲見大夫。閽人入告，大夫聞語即出見之。啓玄曰：勿迂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啓玄曰：適觀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欲伺便報怨，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無緣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啓玄白請童僕男女等徧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內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每憐惜之，頗自羞赧。啓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夫人因往喚之，已見其女扃其房門，面壁而坐，嘆曰：我之宿世冤結未解，方欲伺便報讎，無奈道士顯我世事。大夫惶懼無計，乃禮啓玄告大夫。大夫聞之，驚曰：此宿世冤對相會，如何脱免？啓玄曰：此小事爾。大夫曰：儻蒙尊師慈憫，特垂救拔，以生以死，何敢忘之。啓玄曰：是我之冤，干爾何事？啓玄曰：不在多言，即爲驅遣。啓玄遂取劍一口，索水一甌，仗劍噀水，隨大夫至閤內，令可開門。金英又復再拜，啓玄曰：汝可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乃令備棺槨，逡巡而至。啓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即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誡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迴顧。左右依言，送出都門可十里，果有大林木，便安其下，急奔而歸。迴至都門方始迴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灰燼。大夫與夫人驚哭拜謝，仍備珍寶錢帛酬之，啓玄悉不顧而去。

萬振

萬天師名振，字長生，洪郡之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有符呪濟物，治人疾苦立效。當時以爲旌陽、欒巴之徒。隋文帝聞其名聲，重之，詔於洪崖山爲精舍，即今栖真觀是也。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太守周遜請於梅福宅建太乙觀，禮迎天師居之，即今天寧萬壽觀是也。先是，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以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顯慶

二年，高宗召見光曜日殿，帝問治國養生之道，振答曰：無思無爲，清静以爲天下正。治國猶治身也。帝尊待之如師友，賜予無所受。龍朔元年，尸解於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劍一杖而已。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今洞陽觀是也。天師有德業碑，乃唐滕王元嬰文，在開元觀中云。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顔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者。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魅，百方治之，益甚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爲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翻涌，水有霹靂之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爲。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爲鱠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爲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鱠饗吾，牛疫之不疑。向道之輩，稍稍獻工助成其事。自是門人受道，繼踵而來。次年入大秀法樂洞天，出所携貲起居室數十椽，重營宮殿，親製豐碑，紀述書其字貼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貼其字者免灾，不貼者斃矣。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之傳》云：曹德休，晋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杜曇永

杜曇永字元老，或云道名元老，三輔京兆人也。世業蟬聯，鼎命南遷，寓家吴郡之錢塘縣。釋褐爲大司馬豫章王國左常侍郎，南齊蕭子雲侍郎之故寮，外勤儒學，内修道真。因齊梁革命，慨然興嘆。以珥筆曳裾同之維縶，脱迹繁華，振衣長往，遠游岷隴臨洮峨嵋，復還舊山，已逾二載。後過句曲，訪道尋真。精專法門，謙虚靖默，人莫知其所修。梁武帝天監十二年歲在甲子，放杖出谷，自錢塘輕舟載家南上廬陵郡玉笥山，重建清虚館以處。于時林木陰森，鄉民遠甚，可謂虎兕之穴，而居之不疑。向道之輩，稍稍獻工助成其事。自是門人受道，繼踵而來。次年入大秀法樂洞天，出所携貲起居室數十椽，重營宮殿，親製豐碑，紀述西大壠南坑大櫟瓜源等田，以待修真養道之人，取題洞天石臺。是入洞之年也，武帝聞其風，賜號金闕先生，蕭真亦自江表與骨肉掛帆而來，以師事之，得其祕道，親製一碑以紀杜德，即普通七年也。其後先生在洞中，與門人錢員外修九鼎還丹之祕，靈真屢降，喻以昇舉有期。丹成，與錢服之於太白峰頂，白日飛昇，尤爲顯著。家屬爲地仙，隱於後洞云。

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豫京文獻王嶷之子，漢相國何之後。兄弟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禪，天監初，年十二，降爵爲子。弱冠，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靜，不樂仕進。雖爲名宦，每有異人密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常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道，乃南齊故寮，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祕。親制之刻石，伸言杜德。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爐藥臼，遺迹猶在。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於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還蕭山，後再徒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册，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其事亦秘，罕有知者。後人入洞，往往見居宅。若專志求訪，則不可得矣。

丁玄真

丁法師名玄真，字仲誠，潯陽人也。天資恪敏，嚴於持戒，爲鄉里推仰。嘗遇野人得法，其要精妙，能攝鬼神而驅役之，無不如意。每以康王谷地最靈秀。其谷口有銅馬廟，云漢王莽嘗造銅馬，歲久有物附之，肆爲妖怪，食民物畜稼苗之類，爲害弗堪，居人乃爲立廟以祈之。玄真惡其事，即毀翦其廟，乃取是地置真宇焉。遂送銅馬於南江，人未迴而馬已復其舊處，玄真又斷馬之左足，而馬乃化人形，泣曰：願得一食之所。玄真遂移其祠于潤之西，許其弗爲害也。前又有毒龍潭，因風雨晦冥，忽見二龍出而弄珠，光彩照爍。玄真叱之，輒取其珠置真殿内。而龍又入殿取珠，既而弗得，乃吐涎滿地。復見殿柱有張僧繇所畫二龍，即與之鬬，風雨震吼，衝倒檐楹。玄真遂書鐵符，燒鐵鐘，鎮其潭龍，龍穿山西而去。又復以鐵釘釘殿柱，畫龍之目，其患乃止。於是神怪避地，始爲福庭。時隋文帝開皇十年也。江州刺史狀其事封章朝廷，帝聞而異之，降詔褒崇，命州郡加禮遇焉。煬帝大業三年解化，其夕有白光亘於天之東南。及玄真既逝，方没。春秋七十八。

張公弼

有劉法師者，不詳其名，唐太宗貞觀中居華陰雲臺觀，煉氣絶粒二十年。每歲三元齋，有一人衣縫掖衣，貌陋而黔，來居坐末。齋畢，亦無言而去。如此凡十餘年，衣服顔色累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則曰：予姓張名公弼，住蓮華峰東北隅。法師意彼無人所居，試

問同往，公弼諾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住，亦無間。法師從之約二十餘里，援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險絶，雖猿狖不過。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苦。至一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惟側足而立。公弼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爲誰，曰某。遂忽然開一門，有天地，森羅萬象。公弼將法師欲入，其人怒爲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乃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觀劉法師，與吾有舊，故同來。即開門而納之。公弼曰：法師來此，君可具食。其人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甘且香。公弼曰：予嘗云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公弼與法師別之出門，行數十步返顧，但巨崖深壑而已。將及觀，公弼辭去。法師歸，處置畢，再訪公弼，則步步險阻，不可前。其後公弼亦不復至矣。

李元基

李元基，唐高祖武德初人。隱葛山中，有道術，能坐在立亡，人莫測之。著論一篇，傳于世。時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春，忽爲弟子曰：吾欲一遊名岳。衆以其老，觀止之。道冲曰：必行。至日中解化，春秋一百一十四。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棺如無物，人以爲仙去。

王守一

王守一者，唐太宗貞觀初，於洛陽自稱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付之，須臾塊破，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飛騰去矣。

陳道冲

法師姓陳氏，名道冲，潯陽人。母方娠，夢天仙入其室。及生，有殊相。兒時便不飲酒茹葷，每聞人講經論道，則傾耳諦聽。暨長，戒行高潔，傳法籙於異人。遂結庵于紫霄之別峰，即勝絶處也。有弟子八九人，亦戒行有學，門庭甚峻，不妄接人。當時蒙其容與者，名爲登龍門，以比漢李膺焉。道冲酷嗜老莊，非徒誦其文，能徹其理窟。嘗以謂吾教本宗老莊，而老莊之意本是悟明性地，故其言每每云：莫若以明，此其的也。後人但知習術而泥迹，失之遠矣。晨暮必爲群弟子講説，有著論一篇，傳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戀。僅百數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群虎隨之，不復見矣。唐明皇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望祝融峰曰：當有高仙處之，何氣色秀異之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睹。不見答而退，歎曰：此可謂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構廬於祝融峰延之，尊師就此不復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受符籙。雖張太空、田虛應、鄧中虛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日，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於紫蓋南峰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之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

劉知古

道士劉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顯達。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歷官臨邛令，故大父與其考，因家于臨邛。母太夫人吳氏，感異夢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長而秀，壯而正。視名利若仇讎，惟從事於道。唐高宗龍朔中，出家爲太清觀三洞道士。至於八公寶章，三簡祕籙，丹經脉訣之旨，出死入生之術，罔不洞曉。睿宗召見問道家事，稱旨，特加崇錫，送還山。明皇開元中，天灾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火德星君聖人，亦癘。下法煉藥，上醫察聲，至于鍼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蠲疴。故能膏肓河決，腠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寵錫，皆不受。天寶十九年，詔知古兼内史田思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還蜀，請以居第爲大千秋觀。上親書額賜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爲儒，弟爲釋，因設三教像以事。燕國公張説聞其風而悦之，作三教銘，其辭曰：正氣生神，結虛爲實。上清尊帝，中黄守出，華彩衣裳，虛無宫室。紫炁乘斗，赤鑪飲日，十天從此，萬靈受役。蓮華釋門，麟角儒術，法共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後因天長節，改觀爲天長。嘗有客授以黄白術。雖翬甍連構，頗極壯麗，所費萬計，未嘗資於人。工畢，客復至，約於東陽伏牛山，其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寶經、上清隱文、高奔上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見有光，産丹芝一莖，扣之有金

石之聲。夢神人謂曰：後山石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矣。

王旻

王旻者，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常有少容。葺居幽勝，多殖芝术藥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雜録》三篇。每日蔬饌，多是粉芝英充估青餖，其術行於世。或游名山，或寓荆渚。唐高宗朝，諸武擅權，威傾海内，惟太子賓客武攸緒，天后之姪，退身遠禍，結于於嵩陽，師模於旻，得其導養煉氣之訣。旻謂之曰：捨人爵而慕仙階，誠爲難事，必在堅志林谷，以周其義，毋爲之檢鶴書以易其操。明皇開元中，召旻至京師，頗優恩禮。明皇先於茅山併得楊許七真及陶隱居所寫上清諸經真跡，既詣司馬白雲受三洞寶籙，後遥詣李元靖受真跡上經。其所闕楊君筆札十數幅，遣旻齎詔書信幣，就紫陽觀請元靖先生補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兹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爾。到山之日，靈鶴翔鳴。補經之時，異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靖之室。皆精誠所應也。及還京，歲餘請歸舊山，不復遊於城闕。旻與達奚侍郎往還，旻死後，杖屨詣達奚，方知其尸解矣。

吴道元

吴道子得神仙術，周遊人間，後改名道元。雅好畫，其妙入神。唐玄宗聞之，詔入宫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宣問道子所欲何物，道子曰：用帳幕蒙芘其墻，用墨漿一缶。上命如之。須臾揭起帳幕，捧墨漿於粉墻上，用力一潑，復以幕覆之。頃刻間，問畫山水何似，道子對曰：已畫畢，請陛下觀之。上臨視之，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奇好，雖國中畫工有所不及。上觀顧久之，歎羨無已。道子乃徐步指點曰：此處山巖之下有一小洞，其中多有仙人，扣之必應。於是手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可入，其中甚有佳致。臣今先入，請陛下繼來。道子遂一躍而入，在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於是復閉其門，須臾墻外守卒奏云：吴道子越禁城躍出，莫知所之。上再往視，畫墻處乃瑩白如舊，無有山水矣。

顔真卿

魯公顔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唐玄宗開元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其後德業，詳載《唐書》歐陽脩《集古目録》云：顔真卿撰《麻姑壇記》并書，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説。老釋爲斯民患也深矣。《青鎖高議》云：歐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峰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

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應待我來。後數日薨。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於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明皇十七年事。顏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爲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改葬，發其棺頤目如生。隱士曹庸曰：後三十年，擘裂飛騰而出，被羽衣行山澤間。即所謂地仙也。

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遺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蹤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也。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鄧紫陽

道士鄧紫陽，建昌南城縣人。初隱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頗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憩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禮鄧真人。夢有所使人，果得之於漁獵者。玄解欲還東海，請於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甌胡藩，封爲天師。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謂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伊祁玄解

伊祁玄解，鬢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轡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游青、兗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遂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席，飲龍膏酒。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於殿前，一日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覺神驗。時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海，請於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甌胡藩，封爲天師。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謂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許棲巖

許棲巖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

宗貞元中，舉進士不第。於長安昊天觀習業，月餘併喪三馬，不可塗行。而更選良駿，有蕃人牽馬來，稱是逸足。栖巖欲市，尚且疑之。是觀有道士能易，栖巖請筮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當因此馬利見大人，則事無不諧矣。人皆哂其妄，獨栖巖信而市之。雖加意秣飼，而膚革不充。後值韋令公鎮西蜀，栖巖舊出其門下，自詣坤維而謁。道經劍閣，馬驚失足，俱墜於巖壑之間，幾萬丈。底爲槁葉所積，俱不能損。仰觀峭絶，無計攀援。良久祝曰：我非劉備，爾非的盧，無計躍出。吁，道士之占，何其謬耶。遂與馬解其銜勒，去其韉席，縱其所欲。似經一晝，栖巖捫石竅，漸能踰足，因躡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濟飢渴。如此又約數十里，竅漸明朗。忽若出洞口，見平地數里，春景爛然。殖碧桃萬有餘株，花間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屋，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於石榻之上，傍見二玉女。栖巖因之叩首再拜，玉女大駭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栖巖具陳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君召栖巖，栖巖拜手稽顙。元君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莊老、黄庭經。元君曰：爾於三道書各得何句，請一一説之。栖巖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黄庭經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髓而飲之，曰：頃刻而抵曲龍山，但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青天，如曳練之横碧落。勢連河漢，影入滄溟。玉瑩無塵，雲凝不散。元君命栖巖拜東皇，東皇曰：爾許長史之孫也。栖巖曰：某少孤，不知先祖何官也。東皇曰：吾昨宵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東皇遂命仙童酌醴而進，與元君三人而飲。元君問東皇曰：近來海水如何？東皇曰：比前時之會淺，已減半，吁知桑田亦應不久爾。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送元君酒。歌曰：月砌瑶階泉滴乳，玉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仙童擊玉，繼而昔卜馬者，大驚其事。道士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栖巖叩首而謝之。遂巡，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使迎元君，今宵於曲龍山翫月。元君撫掌而咍曰：道士卜中矣。道士敬謝而告去，元君與栖巖曰：可同游曲士曰：諾。元君與栖巖龍山。便令浴於池，而同跨鹿龍去。

造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還過輾晴虹。霓襟似拂瀛洲頂，顥氣潛消橐籥中。

元君繼曰：危橋橫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象寬。顥魄洗煙澄碧落，桂花低拂玉簪寒。亦請栖巖繼之，曰：曲龍紅鸞舌歌，彩鳳羽舞，笙簫響徹於天外，絲桐韻落於人間。仙侶盡歡，各治命駕索輿，令栖巖俱乘鹿龍而返。下視大城郭，栖巖曰：此何處？元君曰：此新羅國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問：此何處？曰：此唐國登州也。俄頃到舊洞府，栖巖再拜辭歸，元君曰：爾能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無荒淫。能如此，猶更得一見吾也。命玉女牽栖巖馬來，曰：雖是君馬，本即吾洞之龍子，因無由作怒傷稼，謫於人間負荷。亦偶去與君緣合爾。馬至昔日解鞍處，毛色如故，翅逸爽瘦，如八駿之狀。元君曰：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於渭溪解之，當化爲龍，不異昔日費長房投青竹杖於葛陂也。栖巖驚躍，稽首拜辭。玉女謂栖巖曰：龍子迴日，號縣田婆鍼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舊莊。田園蕪沒，井邑凋殘。詢之，時代已六十年矣，時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巖體已清虛，性兼淡泊。既無所欲，焉有用乎。遂不問舊產，惟謀田婆鍼。一日訪詢田婆，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常寄信買鍼來。詰之其他，即結舌嚙齒而不對。遂取鍼繫於馬鬣，放之渭濱，果化爲龍而入水去。栖巖後隱匡廬間，多有人見之者。

摸先生

摸先生，不知何所人。游京師，手携小竹笥貨藥，人有疾者，則以手摸之，輒愈，人故呼爲摸先生。其姓名則不知也。或與之錢則受，不與之亦不索。束雙髻於頂，其容甚野。然眸子明白，顧眄動人。一日遇雨，求宿於茶肆李生家。生容之，自是比夜來宿，晝則方去。他日，又與一客俱求宿於李生，生亦不拒。中夜生起望其牖中，則若有光曜。生驚俯而視，見先生坐火焰中，他一客則以肩抵床，斜身缶力而已。生驚而呼之，乃不復見火，室中暗矣，惟聞鼾睡之聲。明日生詢先生，曰：君昨夜何爲而若此？二人俱笑而不答。自此先生亦辭去，後不復有人見之矣。

王君

真人王君，少好道術，與妻俱入山，精思修道，屏絶人事。常以八節日隨四時朝拜，後遇太虛真人，夫婦俱拜之，就其請道。真人以素書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靈丹之道，告王君曰：爾有至相，應當得仙。汝今仙名已定，但欽守此道，勿示人也。併以經授之。復七年，太一中黃以靈華丹與之，遂有龍車羽駕，天仙來迎，白日昇天，爲太和真人。初，不知授書人姓名，昇天之後朝謁授書之師，乃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也。

梁須

道士梁須，不知何所人。爲道士聞柠檳赤者服之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等。須時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歲，能夜看書，行及走馬。入青雲山去也。

王元芝

王元芝，鍾陵人也。十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與語，因隨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見有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見一物如龍，又若蛇，形長十丈許，有五色光。問道士，答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明日方還，自是好遊山間。多飲酒，亦無服餌。每言洪崖西山蕭史壇，匡廬玉笥麻姑諸仙洞，無不徧歷。其間嘗於江右識仙人曹德休。德休，西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即得不死之道，泛舟西江，與元芝往來。元芝嘗爲縣吏，被繫獄中。德休知之，來其家，令取水少許，禁呪之，令人飽元芝。元芝飲訖，械繫已脱。遂歸，同德休而去。來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餘年方歸，年益少。先是，鍾陵多山魈，元芝欲到，山魈避之，謂人曰：王處士來。人有於道衢見兵士旗幟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也。或逆風掛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元芝遊玉笥山。雲水道士皮元休，舊與之友善，忽於郁木坑見元芝與道者數輩遊覽，因問所適。答曰：是蕭子雲、吳世雲、梅福、大脩諸仙約我，將登玉梁山，候蓬萊范仙伯爾。言已不見，即雲霧溟濛，風振林谷。元休悵仰而歸。

一本芝作之字，未知孰是。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此是姓名。有自童稚見者，至于暮齒，復見其顔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無阻，藥皆神效。或無疾戲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要賣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亦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極有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入口，足下五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矣。

袁亢

先生袁亢，不知何所人也。葛裘草履，遍遊天下，所至終日沉醉。遊齊州長青縣市，有李生以財豪所邑下，先生日過其門，則引手謂李生曰：日乞我百金爲酒費。生不礙其請，即時遺之。比日而來，凡經歲，生無倦色。一日，先生别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遊，子能觴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

有以教子。曰：方將爲餞別。與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戹，能慎之乃免，不然禍來不測。生云：先生如賜教，敢不從命。先生取筆，於生手掌中書慎字，曰：子慎勿毆人，否則人死子手，出一月乃無患。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經旬浹，一日忽聞門外諠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焉。有跛而丐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忿然毆之，跛者仆地，首觸户限，奄然無氣。生大悔，泣謂其母曰：不聽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去侍下，住則當受極法。生性至孝，於是大慟。母曰：可竄以偷生，毋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户而去。方出，忽見先生泣拜云：別未踰月，滅裂教誨，今果如先生言，爲之奈何？先生曰：子復歸，吾爲子別圖之。先生坐一静室，爲生曰：子出受繫，吾自有計。先生乃闔户，閉目而坐。生出户，觀者如堵，吏乃執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頃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閉目端坐入定。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之行。今置其屍在靈巖山澗澗傍，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又曰：子能至孝，宜有善報。子之壽期，合有七十四。今以毆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賜，罄家所有不足以報德，不識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與星辰出没，同天地長久，安用世貨爲哉，乃去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陳興明

真人陳興明，修行於南嶽元陽宮。宮在廟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時晋武帝太始中也。真人少旂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峰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冲霄衢。汝之積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舍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虚，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免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必至於道，不敢怠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

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游宴八極，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繞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雞犬，悉皆騰舉。至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致虚守静真人。

尹道全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飛昇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真形圖，纔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有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植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混洞東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遁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己石精金光藏景録形之訣，七者六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黄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遁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禀十訣六虚威儀，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真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内視中央也。一者五嶽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真文也。二者五嶽山蹤，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蹤，寫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峰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骨體之所像，枝榦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穴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脉之所通，而爲之圖也。主符圖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衆矣。武帝雖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毁其福，故不得與黄帝同功。今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太無之中。言訖而去。真人以晋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真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通真觀妙真人。知潭州張茂宗留題衡岳觀詩云：靈嶽峰前遊古觀，此中何別藥珠宫。五雲仙客形皆異，十洞煙華景不同。煉藥爐香金石氣，醮星壇冷薜蘿風。因聞大道修真訣，咫尺三清路可通。

施存

衡嶽洞門觀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去廟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黄盧子，得三皇内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其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峰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迎。以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和見素真人。

又有蜀人李昌利，棲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岩餘基《真誥》云：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壺公者，正其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具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

了然子

了然子者，遼東人也，不顯名氏。因遊西蜀二十四治，後居太白山。出入虎豹馴繞，亦不知其所修。後遊三楚，僅百餘年。友善者吳猛、陸修靜、郭璞、謝靈運、僧慧遠，前後相繼。庾亮嘗師之，謂曰：先生觀諸賢者，可以脫於濁世乎？曰：功有淺深，道則一致。雖各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又曰：子出此月，再爲汝道。後亮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訪南嶽，謁青玉、白璧二壇，尋於前洞門訪李昌利先生，劇飲數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歸隱前洞。宋高僧宗炳訪之，不遇。

鄧欲之

鄧欲之字彥達，隱於南嶽洞臺。夜誦大洞經，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欲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遂解化。

徐靈期

徐真人名靈期，吳人也，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宮去廟東北七里，真人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飯，故得周遊海嶽，來往南山，積有年矣。采訪山洞巖谷，作《衡嶽記》，叙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峰，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地。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峰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晉安帝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蒼悟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唐代宗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大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行，亦得真人。今宮基見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鷄報曉，因喫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之，而不能捕。

鄧郁之

衡嶽紫蓋峰石壇九仙宮鄧郁之，南陽新野人也。幼有飛鳥銜字元達，後得驅邪辟毒之符，即救治無印之夢，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不愈。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火符之術。

於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郁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徧歷。所患丹材無力可致，因採藥夜宿石穴，夢神人曰：汝有功，將徵召，宜應時出，衆仙候汝。覺而驚喜。於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見南楚長沙分。武帝敕監軍採訪詔之，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闕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嶽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内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鄰，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蓋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遷紫蓋之東。以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車降于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超真集妙真人。衡州刺史張覿具奏，置觀額。

陳惠度

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選其幽勝，居玉清觀。在石廩峰南，去廟登山二十五里。乃告天而盟，三搗丹爐，運石鍊丹。深夜被鬼所擾，摧壓。唯冥心蟠坐石上，誦黄庭經，佩五嶽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通，道力潛扶，獲擒魑魅，妖氣漸散。其鬼散懍悲號，真人復令肩石爲誓，免戮，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齊武帝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冲天。唐張九齡《題丹臺》詩云：鷄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昇劫仞臺。魏魁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説鬼肩栽。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冲虚元妙真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栽石、雷泓風穴、誦經壇、浴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之。孝宗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黄守正，開山伐木誅茅，募化賢善之士，新創殿宇。祈雨禳灾，並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張曇要

衡陽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字蕭齊。又記云：晉武帝咸寧中建。昔張真人諱曇要居之，感通天真密降，傳内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寶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廢帝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鸞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葆光襲明真人。

張如珍

衡嶽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太康中，新野先生建。梁武帝天監初，有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鄰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稟靈骨，遇神人降於邑室，傳明鏡洞鑑之道。曰：夫燭物理

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嶽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矣。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得之者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獨行遊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見如珍方衣仙衣，駕雲輿，簫鼓擁之，縹渺而昇天。和元年，賜號全真達道真人。

廖冲

廖冲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爲吾守爐，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唐睿宗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由吾道榮

北齊由吾道榮，幼而少語，不通文，常愛獨處。因遊南嶽，遇赤君授符水禁咒緯候之數，無不畢備。一云少爲道士，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尋訪得之。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曉，悉授道榮。歲餘，謂曰：我本恒嶽仙人，有少過，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送吾至汾水。至，遇水暴漲橋壞，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即至，二人徐自沙上過。道榮爲文宣追至晉陽遼陽山中。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定。

賈自然

賈自然於衡嶽太平觀焚修，遇南嶽真人陳少微自子明而禮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將有高真，必傳其妙。後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飛仙之秘，白日沖舉。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而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迤邐訪洞陽，過岳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泝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邦鄉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修理觀

宇，爲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爲法主，皆北面事之。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瞵於户外，經時而止。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熔銅汁，就其裂處換之，其紅燄自暗。衆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摸之迹，此爲靈異。

張惠明

張惠明，趙郡人。結廬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行咒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群。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詔之内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敕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李思慕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練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峰。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嫉吴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餞行。註清静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峰。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咒術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爲妙。於是無醒時，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洞後尸解如蟬蜕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練師，南游早鼓瀟湘枻。

申泰芝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夐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嶽，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虚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唐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爲國師。

張太空

先生姓張名太空，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得道。唐代宗大曆七年，爲唐相李泌之師。後隱元陽宮，於德宗貞元

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於靈隱峰。御製詞文云：夫至道無名，强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空，混元育粹，玄之又玄，煉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峰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蒙而冲用。栖遲浩氣，太古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其宮宋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賜崇明觀，後三里有伏虎岩。

柳實

唐憲宗元和中，有柳實、元徽者，居於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爲理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於廉州白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嘩，舟人與二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午，俄颶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玉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香爐，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睹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密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鬟侍女，如捧玉合，持金爐似蓮華，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饗，然爲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別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枉駕。尊師語夫人曰：安期先生間闊千載，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趣侍女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徽，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簫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中，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枉駕。尊師語夫人曰：安期先生間闊千載，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趣侍女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華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

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華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華。二子於華間潛窺，見千龍萬虬遞相繳繞爲橋柱石。有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强爲此行。出襟帶間一合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道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嶽回鴈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二君子爲持此合子到回鴈峰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效爾。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之，事無不從意。但扣玉壺，當有禽應之，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年也。驅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盂餚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要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世，體亦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鴈峰下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栗，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於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返魂膏，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已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無有其人。因雪中見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其年老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二字，乃疑異之，禮爲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峰，更不復出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陳法明

衡嶽洞陽宮在石廩峰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峰下開岩建壇，山人爲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大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庵宇。

王十八

唐宰相劉公名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諠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聞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輒往俟之，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傍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初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問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去得否？曰：即館後是。遂往問之，見王十八衣犢鼻袴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受。及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不解其意，當時發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得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懌，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備焉，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皆無所睹。鄰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冢瘞，空存衣服爾。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侍號叫。俄聞扣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家人懽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盡令去其障蔽及湯藥等，乃自於腰間一葫蘆中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時。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凄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

可延十載，至期某却再來。遂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中，飲之遂吐出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善長嘯，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辭去，登遂白日昇天。《晉書·阮籍傳》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南嶽總勝集》云：孫登昇棄榮位，棲遁求仙。以至露寢忍凍，茹草充飢，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故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登乃冲昇。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墻，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説，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絶。康聞知大悦，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

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宮人曲，康不肯教。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負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別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康不肯教。帝令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鄰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樂子長

潛山真君是樂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衆，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籙，以五芝爲糧。太上補爲修門郎，位亞神次。唐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內真君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趙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爲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砦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即當服藥，能服藥否？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强。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檐，終日不瘦。極百七十歲，夜卧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卧，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許，乃美女也。其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

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爲中嶽真人。

尹思

尹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

張邕

司空姓張名邕，字巴，玉齊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禄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嘆曰：夫榮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進，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餞送司空於東門之上。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天色晴霽，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衆，獨秀標奇，平生罕見，再三嘆羨。遂召驛吏遭遵問之，對云：晚生不知。令呼市老毛國華至，乃言：古老相傳云名温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有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温水源放光峰下，創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祕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常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等九人仙侶，時時期會仙峰之上今有會仙峰，以琴棋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世爲神仙。汝受之，勿得輕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其所在。司空是時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爲黄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絶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脱衣入酒庫甕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但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司空聞之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賤，悉取庫内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使潛見道流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詔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靄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輕舉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

司空嘆曰：汝無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爲汝陳奏。至十八日，帝勑玄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爲土地，守護山壇。是日鄉老門徒陳昂等，遂具狀申縣，縣申州，備録諸事實狀奏聞，奏頒下所司。自此故號司空山焉。至陳文帝永嘉初，有丹陽章、馬二先生，不通名字，來山前語鄉人曰：予張司空弟子也，特來尋司空住處。人曰：司空已於梁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拔宅冲天去矣，空有遺宅，人不敢住。二先生聞之悦喜，入山齋戒修道。一旦功就，異香滿山。樵者聞之，莫知其兆，唯聆絲竹響亮遥空，舉目視之，二先生各乘瑞雲白鶴，冲天而去今有白雲白鶴二峰。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夢於司空山仙壇立祠堂，選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賜額朱陽升，封張徽宗政和三年七月，改賜額陽升，封仙爲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特封冲昇真人。

王仲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吸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昇度者，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赤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依教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中嶽真人。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吴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媪，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僵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爲吾刻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内纖毫盡見。其子亦服之，足十八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暝晦，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睹，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爲娱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郎

趙郎、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煮物，物熟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踴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漉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願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祕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欻，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勤不替，俱爲真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願

岑道願，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邃，有巖，硿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愠。積二十年，蛻迹而去。將還，見老人儀冠臨江商人至廣陵。甚偉，以香銖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枻平行，更無留硋。德宗貞元中，監察御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可到。山上多木芝靈術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順

王順采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峰，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銖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枻平行，更無留硋。德宗貞元中，監察御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可到。山上多木芝靈術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嶽道

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内殿，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殆盡，俸禄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旦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薾，若山見之，盡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老劣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况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憂之。若山驚曰：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苦爾。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洎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鐺鍋鐵器十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炭壘爐臼鼎鉗之屬爲一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馬尚正真，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閲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禄暫榮，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脱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黄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遥。遐瞻帝閽，不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内臣齎詔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榮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鐵二十鋌。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嶽總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稟

奇操，日久望終南高峰，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奉使楊州。既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傴僂，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弊廬乎？鄭然之。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引鄭。即更衣潛往，經歷闤闠，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無人蹤。藁榛隘翳者數里，乃及所居。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入門，則向請先入爲席。久之，使侍者一夕，奇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於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困。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質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

羅子房

冲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王夐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夐，嘗有過，謫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效役。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夐焉。年可四十餘，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者，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年，一旦辭茂實曰：夐本居山，家業不薄。今屑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留聽之。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觀，能相從一遊，可乎？茂實曰：可。夐於是截竹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既去，潛置杖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爲之，夐曰：君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欲退，夐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夐乘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虎。茂實懼不敢前，夐曰：既相信，豈必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遂凭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實家華山下，當執房效役。南陽張茂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夐焉。年可四十三更，計數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

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復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窗户階闥屏幃床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鸞歌鳳舞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復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逃戹之遇。仙路路殊，静塵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死之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也。自是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倏已一世。形骸雖改，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氣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黄金百鎰，爲修身之助。令黄頭與茂實等，從到乘麟處。復令黄頭執之，復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井中，復抽去竹杖，令茂實潜卧衾中。復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華峰上有彩雲東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爾，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既來，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蓮華峰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後不知復所在，因號復爲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孽姪也。少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琚家不復録矣。唐憲宗元和中，琚常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之識。因言其名，琚哀愍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姪有少物奉獻。即於懷内出金五兩，色如鷄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琚異之，即請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今有家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琚曰：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曰：吾即看爾。行里有期，恐不得祗候。琚徑歸，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昇先行，去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甚信重。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一訪於市，果有張蓬子。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蓬子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道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逾則不可售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

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緑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噀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每徉狂，醉傲於城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擦地便鳴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還杜燮之魂，今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荆湘間見千韶，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者。

王璨

王璨一本作珍，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屋令。嘗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絶穀咽氣，乃入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數斗器。此桃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璨乃携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或有之。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羅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羅。父年老，珏繼之。人有糶之與羅，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

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唐，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石壁姓名，仙童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嘆。始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羅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至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李寬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夕而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不復見。

許仲源

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疏秀。酒酣，據扃自歌。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羅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至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李寬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夕而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不復見。

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

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

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九轉神丹都謾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牙白雪、嬰兒姹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楮實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削去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强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直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概。先生始則仰面長嘆，終則俯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尚不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紿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爲黃金，用以爲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昌黎翁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銅爲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爲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十六

宋愚

宋愚，京師人也。父顒爲游商，多往來湖湘間。顒經三歲不歸，其母與愚曰：汝父去何久，若無故，必回。吾日夜憂也，子可往求之。愚乃下入楚，至潭州，遇跛者與飲。跛者取巨甌備酌。既飲，留半以授愚曰：可飲此酒。愚乃飲，即聞酒有異香。愚一飲而盡，跛者喜，爲愚曰：汝來求父，還知音否？愚拜對以未知。跛者曰：吾知之。愚乃再拜而請所知，跛者曰：子明日出清泰門數里，有新茅屋數間，乃吾屋也，吾指示子父所在處。乃各散去。愚坐以待旦，乃出清泰門，行十餘里，見道左有新屋數間，亦甚潔雅。有二小青衣童立於門，曰：子非宋君乎？曰：是矣。乃引入，既陞堂，即見跛者峨冠紫袍，有狼虎之姿。揖愚坐，

迤邐酒殽，羅列珍品異集，雖王公之家，不若也。既久，跛者曰：無以爲樂，取大飛飛、小飛飛來。一童自一器中取二彈丸，光彩若白銀，一置跛前，一置愚前。跛者喝云：二子各小呈伎藝，以悦坐客。二丸或飛起，兩兩相擊，即爲長劍，互相擊不止，即爲千餘劍。俱利若秋水，或散若列星，或聚如束帛，或驚若駭電，或緩若引索，或旋若規火，或去若流波。移時，跛者曰：汝欲得此道乎，即可吞一丸，其變化亦如此。愚曰：本來求父，不願求此。跛者曰：汝久客甚倦，當乏日用，吾有一藥銀法，可授子。愚曰：賦命淺薄，不願學。跛升斗之限，常恐己不任，亦不願求此。乃命左右者驚曰：子之道又在吾上。掇去杯皿，曰：子之父客死於湘州，汝往求之，可知矣。異日子可復來此。愚歸，翌日再去，即其室已空矣。愚入湘，果得父骨。愚後舉進士，即遊雲水，面色紅瑩，至今存焉。意其飲餘杯之力也。

韋善俊

韋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逍遥不仕，祖宣敏嘗爲鞏縣令，因家於鞏，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嘬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長齋誦道德、度人、西昇、昇玄等經，人有所惠，悉爲賑救之用。及壯，詣嵩陽觀事黄元賾參佩道法，又從臨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師惠感。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因訪識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爲國師，齋于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黄鶴翔集。詔往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亳州太清宮修金籙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冱，忽有聲如雷，水暴湧，昇仙觀。一日復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請速去，不爾傷子。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絹五百疋。歸浮雲，游吳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旦鷄鳴當飛昇矣。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爲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絶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張惠感

張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孫。自崇元觀遷隱于浮雲，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師惠感。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因訪識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爲國師，齋于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黄鶴翔集。詔往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亳州太清宮修金籙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冱，忽有聲如雷，水暴湧，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絹五百疋。歸浮雲，游吳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旦鷄鳴當飛昇矣。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期雲物異降，白日冲昇。武后久視元

年庚子所鑄鐘，記惠感姓名可考。高安調露鄉，今有惠感故里張氏坊存焉。

張志和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于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梭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虚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孰爲往來。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顔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華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華木禽魚，山水景色，奇絶踪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戲水，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傳寶在人間者。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巖師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名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黄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有二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逐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潔，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峰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號其峰爲童子峰。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繿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杯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遍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甚大，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

藥相療，但將數斗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脱衣入瓮，三日方出。鬢髮俱黑，而顔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爾，清泠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打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鷄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惟猫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縣道静院，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又云陝州芮城人，詣中條山道靖觀，事周尊師名悟仙。居常如風狂人，凡觀舍有所損，自持斤補完之。登危立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唐開元中，有劉天師嘗煉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人皆謂妄言矣《混元寶鑰》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内。因殿宇損壞，道華葺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咳我上昇處。衆人以爲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吏人具白於官，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異，永樂縣官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扣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華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宫善信院，今去矣。復留一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謾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昔年煉得藥，留著與内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遲爲。三清相對侍，大羅的有期。俄頃，雲中音樂聲，幢旛隱隱，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云辭衆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遣真人韓衆降，賜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信院。乃脱履松下，上古松之表，脱衣挂松上而昇。鄭云叟題中條道靖觀詩云：松頂留衣上玉霄，永傳聖迹化中條。不知揖徧諸仙否，豈累如今隔兩宵。節度使鄭公光按視，以事聞奏，詔賜絹五百匹，并賜御衣修飾殿廊，賜名昇仙院。

臣道一曰：侯道華勞謙養道，屈己事人。觀其躬持斧斤，完葺宇舍，至於汲湯灌園等事，若僕隸，以實於衆。倘其後來不獲飛昇，人肯以仙視之乎。蓋真仙闡化，必有深旨。《道德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侯道華以之。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一日縣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爲憂。行至縣北一十二里，忽遇一道人，與同入一石井中，移時已到西川。取訖回書，不覺又從石井出矣，至縣投落回書，莫不駭異，人因號爲石井仙井見存焉。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墮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毋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湘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華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計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又植言此城中人有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人家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而戒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欲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回群鼠前，皆扣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内便絶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四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趣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之，乃二僧願求見道士。及引見湘，但禮拜哀鳴，曰：僧衆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責，三數百僧，到今不能下牀。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爲意，回心，未欲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回群鼠前，皆扣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内便絶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四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趣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之，乃二僧願求見道士。及引見湘，但禮拜哀鳴，曰：僧衆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責，三數百僧，到今不能下牀。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爲意，回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人家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而戒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爲

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猧子皆飛走，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秖能舍宿，爭會壁上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内淨處睡卧。及旦，主人留連嘆悔不已。知微、延叟辭行，及數里間，見湘已在路傍候之。自霍童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將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絶思望爾。乃棺殮之。其夕棺忽然有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又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措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後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岩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没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見湘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湘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棺殮之，果然。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猧子皆飛走，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秖能舍宿，爭會壁上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内淨處睡卧。及旦，主人留連嘆悔不已。知微、延叟辭行，及數里間，見湘已在路傍候之。自霍童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將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發自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神氣清爽，静默虚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顔狀益少於當時，人莫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

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閬苑華前是醉鄉，滔以冉切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唐宣宗朝以文章賓于國。性沈静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爲樂。博學强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以進士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殖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静坐，若有念思，久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復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有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内，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别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宫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然可記獨房静室，宫女中使皆不接近。每夜聞室内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旛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草，颯颯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滿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三峰御女之術，非真仙所學，况宋玄白證飛昇之品者乎，惟置妾一事益啓人之疑惑，然决非御女之術明矣。必玄白之意欲示和光混俗，故使人之不測其爲仙。又游越州，適大旱，方暴尪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然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霔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後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

刺吏韋德鄰誑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部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自仆倒，枷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鄰曰：使君忤觸劉根，欲誅罰祖禰邪？德鄰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異屢試，不可備録。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南城縣今屬建昌府也。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從來，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知其所修。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嘆不已，乃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酆去奢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峰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嵩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静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張天師及葉静能皆居此山修道。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静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静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守。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鑠去奢於空室。時方炎暑，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開室，見神色儼然，顔狀紅白，愈於來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迹，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静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

室，及環佩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鵠，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軿輿旛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内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門，應聲答之，笑皆絶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鞾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鞾衫等，旋亦失亡。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錄，耆老云爲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則天皇后召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驰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絶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驰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皇遊温泉，幸東都，於集賢院安置。皇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顔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爲榼蓋，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一云後隱於鳳州，夏居豆積山，冬居鶯鶯山。明皇聘，不至。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帥夜光者，善視仙術，不可窮紀。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邢

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菫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潔，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崑明池，今甲戌歲，今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略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憫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帝爲立棲霞觀。

臣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鑷鏗輩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張果是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桐華間傳舍是處題之。明皇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邪？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所在。或有見在大面山者。

薛昌

道士薛昌，幽薊人。唐天寶間，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嶽，不隔視聽。時玄宗宗尚至道，節度使延致賓館，欲乘以馹騎送京，師忽失所在。

吳筠

吳筠字正節，華陰人也。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耿，不能與時俯仰，去居南陽倚常山。唐明皇天寶初，召至京師，隸爲道士籍。入嵩山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嘖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扑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冶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以天下將不治，求還嵩山，詔爲立館。未幾，漁陽事作，乃往茅山，復東入會稽、剡中。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棲岩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輿集而爲序。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略相甲乙。代宗大曆十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母夢長庚星而孕，因而命之。生

於天后聖曆二年己亥，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蘇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十五好劍術，游神仙，多居岷山，游江淮，觀水，數有吟詠。復登峨嵋，游渝山，遇，遂詠鸚鵡詩云：落羽辭金殿，飛鳴叱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雲夢三年。娶許相圉師孫女，留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去之齊魯，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飲，號竹溪六逸。玄宗開元十六年，上裴史書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天寶三載甲申，白與吳筠善，筠待詔翰林，白亦至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因解金貂換酒爲樂。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頮呼内切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白益驁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初出金門，尋侍御不官不受賞，反謫夜郎天。至是半道承恩放還，遂登巫山，下瞿塘。後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有緑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岩穴。我來問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煉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緑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後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濟采石巡，白避地廬山，爲璘脅行。永王璘兵敗當誅，罪連及白。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也。白先有詩自叙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有緑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岩穴。我來問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煉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緑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後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濟采石訪族人李陽冰，因捉月赴水而終，人謂之水解，享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遺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

於世，序云：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梁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亡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古今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去。其後白龜年至嵩山，遥望東岩，古木簾幕窣地。步至其傍，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召。龜年趨進，其人哀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

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舞鳳。嘗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龜年曰：彼城西家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厩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彼言槽中料熱不可食。復驗之，亦然。時近清明，人吏驅羊二十餘口，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守曰：羊不行，有説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乞生然復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後龜年放迹方外，不知所之。白海瓊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

真人，白樂天今爲蓬萊長仙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十八

劉玄和

先生姓劉名玄和，號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晋南遷，起家寄于九江之都昌今屬南康軍。父祖儒學，樂道丘園。於唐明皇開元二年，先生降誕。幼即穎悟，長而不群。及盡孝養終親之禮，年幾四十，有拔俗出塵之志，遂入匡廬之龍興觀即今白鶴觀也，禮住持三洞法師何子玉爲師。天寶二載，得度爲道士。繼有異遇，一棲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苦節霜露，餐餌松檜，咽二景之流霞，養三田之玉醴，真璞不琢，大器晚成。猛獸衛庵，靈鶴如畜。斯乃道氣真淳，物我莫干，情識兩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崒然而高，先生手殖木瓜於其下，至今號爲木瓜岩其地險峻，人鮮得到。先生忽一日下觀之西，自殖松檜，鑿丹井汲水以療人之疾，多獲痊愈。庭有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殖。德宗貞元中，吴元濟不臣，亂兵淮上。洪帥命幕府王遘奉表京師，爲淮寇所掠。遘家人詣山悲叩，先生乃曰：觀中有司命司録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禱，當即爲拜章。未幾，有二神人導遘，車騎疾馳千里，由是脱難歸家。此先生拜章之驗也。自是朝野景慕，當代名賢，順風稽首。先生惟恭夷心静默，虚己濟人，他無求於世。年八十六，於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顧謂門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峰，將遊金華，玄譜有名，吾即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學道，無自沈墜。言訖而化，治命藏劍於栢壇，門人禀其遺旨。當往之日，白鶴翔鳴，晴天雷震，異香芬馥。驗之，則尸逝柩空，乃葬其履舄。後范仙舟等崇立殿堂，以昭嚴奉。仙舟後亦得道，莫知所終。

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

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爲楊孝子。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禄。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鬬，有傷慈心，遂出爲長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棄官潛遁。初隱茅山，以其淺近，遂來廬山峰頂結庵，造青精飯，辟穀。造松栢爲香，禱於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十四年，當秋晴月滿之夜，天宇清霽，忽於虔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結縫。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採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經。泰明伏地稱謝，神人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經三十九章，一號九天太真道經。泰明從此依經行持，屏迹塵世，凡三十六年。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日中，祥雲迎繞於庵前，泰明遂乘雲昇騰而去。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出❶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云享年二十四，位不過奉禮太常。賀將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今奉上命召李長吉。賀了不能讀，欻下榻扣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賀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賀氣絶，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焉。宣室志云：李賀卒，其母夢賀曰：上帝近都丹圃建白瑶宮，召我爲新宮記。又作凝虚殿，使我等纂集樂章。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南岳總勝集》云：靈麓峰即岳麓也，在湘水之西，係二十洞真墟福地。宋朝改賜景德，徽廟朝改爲岳麓萬壽宮。唐軒轅彌明嘗隱于此。善捕鬼物，囚縶蛟螭虎豹。絶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遇之。唐憲宗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哀，夜抵其居宿。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説詩，彌明在坐，貌極陋，又作楚語，喜視之蔑如也。彌明軒衣張目，指

爐中石鼎謂喜曰：子既能詩，可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但貌事之，不知其有文也。喜其説，先題首句云：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烹煎。次傳喜，喜踴躍綴其下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子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師服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非似經意，其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慚駭，復以多窮之。師服又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喜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復令師服書曰：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争。師服曰：大似烈士膽，圓如鐵馬纓。喜曰：上比香爐尖，下比鑑面平。彌明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强抽萌。師服曰：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喜曰：不值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彌明曰：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師服曰：皖皖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喜曰：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彌明曰：旁有隻耳穿，上爲孤髻撐。師服曰：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喜曰：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彌明曰：無計離瓶罌。師服曰：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喜曰：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彌明曰：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師服曰：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喜曰：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横。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師服曰：以滋翻溢衍，實負任使誠。喜曰：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彌明曰：寧依煖熱弊，不與寒凉并。師服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曰：回旋但兀兀，閒閤自鏗鏗。喜思益苦，務欲勝彌明，每搜索欲出口而聲益悲，筆欲下則復止，卒亦不奇。二子益已不見。二子驚異，携詩詣韓愈訪其人，愈曰：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彌明嘗過八桂堯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宋理宗朝，國史蕭山則撰衡山新創彌明隱居記，云：水簾洞，南嶽清絶境，端平二年七月晦，江西蕭山則晨遊，嗜其清，過午不能去。同遊三道人欲困，僕色欲食，皆棄。子坐天旒亭獨

吟，得老樹仙休影，寒泉客漱飢之句。有椎結叟援壑來叩所吟，以前句對，即續云：此中山廣大，輕易莫吟詩。貌冷而言鼻，問所自，曰：西方白龜所宅白水國。問姓名，不應，拾墮松畫崖石云：唐天降我，日月照我，韓愈知我。忽袖出草一株，珊瑚狀，白：子飢乎，啗此。徑行，疑其異人，亟追及，問：適留我何藥？不顧。子按本草經，赤芝生衡山，殆芝類。會道士羅志真邀翫白龜泉，方悟白水泉也，愈彌也，日月明也，必彌明。因諗志真：泉有是叟否？曰：無有，然詎知不隱此屋。於泉上像而祠之。或曰：彌明即愈，非他人。噫，叟告我矣。或曰：叟之傳以石鼎詩，以退之序，不以祠。噫，叟逝幾劫，語業之結習猶未化，高踞傲劉侯之氣亦未除。而由唐元和後到今，此山乃不知有叟。予幸遇叟，志真幸聽予。妥神予棲一也，補山闕典二也。其數邪，隸彌明隱居爲之榜，且用楚歌招之，詞曰：鸞先驅兮駕鴻，之太白兮道誰逢。石鼎小兮語大，名高出兮衡峰。仙歸來兮曷年，吟不老兮楚天，詩藏山兮卷幾，木羽祕兮無傳。鼎中匊兮仙餘，凡骨蛻兮仙如。薦玉英兮丹溜，浩揚靈兮起予。淳祐二年，又書《石鼎聯句圖》後云：唐人譔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彌明，即君也，島乃浮屠，范陽人。彌明則道士，衡山人。全不合，碣妄，寧可信。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强記攻文，有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中。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棄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官入道。遇道士賣藥，聚翫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睹。商頗驚異，即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楊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已爲地仙矣。

劉嗜

劉嗜音僭小字宜歌，兄，瞻也。嗜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居，見嗜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嗜性饒俗氣，業應未淨，詎可强學？道士曰：能

相師乎？嗜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山。嗜與瞻俱讀書，嗜山棲求道，無巾裹，髻角布衣，事道士爲文。而瞻性慕榮達，嗜謂瞻曰：彼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喜貞可以繼踵矣。自後嗜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陞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髻角布衣履不濕，欲見瞻。瞻驚嘆，乃於山下結庵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瞻驚嘆，乃於山下結庵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而見之。嗜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嗜復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嗜曰：可復修之否？嗜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況是已昇天仙，詎能相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一夕失嗜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禮重，慕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尋爲涇原節度，迎之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棲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而以居。常餌黃精，結庵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建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荃，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也。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則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餘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鵠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建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害。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從遊，連春入夏，自日及暮，閭里之間，殆

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絶，常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乎？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寮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娼優共輕侮之，七七乃曰：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絶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或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茆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愜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作之以禍，赤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鵲林寺花，兵火焚寺失其根株，信歸閬苑矣。

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話隋煬帝東巡事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❶『出』原爲『山』，疑誤，據文義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茹葷。遇青城趙元陽授遁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録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馘滅妖凶，靡所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爲道士。留內齋禮，賜于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費財與日，請竅真僞，帝然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法攝之耳。詢之果然，病亦皆斃。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中，時時召入。惟不愛浮屠法，常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土蕃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子城中。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天帝敕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

七十年矣，微勣垂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于海岸，晨夕禁咒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輦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珠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岩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即爲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説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耽酒，鍾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耽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樝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紱以非榮，卓爾孤芳，冷然獨往。勝氣絶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内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徽音之未泯，悲縣解而俄留。何莫慭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予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敕葬于松陽，百官縞素泣送國門之外。仍度其姪潤州司馬爲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齊物、尹愔爲入室矣。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筭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筭而知之。卜居嵩潁間，著潁陽書三篇，有筭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卧。閉户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琯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携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琯曰：省此乎？琯髣髴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鱠，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琯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鱠，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爲老君帳，因假以爲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爲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

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寶老師之後身，然百年，雲容果再生。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申元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許人。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内修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元觀。時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秘□希言同左佑真風，翼戴人主。帝游温泉，幸東都，元之常扈從。善談清静，上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内人趙雲容侍晨宸，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桑，間輒乞藥以希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雲容復懇乞不已，元之愍其恭勤，乃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淪滑，百年外可以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爲地仙，復百年當遷東洛，病于蘭昌宮，洞天矣。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特以元之之言問貴妃，上命中人陳元造如其所請而瘞之。百年，雲容果再生。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魏時人，已數百歲。《龍城録》云：八月望日，唐明皇與申天師游月宫，寒氣逼人，清露霑衣。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府，榜曰廣寒清虚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木下，樂音清麗。上皇歸制霓裳羽衣曲。此一事與葉法善稍同，今併存之。又逸史見羅公遠傳，大槩如此。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思遠，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縣人。修道宇于漓沅化，常往青城、羅川間，歷周隋唐，年數百歲，乍老乍少，韜晦名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術。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横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劍南有果，謂之曰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筯，斯須使者持曰熟子至。葉詰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遠與法善、金剛、三藏

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誡崇驅妖，召龍致雨，无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金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璽入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復入五碣中，又擊碣爲數十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强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公遠，其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速公遠駕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之樂，冒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於別殿而素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以十年爲約而受，乃不能守，因小術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秩未滿，有林泉之因袖出一書，謂仙玉曰：可以此達上，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云我姓羅名公達，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問。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果飲修行僅一紀，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水，度流年而已。

遊南嶽，卜棲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峰之下，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禀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幾尸解於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衡嶽總勝集》云：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註經之所。曉夕雲煙，如香繚繞。

薛幽棲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聞方外事。唐明皇開元中及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間。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嶽，卜棲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峰之下，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禀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幾尸解於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衡嶽總勝集》云：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註經之所。曉夕雲煙，如香繚繞。

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康縣翠園山下人。）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内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緑脉，形狀異常，幼穎異拔俗。家巨

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惻然哀之，形於顔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峰，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内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皇燕間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爲鼉所祟，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録水府，見之，於是飛符誅鼉，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顔甚悦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着緑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而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臣道一曰：杜昇得道彌深，混俗處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别道翁四十年，而妝飾顔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脱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未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世，忘情詩酒，絶粒麤衣。觀其方巾布衫，雖舊不脱，人予新者必以遺人，冬則卧於雪中，常日遊於城市，蓋亦莫考其年壽幾何矣。倘以當時巾服觀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隱顯翫世，豈易窺哉。故《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羊愔

羊愔，泰山人也。以世禄官，家于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爲台州樂安令。愔幽棲括蒼山，性惟沈静，薄於世榮，志尚逍遥，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以爲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阮肇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摸搭之，乃唐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舁還家，七日後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簦，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愔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凡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愔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愔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愔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皆成文字，人莫能識。愔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事者依口録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及二年，漸肥白，不食百谷，惟飲水。三年，漆髮童顔，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後往樂安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二四百里。復歸仙都山，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强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迴好黄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内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大行、王屋、嵩華泰岳，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

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緑布衫。或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常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鞾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

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爲己作，見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虚子題《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問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册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黄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杖鞜而去，齊丘奪爲己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改成注，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薛季昌

薛季昌者，河東人《南嶽總勝集》云：漢州綿竹人也。家世皆以官顯。季昌自幼不好榮，不茹葷，衣常布素，酷好山水。後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洞經籙。研真窮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屢降，異香妙樂時聞於静室中。唐明皇召入禁一日遊青城，遂南如桃源。後遇正一道録，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虚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神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虚。猶宜傳秘訣，來往候仙輿。季昌嘗撰道德玄樞，以總頤真妙，注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煉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

祝融峰今夕有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返。後建凌虛宮。

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者，字良逸，齊國人。爲性樸拙，吐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究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峰，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去世，乃遊五峰，放志自適。唐高宗洞秘法，自正一先生傳薛季昌，季昌傳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構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爲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楊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之久不獲，召虛應。虛應鬈髮發弊衣至郡，無言而雨自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岸幘而坐，洎升壇，即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

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徐靈府、陳寡言爲煙蘿友。香火之外，瑟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祕訣。唐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會稽，廉訪使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嘗造請方外事。桐柏觀自正一先生完葺以來，湮廢之久。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爲道士，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閑院，復正一先生之迹。以三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爲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爲方外友，久之將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峰，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爲貺，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群群還。又曰：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即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爲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中，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之久不洞之道行于江表。憲宗詔，不赴，即華林谷創栖瑤隱居以止。桃源金陵，常儻然獨往。累月一歸。忽一日命湯沐坐化，以詩示其徒，乃返真。其辭曰：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峰，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爲貺，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群群還。又曰：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即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爲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爲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爲方外友，久之將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

別有詩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元澤。

徐靈府

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峰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門人建草堂請居之，弗往。而後自廬於石層上，喬松脩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島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嘗爲詩曰：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自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人秖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復生知何處生。唐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訪使以起之，辭不獲，出見廉使，獻箋石而成。史君韓曄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百草芽爲蘗醞酒，雖絶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唐敬宗寶曆初，詔求傳紫宸命，免下白雲峰。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廉訪奏以衰槁，免命。由此絶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道惟左元澤。

劉元靖

道士劉元靖者，武昌人。師王道宗，授正一籙。未幾，道宗將告寂，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氣出墓中，高數丈。元靖異之，遂改葬。及發棺，但遺衣衾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游武陵。復入南嶽，師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尋峻峰而上六十五里《南嶽總真集》云：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因闢以爲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構小閣，棋局茶竈而已。聞天樂浮空，及遷神當示史君，毋先於夫人。使還，伸已殂，夫人自愈。中。上請授法籙，問三盟歃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光禄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吕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萬鄴文碑，吏部員外郎趙檜爲傳，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爲内傳。

葉藏質

道士葉藏質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初隸安和觀爲道士，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籙。於玉霄峰選勝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其前有二峰，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聳峭對峙，故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尤精符術，請之者如織。婺州牧爲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

犯以穢忌，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檢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置匣捧歸，崇物遂絶。由是獲驗之家有所施，不是已則少留之，悉爲葺壇宇功德之費。牧乃表其賢，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爲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夷節同飲，語及生平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題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遂聞珠珮雜鼓樂聲于空中，須臾鷄唱，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谿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迴車畢道，及紫文素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練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默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爲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栢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間來問道，因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爲名。拾遺張穎撰記。而栖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籙，或爲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左元澤

道士左元澤，永嘉人也。賦性耿介，不俯仰於時。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峰石室中，去方瀛一里許。晨夕省奉，雖祁寒暑熱未始不至。靈府愍其勤恪，遂授以秘要。後陟玉霄峰，有人設黃籙齋，元澤列纂，以草屨登壇。或詰之，曰：三境尚擬去，此何土堆也。後歸松房，絶粒不語。忽携一布囊，貯木屑古鑑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兩月即出訪其友應夷節，談論清虛外，嘗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數十根，前有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又有文禽數十隻，類鸂鶒，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惟瞑目坐忘，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惟聞涎腥。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狀。俯岩呵喻，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謹勿栖岩穴也。温州青障

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爲祟。元澤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爲仙官笞死，謹勿血食祀我也。元澤一日忽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沐。復祝之：掩蓋日但請隨香氣而去，盡處即止。是夕有風雨雷電交作，光中有兵衛，皆介甲。將曉，聞唱珍重聲。往視之。已化矣。遂襲香氣盡處，如其言瘞之，果得一自然石壙，不知其甲子。嘗製真一頌，題於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爲廣舍，總萬宇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迥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無功之功，其功妙而難匹。

呂志真

呂志真者，不知何許人，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籙道具皆貯之。喜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人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者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志真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中，以繩縶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居石室時，所處甚隘。一夕致醮，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號東瀛子，本處州人《青城山記》云：京兆杜陵人。博極群書，志趣超邁。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天台道士應夷節。常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脩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僞，條列始末，故天下羽襡永遠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從駕興元道，游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聚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藏爾。先生知國難未靖，上表丐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未幾，駕將復都，詔光庭醮二十四位。會王建霸蜀，召爲皇子師。建謂曰：昔漢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樂宮中，薦許寂、徐簡夫自代，因老于成都。相國徐光溥志學之年，執弟子禮事之。光庭嘗謂曰：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監書籍皆備。先讀天文神仙之書，次覽經史子集。一月之內，分布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書，二日覽子史，三日學爲，四日記故事，五日遊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經史備熟。韋藹學士以兄之相國莊之文集請爲序，光庭曰：相國富有文辭，若

集中不删落小悼浮艷等詩，不敢聞命。建用張格，乃唐相濬之子，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通。治蜀初，小大事每令咨稟，蓋光庭非止善辭藻，而已有經國之大才。時有道士感庭秋謁之而不遇。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工未畢，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門人皆霑襟，及真宮成，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趺坐而化。顏色温晬，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麻油塗足，繪布裹之，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逡巡，吠雲亦號叫數聲而斃。光庭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記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行于世。凡所著述，未嘗不以經濟爲意《蜀檮杌》云：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爲之旨。如山居百韻詩及紀道德懷古今二篇，有一言至十五言頗有益於教化。蜀主王建初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詢于故事，毛文錫獻言：唐武德初祁平定爲金紫大夫，封蔡國公，諫省，於是以爲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初遷户部侍郎。衍襲位，尊爲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

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歲，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爲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岩，事劉處静，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秘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不起。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吴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瑶、吴郡陵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奥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吴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煉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

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顔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灊山天柱源也。

臣道一曰：左元澤答閭丘方遠之問，善則善矣，然末云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學者猶未知有無之辯也。夫能識無中不無，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遠之所得，度不止此也。《道德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論無也。又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論有也。知此，則親見左元澤亦必曰：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於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籙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内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遥遥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

之樂。自三更，及鷄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漸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師道迴山東十餘里，遥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鷄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爲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隱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驚異曰：此師道曰：絶粒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黄磁合，主人曰：合内物可嗽。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師道迴山東十餘里，遥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鷄犬。漸近，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與師道，令取泉水嗽，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觀雖靈岳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駐招仙觀修煉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迴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鬻藥，或逢虎豹，

見師道則垂耳摇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特遊鬱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顔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特遊鬱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顔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特遊鬱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顔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

以資孝，遠不違親。親之在堂九十有五，丁憂之日，匍匐奔喪，負土成墳，絶漿過禮，便謀遁迹，冀遂初心。無何，駟騎繼來，詔命難拒。太祖見待益重，舉國莫不傾依。門人鄒得匡、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繟然、杜崇真、鄧啓遐、吴知古、范可保、劉日祥、康可久、王栖霞等，皆爲入室弟子，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至秦吴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若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沈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煉丹有成，常欲歸彼故山。爲逼睿恩，有違宿願。逮乎歲在辛未秋月，夢一人黑幘朱衣，曰：先生道成久矣，天命迎之。先生寤而爽然，乃謂門人曰：我爲仙官所召，處世非久。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異香滿室，雲鵠立庭，若真靈所集，言别解化於都下紫極宫，春秋六十有八。創玄墟於太平門外，弟子斂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蜕矣。後數日，人自豫章見之，領一髽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游宫觀。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果足驗矣。順義丁亥三月，大丞太師東海王恭按典禮奉還新安，立玄壇，給田莊，改故居爲歸真院，仍表薦追贈鴻臚卿，賜冠劍法服等，恩禮優渥。

張氳

張氳，晉州神山縣人。一名蘊，字藏真。父居欽，母楊氏感黑光而娠，十有八月乃生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四月十六日。身長七尺五寸，風神秀逸，志性脩閑，眉目如畫，語言若鐘。工琴書，善長嘯，好黄老方士之説。父死，有欲以女妻之，即棄去，曰：吾慕古洪崖仙人，遂自號洪崖子。游青蓋山，遇褐衣老人，曰：此岩景成子，汝師也。如其言訪之，有被髮卉服踞盤石者，氳再拜，景成子曰：誰遣汝來？氳具道老人語，遂盡傳其方。又曰：姑射之南有古洞，汝當居之。若得五藥童役之，則仙去。遂往姑射，有神人指洞所，果得五童，曰橘栗术葛柮，役使左右。隱洞中十五年，仙書祕典，九經百氏，靡所不通。有樵夫宴而嘆者，氳酌杯水覆之石上，視之錢也，往輒獲之。書生劉會怪之，與俱來，失氳所在。氳常乘青驢，從五童，入靈夏，訪崑崙，游終南泰華，往來青城王屋太行之間。與葉羅二天師爲侶，每究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化之術，人莫能究其妙。聖曆中，武后召之不至。嘗醉卧洞口，酒欲醒髣髴見神人長丈餘，形甚偉，衣冠儼

然。指之曰：子何不學大隱？曰：何謂大隱？神人曰：九衢三市，稠人翕然喧嘩於前。復問曰：何謂小隱？神人曰：獨卧林泉，曠然自適。昔夷齊居首陽，是曰小隱。耽伏混世俗，是曰大隱。氳稽首從命，而神人忽隱。已而寓洛陽給事李嶠家凡十三年，詞人逸客爭相求見。明皇開元七年屢召，辭不獲，乃來見於湛露殿。上問曰：先生善長嘯，如何得聞？於是應聲而發，則幽韻蕭蕭，清人心耳。上曰：朕何如堯帝？先生何似許由？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昔堯帝召許由而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氳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迹巢由。是歲八月，聽還山。氳嘗在禁中指白驢云：此乃千歲雪精也。因賜之。詔本州葺其孝義里居，名其鄉曰洪崖，里曰徵君，仍賜牧驢草地於汾水。邠王守禮嘗問曰：淮南雞犬皆仙去，有之乎？氳曰：學道求仙如同睡異夢，父子夫婦莫相及也。守禮曰：神丹可餌，黃金可成乎？氳曰：富貴聲色，伐性之斧；點化烹煉，夭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藥，不可學真與晉牧郭正一往姑射尋之，數日方遇於松下，戴角巾，披鹿裘而卧。乃曰：朝客何用逼野人乎？二子嘆曰：久生，可以盡年。氳雅好古物，時天下名賢往往有所贈。開國公李太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雙，《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驢從五童，施藥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聞土意所賤之物，非敢匿之，是用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岩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雪精，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短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僧惟恭贈筇竹勒靴。五童分執六角扇、鐵如意、筇竹杖、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榼、自然榴元亭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樂篦，僧脩然贈迦葉陀頭鉢，秦休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氳竟入山，絶粒服氣，隱姑射山不復出。久之，河東巡撫使李嗣真高士巢由之輩也。嘗註《老子》、《周易》、《三禮》、《穀梁》，又著《高士傳》十卷，《神仙記》二十卷，《河東記》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驢從五童，施藥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聞土意其氳，驛召之，果氳也。然三召卒不至，乃栖息於洪崖先生之古壇，出入跨雪精，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短勒靴。五童分執六角扇、鐵如意、筇竹杖、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榼、自然榴杓（一云常服櫳榛巾、六角扇、垂雲笠、方木凳、二玄書、葛木如意、魏惠壺、木柏杓，五童出入隨之。）往來城市，酣笑自若，人莫知其所言。二十五年，范陽人得二大牙，皆一尺八寸，以獻上。上遣使就問氳，答曰：頃見崑崙之下有蝦蟆，大者踰百尺，殆是邪。天寶四載，年九十三，以四月八日

黎明大霧，尸解榻上。郡人見其從五童冉冉上騰而去。是歲八月，復於晉州與里人劇飲，留衣履爲別。至六日尸解，騰去亦如之，晉人藏其蛻於北源。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乾元中因申泰芝言豫章伏龍山有異氣，詔立應聖宮，塑肅宗像，以先生配焉。今紫清宮是也。德宗時，繼於晉州即其宅立廟，又於洪崖山尸解處立廟祀之，今皆爲棲真觀。氳有詩三章傳于世，其一曰：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卧樓臺。其二曰：下調人無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今自豫章水西沿洄數里，至隋唐西昌縣，故此數百武間爲小石頭，有石磯曰洪崖釣臺，有石池曰洪崖硯池，相傳爲氳書堂處。蓋氳來豫章十八年，舊跡可考僅如此。《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峰，爲東園公，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愈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生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岡山，聞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闕。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洪崖子耶，抑古洪崖耶？是未可知也，世必有知之者。

臣道一曰：張氳混俗養真，名動朝野。觀其答明皇之問，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謙之至也。夫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帝王殊品，明皇豈真道超堯帝，張氳豈真德謝許由哉？《道德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言後之。張氳之謂也。

傅仙宗

練師傅仙宗，長安人。父倫，資陽令。仙宗幼聰明而好道家學，年十二隱資陽山，未幾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齡觀以居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師居此，身不遑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岡山可居。仙宗然其說，乘青騾赴平岡山，聞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闕。利州梓柏江每年舟楫爲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說其苦難，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魚曝於灘，腹下有丹字曰：赤鯉赤鯉，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具以聞，詔立仙宗祠於其涘。已而至都，所對稱旨，命賜優厚，俾于上清宮設醮，上躬詣之。仙宗拜請東方青帝青童從官將神及諸位列宿等，皆儼然來降。既罷，問：卿修何道而致此？上恐懼，曰：臣修道，務以安人利物，節食儉衣，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此自勝，故一切神靈應召而至。又問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須功滿行圓，惠及民物，然

後服之即長生也。上大悅。久之，乞還山，詔修葺舊觀，賜額爲應真，上親書之。後亦遣使齎香燭就設醮席不絶。唐肅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聞空中云：太上有勑。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念自成都還，道中見仙宗乘青騾入簡州去，而後亦莫知其所之。御史中丞宋渾撰碑。

成道士

成道士者，不知何許人，晦名隱迹。唐明皇開元末，中使謁金天廟，聞成真人之名，遽候之。有道士弊衣負布囊而來，詢其氏，曰：姓成。延於傳舍，問所習，不答。以騎與之至成都，召入，館于蓬萊密奏之。明皇異其説，召一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院。問道術及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見皆笑之。而後因徹幕壁上有題曰：蜀路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上聞之，亦莫知其意。不數月，果狩蜀。

趙惠宗

道士趙惠宗者，硤州宜都人。隸籍久之，得九天仙籙、三洞祕法，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硤，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緑。得遺簡，有詩二首，其一曰：生我於虚，置我於無，至精爲神，元氣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爲灰土，神與僊居。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曰：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曜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僊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雲安人也。身長六尺，少喜老子説，志清修，斥五辛不食，居玉石鄉之精舍。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乾祐年四十一矣，忽夢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語汝，翌日可至溪上。乾祐遽悟，質明至溪上，則是有偶坐磐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乾祐趨謁恭甚，俄而雲霧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顧乾祐曰：吾近閲靈異經，知有若名，故持籙來。亟往雲昇宮，吾授若也。乾祐即往，真人乃授以寶笈靈文三科，一曰三將軍祕術，二曰紫虚秘術，三曰太上正一盟威祕法。并賜神圓一百二十，使正月朔旦取一餌之，壽當如其數。且戒曰：西有潴池，五龍居之，若可召而役焉，以利濟群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築静居，恪行三科，於是真人與日月星君夜數降其室。邑人取汲於江夏，苦濁飲，乾祐鑿井其廬傍，召一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乃一水

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乾祐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荆南節度使王圮者聞其名，親從受籙。是夕代宗夢圮從三神人遊，即遣黄門謁者馬承静問狀，圮以酒饌六甲殿，門即曰：朕有六甲殿，七寶所成，中有金箱玉簡，頻使法師啓之而鑰不可動。乾祐取祐有道者，宜能啓也。詔圮趣延乾祐辦裝。既至長安，以乾祐於益都，曰：洞開。代宗悦，賜乾祐號通靈大師。少焉辭歸，代宗會其流餞之。乾祐取悦置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以。乾祐曰：吾法高者爲先，有能舉是悦者吾師也。衆道士莫能舉，乾祐徐取置諸道士，盡皆不能興。代宗曰：奈何？乾祐曰：今起不難，聊爲諸公少靦爾。即叱之，遂起，代宗大異之。乾祐遂去，三日至江陵。及歸所舍，則母已死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從之，曰：天師母九尼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拯人疾苦，煉黄白，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哺時聞雲中有鐘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在其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尋冉冉而去。發視其棺，惟有衣屨而已。後十五年，有李文盛見乾祐於益都，曰：吾暫遊青城，行返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有繫龍樹，方輿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即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舒虚寂

舒虚寂字得真，開州人也。世業農，虚寂獨喜林泉，好黄老術，事建陽翟石乾祐天師。天師嘗泝江游仙都觀，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從之，曰：天師母九尼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拯人疾苦，煉黄白，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哺時聞雲中有鐘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在其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尋冉冉而去。發視其棺，惟有衣屨而已。後十五年，有李文盛見乾祐於益都，曰：吾暫遊青城，行返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有繫龍樹，方輿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即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執持六氣，指揮萬靈，外可以

召神，内可以延生。虚寂如所戒而修之，無不神驗。忽謂人曰：蜀多名山，爲神仙所會，吾將遊焉。既至，則常持灰數勺，貯紙囊中，或問之，曰：此可治百病。有請者，以津液調與之，疾無不愈。又嘗患口瘡，視之者無不驚訝。後入新繁銅馬觀，久之，常與人言：昔黄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會衆真於此，號其地爲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之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銅馬忽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予往來此三十年，幸一見之。居歲餘，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相託。因指視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乃知神仙解化。報答鄰母，遂復予之。母有子自臨邛歸，見虚寂以二甘瓜於新津上命坐，分食其一，又一使遺其母謝曰：積年所擾，一旦遠别，再會無期，寧免憶怏。其子還舍，始知化去。進士馮逍爲傳。

向道榮

道士向道榮，不知何許人。爲人朴略，事虚寂授鎮元策靈書，而名聞於蜀。嘗欲以金三十兩鑄白馬、老君，三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灾福之驗，勿窺榮利，毋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昔宋沖元傳翟乾祐，乾祐傳舒虚寂，虚寂傳予，予今傳汝，五世矣。必付人則當察其志行而後授之，毋自貽咎。可居遂祕之，常以他術自給，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漸言人休咎，或爲禳醮。每占，先令人齋戒，向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榮遍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人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翼與昇、粲具棺槨於砂坎之西巨松下，致薪舉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煙焰上，冉冉凌虚而去矣。

任可居

道士任何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願慤，負囊笈事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書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灾福之驗，勿窺榮利，毋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昔宋沖元傳翟乾祐，乾祐傳予，予今傳汝，五世矣。必付人則當察其志行而後授之，毋自貽咎。可居遂祕之，常以他術自給，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漸言人休咎，或爲禳醮。每占，先令人齋戒，向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榮遍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人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翼與昇、粲具棺槨於砂坎之西巨松下，致薪舉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煙焰上，冉冉凌虚而去矣。其鎮元策靈書，不復傳焉。

程太虛

程太虛者，果州西兑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産，居南岷山，絶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備呼使，因名爲善言、善行，乃撫皆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忽一夕大風拔木，雷電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湧，因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鈕。每歲農人乞符籙祈年，以印印之，則授者愈豐阜。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構祠設像，無所私己。有女道士謝自然授法籙，印訖，則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貞元十年，自然白日昇天。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五年二月，遷神子玄宮，貌不變而輕若空衣，所化之地忽生皂莢一本，柯葉下垂，俗謂之披頭皂莢。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峽入蜀，道由南岷訪太虛之祠，謂其門人曰：去年冬過商山，宿逆旅，出門見嶺上花木稍繁，忽忽躋石躡險，幾五六十步。至其下，異花夾道，約一里餘。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入，見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虛，祖居西兑，今憩此已。而留連極勤，厚囑曰：明年君自蜀入岷，無忘訪我。今熟視其像，果與見者無異。

俞靈瓊

俞靈瓊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學道十餘年，南岳赤君異之，授迴風之道及守明梁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上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人亦不知其有靈也。與異以驚俗，而人亦不知其有靈也。去歲中人談説，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跡。其貌常若三十許人。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靈瓊説其祖父名氏狀貌嗜性職掌年壽皆由中，衆驚異而禮之，但曰：我偶然爾，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請，亦不復有言，方知其是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絶粒，或飲酒。有潘老仙遊岳，與靈瓊交甚密。養一元龜，廣四五尺，力可敵十人，見者畏之。靈瓊因乘入九嶷山去，採樵者時見之。

趙知微

道士趙知微，不知何許人。結廬於九華山鳳凰嶺，日誦道書，草衣木食數十年，由此得道。人多從之，皇甫元真爲弟子凡十五年。唐懿宗咸通中，知微煉丹，遺元真市藥於京師，寓玉清觀之上清院。時皇甫枚日相訪，詢及之道，元真曰：門人自事師以來，未嘗有惰容，嘗云分杯結霧及化竹釣鰡之術吾皆得之，但小戲術爾。去歲中秋霖雨，門人皆歎佳夕不得賞月，吾師忽命侍童備酒，徧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峰翫月否？諸生雖應諾，而切訝之。少頃，吾師曳杖而出，諸生從行。既闢扉，天已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

篠，立峰之巔。吾師危坐，諸生列侍，舉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歸。既就榻，而風雨如初。元真善棋無敵，得點化術。久之歸九華山，不復出矣。

劉道平

劉仙師名道平，居玉笥崇仙觀，即今乾元觀也。漢武帝時東方朔已奏云：後有當天曹選舉者，唯彭城劉道平爾。以此知劉仙非偶然者。仙師幼時趣造出處已異於常人，每有疫癘之家，則以竹爲角，以蒭書符，奮臂呼叱，頃刻皆愈。以至旱暵蟲蝗，叩之輒應。于時黄巢竊發，鋭然南來，所至皆破邑，人懼其殘賊，故布寨峰岡。然尚患形勢兵刃之弱，奔赴崇仙告急於仙師，仙師愍之，爲出峰岡之陰，遣神兵以禦。不揮一戈，不發一矢，而大敗巢賊。此神仙之力，明驗也。爾後靈感尤多，已而輕舉。今岡頭上昇處有黄石，世傳爲飛仙石，唯存雙履痕，作白色以表異云。

聶紹元

練師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葷茹，嘗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自不與童稚群。既長，雅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城，官府甚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禄之所也，可自閲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六又往南岳。遂十授上清畢法，二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作無名子草堂記。世多以練師稱之。是時南唐後主酷好事佛，待緇髦加禮，怒冠褐輩，苟其榮利，往往落鬚髮以趨之，練師上疏切諫。厥後以母老，侍温清極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各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赫赫四照。城中望見者，疑爲火所焚，即之則闃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冉冉而去。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將軍至，可備二七人酒果。已而影響問若有就坐者。及旦，莊隸來云：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緑乘馬，從者數十輩，冠帶曄曄南去。練師迴首曰：吾往南岳矣。常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鍇俱稱歎，嘗曰：吴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徐左卿

徐左卿者，不知何許人。唐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而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首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其流非修習者莫得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寂。左卿常自稱青城山道士，風格清古，一歲凡三四至觀，宿於德虚正堂，以俟其來。至則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人所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携一箭，謂人曰：

吾山中偶爲此物所加，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其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左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此。後蜀人亦無復有遇左卿者。武興之東勤三十里，溪山可愛，而南北之峰峙然聳秀，名之曰飛仙嶺。耆舊相傳云：昔左卿帶流矢飛泊之所，今嶺之下有飛仙觀遺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北作訪使郭諮題云：翠嶺標仙迹，雲間碧樹開。每聞岩鶴過，疑是羽衣來。絶嶠時飛石，寒潭忽起雷，必應苑中箭，猶寄在丹臺。

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隱顯不能測。唐明皇開元中，嘗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在則家大，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答，則曰：戲之爾。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遁去，不知所之，但於其居壁上題詩數篇，讖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甘旨之奉，即榛栗桃杏芝术而已。如此僅半紀。母老，乃棄世塗凡五載，親屬離散，知識流亡。忽一夕又夢嚮之冠褐者，謂通修曰：廬陵分野有玉笥山，是洞天福地，中有清虛館，乃司命之別府，即真人遊宴之境，子宜往彼修行。翌日母復諾之，因肩輿入玉笥山，不構庵室，而居于岩穴林木之下。甘旨之奉，即榛栗桃杏芝术而已。母老，乃棄世塗葬。封墳訖，草屨笻杖，歷覽群峰，尋訪靈迹。不出山洞，惟草衣木食。或有人見者，必解衣衣之。凡三十餘年，林宿岩居，謝絶人世。一日深入溪源，見一碑石長三尺許，苔封雨漬，披剥而視之，字不磨滅，乃蕭侍郎清虛館之文也。復行百餘步，遇一舊址，碎瓦殘磚，雜然在地，林泉清潔，花卉芳馨，乃於此結庵，卜爲登真之所。未幾，里人知之，相率爲創觀宇，榜曰清居。或云清虛由此探玄抉奥，開傳道法，而四方門人接迹而至者莫知其數。通修入山洞，或五日或旬日而歸，所説者皆異事。穆宗長慶初，因入郁木坑，忽見一

謝通修

謝通修者，本宜春郡人。稟性和雅，不好妝飾，聞善則喜，見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悦色。唐代宗大曆初，一夕忽夢一人冠褐而至，謂通修曰：子骨非凡，何不學道。既覺，以其語白母氏。母氏然其言，許訪道。乃詣衡

宅重檐廣厦，粉壁修廊，異木靈禽，非人世之有。不覺精神頓爽，瞻望徘徊。斯須有一青衣童子出，曰：子乃謝通修乎？曰：然。曰：蕭、梅二真待子久矣。乃引入，見一人紫綬冠劍，坐堂之左，一人碧綬冠簡，坐堂之右。通修輒再拜啓曰：某塵世螻蟻，貪慕生道，辛勤三紀，願謁仙府。豈期今日忽達靈境，面朝仙真，朽骨重生，獲期玄會。蕭曰：子雖心慕仙道，迹託山林，而葷辛之氣未消，焉能住此通修小時曾食小蒜。通修悲咽伏地，堅求不已。二真憫其誠，乃賜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頓服之。通修跪受而食其半，餘不能盡服。二真曰：子宜還所居，當俟後命。既歸，自宣宗大中八年患血痢，至明年春方愈，此洗葷穢之驗也。其年四月七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夜夢洞府有神仙之命，吾將往矣。翌日遂解化，門人以棺殮之。是夕夢其師曰：吾有寶劍，何不隨吾。遲明以劍入于棺，不見師之蛻質，乃葬空棺于觀之東北隅。時年九十八歲。至懿宗咸通初，有問政山道士聶師道游郁木坑遇之，乃知通修果爲真人矣。

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爲開樽，湘娶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太，顏色艷麗。於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湘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公謂湘曰：吾實慮不脱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説焉。

軒轅集

羅浮山先生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居常民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無不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神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略無減耗。或飛朱篆則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即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鷄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豆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在其下。上食之，則憂，憂則不救，故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上笑曰：先生早知也。幼稟淡泊，不餌腥膻，銳然有出塵志。年十三辭家訪道，千里苦志勞形，人咸異之。後至九嶷山，忽遇一人於道左，緑髮朱顔，眸子瑩然。德融疑其非常，進而問之，則唯唯無語。因相與携手入山，漸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謂曰：夫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不存諸人

劉德本

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陷鄂州，沿江警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携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饑，饑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饑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峰下，廬山之陽也。一日有道者鬈頭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久之，因把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到後院。遂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宫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之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籙，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爲人方歷四世，宿業猶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閾，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偏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翱飛而去，當時呼爲劉仙翁云。

厲歸真

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甚嚴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污，歸真遂於壁畫一鷂，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朱桃椎

益之靈泉分崍山，朱祭酒名桃椎，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爲念，異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撼庭秋等作遺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内丹訣云。《蜀檮杌》云：道士朱桃椎，一日謁王處回，於階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後有人令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椎爲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於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巍坐，以

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輻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寤，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爲名畫，云真人受封爲妙通感應真人。

感庭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見道士日貨藥于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衰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户窺之，見燈燭綵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時酌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乃款其户曰：光庭量識庸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叠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入置冠中。及啓户，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問道，道士曰：子之行業未至，更宜修煉真心。今遺子三隻酒杯、玉燭二條，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盞，以物擊之，清聲如金。其上紋彩攢如百花，霞光透明，内外瑩白。收此爲信，更候三年方得際會。言訖化一道火光，乘空而去矣。

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爲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萼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册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隸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爲先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飲，蒙見召幸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爲劍。復曰：欲借師之肝鱠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劍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槌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絶句詩云：邂逅相逢萼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爲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遇，皇皇若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爲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

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親舊辯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解。

李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鉅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士，嘉穀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藥壺謁祐，遂迎于館。真問曰：君之富有侯伯之樂，然如不賢何？祐笑而唯唯，真復曰：君虚館置饌以俟賢者耶，以待饑者耶。苟以待饑者，則方今天下幸無闕食者。苟以俟賢者，則未聞君得賢。以是知君不賢爾，毋訝我言也，正恐君徒尚虚名，而無待賢之實。君若能悟，則吾言不惟無益矣。祐輒動容再拜，又曰：我聞人之樂皆有以，師事縱横者必有游説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携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常安平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正自保也，化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剥以富者則異矣。然此乃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可保無累矣。祐復再拜，真乃命酒自酌，遲晚遽醉而去。王潜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鄭遨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火，其絶累如此。妻子繼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爲三高士。遨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弈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後晋高祖即位，遣使詔爲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以表謝。上益嘉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爲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内好名者書于縑緗以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潜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爲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録而爲序目，曰《擬峰集》，行世。

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

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尋真訪道，脫洒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芝絶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或者憾之，聞于僞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梁宋間，或在吳楚，顔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顔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乾骭毬，笻携杖瘦似槎牙。不歸去，落盡蟠桃幾處花。

程曉

昌利化飛鶴山彭曉，本姓程，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煉，自號真一子，與擊竹子何五雲善。孟蜀時明經登第，累遷金堂令。遇異人得丹訣，注陰符經、參同契、金鑰匙、真一訣。篆符以施病者，號鐵扇符。能長嘯，爲鸞鳳聲，飛鳥聞而皆至。蜀王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累遷祠部員外郎、蜀州判官、權軍州事。廣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顔狀如生。後有人見於青城山，立松栢之上飛去出《蜀檮杌》。

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爲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魁俉，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關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祕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笥山爲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名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閩中，閩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玄或作章，再命左街道門威儀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鑒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宵衣旰食。閩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勞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悦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加真曜先生曜或作觀。降札曰：養德林中，栖神象外，遺華世網，絶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愛廬山勝槩，於是卜白雲峰之栖隱洞，即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栖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冲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賵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醮星象，事黑殺，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爲人燒奏禳祈灾祥，頗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關奏法事，然後熱燈爲驗。遲明，書盡能言人算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

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術，一鄰僧於溪澗創亭子，且爲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掐訣，含水噀之，命鎚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寵遇，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饋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賑貧窶，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爲其徒講莊列之意較然列吾教也熟，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説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書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爲之事，以是爲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籙，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驅鬼魅、治産病多效。閩王孟祕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遯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黄損

連州有僕射黄損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不識，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爲之事，以是爲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籙，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驅鬼魅、治産病多效。閩王孟祕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遯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爲於青城山中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媿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内盡可迎至。夫人甚悦，兼瓊因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内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盧舅納之訖。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緑帔子，緋羅縠絹，皆世人所未見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

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并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皤然隱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尅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即復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大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從事，果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採藥民

採藥民者，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嘗於青城山下遇一藉藥，厭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器，民厭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民因而墮其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可二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菹。止留數日，民覺身漸輕。問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主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民往。諸人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民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民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民禮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寶物，即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圍徑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收。頃之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近于口，須臾得黑珠，還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珠，止民一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以實對。民白玉皇求歸，玉皇賜以黃金一鋌。又謂有藥在金鋌中，可取餌之。忽見一群鴻鵠天際飛翔，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鴻鵠群亦不相驚擾，

同飛空。迴顧，猶見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來許，民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曰：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經歲乃至蜀，時玄宗開元末。歸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時所生女已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又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惟故磴尚在。民乃毀金求藥而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磴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爲仙洞中得道之由，庸俗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説其出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驪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爾。至是前立七人輩，乃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楊通幽

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疏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絶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爲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虚如履實，觸實如蹈虚。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大，應念欻至，何所拘碍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静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静室，一旦與群仙俱去矣。

崔偉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牧放無僕。從驢走趕不及，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驢復走入，偉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巖壑，悉非人間。惟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偉呵問，對曰：塵埃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于殿中，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命偉升殿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血屬，願求一訣，非有戀著也，請乞歸。仙翁曰：不得淹留，如蹈虚。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大，應念欻至，何所拘碍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静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静室，一旦與群仙俱去矣。偉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殿户外後果得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偉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之，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語，幾致顛躓。偉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即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擲一領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即滅。既渡，偉迴首曰：即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遥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

韋古

韋古字老師，疏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行莫不愈。厥後其犬化爲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徉狂道士

蜀有道士徉狂，俗號爲灰袋郎，翟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道士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如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赴道齋。齋散忽起，就爲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惟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韋老

唐代宗時韋侍御奉使往華山拜黄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父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鬟，以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子孫。拜壇訖，再造其室，已不見。山下人云此老三二年一來，不知所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盧生

盧生者，唐敬宗寶曆中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迹，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藥茗詐放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切知長者埋光隱德，洞徹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子主人家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然，則僅枉費三千一百錢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慎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來扣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户。張重賃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率妻孥迴避。及午時許，行去數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謂必遇張所誣其夭死，有司官不能評。衆人言張閉門之故，觀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辯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乃言及市槽儻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生不耐煩，潛至復州淮州，於陸秀才莊門。或語陸云：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甒，覆以板，非君有也。今始三歲，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戒乎？陸欣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者從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真有瓦散錢。陸喜，妻以裙運紐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且戒，盧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其自度。乃棹舟去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盧生至復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皈。其侶訝之，盧曰：此盡劫江賊也。趙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曰：道者得隱形之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所爲多奇事，蓋神仙也。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弱冠，閱《道德經》，學咽氣朝拜、存真修煉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黄精白术，以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異人教其服餌雄黄。凡三十

餘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用，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水，二七日變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窗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驅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筭，髮白反黑。三年後服之刀圭，蕭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離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形氣功行合道者而傳之。劉受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唐玄宗開成三年猶在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山中，不知所終。

李終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要求勾漏瑩者致象鼻下，一日暴卒，既葬，其冢上見有紫氣，發視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李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也，隱青城山牡丹坪。嘗與爾朱先生同游，從注爾朱菩薩蠻詞，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其後不知所終，人或傳舉家仙去。其詩有云：混沌未分我獨存，包含四象立乾坤。還丹須向此中覓，得此方爲至妙門。煮石烹金煉太元，神仙不道此。公俛拜下，予至鰐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愴恨而卒。乃知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贊皇，李德裕也，宣宗大中二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馬，秋九月爲崖州司户而卒。其道士竟莫知是何仙人。

柳脩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

來是白金。又將白金爲鼎器，鼎成潛伏汞來侵。汞入金鼎終年盡，産出靈砂似太陰。

張辭

唐懿宗咸通初，進士張辭不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絶粒。有詩曰：爭奈一金烏，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顔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蛺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内。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飄飄出天外。

李老

李老世業醫，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行至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鼓琴，奏廣陵散操，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架上素書展視，乃療治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徧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遂合藥治病，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去矣。

陳允升

陳允升者，入龍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顔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頃携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鵲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烹煆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鬬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黄口小兒初學行，誰知日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識。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親，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矣。

橘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若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叟，髮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與其決賭訖，一叟曰：君輸與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黄十二枝，紫銷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爾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子濟虚龍縞襪八緉。後曰：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爾。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爾。一叟曰：僕饑虚矣，須自干邪不干正。黄口小兒初學行，誰龍根脯食之。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

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厘罔間，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人乘之，足下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道左老人

老人，司馬裴沆從伯。自洛中往鄭州，中路下馬，覺道左人以其聲，因搜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翅俛咮，翅關天若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問曰：若得人血以塗，則能飛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利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心且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千葫蘆生下。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曰：葫蘆生無難。開襍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數里，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取求漿，色正白，乃力舉之飲，不復飢渴，味如杏酪。裴知隱仙，拜請爲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禄，縱任亦不終其志，賢者果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將一襍大如椀，中，路悶，其附信將發，襍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見其叔，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叔後遊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

終南山翁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謁僧不遇，憩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對曰：何難，折階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即到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進棹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鶴鳴時夕風急，亂鴉又向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華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題詩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乃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異之。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其事，所題詩皆在。

段穀

段穀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任狂風吹，連簷破碎，枓栱斜欹，看着倒也。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空棺耳。

鹿人

唐州有人獵於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於石間。獵者諾之，逡巡而絶。獵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

劉揀

劉揀，淄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爲愚憒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坐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對，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飛空棄去，不知所在。

白衣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知向後事否？乃書之分爲三封，曰：急難則開。後五六舉落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啓之，書曰：可於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頃見主僧，曰松滋李長官識否？郎君酷似其貌。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賢先人有錢二千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郎君，予無事矣。遂載錢而歸，數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書可啓也。書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遂往，樓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錢千緡與致及第。李郎上樓見之，面邀的約。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職副使。一日患心痛頗甚，遂啓第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後兩日而卒。

房州工人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桂山。門内兩童，皓齒鬢鬟，跣足未冠，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勑曰：以禮遣之。引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其宫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是？對曰：諸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遊玉京蓬萊，崑閬姑射。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之間已十數年，却出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與卿歸家，云：已三四年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江叟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閔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槐畔鉏麑，乃是甕邊畢卓。又指槐曰：荊山館中二郎來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賚賣之。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候至凌明，到荊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荊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虛，五音激越，驅泉迸出，引鴈行低，槁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必獲水丹吞之，便爲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爾。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之，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叟受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趨權門以假情。嘗寄閬州紫極宮，一日買猪腸充饌，就醋鐺汲水洗滌。道士怪之，不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賚賣之。其鐺釜，乃生啾之。時冬夜齋堂唯施一榻，四面窗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諸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傳》藻蘋蘩蕰是何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及故里，手携一小籃，小人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節飲，盡罄盤飧，志遂於籃內取脯炙棗栗之物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餐，度使□簡俾虞候褫之出界，至星子潭，遂踴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備見告報。自後又多在北地，每參謁，題牓云：廬山白鹿洞鄉貢進士桑衣物之類，乃於户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籃內取枕褥覆卧，物物皆足，暨復携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尊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桑俱鳳

白鹿洞隱者姓桑名俱鳳，不知何許人也，自稱進士。闢茸性闇，不近人情。嘗寄閬州紫極宮，一日買猪腸充饌，就醋鐺汲水洗滌。道士怪之，不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賚賣之。其鐺釜，乃生啾之。時冬夜齋堂唯施一榻，四面窗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諸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傳》藻蘋蘩蕰是何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及故里，手携一小籃，小人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節飲，盡罄盤飧，志遂於籃內取脯炙棗栗之物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餐，度使□簡俾虞候褫之出界，至星子潭，遂踴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備見告報。自後又多在北地，每參謁，題牓云：廬山白鹿洞鄉貢進士桑衣物之類，乃於户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籃內取枕褥覆卧，物物皆足，暨復携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尊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

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爲狍撞竟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出於竹瓦之隙，衆惶駭，既而火滅，郊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池州竹器皆盡，所卧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開元觀，自宣之歙，時有道士邵脩默亦者。有朱翺爲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往歙，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避之，朱曰：君色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而郊先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翺不之信，後至。脩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十餘日果然病熱甚重，忽憶郊之言，意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甚神之，因稽首畏思念垂祐。初，朱有病謝，不得已而擊之。既而互相毆擊，郊惡，見人在床前，有小吏陳某者，指使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家人于之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檢身責詞，外户，無得入者。朱有病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迹所不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持一甌藥進，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卧，數至夜半後，聞店中諠然曰：已失司馬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矣。人方悟郊詐死，乃釋主人。脩默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入室，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詐問人曰：司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

馬尊師何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自是朱病漸愈。郊嘗居歙州某觀，病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痢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及到歙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爲。而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益篤，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令使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者以告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山中，火。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步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主觀將杖之，觀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探買鮓食，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乃聞其名，方喜，勸説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忿，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入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迹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卧，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呂嵒

先生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以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即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温，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讓，歷太子右庶子。曰儉，爲御史。曰恭，出嶺南府判官。或曰終於海州刺史。先生乃讓之子也。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至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擢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鬢髮疏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遥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擬游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先生因就日負暄，不覺睡著，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笑曰：黄糧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先生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富貴則爲好夢，貧賤則爲惡夢。壽長則爲好夢，夭折則爲惡夢。如公適來之夢，誠好夢也。一失到底，轉爲惡夢，公備知之矣。貴即虚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把甚物爲堅固。即復題詩壁間，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鄉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先生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僖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藥鏡，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外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劍集，各有玄旨，以遺後學。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冲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黄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鍾離，盡獲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歸根復命法。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遇之時，嘗遊兩浙、京汴、譙郡，身長五尺二寸，面黄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箸頭大。常著白襴衫，繫皁絛，變化不可度，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

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法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劍法。世有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見爲人若反是，雖携手接武，終不成道。先生自冲昇之後，時降人間，化度有緣。學仙之士，出入隱顯，不可測識。其先後游戲人間事迹，詳載諸書。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勑封，告詞云：朕嘉與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有載册書，司存來析，寵褒必下。吕仙翁匿景藏采，遠迹遐方，逮建福庭，適當芟舍，嘆兹符契，錫以號名。神明不亡，尚鑒休渥。可特封妙通真人。及太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臣道一曰：吕嵒棄利斥名，逍遥物外，神示道化，疏絶塵凡。觀其詩云：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聞其風者悦之。《道德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真吕嵒之謂也。

施肩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聖，號華陽。睦之分水人。世家嚴陵七里瀨。少舉進士，習禮記，有能詩聲。趣尚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主文太常卿李建，賦大羹，不和。詩早春殘雪一榜，如姚康、元楊無爲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黄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迴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烟霞。

徐鈞

徐鈞者，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遥。腰常掛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顔貌不改。

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又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惟以酒研，涂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不？曰：可，只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吃水助之，顏亦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錢朗

錢隱居名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精勤，有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去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開成初爲安南都護副使，後爲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澹好道，師東嶽道士徐鈞，得補腦還元、服煉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事之。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舉之就棺，身輕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孫謂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餘歲。

楊雲外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軍中，慕仙生而秀穎，獨不喜介胄事。年幾冠，即白其父母，丐爲道士。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荒山有廢精廬舍，因往居之，俄有異人，指示一所，曰：下有瘞錢，爾乏食，可以取給。尋復以道授慕仙。於是神鑒頓超悟，能辟穀，馴擾虎狼。父母時念之，慕仙即還家，而人見慕仙固自處精廬也，皆大駭焉。居久之，去遊廬山，亦止群虎中往來。已而泉忽涌出。未幾，來雲安之雲昇宮。懿宗咸通中，語吾鄉有灾。是歲十月，龐勛亂彭城。僖宗乾符後，黃巢興曹濮，浸淫偏天下。硤內險遠，民恃以無恐。慕仙醉卧市道上，悲吒曰：此地多殺，奈何？其後硤內兵起，慕仙所卧之地，適邑子袁生，告之曰：吾於白水王氏有宿負，未盡償行，當償之。二月王果作難，剽雲昇，慕仙觸强刃以死。袁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後有人見其往來於房陵，雲安監使李文表從子亦遇於成都。袁生發瘞視之，但存短褐而已。雲安雲昇宮有碑，杜光庭文存焉。

王昌遇

王昌遇，梓州人也。爲州治獄吏，嘗晨食猪蹄，不盡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將取食焉，婢紅蓮以不獲告。昌遇意其盜也，笞掠之。不勝痛，遂誣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試君耳。君鞫獄得無類是乎？昌遇大感悟，自

是多所平反，而所爲亦寢近道矣。俄有老父賣藥於市，能除鼠，暴終日，無售者。昌遇憐之，每遇老父，輒鬻以歸。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遇曰：吾憐丈人不售，故鬻之，非求毒鼠也。藥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爾。昌遇歸，投藥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鴿飛去。昌遇大驚，往求老父，不見也。未幾有道人日醉於市，卧道上，人呼之爲落魄仙，時白昭嗣節度東川，劉闢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輒死。昌遇爲牙校，治右廂，夜過所部，見有卧道上者，視之，乃落魄仙也。匿不發，掖歸其家。落魄既寤，詬曰：吾有二縑，白金三兩，錢一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爲牙校，如數償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見子瀘上。逾數年，官府追舊吏解絹綱於瀘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執兵刃，挾弓矢，昌遇股慄，不敢進。道士曰：乃爾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居，爲其設酒，已，還其元來所賞金帛，曰：正爲今日設也。後昌遇得此，以償絹綱，虧折之數，遂得交，收公文迴歸。道士復告昌遇曰：爾知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矣？昌遇曰：不知也，願受教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爾因。授以赤龍大丹訣，曰：昔者毒鼠藥，乃外丹之本也。火養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爲易玄子。呼左右取焉。今昌遇乘以歸，馬無轡而行，若奔電，直凌霄漢間。俄爾至高峰，若蹶然，則矗立平地矣。馬忽言曰：吾少遇異人，授還元抱一之道，煉大丹不死之方，因自號歸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傳周穆王時，有人於此刻木爲羊，跨而仙去。通微曰：是與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者，憂懣曰：建約城陷日，夷戮無噍類，奈何？通微曰：勿憂也。施席籠，攝建及其三軍入其中，有如聚蟻。建與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其軍曰：敢

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也。

有一毫傷吾民，若等禍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市不改肆，民既全濟矣，通微則又往客果州。嘗大醉天封精舍，嘔丹於其井中，曰：後當爲良藥。至今炎夏病癉者飲之，必差。果州朱鳳山，州之南爾，朱仙及李淳風養煉之地。通微一日謂所善郡人張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欲往謝氏仙山趨宸極。時冬夜晴澈，漏方中，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凍踣，漏甫盡。即出求之。見其衣單衣，卧道上，舉碧玉簡示洪之曰：吾朝元，誤墜此溪上，盤石有聲，爾視之，石必斷矣。視之，信然。鄰有斃於酒者，通微以藥灌之，即蹶然起。言已入陰府，主者令呼還，曰：真人有命，延壽一紀。洪之因是大駭，請授以道。通微曰：爾股肱采者祈禱，得佳天然成文。其後通微上天魚，首倒無益也。更一生，乃可爾。洪之股有痣，若魚形，首素上向，再見於世，有成都胡二郎仙井，道士遇至是果倒矣。通微鬻丹陽一粒，需錢爲惑衆。納之竹奩，沈於江。至涪陵十二萬。太守召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售。太守怒，以上流，有二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通微，貌如常。漁者曰：必異人也，入定乎？叩銅缶寤之，少藪，通微開目視二漁者，曰：子等何人，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人，漁水上。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酆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通微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即先是，通微至江濱，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既登岸，從容語二漁曰：我昔從海山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銷陰，亦有年矣。通微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下，旌節自天降，導三人昇雲而去。涪州松屏出石山間，爾朱先生種松於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黃蓬石，已載蓬石語中。蓬，池人何格至，遇異人與藥一丸，云：君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遊峽上，將渡江，有

應靖

應靖爲登封令，有惠政。黃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長官曰：吾邑無郛庫，無兵膚，無粟，可以守乎。即空一邑之保，嵩高山自爲殿。賊追及，長官身搏戰，以死捍之。賊解去，登封之人獲全。長官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姿疏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授非，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仙岩。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教。真人

曰：子自有師矣。格非志不篤，已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十六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邛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爲。飄忽無滯，希夷自得。因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時人亦未爲異也。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侄，自壺關、太行、南池、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絶崖中見仙君。端居嵌竇之内，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絶，非攀援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去舍。仙君忽謂門人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署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時嵩陽道士焦隱黄、孫玄明、費靖言、羅應之，同奉香花，瞻望崖室，虔奉敬禮而已。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生唐德宗朝。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受榮禄，而久爲布衣乎？對曰：不爲世累。召之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禮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游，莫知所之。僖宗廣明元年，黄巢犯闕之後，天下慅然，惟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頵，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昇至，頵乃延之，師事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鋭，如排棗核。好吃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

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絶糧養氣，雪中單衣，而顔貌益紅。時自引中指指燈丈餘，若隙風所吹。莫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託辭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絶，顔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間，田頵兵敗，禍及。而去，亦嘗言於人。咸思之，異人也。後累有於蜀中見之，如舊者焉。

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唐末，披羽褐，往來江右。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調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和而歌，傍若無人。夜多宿古寺廢廟中。嘗死於醴陵，又於哀帝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夫婦一夕俱斃，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用昌丁其姓，以籧篨藁葬路傍。後一年，鎮將與古。二郎曰：願聞君姓字。曰：夫婦唱望江南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赤龍神王。因入西山，後不復出焉。

胡二郎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支其首。道士一日醒，見二郎在傍，感之，因勸修道，且歌以諷曰：欲究丹砂理，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金欲煉時須得水，水遇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戀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謂人生長自老。臨樽只解醉醺酣，對鏡方知漸枯槁。二郎切切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説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義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辭，不覺便成今置溲中，使二郎食。二郎食之甘美，方知其異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

張鼇

張鼇，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師李乘應之室。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亦賣藥於市中，人莫識也。士大夫遇於途，怪其安坐不爲禮，而神丰峻發，與他人賣藥者異也。翌日，始知爲先生，而不知所之。乘應字應之，能語人休咎。趙清獻公抃爲江源令，乘應嘗言某年公當入蜀。後如期。轉漕梓中，復曰：徙成都。果然。漢州太守聶仲友深欲致乘應，乘應不肯，往曰：斯人天獄星動矣。卒不能致。其言無一不驗者，蓋有得於先生云。

李夢符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後梁太祖開平初，寓南昌。放蕩不羈，常以釣竿懸一魚，歌漁父引。其詞日新，人爭買之，得錢即入酒家。或敲冰入水，及出，則氣如蒸。遇人與語，應口成詩。時鍾傳鎮南昌，桂州刺史李瓊以書囑傳云：夢符，吾弟也，幸爲遣歸。傳令訪於市邸，已不知其所在。

樂子萇

樂先生名子萇，海陵人也。後梁太祖開平中，家酤釀而性好道，人至即飲以酒。或詭爲道士服者，先生亦輒飲之。後有道人來，詫曰：人至，以三升飲之，豈能足我乎？先生問曰：其飲幾何？曰：吾飲不可涯也。乃縱使飲，至夕視之，則醉墮盎中死矣。先生懼，潛舁盎并瘞之。後三日，香發，越自瘞所出。發其瘞，則酒盎，色渥如丹，而芬洌異常。先生喜曰：是異人者，使吾室偕仙乎。與其家畢飲已，悉昇雲而去。獨從子墜地，云：茹蒜不可以往也。然亦壽百餘歲。後即其地築天慶觀。

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然風采，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未嘗下山。終日沉湎，亦無煙火之具，不犯生命，其間有以蟲魚爲藥，緣俗呼爲吳猱。好睡，經旬不食。常方術傳於後世，其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也。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爲戒也。先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阜。數州千里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觀世界，世界如同指掌大。當時不爲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大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

李雲卿

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名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爲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爲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大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

當絶迹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絶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没不見。雲卿由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峰空爲室，自大唐穆宗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説。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賀元

賀元，不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爲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稽首而去。至暮，行宫閱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郭恕先

郭恕先，洛陽人也，五代時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後漢湘陰公辟從事，前與記室董裔争事，拂衣去。後周太祖召爲周易博士。宋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争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户。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苗。值山水，即旬日不去。幾絶穀，數旬不食。盛夏，暴體日中，衣不沾汗。大寒，鑿冰而浴，方冰澌釋。太宗素聞其名，召歸大風疾，因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

先長髯而美，忽盡剃之，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太宗以其少檢，除國子監主薄，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黜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溍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就藁葬道左。後數月，故舊取其尸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

陳陶

陳陶，潬浦人。少好學，善天文，長於歌頌。知南唐李氏運祚不振，遂絶搢紳之望，乃築室西山，以吟詠自樂，及以修煉爲事。有閑居雜興詩傳世。宋太祖開寶中，人見一叟，角髻披褐，與一煉師入城鬻藥，得錢即市鮓，就爐，相對飲啗，傍若無人。醉即歌唱，人以爲陶走婦焉，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讀書堂。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善爲詩，預知休咎。至廬山，以詩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宫禮至真，焚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堆骨，溢浦千家血染塵。廬阜雲煙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竟應詩讖。後歿於南昌。人棄之江中，尸乃泝流而上，莫不異之，以爲得道尸解仙去矣。

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晋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幘巾芒鞋，短襴至骭。亦無齎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舍人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大扇，自號江南野人。書一絶于扇云：哦吟但寫胸中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閑有詩酒，一溪風月共清明。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遊遨。松楸古色一壇静，鸞鶴不來清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魂勞。分明有個長生路，不向紅塵嘆二毛。宋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爲人静默，不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簡寂觀或白鹿洞，人莫知其趨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解衣帶，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堅晒衣石尚存。堅有鼎，容三升，每得魚，不去鱗腸，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啖。素與樊若水善。樊北渡，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南，會堅於簡寂。勉以禄仕，則蹙不答，乃割俸金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唯而不謝。既半期，未嘗一言。或爲之請之，則飲酒市魚，歡然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樊將解職，就索曩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未嘗見其釜

爨。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凌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爲神。真宗景德末，卒於金陵。歲餘，兵部員外郎陳靖，艤舟秦淮，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尚在。及發其瘞，無所復睹，人以爲尸解云。

沈麟

沈麟，字廷瑞，筠陽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幼而執操已異，雅好希夷之理。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慈烏集其墓。後棄妻學道於麻姑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衣，多轉以遺貧乏，或棄之。嗜酒工詩，時人呼爲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聽訟。麟醉至，宰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即書几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掘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安知。書符解遣龍蛇走，動印還教海嶽移。他日丹霄誰是侶，青童引駕紫雲隨。跣足日行數百里，往來玉笥浮雲，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詣玉笥精思院，隸籍冠褐，入室養氣，人罕得見。宋太宗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整冠褐，閉户，焚香燕坐，握固而化。同志爲藏蛻於群玉峰之西鐵柱岡之東。後月二十日，有閣山道士曾昭瑩來訪玉笥，途中遇之。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暫到玄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詩一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栖玉笥，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凡，入宮首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至其墓所觀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塋殯玉山前，脱迹誰知已蜕蟬。應是元神歸紫府，更無遺魄在黄泉。藥囊止有修丹訣，塵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棺而已。或謂尸解與君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尋於端拱間及第，授衡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黄萬護

巫山道士黄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陳摶

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普州崇龕人，恐是後來隱居之所。）生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一云自束髮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没，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争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絶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顋，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遽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没，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争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絶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顋，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遽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没，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争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絶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顋，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遽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没，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争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絶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

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踪跡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峰賜與君。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扃户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黄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遁，嘗應鶴板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遁，嘗應鶴板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來儀帝庭，不有嘉名，曷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清静爲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軟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温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遁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脱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雖潜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潜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

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種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逢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爲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出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髽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爲僕隸，拜階下。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灾，吾之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灾，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於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曰：子來非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先生如厠，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先都下，忽馬驚，墮汴水，善没者救之，得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不死。先生亦時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尚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藥，遂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衣冠子甦。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金礪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因子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幾果方睡，俟其覺方可見。礪曰：何時

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願先生誨之，開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肩收足，昂面頹然，曰：不意子孱瑣若是也，於起居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饑而食，倦而卧，鼾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汩其神識，酒醴膏膻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土户閉而不可啓，蒼龍守乎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乎五内，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虚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没，坐至崑崙紫府，遍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玩烟霞之絶景。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陰陽而舒嘯。興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子請問，爲子成詩。曰：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緑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睡則浮雲烟。爐裏長存藥，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筒，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烟。又詩云：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槲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虚。關中逸人吕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壺之門，發明太玄之奥，曰：吾某日睡，公、赤松子、吕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果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群花半開，逍遥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苔。洞中睡來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涂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説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

臺，四季群花競開。閑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遥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説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臺。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群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説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吕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閑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説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鑊石太華，斯谷猶爲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遺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逮以龜鶴鞍馬復賜得升，仍賜紫服，并賜真宗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此。

臣道一曰：陳摶粹於道德，以睡玩世。樵者捫心，則曰睡酣，奚爲擾我。宋太后召至闕，則扃户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托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陳摶睡之義乎。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陛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

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寵賜殊厚。出《皇朝通鑑》

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録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出《皇朝通鑑》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沉静，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禄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禄何爲？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賾。宋太祖開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玭爲通守，延納甚歡。會朝廷弔伐江吴，軍國多事，因褫儒服爲道士。適裹爲首句。一篇云：武陵春色裏，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逢人懶點頭。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鑒遺延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窮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皆平日沈湎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疏，輒指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多異之。每遇後一旦稱疾，亟語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逝。經數風雪，若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顧之間，悉已乾燥。觀睹累日。崔氏爲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己俸，如其言瘞之。僅月餘，壙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使江淮，有老僕又或仰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赬，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酒肆，貰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保又云斯鑒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白其言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鑒日，而所獲之息少。崔氏聞之，即不敢筭分文。忽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者，以公事至楊州，亦遇白，携大葫蘆南來道士飲數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貨藥，亟召安飲於酒肆，話武陵舊遊。自是沽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數日安告行，白曰：爲我附書謝崔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余歸致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之游。白天才敏贍，思如涌泉，數日間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

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末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爲有，方名離種邊。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爲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祓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呼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苑，或見宿於木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宦，遥見燭影下大宗時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即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摶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出《皇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賣之，只買酒。與陳摶爲友，往來青城山，人常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遊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縉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篋從之。時朱天師居天臺，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爲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吴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籙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蕊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行清潔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款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録選優學者刊正，而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日夜就寢，髣髴間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職事。遲曉，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軟，而汗霢霂於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耀金姿，龍駕欻來迎是也。師爲性沉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弈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於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密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杓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既葬，及舉櫬，甚重，圍，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園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葦炬繞巷陌，雖數刻方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托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略無異。至今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闋，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温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擎跽服，從而就弟子列。若有鐵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輕。臨壙發視之，則頂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蜕矣。

未嘗絶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爲厚賜爾。臻諾之。齊物曰：飲於市，雖屠沽輩亦不厓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爲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無夢字靈隱，號鴻蒙子，鳳翔盩厔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爲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蒙子，鳳翔盩厔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爲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

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污。童僕輩怒，欲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爲獻。臻問何術，曰：黄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劃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遂晦迹，不復見。

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污。童僕輩怒，欲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爲獻。臻問何術，曰：黄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劃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遂晦迹，不復見。臻嘆異之，由是因舍建隆之翊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英華散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萬寶結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略説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闋賜行，其辭曰：混元爲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遥物外自沈冥。浮雲舒卷絶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簪纓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款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黄白術，秘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説謙卦。上問曰：獨説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説，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後人事繼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

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爲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於金陵。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肢體柔軟，指甲不青，心胸尚暖。史君玉琪遣吏藏於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元嘗預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邢奇爲州主，具奏真宗。今子孫見存焉。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産，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輦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歡，遂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摶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嗇精神，不以好惡内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涮腸。嘗有二小商於脱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嗇精神，不以好惡内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涮腸。嘗有二小商於脱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

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嘗以傭雇瀹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采凜然，屢目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思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厮。吕不顧而去。郭乃尾後，至一闐處，吕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吕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吕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緼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吕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插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絶。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插棺首，瘞之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饋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鐍，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梁泉蒲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蘿蔔，不復思烟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托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然睡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豌豆藥，令以新汲水咽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饋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鐍，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

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鍍銀龍頭拄杖銅朱記鸚鵡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人咸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奏庭謁張尚書扑，而惟甫未還。忽覺疲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山道士爲僮。精舍有鐘，肅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僮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絶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逢一叟，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予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腳，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闕僞，乃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今因魚雁，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爲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予不願彰名姓，綠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時能致

命。藏睛少選，觸耳鬨然，忽睹闤闠。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遽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齎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昺見《聖政録》，茅山有碑。及仁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知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爲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碗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爲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遥尊先生爲度師，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韜晦。今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迹。

李仙人

樂史仕宋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見宫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酒。明年果生仁宗。又會聖宫在洛陽辰，令於神御前咒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尋進咒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宫觀。咒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宫告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黄蓋，乘馬至宫前，不見。明日宫門大啟，諸殿門鎖不鑰自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親，雖祁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宫住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籙，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昭應宫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之士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前咒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尋進咒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宫觀。咒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宫告成，詔撰聖像五藏銘，應制者衆，惟從善稱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讋，而從善

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勑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衽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道録薦爲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街副録，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黄庭等經，至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於前，曰：吾俟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説而化，降年八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弟，煩爲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拜章式，行於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疏遠，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温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醉游旗亭，遇廢人丐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霑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邛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鱠錦鱗。元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宮儻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個人。先生有弟子陳通叟，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爲功行恐人知，今之爲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爲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今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岳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

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冲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遍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王命召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有何伎藝。曰：惟學得快活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乎？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間在京師，晝則閑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糞壤中。雖盛冬，單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道者。燕王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學得快活通，九哥趨入。王聞諠譁，召門吏，吏以九哥對。王遽呼九哥，九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命取黃羅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

蝶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髻，他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記異也。王曰：吾壽幾何？九哥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又飲酒，乃去。後浮圖灾，王亦薨，其先見之驗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於庭。昌期因是得官，爲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嘗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宗治平二年，復携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爲虎所噬，率僧僕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人得數輩遍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蕙帳相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游天台山，遇鴻蒙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游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録。己卯，乞歸廬山葬親，詔賜白金助之，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安石韵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書，祖述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韵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

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傳於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説，欽崇黄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静無爲之宗、金夜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禄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以盡其錢擘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迹於終南之下，韜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吕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韵言澹，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宫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冲天。其所寫真，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韵言澹，人望之知爲有道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

曰：唯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纔至其地，僧已先至，繞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玩。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爲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於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傅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爲何因，只爲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爲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爲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焉，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叙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祕不盡言。

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用成、冕仲洎維楊子先生也。用成爲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於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冕仲沉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目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墟，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吾數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户，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妙者也。是法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咽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内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抉隙，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逾六旬。蓑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閤皂山，登紫房，訪清虚。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酒，醉則徜徉山澤間。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脱纒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咽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内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抉隙，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逾六旬。蓑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閤皂山，登紫房，訪清虚。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酒，醉則徜徉山澤間。

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鷄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鷄未鳴時，如何是超佛祖之響？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桔槔，頓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鄜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緑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顓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一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箍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箍桶頌。盤龍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個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概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録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揜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暍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

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説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個無角火龍。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

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箍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蠆虛、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閲衆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或號瓊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腸絶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若夫出處之大概，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王隱六學九書云蟾尤夭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都游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繞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王隱六學九書云蟾尤夭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

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絶交遊。凡生産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内子潘蕊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薫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橘

朱橘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聞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及六歲，而怙恃父異之，因命名橘子。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廛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爲之説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虚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耳。故古仙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聯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於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誡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虚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

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顯相也。橘後爲寇所撓，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群，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群，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抬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狠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凳鞭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楊辰

楊辰，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於胯，隱君自吮疽。歲餘，漢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鉅萬。謂其子見素曰：三分吾産，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乏，一以賙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別，餌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橐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願生賢厚子孫。其後益沈默，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沍，汲水沐浴，氣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云：爾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間窺先生劍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鋏，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爲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失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爲莫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爲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爲耶？積薪於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即滅。有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爲

屈突無爲字無不爲，世不知其里諜，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飲酒家。將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爲誰，異日叵識，奈何？神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爲哉？苦問之，則云：神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閣，間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逼交符，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黝黑。掃墉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睹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利州綿谷縣烏奴山，以李烏奴得名。峭壁奴削，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時屈真人上昇所。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衆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爲道士。觀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爲，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共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黝黑。掃墉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睹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

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峰，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峰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席而卧。斯須，其卧内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峰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里諜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爲洺州肥縣令。八月既望，宴客縣庭。既罷，獨處便坐，忽管弦之音出雲霄間。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宫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尚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貲，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餅，輒奪食，見梨核棄道上，亦取咯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衣冠寘諸榻，夜以劍斷葫蘆已，則挂劍扉上，亟去，無旋顧。大郎既還，如道人所誡斷葫蘆矣。已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劍焉。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爲卜筮也爲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裏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没。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長揖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於世。著修真書行

劉昉

劉昉字中明，酸棗人也。初爲丞相府卒吏，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徒勞爾，吾將清吾中扃，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并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藥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無累矣。即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道。繼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爲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敲扑而逃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爲槃，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爲所棲，白雲爲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傍，有邑令拜其窆，窆中呼曰：上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閻州，見中明葛裘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居與先生同閈，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枝傾漏苴，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遺人送之。至邸，又爲詩付吏曰：白騾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騾行。石壁上其騾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毅寡言。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逮五六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至，曰：可矣。志靜遂徹關闢牖，人窺之，神觀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之遊，前日至泰山，不可失也。至期，正

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自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衡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脱。孫俄出往候之，衣服繈褸，允意少之。孫俄出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不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以潔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耶？允驚，取鑒照之，髯果黝如也。去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户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户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吴杲，即往按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有聲，縣主薄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問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絶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脱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

孫希齡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脱。孫往候之，衣服繈褸，允意少之。孫俄出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不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潔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耶？允驚，取鑒照之，髯果黝如也。去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户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户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吴杲，即往按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有聲，縣主薄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問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絶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脱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

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顔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

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令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脚鐺，彈指空剥剥。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弈棋，子直方毀齔卧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誨兒弈，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既長，棄家徜徉終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浮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庵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争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沉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簡稱之。東坡擢第進士，而太初爲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吴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别。師道所得，盡與市人貧者。返坐於戰門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冲虚而去。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通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唯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德與有約也。吏曰：蹊隧險遠，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驅之，抵其岑絶。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始大驚。披蓁莽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飧殽蔌，多藥苗也。室有爐，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緣乎。取

二丸遺若谷餌之。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蓊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鬢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岩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冲真子。幼脱俗緣，留心修煉，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宫。宋神宗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掀髯一笑而别。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關未啓鑰，道人又自城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而出。笑以相顧。閽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革帶麻鞾，挑二

黄知微

黄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宫道士也。禀性冲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香火。一日潜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佯若蹶，散誕靡常，時人呼爲黄風子。遂自賦黄顛歌載本傳。性嗜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而出。笑以相顧。閽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革帶麻鞾，挑二

後數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衆疑之，開槭，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畢道寧

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煉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絶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鑒。遂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峰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閑築道院于宮之右，鑿池潴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凝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赴氣周圓。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穎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彥

田端彥，齊魯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荆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吕嘉問議不合，即掛衣冠府門去。入遠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而處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閑築道院于宮之右，鑿池潴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凝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赴氣周圓。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穎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遇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衰。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自京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饑飧困卧，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黄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於京師新門張屠，負鐺謁妻兄邢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郁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爲車轢躓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躓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静是也。簡易爲上爾。文中由是略聞其説，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隸道士籍於太一宫。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静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宫。宫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横牌絹面，緣以古錦，幽邃華麗，甲於諸宫。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虚日。一日，快行六人舁三朱函以賜，啓封，

皆麩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禳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內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亭所積符藥，盡賜之，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番爭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荼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遇，官至太虛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蘁、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冲道、邵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蘁、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聞，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劉卞功

先生劉卞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鬲敗，能補否？老父曰：補鬲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卧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槩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蠆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郤、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吴，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劍，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郤、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棄世事，穿窟室以居。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先生也。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黄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淳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録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録，無不遍歷，官至太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繩校之外，未嘗更革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内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予甚厚。獨元道所得，隨即散之。一日，林靈蘁以下道官數人侍上側，上出寶貨，使各隨所欲而取之，元道獨取銅器香奩而已。金人犯闕，多貪金幣。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檢，間有抵刑獄者。惟元道，官知其實無，亦不問也。性雅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曩貺，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舍身爲僧奴，鑄兵器爲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董南運

道録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齎黃書召我爲炎峰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顔貌如四五十歲人。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彦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就布筭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燬于賊兵。次年寇退，慕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像煥然一新。遂謝宮事，杜門燕居三十餘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祕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祕訣一卷，授與徒孫秦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事實。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才。肄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交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之道器也。宋

高宗紹興六年，創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謾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馬果能爲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于胡孝祥一見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個中得趣惟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點、王參政炎曹、兩府勛風鳳溪頤、嶽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元年，注解周易正經及六壬總括機要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後居山十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詩頌，有云：虛谷子茲欲遺形棄世，掃迹人間，趨煙霞廣莫之鄉，與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廬山青牛洞絶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歷代君臣括要圖，並行於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仙鶴成群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酔。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跫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瓜皮浮出水面，齕迹儼然。至夜不出，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翛翛，躡而上昇。

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鐘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秪恐棋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虻尚多，侍人秉燭驅拂，偶滅一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老欲有所叩，請學驅蚊之法。道人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飲瀝矣。道人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己處於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故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户入。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髆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

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銅鐵爲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强與乾汞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以其説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亦知其詳。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詧覺，甚疑異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封爲冲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漢金雁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詧喜之，拉同歸，更名經童，詧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詧接書，已失青童。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冲退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瑶琳。詧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詧遽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詧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悦，裹糧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彦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彦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少微沉。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蜕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沉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爲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彦高，彦高困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悦，裹糧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彦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彦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少微沉。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蜕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沉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遂參問内事，曰：此事祕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

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彦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末云：鴻舉下語。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繫玉籍者分僊，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彦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閑松扃，萬古襟懷獨自靈。篋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斸南山术，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彦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彦高頗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没許多般數。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繫玉籍者分僊，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彦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閑松扃，萬古襟懷獨自靈。篋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斸南山术，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彦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彦高頗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即與弟子入由果山煉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吕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吕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搧之，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久不敗。

劉大頭

祕校遜齋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丐者卧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丐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久不敗。

劉大頭

祕校遜齋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丐者卧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丐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册巷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

一日，詣親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册巷也。誼乃憶丐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爲餓殍。亟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丐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峰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瘢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琢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冲和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

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冲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勑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冲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爲天慶觀傭役，服弊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爲，惟執篲灑掃，且誦度人經不絶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𣈆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爲斂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徉狂，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觀中或絶食，神翁曰：吾當爲汝求之。即入殿上，卧久而出，語衆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爲奉，神翁置之床。盜闞其亡方發關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灾異。吕惠卿吉甫除喪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迹導，疑未决，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强輿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宫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張潤子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爲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躡屩而衣褚，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爲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謬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涬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雨灑崑崙路，浩浩風轟瀚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爻動玉爐温。須將此理生前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去傭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鷇食鶉居，精成功畢，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潤子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没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崇寧初，萬俟卨從其父爲單州太守，吉時過虚，虚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書精方，用藥纔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虚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虚曰：貴人頻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虚曰：吾將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瘞之。居數月，有見於傍郡者，歸發瘞，惟所躡屩存焉。虚自是年垂七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劇飲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驗，虚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虚所受，雖其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傭於信州貴溪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遺我，今能不食矣。安時驗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傭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當爲人傭，歲滿乃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去此十餘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弦之音，彤雲郁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六十年，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岅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劇雨，泥淖没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尸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異其言。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蒲篳，曳杖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時時語人禍福，里閈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纊奉二翁，竊盜間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呼其名曰：爾需我纊乎？遂投與之。盜驚，謝再拜而去。先是，鄆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之，即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即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鼾鼾，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

行，則又不知所在，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入山，避此囂煩，衛以卒史，聘以達官，豈易我樂，物外清閑，養真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遂陟仙壇。蓬萊絳闕，玉户金關。有能學我，雲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斂葬之，舉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趨名利作憂煎。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離真人授内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挼撚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踣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有頃，聞屋瓦震擊聲，良久方霽。士人還，則已化去。形體温然若生，香滿一室。復聞于外，遽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及親族，後聚衆發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條繫竹杖而已。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隸業開明觀，後策經受冠褐。志操特異，每放意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於市。年逾七十，容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宗徽宗政和三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禄豢，然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家，一老嫗頗以爲異常，以倩酒飲之，不問酒直有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陛下他日與中宫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鑄乾坤鑒，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鑒下，記憶臣語。日徹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説。有詔庀工，鑒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皇朝通鑑紀事》云：宣和四年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録》云：先生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宫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

稱之爲二郎。其後游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卒，云：日者繕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部使者强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蜀，乎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闤中，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盈几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者，則取木枝尺許噓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眊者視之，二郎目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減。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長源云：見一郎年，有壯色，未嘗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術。高宗紹興中，榮蹊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郎，其曾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百數十歲，居青城山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鄂守已先在與田弈棋，一道人曰木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道店説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户徑入。日：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禄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嵗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河沔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濬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説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皇甫渙

皇甫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栖凌虛臺會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跽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無所能。林復答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衛士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遲明儼然而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對曰：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帶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創建新宮大殿，巍樓傑閣，廣厦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冲逸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遲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惟著青布夾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携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户揲大衍數，不得其法。

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柝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點艮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禬，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剉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盡，或齮齕過半，遺糞土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埳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火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强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絶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沐洗，頗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飢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强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絶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

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輒嘔，遂不食。逾二年，糞溺俱絶，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内，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扃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携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無所需，喜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顔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笈

濟南李笈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鬬筍，笈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笈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名莫字大猷，爲諸王宫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顔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遊南嶽，見中嶺陟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鬻之，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力可陪矣。自此但飲水而已。衣衫盡棄，寒暑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卧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遇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林靈薀

先生姓林，本名靈薀，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緑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睹，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爲貴也。封侯虚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虚，語論孤高，迥脱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爲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貫，盡其數用，不餘不闕。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册，細字如珠，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爲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册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咒，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册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予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爲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遥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牌曰碧霞之殿，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視。次過一小院，金釘朱户，曰玉樞院。分司列局，官吏嚴肅，有一朱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舊居，請坐東位少待。須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見玉皇，帝稽首再拜，惟見金光中傳旨下，云：修國事，去奸臣，任忠賢，守宗社。帝即再拜，出見朱衣吏，送出金闕門。復以七寶華車及侍衛官吏，送帝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從者皆鬼面，岩錂二鬼面四目，執旛而前，仗劍持戈，導從甚肅。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急駐車，按問道人，奏曰：今日伏睹天顔，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自天門上。帝夢覺，録記之。大觀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副聖意。有在世

神仙林靈蘗，生居永嘉，何下詔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録徐知常奏，所有温州道士林靈蘗，在道院安下，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嘗作神霄謡，題于壁，今録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喜甚，乃令徐知常引林靈蘗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瞻見陛下天顔，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内，删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通真宫爲居。興寶籙宫，建仁濟亭，散施符藥。次開神霄籙壇。神霄宫成，帝領群臣蔡京等慶宫。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總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黄籙青醮科儀，編排三界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洎親王内貴、文武百官，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奉道也《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籙宫，命通真先生林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千，飛鳴久之。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悦。八月，先生復撰明點綱紀録進，帝賜先生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聰明，記之如此。帝又於禁中自書青詞，實封密奏。翌日宣先生問曰：卿嘗言能知天上事，朕昨夜奏青詞，達否？對曰：青詞不達，緣誤寫一字，爲靈官所收。歷歷讀奏，帝撫先生背曰：真人聰明神仙也。奉勑賜玉真教主神霄宫林公。伴饍，帝嘆曰：每思足，收入道藏，求訪不得。先生静夜飛神，從玉華天尊奏告上帝，乞賜觀看雷文并霆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師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霆司印，皆堅如鐵石，非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宫，與西王母宴集。聞宣召，頃刻駕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即至矣。帝熟視，與存日無異，但仙

進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麗

服圭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昔爲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遂舊職。荷帝寵召，聞命即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忠良，滅奸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切爲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曰：臣妾即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良久云：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斬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游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嘯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齋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觀勝事。是夜，天無浮翳，月朗風清。初聞天香滿席，仙鶴翱翔，五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振響。去地五丈餘，虛光明中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繞於臺畔。上有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良久云：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斬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游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嘯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齋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觀勝事。是夜，天無浮翳，月朗風清。初聞天香滿席，仙鶴翱翔，五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振響。去地五丈餘，虛光明中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繞於臺畔。上有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良久云：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斬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游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嘯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

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端嚴妙相，披發，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群臣皆不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尚在，拆展看，與今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悦。又請北斗七真二使者，乘金橋而降，此不畫録。帝瞻拜七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避地，勿尚奢華，當出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迤邐昇空。此夜帝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宴罷，同遊禁中一閣下，見碑題曰元祐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之，各俯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蘇

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皇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窗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廂密探之，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及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僭意，願陛下親往，臣當從駕指示。敢有不實，臣當萬死。帝即幸通真宮，先生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啓封關鎖，但見粉壁明窗，椅卓二隻，他無一物。蔡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蔡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帝近觀。帝子細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符也。下畫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游戲得好。帝曰：朕聞漢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今日何緣，特蒙相召？帝先生曰：今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即起，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今睹仙顏，萬劫千生，實爲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天師，可脫大難。帝責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無垂訓？王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成冰。帝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灾，不爲大禍。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陛下不信，乞宣法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斗法，別其邪正。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看。先生噀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雜於雲間。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太子聞之，喜曰：若果地，化爲紙也。太子即令龍鶴墜於前令衆。宣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教爾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蔽日遮雲。帝曰：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吹水中，水即清涼且結

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難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此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漏泄天機，但試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即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盡。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來，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興神霄，建寶籙，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彗星所臨，陛下不能積行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人心則天之舍。皇天雖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應天心。若言大數不可逃，豈知有過期之曆。臣今擬暫別龍顏，無復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長驅，血腥萬里，天眷兩宮不能保守。陛下豈不見袁天綱推背圖詩云：兩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群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難進退。欲去不去愁殺人。臣靈素疾苦在身，乞骸骨歸鄉。又降詔不允。冬，全臺上言林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宮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檐，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

迴納宮中。只喚一童子携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宮温州《東都事略》云：宣和元年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於國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山。先生頃在京時，雖宰執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賓客，惟虚静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既還鄉，則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携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别州官親族鄰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既望，命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如主上來取，即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全節大忠，今則别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之，驚嘆嗚噎，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爲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倏爾而來，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爲己累，存亡不以顯榮爲足珍，乃超生死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乎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咸行，群迷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托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之巔乎，步紫虚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測之者也。今仰守臣執人間之世禮，致祭柩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尚饗。勅：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閭丘罕如法致祭，仰侍從官吏卜地安瘞。將囊中金器出賣，作黄籙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

支用。録奏呈，不得觀望滅裂，當別差官審察，以稱朕旨，始終待遇之意，勑封九十五字尊號寶誥，勑賜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沖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國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户，實封三千户，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林靈素。靖康元年，淵聖皇帝即位，果元取七寶素珠，次遣使監温州郡守巡尉伐墓，三日不知去處，但見亂石縱横，黑風大雨，雷電火光，霹靂震地，人面不能相睹，異獸巨蛇交出。護衛乃實録其事，具奏。淵聖聞之，大驚，再遣使賜御香至温州，委守臣修設大醮，奉安謝罪勑，封通真達靈真人。仍下詔令彩繪真容，立祠于天慶觀，迨今存焉。本傳始以翰林學士耿延禧作華飾文章，引證故事，旨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今將事實作常言，切欲奉道士俗咸知先生之仙迹。僕初未任，居西洛，遇先生以文字一册實封，見及，曰：後當相中興，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開吾册，依法行之，可脱大難，即悟長生。不然，則潮陽相遇於古驛中，此時之悔晚矣。初不以爲然，亦不記先生所教文字，因奏檢事，果春頭木會之賊被罪海島，道過潮陽驛中，方抵驛亭，見一少年秀衣紅顔，徑入驛中，熟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不謬乎？始知先生是真神仙也。於是重編本傳，以示後人。

前尚書左僕射趙鼎謹記。

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豐人也。先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爲詩，有紅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真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蟠於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幾登霄漢。父曰：子當續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虚，志惟養素，不貪名利，遠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地迤邐，幅巾笻杖，曠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渡楊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嘯命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詫風云。久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妖祟爲害，即遣神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聲不譽，詩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曉。先是，侍宸林靈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清静之化。凡十八詔，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郵軍，得病，醫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懇方知王文卿也。回朝首奏仙異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親灑宸翰，頒赴寓地，褒揚道德，崇奬無爲，遣侍宸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爲大道，龍顔大喜，賜館於九陽總真宫，奉使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醞，珍玩奇果，金錢幣帛，並皆表還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宫，勑水灑掃，奉賜劍盂，引入内灑净。宫人掛金錢，不計其數，出宫門並撒於地上，曰：真人也。又問宫中有祟否？先生奏曰：宫内東南角上有祟。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篆符。符畢，使人速持去後宰門，揚於波心，聽其影響。上依奏

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驚。果然雷劈開宮中東南角上大檜樹，死大蟒一條，長數丈，作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爲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千餘所。天覺既罷，狐鬼乃結成群，入內盜竊器皿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致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雷壇三層，內安鐵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不禁，甕。至夜月明，仗劍登壇，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緋衣，並入壇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瑤池中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狐鬼乘此魚如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宮嬪，今誅死已訖，乞差中官併取往鬼門殯之，永得斷絕。上親幸瑤池，果有死魚，長一丈餘。嘆服久之，即於禁狐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府，勅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一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刊其符，藏於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石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樹，揚州千里之內，並要霑足。借黃河三尺。急急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黃濁。上問先生所降甘雨，何爲黃濁？先生曰：江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聯從橐。未幾，又勅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真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諷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算。上不允。又勅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閣，咒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拔度亡魂。是夜先生飛符追被狐鬼所害宮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寶籙，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於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實王文卿之力。即命賜誥，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冲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弟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帥，預防西北妖氣。仍乞還山養老，御批：玉府仙卿，豈宜言歸，所奏不允。金賊猖獗，王師敗績，果合卿言。爲朕齎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歸宮來，上遣中使黃瑤，齎御香札全

封朱章一函，詣九陽總真宮玉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審奏，纔及一時，中使叠至，宣先生入内。上宣問所上朱章報應如何，先生洒涕奏曰：陛下奏章中，願出有道之君臨涖天下，殺臣一身以謝奏聞報應。奉旨云：革則無悔。上又問：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禪位東宫，先生入賀。又數日，遂降香出京。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親，詞旨懇切，上聽其奏。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邵武太守徐守迴府，邑，訪先生，先生曰：邵武頃大旱。因默朝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玉陛，爲民計甚力，帝諭以數當然。惠應興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迴府，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祀。惠應録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法書印篆入軍峰石洞間藏之，仍勑令地神守護，聽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別交游，於二十三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觀許旌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遂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等奉葬于烏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籙道場，侍宸在宫住三日方去。後有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亦間有遇先生傳道法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盧國龍點校）

010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續編

經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五卷。所録三十四人，多為金元時全真派道士。元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目録

卷一
王嚞　馬鈺
卷二
譚處端　劉處玄
丘處機
卷三
王處一　郝大通
和德瑾　李靈陽
皇甫坦　羅晏
卷四
薩守堅　趙麻衣
劉居中　譙定
姚平仲　崔羽
劉浩然　段璨
饒廷直　蘇庠
馮觀國　趙縮手
寇子隆　傅得一
張宗元
卷五
張道清　謝守灝
祖元君　火師汪真君
黄雷淵　雷默庵
莫月鼎　金蓬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　卷一之一

王嚞

師名嚞，字知名，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群，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齊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爲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賙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里三百户餘，亦因而侵之，家財爲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師

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爲害風，因以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氈，其年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一。而不告其姓。留祕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丐於鄜社終南間，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壙深丈餘，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殖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爲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時復自謳歌且飲。有不揆者恒隨拉飲，師忻然不拒。又嘗從甘河携壺酒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即予之，一吸而盡，令師取甘河水飲之，蓋仙酎也。問師云：是何能識得，但嘗見之畫像耳。乃笑而去。師自此不復飲酒，人或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奉勸諸公，莫生悒怏，我咱別有深深境。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游，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往。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甘河云：閑來矯首滄溟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聖宮殿壁云：終南山重陽子，違地肺，別京兆，指藍田，經華嶽，入南京，遊海島，得知友，赴蓬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脚不移，迴頭即悟。又自畫雲松鶴爲一圖，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及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携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邐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鶴從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之處，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游，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鎖庵百日。至於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爲歌頌，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既啓户，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

冠而執弟子之禮，師名之曰鈺，字玄寶，號丹陽子。曩師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玉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黜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繼有主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問答有梨，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其名號，名處一，號傘陽子。日者郝昇深於易，賣卜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迴頭。師應聲曰：君何爲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畀之。未幾，師領馬鈺等住崑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中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於嶺，有巨塊將墜，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矻然而止。山間樵蘇，見者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知所從，而盤桓崑崙。師知其爲在全真庵，因投謁於齋次。師厲聲叱之，矻然而止。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笞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烟霞遷文登姜實庵，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咒之而甘小張哥，而未嘗以名。百方餧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五會之榜略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群生，偏拔黎庶。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別。九月，挈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契，前後所贈歌詩并畫二事理，反復曉告者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而不能自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五會之榜略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群生，偏拔黎庶。人人願吐於黃芽，個個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別。九月，挈

馬、譚、丘三人西邁。過登州，太守紇石烈名邈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邈適除南京副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彦以橋勢雄峭，不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掖城，又得劉公者，始隨其母來謁。師一見，輒契諭以出家，母欣諾之。名以處玄，號長生子，遂行。至是，所謂馬譚劉丘，舉集席下矣。故竹杖歌云：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教依託。昨宵夢裏見諸虬，内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言之也。所謂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憩於王氏旅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令童僕默踵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見。師方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大驚。杜再往，始爲一盼。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爲禮。問讀何書，亦不答。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爲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等四人乞錢於市，市及斤之鯉煮食之，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惑，默念道人入關，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臘月中時，於鈺輩極鍛煉之功，踰往者重，果何爲哉。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行間逐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内，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内則不即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爲大鯉，故遁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示意爾。師食畢，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燔我眼，不能見，使燃燈徧照之。鈺即頓悟。又師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之。又顧處機曰：此子異日地位非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常，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臭敗。令門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別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灤村吕道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滿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作伴雲和水，爲鄰虚與空。一靈真性

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蛻。衆皆號慟，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鈺以後事，若達關西，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鈺再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其遺文全真前後韜光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國朝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韜光集，行於世云。

馬鈺

師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名鈺，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莘叟，至孝，通五經。父師楊，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者，視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即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陶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希賢却而不受，呂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賙濟而無私心，由

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蓮莊居。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字是：我輩己亥十萬人。師默念言：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後世軸頭常斯抹。既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己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弈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

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瓜，即從蒂而食。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言：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爲道？曰：五行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閈，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輩，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二月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候，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冲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韵酬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閈，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二月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

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迴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友，寧復至於此極乎？爲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文登姜實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鈎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爲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又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共處矣。祖師欲令化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鍛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仍即祖師舊庵爲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鬬貧，譚曰鬬是，劉曰鬬志，丘曰鬬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師嘗作十勸百不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鍛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仍即祖師舊庵爲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鬬貧，譚曰鬬是，劉曰鬬志，丘曰鬬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師嘗作十勸百不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鍛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仍即祖師舊庵爲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鬬貧，譚曰鬬是，劉曰鬬志，丘曰鬬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師嘗作十勸百不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久之，

十二時中常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錦鱗不得空潑漉，收什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弟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墻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從環汲水以沃之，俄有門人姚鉉携純陽真人家譜，告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四日生於此樹之下，師曰：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豈易知之，其應有日矣。至其日，綠葉藹然，始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候，大乘因作異木記。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四月移竹兩叢、松一株於全真庵。以移殖不時，枝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云：窗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

大夫青之句。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滌面水溉之。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游崆峒，取道亭川，官僚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疊疊忘倦。雖平日陸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爲耻。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謂衣裳舊重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拆洗。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髫戴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絶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蒙，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婿于公輩，焚網於琅琊，因召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迓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髫戴白，迎送不絶。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絶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蒙，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婿于公輩，焚網於琅琊，因召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迓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髫戴白，迎送不絶。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絶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蒙，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

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雁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輝，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心滅兮那復爲。天庭復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擡朱軿。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仙觀。師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瑱問其故，當赴蓬瀛。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堂于知一曰：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堂堂歸去也，作個快活仙人。呼劉真一，囑曰：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正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酒監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初，師在崑崙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大松數十，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卿雲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二十五年，邑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宰劉公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圓成》等集，行於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衆喜其醞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躐，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帝横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甑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祕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崑嵛之煙霞。丹九年，從至黄縣盧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飈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蜕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于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宫，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濬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吴六者奉待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温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温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温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贊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濬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吴六者奉待

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吴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灾。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賃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鷄卵，動摇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灾。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蜕，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虚堂無挂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鬈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宫之東，得隙地數尺，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脱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瑶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横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栖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鈞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丹陽、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

有我趁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已留長安灤村吕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市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鑿之二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栢死，瀍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游，道出雲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運粟，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鬻其園圃，蔡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峰住持，官伐松栢爲樓櫓之用。又架雲橋，取瀍水，經觀西流以護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萊，築庵居之。二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衆。師遂註道德、黄庭、清靜等經。是年，丹陽自關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侈，師辯之曰：予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黄金，正好粗衣淡飯。終薦日消萬兩黄金，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證明萊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静請師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是年五月旱，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欒武節追捕下獄。俄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出。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呼令出之。又濰州温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勑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曰靈虚，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虚之緣。吴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别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欑卧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

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反希夷。八年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綫，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淄王請主醮，稟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春，從祖師住烟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師魯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相對忘形略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客，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年，龍門七年。養真所受之於師者，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載陽》《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録》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等集行于世。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譎詭幻怪，非所

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栖霞人，世爲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遞居崑崙山。七年，聞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反希夷。八年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綫，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住烟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年，龍門七年。養真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二年，作開天記。宣宗貞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賚詔召師歸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時金宣宗興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師彭義斌差宮衛行，不起。州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啖之，因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栖霞，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衆驚，以爲驛傳。俄頃，塵數騎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酹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關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辯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栖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學仙記。二年，作開天記。宣宗貞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賚詔召師歸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時金宣宗興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師彭義斌差宮衛行，不起。州

牧以爲異，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禄請師，其制略曰：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内爲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懼有闕政。且夫刳舟剡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爲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禄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都安撫司吴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帥張林助以馹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虚觀。仲禄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宫，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遇群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毋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剌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况聖賢有所扶持耶？畢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曷剌迴，有詔曰：勑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漬。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之非遥。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勑：仲禄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來。其禮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餞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去萬里外，何時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虚静輩，輕騎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魑魅魍魎爲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之，卒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幄，因駐車焉。太師以回紇歎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

運逍遥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氏之新宫。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宫，宣諭仲禄、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勑萬户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于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焉，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入見是望。既見，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干，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絶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静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宫，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宫，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既見，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静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虚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逐欲，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舉世莫之爲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虚止水。水之風息也，静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鑒萬物乎。本來真性静如止水，眼悦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諭以服藥獨卧之理。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財，

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士誠衆，奇珍异寶其産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爲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爲之規畫，量免税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兹亦祈福之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概，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悦，令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録》。翌日，上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西游記》云：十月朔，奏告乞還舊居。癸未二月七日，因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制可。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泣别。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師不食，但飲湯而已。衆諮之曰：師奚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官將帥以書疏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郡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縉山之秋陽觀，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宣差便宜劉仲禄，各持疏懇請住太極宫，許之，乃度居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官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侶雲集，玄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萬蓮。求法名者日益衆，常以歌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春，師折梨花

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爲祥。去華乃誠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遶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醮以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醮。雨乃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日爲祈雨醮，二日爲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右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會葬，自爲主盟，親榜其堂曰處順。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於世。

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蛻於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玉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嘗氣絶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聞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群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即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崑嶠煙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今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自來。雖至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嘆。乞還山侍親，從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個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建修真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春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煅煉，心地開明，是後數萬，辭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之晚，恐不及重睹聖顏矣。明年春，逢哀詔於涿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徵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私寡欲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運氣，是皆無爲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

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毋讓朕，願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袠，乞還侍養，上賜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普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日而逝。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笙絃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孛术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氏以預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懾。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至於叱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兒之。鎚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岩谷，其石乃墮，見者莫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温迪罕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録焉。

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

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嶠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游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因之名動闕庭。文登，常携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説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祕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師嘗爲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蜕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爲州吏，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者臂梟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道者，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玉蟾子率鄰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金帛。迴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入山。後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傳，日益精進，以至冲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陽王君遇真，遂結爲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爲人沈默寡慾，學問該博，而樂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頓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乎大妙。與玉蟾、重陽二子爲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

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陽携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陽登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皇甫坦

先生諱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遯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雪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卧茅檐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睡。覺暖氣自足而達，浹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忽夢黄衣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畫象，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關吏執之，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建康，遂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爲則身安，帝王無爲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爲皇太后噓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宮中皆呼先生爲師父仙。詔位有甄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麽？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内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諠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焰。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游海内，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黄衣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畫象，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關吏執之，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建康，遂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爲則身安，帝王無爲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爲皇太后噓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宮中皆呼先生爲師父仙。詔位有甄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麽？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内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諠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焰。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瑶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游海内，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黄衣道人長髯廣

賦就。歷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平都山巔有巨栢，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刊於石。繼而上遣使賜手詔慰勞，且召之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秕糠塵俗，嘯詠烟霞，信可樂也。去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氣御風，泠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在序，益保清虛。先生得詔即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閣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爲先，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真。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爲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數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入長揖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萬乘，而見先生即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强之，乃坐於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爲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鞏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命爲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駕迴，先生仰立賚金就賜先生，復固辭。上式車，顧而微笑。即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爲春之詩。上大喜。尋復乞還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廬阜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爲皇甫真人稱之。他日，又曰：皇甫高士，眉字列仙。以道興世，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爲持示先生。復携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爲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袱辭

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即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間談修真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割嗜慾，推衛生之理以爲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內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歲，欲致禱于灊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即命捧兩宮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爲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曹勛自燕京持徽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束葦筏與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爲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紹興煥文之閣，亦命兩府書榜。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聚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爲苦。先生一旦荷鍤引人斷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涌出石隙間，清洌而甘，亢旱不涸。及赴召，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聞。壽聖皇后在坐，曰：先生在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即命爲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復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爲門額，仍歲賜敕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退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再還自青城，掃迹朝市，惟德壽宮歲時遺問不絕，屢遣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衆，焚香取御書并宣賜衣物付弟子輩，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軍，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鎮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寶而藏之，毋違吾訓。又曰：道不負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於繩床而化。三日不欹不倚，容色紅瑩，髭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彌深、謝守灝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遺蛻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蟾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冷翠凌舟四字。將窆之夕，天燈下燭，比曉方没。會葬者二千餘人。乃發紼，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窆已乃去。

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鳳

關，精鋭迭出。大將吴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僧謂其怪誕。明日果引去，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唤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僧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緑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勿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厠，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墻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他塗以西，幸無誤。僕諾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鎮。及温江而卒。蜀人以爲年一百七八十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薩守堅

薩真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弃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虚静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虚静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棕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搧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

拜而受之，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爲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遇人舁豕往逐薩使去。薩行數十里，曰：去酬願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畢，爲置爐焚之。其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浣手，見一人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官三年，并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爲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爲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云：道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鄧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閩中，一日端坐而化。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得食，願爲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簷篠爲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衣，人因號爲麻衣。形臞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掇之。暮歸，則掇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食也。或不顧，或爲留以飲。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洌異常。麻衣時時言及五代及本朝事，亹亹有條理。或窮詰之，則於庋上取圓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爲兵，已而免，去帖尚存。平生黧黑。一旦趺坐而化，尺宅肢體潔白如玉然。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冲靜處士。後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盎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

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累累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黄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從來也。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温縣玉溪人。深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絶，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騾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於潼川。父病，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亦素以精慤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内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參大政，以符其言。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顔方瞳，舉心林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吕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於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侍其父漕潼川。父病，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亦素以精慤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内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瑮

段瑮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爲所剽。瑮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

米過千錢。璨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爲粥以食饑者，賴活者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庵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欻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衆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闌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事一破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爲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客稱江宣贊，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悦其語，强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黃真人，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簾洞，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爲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客稱江宣贊，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悦其語，强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簾洞，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真人真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冀速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絶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效。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爲仙官矣。酒數行，適既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爲人。叱令笑，驢即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之，祝曰：復爲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又諭蘇畫真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黃道衣，繫皂絛，著琴鞋，持水晶數珠，掛玉瓢於右帶。嘗有遇之於羅

浮鐵橋懸崖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筒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絶。家人以頂暖，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筒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即能起，灑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黄像。像成，儼然江君也，始悟江即黄君云。蘇雖中，喪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吴興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遭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吾可中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别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黄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頃得方士神藥，無復餘習。中，服食以來，誂詩結字，無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馮觀國，郡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弃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内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爲四，以青茆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風月是良儔。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懷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烟霞。只因貪戀一杯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來混世，只將洒盞度流年，潜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脱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也。有瑞州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遍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晨，開門見門外凳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爲四，以東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烟霞。只因貪戀一杯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顛酒，未免以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遍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光燦。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

住庵凡十八年，多與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醉。所爲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携之婢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惟婢云鑰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爲，舉目視梁間，則有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木是梧桐鳳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早，元僕黄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來衆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城哄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黄卷往視之，即馮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爲棺槨。其時，儀真李觀民爲袁州太守，乃其甥氏，方認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之治平宫。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週迴，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吕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莫遺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黄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週迴，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吕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莫遺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

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檐牽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遂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傅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髫齔。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疑，有若髫齔。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回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才老人贈以一楂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楂子嚙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於道傍。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楂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楂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

告。其家與鄰里皆村野愚婦，豈識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傅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髫齔。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疑，有若髫齔。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回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才老人贈以一楂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楂子嚙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於道傍。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楂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楂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

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顛心不顛，有人還會得，即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宴集，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傅道人獨許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無相忘。後果如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跣而入府，遽以泥足穿丞相履，手作執板狀，四顧懽呼。公問其所欲，師云：要鶴氅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和正適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焉。遂禮管轄。祖慶章爲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復月，遺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藍輿遺賸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江。時郡守嚴陵吴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悦，舉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强延以玉笥山承天宫。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閣皂山崇真宫。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曾不期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宫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卿魯公、寶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宫。孝宗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爲扁雲庵二大字，及贈一絶句云：到處逢人説傅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遥。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躬詣内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

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薊子訓分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遥。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躬詣内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

夢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託化於世，母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己産。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諒由是也。嘗聞許碏有詩云：閬苑花前是醉鄉，滔翻阿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灝昔與之游甚密謹，略摭其大概。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志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峰紫栢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張道清

真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於青牛山舍。時紫氣騰空，遠近咸以爲異焉。幼侍翁媪徙居郢之京山。自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閣以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逢九當興。天命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閣，迴住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寺來，請師即往彼説過去事，僧衆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牛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嚮慕者衆。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爲祠，立玉帝睟容崇奉（即光廟，御書長森灣，今萬歲觀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偏覽襄漢名山。至洪山謁主寺僧木閣有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閣有慧性定力，罄所得鄉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弗應，木閣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忭，願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閣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玉帝旨，謂興建

香火今崇寧萬壽觀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齊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宮，有命召見。真君呪棗水以進，郡主飲之，遂甦。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君不受，乃親灑真牧二字及鏤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爲，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郢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灑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舊隱，活民命者衆。真君視長森祠宇尚隘，弗稱儲君寶畫之光，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密旨，建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郢入蜀，歷參井，泛湖湘，過洞庭而下盆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迓，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辟其基，以爲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壺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詰聲，從者駭然。真君曰：是山之神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既入境，羽衆奔逃。交相喜爾。繼有赤蛇神龍之異。平明，從者告饑，真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出齋蹟，各與其一。異香，猶熱。食祠，煙焰自熄。乃驚嘆曰：此南朝得之，且飽。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立道場，而下曰：吾且回長森，秋期再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來。乃以符法授其徒楊宗華，令先往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開闢，結茅爲居，權以安憩。十五年戊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申，真君至，七衆歡迎入山，四方之民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抱病求安者雲集，隨叩隨應。貧者助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力，富者輸財。繼而真君靈貶匪一，九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宮開闢不日成之。光宗紹熙元年，召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歷劫以來，應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燭錦幡銀券入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山設醮，徽福于民。寧皇在儲，亦有譜。今將歸矣，洞然八荒，了無挂礙。厚賚。未幾，朝命易庵爲欽天觀。慶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元元年，寧宗臨御，慈懿居內宮，每歲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遣使入山，厚有錫賚。三年，真君返長森。五年，上賜真君爲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寧皇親灑欽天瑞慶之宮六字，敕修內司，鋟梓改觀爲宮，賜賚駢渥。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壺臺是也。日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

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刹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謂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脱屣。咦，分明記得來時路，乘彼白雲歸帝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蜕。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虚，道行高潔。先朝眷遇，極爲優厚。况祈禱雨暘，累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内帑降賜錢，令徒弟往長森灣迎歸九宫崇奉仰。九宫主者就禁地内卜吉所安瘞，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邀阻。付欽天瑞慶宫，准此。續降聖旨札：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圖督促其徒，疾速迎回，嚴奉徒衆承旨前往長森灣護龕迎歸，涓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今神歸天府，遺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鏤牌以賜。理宗御極，眷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其事迹靈異，君恩寵渥，詳載九宫山真君全傳。

謝守灝

先生姓謝名守灝，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揖，就坐。復起入内命茶，道流點首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贍。少年補中上庠，後館于曹忠靖公府。時清虚皇甫真人遭際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真人渡黄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脱儒冠，參禮真人，隸籍羽褐。真人之道，首付曹彌深，次於先生爲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强記，議論宏偉，每優道劣釋，間有惡其分别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尚釋教，問先生曰：三教熟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無答，欽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宫。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録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玉隆萬壽宫住持。寧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宫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間亦於寺院借座説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旌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内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寧兩朝，眷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群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活老君出世。

閑中靜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實録，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書乎，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明辯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顔容悦澤，耳目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論》，後有人作一篇補遺，法度乖謬，恐誤學者，書字如粟，刻於銀葉之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縣紫華峰創宮，請額於朝，爲九星宮。茲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人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逆旅主，天地一蘧廬。還汝已生有，還我未生無。頌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謚修文輔教觀復先生。

祖元君

元君姓祖，諱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祈陽縣人，月孛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鬈鬆，插竹節釵。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厲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鄭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虚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木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爲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劍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雷神亦加嚴勵。功成冲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瓊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傅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勳皇靈清虚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隱南真人，而清微道法尤闡焉。

火師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黄老之學，而臣於帝鄉矣。遂與顔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承禎。遇禄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峰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爲盧杞所陷，使淮西爲李希烈縊死。師再遇紫虚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詔白日昇天。

黃雷淵

真人姓黃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鈎玄探賾，集成大全，登門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繼而得旨還山，隱於紫霞滄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峰，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浚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爲一代宗匠，道德沖融，内外光霽焉。

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己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宫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宫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禄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宫知宫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曰：我困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宫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宫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絶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呈。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道法，特來授汝。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爲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開闡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爲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名在仙籍，七世爲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爲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備，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

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諷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筆紙書頌曰：一輪明月照清穹，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遥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顔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爲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炎，浙西雪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説，乃與同郡西埜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楊和玉蟾川諸公，望重當代，爲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求其真人落魄無家，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絶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怠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闡揚，雷雨在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束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晡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奥，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派源。考其玄微，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道以來，惟真人與西埜沈真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吴。扶教君聖井、藐姑諸峰之會，師攀陟崖壑，澤民，莫有甚焉。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趺坐問弟子曰：是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虚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顔面如丹。

金蓬頭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庵。素蓬頭一髻，世因以爲號。生而不群，自幼果敢，大志不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得。歷游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徽君聖井、藐姑諸峰之會，師攀陟崖壑，倡鹿豕，藉雲霧，視以爲常。或夜坐盤石，蛇虎值于前，輒愕而逝去。命其徒子曰：是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虚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顔面如丹。聞其道者，無遠邇凡病患者輒叩之，即應以所供果服之，無不愈。參禮者日集。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神中，乃警以偈，

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民治，心清則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妬者，謀以藥毒之。師預知，命其徒鑿池瀦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名吐丹井。至元丙子歲正月一日，其同學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師聞之，四月十日令徒書一頌，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體温軟猶生，瘞於庵側。所受弟子則勞養素、郭處常、李西來、張天全、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聞於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愚曰：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鑒也，何必局於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倏前倏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也。況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難以鋪張，若是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删略事迹，學者何以準繩。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質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考成書。他日得暇，又當效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真仙傳道通鑑。然其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人，別立高見，修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再拜焚香謹跋。

（盧國龍點校）

011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後集

經名：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
元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修撰。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紀傳類。

目録

卷一
無上元君　太一元君
金母元君
卷二
九天玄女　蠶女
雲華夫人　姮娥
織女　昌容
女偊　李真多
嬴女　太陽女
太陰女　毛女
梅姑　女几
孫氏　張文姬
張文光　張賢
張芝　盧氏
張玉蘭　屈女
諶姆　劉仙姑
盱母　許氏
薛練師
卷三
上元夫人　南極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　靈照李夫人
中侯王夫人　鈎翼趙夫人
麻姑　南陽公主
郭勺藥　趙愛兒
王魯連　南嶽魏夫人
九華安妃　河北王母
韓西華
王妙想　王奉仙
王氏
卷四
紫素元君　趙素臺
黃景華　周爰支
張桃枝　傅禮和
張微子　竇瓊英
韓太華　劉春龍
郭叔香　孫寒華
王進賢　李奚子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雲英　鮑姑
丁淑英　黃仙姑
廣陵茶姥　羅女
梁母　徐仙姑
花姑　焦静真
王法進　費妙行
緱仙姑　王女
卷五
明星玉女　江妃
太玄女　西河少女
園客妻　程偉妻
張姜子　李惠姑
施淑女　鄭天生
文女真　裴元静
戚逍遥　何仙姑
謝自然　王氏
蔡尋真　麻媪

盧眉娘　吴彩鸞
杜蘭香　諸葛氏
韋女　楊保宗
無名氏
卷六
錢女真　曹文姬
趙仙姑　鄭仙姑
劉妍　虞真人
莫州女　于仙姑
張仙姬　徐道生
陳瓊玉　吴氏
武元照　孫仙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皋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壇，即其處。由是容顔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祥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内傳云：上帝之師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經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二説雖或不同，然亦有由。虞宣出塞記云：老子復命胞中七十二年，舉候九年。則亦入十一年也。是時陽景重耀，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薦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伏滔《北征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聃或作儋者，漢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

文，老君降生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晨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綠。虎髭龍髯，素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紋。其音如玉，其響如金。觀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閑閑。額有兑象，三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紋。其指纖長，各有策文。爪有玉甲，身有緑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臍深逾寸，腹軟如綿。心有錦紋，腹有玄誌。眼有輪文，足蹈二㠯。指有乾坤，身長丈二。遍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爲老。古人稱師爲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即今亳州衛真縣也。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闕。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疴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内求内密，則道來能致静以合真，積虚以通神，則取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静喪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虚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祕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奥，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虚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技。道因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爲而自然；術之秘者，符與氣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性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訖。此吾之秘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

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也。坯未冶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群有，神疏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灾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得道之人，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邪？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神丹入五色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此九丹，得一則可以長生，不在偏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强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蒌蕤，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强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蒌蕤，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

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之祕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榮嗜欲死者，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其人。此道生之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爲實難，子能高妙，祕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

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及丹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違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抱一，煉丹服氣，然後乘空凌虛，出有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其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驂鹿復履庭檜而昇天。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具授祕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群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祕術，本玄分也，奚辱謝焉。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令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違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抱一，煉丹服氣，然後乘空凌虛，出有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其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驂鹿復履庭檜而昇天。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无，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所謂玉闕壁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彩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昌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韵，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鬈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

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黄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官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岡於版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静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黄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游龜臺，爲西王母説常清净經，故太極左宫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録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緑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漿。主車則造父爲御，裔㝡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輪，左驂盜驪而右岑，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瑶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謡，王和之，其詞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謡，刻石紀迹於弇山之上而還《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宫。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虚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武帝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禄，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來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宫中。夜二唱後，白雲起于西南，鬱鬱而至，徑趨

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旃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靄，靈顏絶世，真靈人也。下車，二女扶侍，登床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萎蕊，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鴆音保，與鴇同。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爾。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於是命王子登彈八珍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玉，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清，朗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虚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性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永長存。此所謂呼太和，保守自然，真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輪。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虚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鵝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也。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瑶宮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精。倘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爾。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繆，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沈珍，既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

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腦、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虚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雪童飛干，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姜、沈精、菊華、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

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顔，役使群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以入乎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脱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其寶焉。

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卑，五嶽真形，元真之成。真仙節信，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字叔申，從西城王君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嶽以安國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勑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卑，五嶽真形，元真之成。真仙節信，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字叔申，從西城王君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嶽以安國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勑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

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祚宫，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

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祚宫，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

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卑，五嶽真形，元真之成。真仙節信，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字叔申，從西城王君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嶽以安國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勑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

王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祚宫，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

王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祚宫，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

中華道藏　第四十七册

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禄。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吴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黄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命上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携王君及盈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虚元君魏夫人華存，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王母於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輿同詣清虚上宫，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旃攝朱兵。逍遥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虚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上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虚王君，乃携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洞宫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王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崇高，總録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以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迹，蓋多未能備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黄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黑帝。帝乃恭己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殖五穀。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鑄兵於葛爐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己助。得風台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蒼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羽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内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授符策圖局，以佐成功業。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袄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攻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於絶轡之野、中冀之鄉。冢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百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黄龍下迎，帝乘龍升天。皆玄女之所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

蠶女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脱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

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毋復憶念也。今冢在漢州什邡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云：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玄註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據此之論，蠶馬氣類，世必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書之以俟。

雲華夫人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麾、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巖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眾興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

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聞至道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瑶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泛乎天津則乘雲騁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静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瑞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飆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陁塗而無所輿，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浚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萬邪，檢取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矣。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策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地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神，助禹誅爲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鎖淮渦之神無支祇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爲紫庭真人。

姮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姮娥竊而服之，奔月宫。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説天河與海通，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室中，有織婦人。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説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云：郭翰嘗遇織女降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幬，施九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鉛書青縑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後，自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見一婦人姿容端正，求爲永妻。永乃與俱詣主人，主人令永織，一月畢。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隨至舊相見之處，而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債。言訖，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繰絲井存焉。又有織女嫁牽牛，事見前卷《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下，食蓬蕖根，往來上下，人見之二百

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於染工，得錢即施於貧病者。歷年如是，奉祠者甚衆，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形影。或云，昌容能煉形者也。未幾，忽冲天而去出《列仙傳》。

女偊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乎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云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商寨，今瑞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浮雲觀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空渡江，産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成，而羿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岡。翌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凉始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高安縣令諶賁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遥山，妙真宮是也。其産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産難焉。真多今號明香元君。

嬴女

秦繆公女嬴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欲求得吹笙者以配。有蕭史者，善吹簫，能感清風彩雲鳳凰，嬴女願嫁之。嬴女吹笙，亦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約而成婚，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笙簫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去。秦人因作鳳女祠。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絶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夕，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噲然嘆曰：彼行白虎螣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托，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毛女

毛女自玉姜一云玉美，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避難。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岩中，有鼓琴聲云出《列仙傳》。抱樸子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澗如飛。乃密伺其所在，合圍取得。乃是一婦人，問之，言：我是秦之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飢無所食，洎欲飢死。有一老公教食松柏葉實，初時苦澀，後稍便吃，遂不復飢。冬不寒，夏不熱。此女是秦人，山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尚存。

女几

女几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質酒，几開視之，乃仙方也。私寫要訣，依而修之。數歲，仙人復來，笑曰：竊學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今所居女几山是也。

孫氏

孫氏一云雍氏，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超、魚道遠者，

成，至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峰白日飛昇《三洞珠囊》云：天師昇天後一年，夫人復昇天。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玉蘭

張玉蘭，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仙，即女郎觀也。今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一云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温。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饑不渴，惟慕清静。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

諶姆

諶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諶姆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己親而事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物極玄，探微索奧。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跪姆前說贊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即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教，三清棲我神。諶姆聞讚，驚畏異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曰：每須高處玄壇，疏絕異黨，脩閑丘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竦身御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母之所也。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翔八方矣。每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諶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棲霞觀。

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盱母與子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許遜飛昇之日，盱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留許氏，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姑曰：若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耆閣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峰尸解出《仙傳拾遺》。

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冲舉之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扑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與聞，邀爲賓侶。漢孝武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夜二鼓後，西王母降于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令帝坐，設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於漢宮事載《金母元君傳》。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受黄金九錫之命，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策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中，以宴茅君焉。時茅君名固，小君名衷，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榮，固爲定録。君衷爲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緑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極録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勑特地李方明出丹瓊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瑞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内書，傳授二君。各受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升還太虚矣。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一云第三女，名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宫，受書爲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于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虚王君太上寶文等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晋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成真人者也。夫人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天姿奄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陽舟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總仙奇紀》云中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晋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雲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西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晋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成真人者也。夫人作服术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絶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弦之琴，即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四海。仙人馬明生嘗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靈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

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脱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緱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沖天。《真誥》云：八難，示以禳除之法。中有遣北方黑騎、天官兵馬、倉老麻姑、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運應世，有自來矣。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内外。擘麟脯如行柏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減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鈎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爲弋。

鈎翼趙夫人

鈎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靜，病卧六年，右手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鈎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後避諱改爲弋。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日，世所無有也按道書云：老君歷觀無極世界，三灾九厄，十芒八難，示以禳除之法。中有遣北方黑騎、天官兵馬、倉老麻姑、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運應世，有自來矣。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内外。擘麟脯如行柏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減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姑爲真寂冲應元君。寧宗嘉泰間，改封虚寂冲應真人。

南陽公主

漢時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清虛，崇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爲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與世進退，恐不見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僶俛世禄，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栖止。歲餘，精思丹道，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咸入山追之，已化爲石矣。因謂之公主峰，潘安仁爲記，行於世。

郭勺藥

郭勺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遊玄洲，或處東華方諸臺也。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真誥》云王伯綱女，未審孰是。剛寥，有虞今則亡，洎五隘世網，行邁越得道於元洲。魯連見父冲天，遂勤志瀟湘。渴日絶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人隨之。遂因請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於靖室，而授道要。後衆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飆輪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飆輪下迎升天。杜甫望嶽詩云：南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匪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五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絶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

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成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强逼以事南陽劉文諱彦。幼爲修武令，夫

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游息其上。奇雰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録》云：魏夫人爲紫虚元君，治南嶽。《真誥》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羲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襴，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顔容瑩潔，鮮徹如玉，香氣馥亂如燒香嬰也注香嬰出外國。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虚上真元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爲安，名鬱嬪，字靈簫。真妃至，良久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内無核，其味甘美，異常棗。楊羲食之。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女發檢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内觀隱書、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會之書也，付楊羲，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之烟，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也。楊羲後果劍解隱化，後遂飛昇。

河北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末，和别去，云：被崑崙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四五人顔色更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行陰功，至於蜎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爲主仙道君之侍女，居元洲之宮。洲之四面，元濤波天，非人跡所到。昔清虚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洲，上詣仙都闕，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披緑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虚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蒼梧山黄庭觀，辟穀服氣，結宇臨選水之傍。

五十餘年，貌如十八九歲人。每持念黃庭，精誠感通。一日，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乘萬騎，浮空而下，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劍佩曳履，陞殿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謁，仙官謂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人，使之知道，而世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内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頃者，地司奏汝居山三十餘載，初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誠，遵稟科戒。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果單微，道氣膚淺，不能精專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棄人也。汝精誠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證，不怠不退，深可愍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可以通天地，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諭，但世俗浮詐，嗤謙光爲懦怯，輕退身爲迂劣，笑絶聖棄智爲荒唐，鄙絶仁棄義爲逕庭，蓋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則裁制之義無淳朴既立，澆競自驅。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譏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往，歸理茲山，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蓋上聖高真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還，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天真憫俗，方開悟。此山九峰，皆有宫室，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欹谷，皆有靈司主掌，無毒螫鷙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游覽四表，俯睇岑巒，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宸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文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後數年，妙想向日昇天，所居觀改爲營道觀。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經》授舜於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著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爲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携珍果殽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諸女晝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届，及暮乃返。以修道，可以登真，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父母見在庭竹之杪，墜身投地。因

問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冰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雲冠霜簡，執仙花靈草，詠吟洞章。或登雲門芝田，瑤宮瓊闕，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奉仙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仙。由世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氣，草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以善，若世人之兄長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山，後居錢塘項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闕。一旦而終，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睹千里之事。凝思游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爲尸解。

王氏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徽之姪女也。時值翰林王氏之父隨計入關，王氏與所生劉及其母裴氏寓居義興山桂岩之下，與洞靈觀爲鄰。王氏幼年慕道，不飲酒，不茹葷，立志端莊，常樂在幽靜。或撫琴怡悅，或詞翰自娛。持大洞真經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之間，時有異香氣，與衆氣不同。父母欽而異之，嘗密謂母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遠行耳。母未解其意。忽一旦微疾，裴與劉皆所鍾愛，爲於洞靈觀禱祈。是日稍愈，亦同詣觀中，徧謁真像。處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歸所居，其門右有巨石，乃於石上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塵業，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棲於庭木，音樂盈空，異香滿野。遠近驚異，奔共觀之。舉形就本室，衣而已。自是一家潔志香火，及長幼皆修道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弁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此乃真仙下試於人也，任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壽三載。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獄。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弁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此乃真仙下試於人也，任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壽三載。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真誥》注云：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爲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婉，司徒太尉，爲李權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未也。

張桃枝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明晨侍郎耳出《真誥》。注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列，至膺社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

傅禮和

傅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北地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久處易遷宮，後主掌含真臺洞天。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先在易遷宮中，後職掌華陽含真臺洞天。微子自言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真誥》云：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魯精思於寢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

寶瓊英

寶瓊英者，寶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爲事，以活死爲心，故祚及瓊英。今得女仙，在易遷宮。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寶瓊英、韓太華、李奚子、郭叔香，並天姿嚴麗，儀冠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爲明晨侍郎，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即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觀前是也。

王進賢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爲憨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掠晉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歸，司徒公之女，而胡羌

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内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内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歲，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滄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晋書》載小異。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晋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貞節丘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專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樊夫人

樊夫人者，晋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嘗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黿遊沙上，殺食之。明日，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束人爲簇，其中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曉也。媼至岸，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白黿，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後有道士議湘媼是劉綱之妻樊夫人也。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誣言聖母奸妖，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即從窗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緉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奸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没溺、狼虎食之，小者，即復病也。

雲英

裴航賃舟於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煙達詩曰：同舟胡越

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毋以諧謔爲意。但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懿也。答詩曰：一飲雲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渴甚，茅店老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一刀圭，得玉杵臼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者許妻之。金帛吾無所用。航快快而去。月餘，果獲杵臼，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搗，航即搗之。嫗夜收藥納室，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記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爲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峰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超爲上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無，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黃庭祕要之訣而昇仙。今爲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會葬，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石受丹火，歲久不冷。每提瓶水其上，不火自湯，名爲沸石，宋哲宗旌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爲黃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今存焉。四方旱疾疫，祈禱輒應之。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俱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羅女

愕綠華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晉穆帝昇平三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一篇，末句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云：君慎勿輕泄言。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與權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此女已九百歲矣。

梁母

梁母，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捵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一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蒼梧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蹔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上又見二童，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裘，頭上角髻，容止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泰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綱嶮巇，津驛有限，日程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烟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游，極目而没，。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獨游海内，三

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境，多所覽翫。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强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輩憤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敎。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輩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諸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顔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瞻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爾。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蹀履徐行，奔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鉏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泊玄宗，醮祭祈禱不絶。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肹響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鉏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泊玄宗，醮祭祈禱不絶。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鉏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泊玄宗，醮祭祈禱不絶。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肹響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鉏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泊玄宗，醮祭祈禱不絶。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

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娥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顔真卿爲撫州刺史，見舊迹荒廢，闕人住持，召仙靈觀道士黄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顔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迹焉。

焦靜真

唐女真焦静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歛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勑，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請首原之路，虚受其苦爾。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勑，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請首原之路，虚受其苦爾。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静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内，春秋再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稔也。龍虎之年，復當召

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都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跽，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應，必臻其佑。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里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凉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並妙行，并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在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嶷矣。一日遂去。

王女

王保義爲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黄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飛來曰：今夕當有暴客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人來，魏夫人仙壇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群人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爲虎所噬殺，一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爲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如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

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有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達背，見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緑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内有玉石馬一疋焉。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珮。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語曰：客子有勞，願請子之珮。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珮。二女曰：客子有勞，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珮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珮，空懷無有。顧二女，忽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出《列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顔色不變，身體温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户櫝櫃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户。

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客與俱收蠶，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繰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悉之甚邪。即爲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蹙然而化，尸解而去。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云：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後攻襄城，被射死，即張繡化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亦不知出適未。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云：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爲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爲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爾則乖。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爲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蝯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

文女真

廬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黃龍，云文女真跨黃龍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世代名字事迹，并不詳。或云名惠通，晉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縣氏縣令裴昇之女，鄠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惠，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有天女降李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遥

戚氏道名逍遥，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遥十餘歲，情頗靜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遥，逍遥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葡萄耕織之家。而郁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恣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綵服，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李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忽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暫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爲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

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遥晨暮以齋潔爲事，殊不以家産經意。葡潯亦屢責之。逍遥白舅姑，請退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静室修道，以資舅姑。葡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遥但以香水爲資，絶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别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葡潯一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間，室内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輧，綵仗羅列。逍遥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别言語。葡潯馳報逍遥父母。既至，猶見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録，毋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峰，即見樓，廣州刺史高暈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黄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臺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别居山野，終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别承禎，言去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絶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黄，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霧走獸與禽，皆黄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黄，賈客遽棄别貨，盡載其石。凡經四

色水，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横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遥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噓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彩鸞、霜鶴、碧鷄、五色犬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横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並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陞壇以度。於是爲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皐奏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真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焉。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尚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誦黄庭經。時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吴筠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詣入師，求救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静室，志希昇飛。因絶粒嚥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一日，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吾昔之所疾，將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蜕爾。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栢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弃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

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脅有坼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爲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越，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南五老峰東，騰空居屏風疊北凌雲峰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爲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簪，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伸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爲尋真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麻媪

盧杞少時，與麻媪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全犢車子在麻媪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媪曰：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媪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軿降空，乃前女子也。謂杞曰：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媪速領回，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媪俱不復見此乃女仙麻媪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杞貪昏不悟，遂致墮落。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爲墻。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媪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住否？欲爲人間宰相否？杞曰：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爲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處此，便白日飛昇。乃爲箋奏上帝。

願住禁中，遂度爲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遥大師。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覺舉棺輕，即徹其蓋，惟存藕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游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遥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内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宫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遜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吴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携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喧闐，士女櫛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睹一姝歌唱稍異。因聽其詞理，脱塵出俗，意諧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别，獨秉燭穿大松徑，將陟山捫石，冒險而昇焉。蕭亦潜繼其蹤。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邪？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絶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幃幄，金爐國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女名，而姝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溥書曰：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秉簡叩齒，肅恭伏地待罪。俄而風雲貼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宣曰：吴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姝姓名，因詰姝先世之譜系，姝曰：我父吴仙君諱猛，豫章人也，晋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今爲仙官，名標洞府。吾昨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姝寫孫愐唐韵，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蕭潜往新吴縣越王山側百姓鄒舉村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負薪者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峰巒而去。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携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是時不還

家，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修道之士，蘭香初降時，授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麟羽帔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琢成窗户。悉以珠玉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爲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韋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醝賈韋生同宿洞庭湖畔。韋氏女水窗中垂釣，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鉤對水窗，紅渠秋色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鉤女，收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没於洞庭。德璘悲惋，爲弔江姝詩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没青娥細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軟輕鷗。酹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事鄭生。女視府君，一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爲室。後數年，果爲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没，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爾。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爽秀，及笄許娉矣。忽有感悟，遂乞爲道士，父母從之。乃入廬山，棲於上霄峰崇善觀。頓忘塵念，達清静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振。南唐元宗聞之，持詔赴闕，延入禁中，俾妃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舊宇湫弊，不能容衆。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六宫競施，服翫珍珠綵繡，計逾千萬。令新其宇，仍勑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額以真風，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尋真、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於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

執拍板，乃鐵馬之唱，詞云：闌干曲，紅颺繡簾，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敲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遊人間。諸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據《資治通鑑》。歐陽修論曰：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以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厚恤其李氏而笞其主人也。道一嘗閱道書，見自古至忠至孝至貞至烈，蛻形出世，俱爲神仙。前傳所載婦人，隱其名氏，豈非五代之李氏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錢女真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菖蒲焉。其姊尋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檢夏侯嘉貞與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廳吏深入，遇道士與林檎一枚。食之，遂絶粒。田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鄉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宿習也。及笄，姿貌絶倫，尤工翰墨。自箋疏外，至於羅綺窗户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宫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爲之哉。惟墨池筆冢，使吾老於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之爲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絶辭麗語，日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岷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之，遂絶粒。田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鄉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虬。吟畢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今日當偕行矣。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降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爾。易衣拜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許。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宋仁宋慶曆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墝下。年十二，因隨衆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東峰岩谷尤美，泉石清漱，花木相倚，岩鳥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中，殊遇也。目星弁銖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巾几。髯仙曰：汝未可居此，遠來必餒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此，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計之？仙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歲籍其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闕下，道由零陵。及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分道而去，呼雲召龍，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方已，復曰：汝兄母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去矣。惟見白光透牖而去。暨明，仙姑謂兄曰：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爲不利耳。兄曰：當不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爲仙，又須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島、名山洞府中，積功累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興萬世之利，去

何處？仙姑四望曰：仙翁已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仙姑曰：吕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爲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中，即痛不可忍。百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寖大，或極痛楚，復坼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尚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時往問，□□過皆有驗，湘東士人翕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郡，至永聞之，甚愠。公，剛正者也。乃鎖扃封號其閣而去。月餘，復還開閣，則仙姑貌如故。公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峰石壁上有謝仙火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模字於廳壁，使人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南遷，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回乎？仙姑曰：復回。再見聖人乎？仙姑即不答。後果如仙姑言。狄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計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説，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道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既至，略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導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幼惟與父居一閣上，客至，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椅，榻上得不壓，而仙姑尚未寤也。蘇轍子由爲續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尚處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賊賊，願知勝負，今破賊必破。曰：能獲其兇首乎？仙姑即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事過永者，見仙姑曰：奉詔計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福示人，慮泄機也。今賓客盈門，問事既不可拒，即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猶存閣上。

劉妍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丐錢，其家延

之，爲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母曰：大人橐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奉養，乞我去學道。母不從，即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辭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溷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趺坐火中而化，世以爲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遇異人，不食，隱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陽詔張虛靜。日集祕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溏濼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鬻魚，跳而燒啖之，他不見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輒詬罵，甚者以刀刺傷，以故莫敢近者。其姿娟好，膚理凝脂。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見其座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爲寶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鳳翔人也。始，其家業瀹茶，居闤闠鬻之。仙姑雖小家女，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予之錢，輒儲之，以市棄箋敗牘，紐爲衣，施丐者，無幾何，於箋牘中得道家噓呵咽吹嘻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謁仙姑。一日相與媒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殆上清寶章，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觀于氏女，學道傍。仙姑既入，果見玉函，發之而得大洞經。懼爲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誠有之，吾不能啓也。衆悵恨云，仙姑還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行於熏籠上，或時卧櫝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靖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遂化。其徒遵其言，爲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亟穿壙，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卧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傳有向湍者得其道。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爲布氣攻之，疾者俄覺其臆温温然發

緇火色，已而鳴聲如雷。雖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光觀爲道士。聞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污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者，審能如是邪？神翁曰：吾聞太行山有換骨岩，將輕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道生既得神翁語，後即求換骨岩而觀焉。至則峰頂崇崛，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命不憚。乃援葛藟，蹈不測，徑抵其危巔。果有大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趺坐廡下。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玉行水上，越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絶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户外屨滿。宋徽宗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静煉師。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峰，後枕肩輿。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峰，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絶粒棲神是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峰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浹，即有金人之禍。真人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吴氏

妙明真人吴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猶飲露，龜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浹，即有金人之禍。真人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

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怏怏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笞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陞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世三紀復來。汝歸，休糧棄俗修道。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强。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絶姻事，俾遂乃志。自是獨居静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圃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携劍宿於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繫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衣冠造之。陳女起迎問，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産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静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眷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産，請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掌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産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毬毸，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之態，挺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讚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太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洎仙姑入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枯髏，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憂裏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只會貪冤業，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純信。是冬，祖師擊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爲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回。拯於地獄，警三業之爲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貲産之汩没，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絶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逐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静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樞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遥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絶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逐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静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樞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遥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

按進士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

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洎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創慶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盧國龍點校）

